文艺复兴的故事

06

盐野七生

神的代理人



【日】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神的代理人

作者：[日]盐野七生

ISBN：978750866916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致读者[注]

当年我在意大利，很享受生活，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后来邂逅了一个人，在他的劝说下，我写了第一部作品——《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学习和写作花去了我从29岁到30岁这段时光。记得这部作品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刊载之后，大约在第二年结集成书面世。

其后我便立即开始写作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这本书未经杂志刊载，一气呵成直接出了单行本。但书在书店上架时我已过了32岁。

此后的第二年，我早早开始动笔写作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本书与《女人们》一书一样，先在杂志刊载后再发行单行本，其时我已年过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完成于我30岁前后的这段岁月。

作为作者，我久违地重读了这些作品。读后的感想，一言以蔽之，是微微的苦笑。其原因是这三部作品都明显带有“习作”的特征，紧张而僵硬，不时出现咄咄逼人的写法。不过，任何现象都是由正反两面构成的。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正面的东西。原因是，说这些作品在当时使我得以一吐胸中块垒也未尝不可。

我从来就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好孩子”。过了青春期进入青年时代以后，我对充斥当时日本社会的不温不火的气氛愈发感到厌恶。我想大家相处得不错，为什么还要满嘴谎言呢？所以我十分讨厌当时那些日本精英，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社会已经进步。我的这种想法，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历史的“对决”中喷发了出来。

总之，尽管我描写的对象从女性、年轻人到成熟男人不断变化，但我一心想把“做好孩子就无法生存”、“古代欧洲生活着如此强悍的人”之类的想法灌输给日本人，仿佛自己也是即将喷发的岩浆。

我做姑娘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书名忘记了，安德烈·纪德[注]在这本书中写道：

人们在山脚下就能望见托尔斯泰这座山。不过，登上这座山后，人们又会望见对面耸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座高山。[注]

《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望见的山，人物的活动舞台也集中在我当时居住的罗马和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情景我闭着眼睛也了然于胸，我选择把这里作为舞台。

当我登上这些山峰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前面高耸着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海都物语》和《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这两本书就是我登上这两座山峰的成果。这时，古罗马又像是遥远而延绵不绝的山脉一样进入我的视野。我花了15年时间踏遍了这些山脉。之后我却发现，还有夹在文艺复兴和古代之间的中世纪未曾涉足。于是，我又去攀登三座体现千年中世纪历史的高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千年故事，主角是海盗与海军。这部作品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因为罗马治下的和平崩溃以后，地中海成为北非袭来的海盗与建立海军奋起抵抗的南欧之间激烈冲突的舞台。

第二座山，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激烈冲突的故事。不过，这是从北欧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和奋起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

第三座山，是现在准备写的作品，名称尚未确定，因而我在这里还写不出来。我想，这三部和已成书的《海都物语》，一共有四部作品。我借此可以登上漫长中世纪主要地方的巅峰了。

似这样，我的作家生涯从“习作三部曲”起步，靠着攀登眼前的一座座山峰走了过来。说起来，这“三部曲”就是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的确，早期习作有其缺点，但我没有去纠正，我认为保留年轻时的气势是件好事。年轻的不成熟自有它的长处。

我相信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拒绝了唯一一次要我写作“世界史一册通”、“西方历史早知道”之类书籍的约稿。因为我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人世间，靠草草的归纳不可能逼近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简单地归纳历史，会对不住孜孜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

因此，我连细节都写得十分扎实，写成了一本厚书。我总觉得对不住买书读书的读者。不过请相信，真理就是：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我的这种风格恐怕至死难改了，真是抱歉！

再说几句。

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或是一切思想，越是从中心向边缘展开，其纯度就

会越高。日本是基督教世界里的边缘，因而日本的基督教纯粹而认真，颇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基督教信徒中多有优秀人物。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普通日本人对自己心目中的基督教徒，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他一神教的教徒，都心怀尊敬之情，感觉他们与自己不同，信仰认真，人品优秀。

然而，我来到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他们创造了文艺复兴却没有改革宗教，对宗教有点不认真。也正因为如此，不能不说他们具有直视人性现实的卓越能力。

我写这本《神的代理人》，是想告诉那些一直憧憬基督教的认真的日本人，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以为，我有足够的对信仰的尊重之心，而且尊重与直视现实之间并不矛盾。

还记得奥逊·威尔斯[注]在电影《第三人》中的一句台词吗？

“在和平的瑞士只诞生了鸽子和钟表，但在同一时代出了猥琐而凶悍的波吉亚之流的意大利，却诞生了了不起的文艺复兴！”

这本《神的代理人》描写了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四位罗马教皇。希望你读了这本书后能够明白这一点：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人的，而宗教改革是德意志人的。

话虽如此，我在二三十岁时，似乎也只是情绪高涨而已，按当时一位批评家的说法，我也就是“只有知道的人知道”罢了。

岁月无情。从那时起，时光流逝，到今年的生日，我将进入后老年时期。我现在感到，作品中情绪的勃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如今，我的情绪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爆发式地喷射，而会渐渐地喷发。这种喷发可以宣示我的存在，却已对人畜无害，就像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注]一样。不过，我对伪善依然保持着逆反之心。

盐野七生
写于2012年春

---

1.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译者在翻译时对很多人物、地点等做了页下注释说明，后文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编者注

2. 安德烈·纪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著

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帕吕德》《背德者》《伪币制造者》，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

3. 大意如此的这段话出自纪德1908年所写《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演员，作品曾获奥斯卡及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多个奖项。代表作品有《公民凯恩》《奥赛罗》《福斯塔夫》等。《第三人》（The Third M）是由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导演、威尔斯等主演的一部惊悚电影。

5. 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喷发活动活跃。它的高度在海拔3200米以上，是欧洲海拔最高的活火山。

耶稣对门徒西门说：

“你是彼得（磐石）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恶魔）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就这样，曾经的一介渔夫彼得在使徒中的主要地位得以确立，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服从耶稣基督即上帝指定的在地上的代理人彼得。相传彼得于公元67年在皇帝尼禄注位于罗马梵蒂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的竞技场殉教。遵照耶稣“建造在这磐石上”的语录，人们在彼得的遗体上建起了圣彼得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

从那以后，作为第一任教皇彼得继承者的历代教皇就一直把三重冠注和天国钥匙的组合图案作为纹章，手上戴着渔夫戒指发号施令，并用同一只手为人赐福。直到今天，教皇进入教堂的时候，唱诗班都要唱“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似乎这已成为教皇的主题歌。

---

1. 耶稣为西门起名彼得。彼得在希腊文中作Petrus，与petra（岩石）发

音相近。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天主教会认为他是第一任教皇。

2.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以及爱好艺术的一面。

3. 教皇的皇冠，镶有宝石和珍珠，上下三重叠立，形似蜂房，后部有两条用银丝织成的垂片，顶部有小十字架。



图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图2：庇护二世（平图里乔画）

序曲

过度的禁欲往往会成为狂热信仰的温床，原因是肉体虽会因为禁欲生活而消瘦衰弱，但想象力却会活跃起来。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东西皆为正义，会在现实中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尽皆视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看中了自己，自己必得实现上帝的意图。他们在心里燃烧着这样的使命感。

中世纪的欧洲人发起了十字军运动。当时最严厉地告发天主教会堕落的两个人燃起了欧洲人的狂热之火。这两个人出自法兰西的克吕尼修道院注，这里以戒律严格而闻名。

事情发生在11世纪结束的前几年。一个自称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名叫隐者彼得注的修士造访了身在罗马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注。彼得哀叹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力陈欧洲的基督教徒应该立即奋起夺回圣地。他的雄辩立即感染了教皇。乌尔班二世以前就对前任格列高利七

世注向异教徒发起圣战的思想有着共鸣。他自己是法兰西诞生的第一位教皇，功名欲使他圣战的热情更加高涨。教皇与彼得两人都出身于克吕尼修道院，尽管地位悬殊，但竭尽全力派遣军队夺回圣地的想法却完全一致。乌尔班二世称赞彼得是预言者的再现，承诺在下一次宗教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并且准许他在欧洲各地布教，向众人宣传这个计划。

得到教皇的全面支持后，彼得立即奔赴意大利和法兰西，在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他坚信不疑这是上帝的启示，说话语气激昂。他瘦骨嶙峋，只用一件破衣遮体，骑着一头驴子，帽子也没有，赤裸着双脚，虔诚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布教。不论是对国王还是对贫民，他说教的态度都同样坚定，摄人心魄。

“忏悔吧！拿起武器吧！”

听他说教的人无不被他这呼喊声所感动。这种感动渐渐汇成狂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形成了一种基础。人们甚至迫不及待地期盼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拿出方案，发出宣言。

1095年11月27日，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召开了宗教会议。来自各地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城市，据说仅高级神职人员就超过400人，显示了彼得宣传工作的非凡成果。城里的教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教皇的演说于是改在露天广场进行。教皇开始了他的演说。

> 这是上帝所愿（Dio lo vuole）！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你们胜利的欢呼！这是对基督战士信仰和勇气的鼓舞！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你们的象征，你们要在胸前和臂膀上佩戴鲜红的血色十字章，证明你们已经对它发过神圣的起誓！

人们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狂热的群众狂呼不已：

“上帝所愿！”

“上帝所愿！”

出发定于第二年的8月15日，这一天是圣母升天的祭日注。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光荣的任务，在出发前回到自己的故乡，召集尽量多的同志。

从这一天起，十字军的狂热搅动整个欧洲近两百年之久。说这一切源自两个克吕尼修道院的法兰西人的狂热信仰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确，他们发挥

了点火者的作用，但这一点就着的烈火，却是在漫长的中世纪中逐渐积蓄起来的。

历数善良的人们所犯的种种罪孽，然后把他们打入恐怖的地狱，这可是基督教会最拿手的伎俩。一边挑起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一边又不停地使他们眼前浮现出可以升入天堂的幻境，这样的做法效果更好。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是如何以严格的戒律来束缚人的呢？神职人员辩解说，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已经颓废，但仅凭这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一个人哪怕本质是好的，但如果说不改变即是罪孽，这个人也得担罪。何况告发者又出自修道院。如果所有的罪名和赎罪办法形成的戒律均出自一人之手，那多少还能编织得符合逻辑一点。可戒律是在几个世纪中由很多人鼓捣出来的，已经变成了凭常识无法想象的怪物。

比如，在修士搞的这种“刑法”中，以私通和奸淫为由的冒渎神圣、杀人等罪孽用40天至7年的苦行就能赎清。但在歇斯底里的教会戒律中凡事皆罪，即便并未杀人，如果历数一般人所犯之罪，他也得苦行300年，一辈子也赎不清。如此一来，人们甚至连死都不能放心，活着的时候就得在地狱的噩梦中饱受折磨。

这让人真的很为难，于是教会同意代偿。只要向教会缴纳了相当于苦行的代偿金，教会便可认定相应的赎罪。不动产也可以用于代偿。教会利用信徒的恐惧确保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取之不尽。

然而，无钱又无土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神职人员又似乎很懂得“民法”。

“用自己的钱包支付不起，便要用自己的肉体支付。”

这使得鞭笞的苦行正当化。著名的圣多明我[注]以其出色的配合与忍耐，6天之内接受了30万次鞭笞，赎清了一个世纪的罪孽。很快，希望接受鞭刑的人变得大有人在。

进入11世纪以后，乌尔班二世以前的各任教皇已经恩准，凡是从军参加对异教徒圣战的人也可赎罪。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也宣布，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孽均可得到特赦。这意味着，如果能杀死异教徒，便可获赦一切罪孽。就连那些善良的人对此也都毫无异议，他们既无足够的金钱和土地做代偿，身体受鞭笞又觉痛苦，对去天堂亦感绝望。更何况那还是上帝所愿呢！向圣地进军的许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的所有罪孽尽皆得以赦免，他们的心中升腾起与异教徒决战的勇气。

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几个发起十字军的原因。但所有原因中，上面所说的

原因最令我们后世难以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夺取战略上和商业上都毫无价值的巴勒斯坦。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狂热，不考虑那狂热是如何孵化出来的，人们就无法理解十字军。他们根本没有从前面进军的人们肉体毁灭的失败中得到教训，而重复着同样的失败。尽管如此，他们既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对十字军东征产生怀疑，像恶魔附体的猪群一般，从前面猪群坠落的悬崖上一个接一个倒栽葱地跳下去。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有超过200万的欧洲人这样前赴后继，东罗马帝国的一项记录中这样写道：“这简直就像整个欧洲在倾巢出动。”

席卷整个欧洲的十字军狂潮在第八次东征以后渐渐平息。后世的人们把自那时起往后250年的岁月称为“文艺复兴时代”。

一

罗马，1458年，夏季。

这天深夜，教皇宫殿中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集合前来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枢机主教[注]们休息用的18顶帐篷连成一片，刚才一直不断的说话声也已沉寂了。只有那立在大厅一隅的烛台把淡淡的光亮投向这片帐篷。

这份静谧再次让一直沉湎于书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注]枢机主教想起夜已阑珊。他站起身来打算去熄灯。这时，他听到自己的帐篷外面悄然响过一阵衣服摩擦的窸窣声。罗德里格急忙从帐篷的间隙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黑影快步远去。从那颇具特征的走路姿势来看，黑影显然是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罗德里格知道，黑影钻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帐篷。

“看来法兰西派的作战会议还没有结束啊。”

熄了灯躺在被窝里的罗德里格嘴里无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在黑暗中圆睁着双眼，第一次感到自己现在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这次教皇选举了。

前任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注]于两周前的8月6日去世。此后，似乎只有罗德里格一个人远离选举后任教皇的谋划旋涡。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卡利克斯特教皇是罗德里格的伯父和最大的保护伞。他的死对刚满27岁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仅在两年之前，罗德里格还在博洛尼亚享受学生生活的时候被招来罗马，被伯父任命成为枢机主教。紧接其后，他被任命为教廷枢密院副院长（vice cancelleria），这更

使罗德里格在枢机主教中名列榜首，在罗马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皇。然而，在枢机主教中罗德里格最为年轻，并不具备适合这个地位的足够实力。在教皇选举会议上，他也几乎没有发言。以前，前教皇派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也鲜有发生。通常，所谓选举新教皇，也就是前教皇的反对派策划从自己一派中选出新教皇，旧势力卷土重来。

但是，从16日开始，教皇选举会议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白热化态势，人们不能再对超然的罗德里格漠然视之了。第四次投票已经结束，却没有一个枢机主教能够得到12票这个当选教皇所必需的2/3的票数。得票最高的人也没有超过5票。教皇选举会议的惯例是在选出新教皇以前，枢机主教不允许与外界交流。因此，18位枢机主教已经连续三天被隔离在教廷宫殿的一隅。在这里，大厅的一部分被用作会场，在另一部分支起帐篷，用于吃饭睡觉。

当然，在形势混沌的教皇选举会议中，也会有比其他候选人略为有利的枢机主教。他们是鲁昂的枢机主教纪尧姆·德斯图特威尔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注。经过几轮投票，票数逐轮集中于这二人。可以预料，他们中的一人必定会当选为新教皇。推举鲁昂枢机主教的法兰西派和推举锡耶纳枢机主教的意大利派都在竭力活动，力争把尚未确定选谁的枢机主教拉入己方阵营，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罗德里格的耳畔也有很多神秘兮兮的耳语声。

“鲁昂的枢机主教是法兰西皇室出身。要是他当上教皇，获得法国国王的强大支持就有了保障，教廷的工作一定顺利，教会的权威也会提高。”

“如果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那无异于把罗马教会出卖给异教徒。那个自称是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家伙，一定会把自己的同伙塞满圣彼得的殿堂。”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20个月前才刚刚当上枢机主教。千万不要忘记，以前他是德意志皇帝的宰相。那是个偏好德意志的家伙，谁又能断言他不会把教廷迁往德意志。”

“让那个乡下贵族出身的穷人当教皇简直就是疯了！况且，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还有痛风病，看那身体，莫不是想让我们护理病人吧？”

法兰西派把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作为选举参谋，但西班牙人罗德里格并没有只听他们的一面宣传。意大利派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威尼斯的枢机主教带领下四处活动。只是意大利派对法兰西派只是攻其一点：

“千万不要忘记‘阿维尼翁之囚’注啊！”

教皇受制于法兰西的屈辱时代过去尚未满百年，除法兰西人以外的教会人士仍对此记忆犹新。最近，法兰西王的言行每每背离教会，煞有介事且毫无忌惮。意大利派强调，如果在这里把法兰西人选为教皇，明摆着法兰西王对教会的压力就会剧增。他们还有如下的理由。

在三任以前的教皇尤金四世注时代，巴塞尔公会议注的纷争动摇了基督教世界，是谁收拾了残局？年轻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当初是反教皇派的先锋，但他不久后醒悟，不畏以前伙伴的高声责难，不惜德意志皇帝心腹的地位，堂堂正正地来到教皇面前，乞求饶恕自己犯下的罪孽。为了报答尤金四世以基督之德宽恕了自己，他努力为教皇派与巴塞尔公会议派的和解而奔走。从那时开始，他进入了神职界，起先担任助祭。他为基督教世界抛尽私心，除了他，还有谁配登上圣彼得的宝座？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枢机主教中也许确实比谁都穷，当枢机主教的经历也只有20个月，但是，他在担任德意志皇帝的宰相期间，积累了几乎与欧洲所有君主进行外交交涉的经验。后来在担任主教期间，他也曾做过罗马教廷的外交官。他的政治才华众所周知。他不谋私利、清正廉洁的人品也为世人所知。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是一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古典方面教养深厚，写得一手拉丁语美文，这在他诸多的著作中都能见到；他知识丰富，涵盖了整个历史和地理方面，这些都使他配得上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称呼。其他任何枢机主教能具备他那样的教养吗？

在相互争抢18票的两派之间，罗德里格的票算在法兰西派一边。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世时与法兰西关系亲密，所以侄子罗德里格也被当然地视为法兰西派。事实上，他在这三天的选举中，也是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鲁昂枢机主教。但是，面临明天早晨的第五次投票，罗德里格的想法开始与前三天完全不同了。

西欧基督教世界将何去何从？当下的罗马教会内外交困，究竟要靠什么渡过难关呢？教会内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国力不断增强的欧洲各国不仅企图把世俗权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采取行动试图把统治扩展到神职领域。在这方面，教会对法国国王比对谁都须警惕。因为法国国王今天仍

在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主权，对包括教廷领地在内的意大利表现出明显的领土野心。德意志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对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皇帝虽然一时力衰，但德意志的各路诸侯却反而因此羽毛渐丰。近来各地的隐者和修士活动猖獗。他们谴责教会已经堕落，博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未经教会的正式认可，他们已被身边的民众奉为圣人。尽管他们的势力还很微弱，但罗德里格认为，这些力量与图谋统治教会的君主结合之日，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时。

然而，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造成的威胁更甚于这些内部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号称第二罗马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5年前刚被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人们仍旧记忆犹新。从那以后，土耳其势力对希腊的进攻也未曾停歇，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眼看就要陷落。今年以来，雅典、科林斯业已陷落的消息恐吓着西欧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都用恐怖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异教徒。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靠十字军？11世纪时，靠着“上帝所愿”这一句话，整个欧洲便会闻风而动，现在的一切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能指望15世纪的基督教徒身上还有那时的宗教狂热，时代变化了。

思考到这里，罗德里格忽然想起了两年前与锡耶纳枢机主教的一段对话。当时，罗德里格刚刚当上枢机主教，通过伯父卡利克斯特教皇的引荐认识了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两人开始了亲密交往。教皇相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让他做年轻侄子的导师。西尔维乌也是卡利克斯特三世提拔起来的枢机主教。25岁的罗德里格认为，比自己年长一倍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对他十分尊敬。艾伊尼阿斯也喜爱这位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喜欢与他平等对话。有一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道：

> 基督教世界像是一具没有头脑的躯体，就像没有法律、没有首脑的共和国一样。冲着那高傲的称号或辉煌的肖像，人们也许对教皇和皇帝表现出敬意。但教皇和皇帝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并且谁也无心服从于他们。各国自有君主，每个君主都只追逐自己的利益。想把如此不统一的众多国家统一到同一面战旗之下，该需要怎样的雄辩才能做到啊？就算把他们聚到了同一个阵营里，又有谁能充当他们的统帅、维持怎样的秩序呢？又有怎样的军纪才能统领他们呢？如此庞大的军队，谁又能养得起呢？有谁能理解他们那复杂多样的语言吗？有谁能统率他们那更加不同的风俗习惯呢？又有谁能够把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热那亚人和阿拉贡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及波西米亚人融为一体呢？如果只有少数人从军参加这场圣战，他们一定会被伊斯兰教信

徒消灭。相反，即使有很多人从军，他们也一定会由于自身的规模和混乱而同样被消灭。

两年后的今天，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这番话又一次回响在罗德里格的心头，两人产生了共鸣。也许这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能找到道路，解决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内外重要问题。他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才能，只有他才配坐上面临危机的罗马教会的首脑宝座。

罗德里格的心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他也不能忘记，鲁昂枢机主教曾经许诺，伯父死后为他做后盾。罗德里格必须保护因卡利克斯特教皇而转运的波吉亚家族。不论是鲁昂的枢机主教还是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教皇，他都要避免招致新教皇的反感。他决定明天早上投票时投出一张白票，视这轮投票的结果再确定自己的态度。随后，他陷入了属于年轻人的沉睡之中。

一大早天气就很炎热。总是散在梵蒂冈背后蒙特马瑞奥山上吃草的羊群，今天也躲在了树荫下，从教皇宫的回廊看过去，宛若灰色斑点一动不动。盛夏的罗马，一切似乎都在阻止时间的脚步，只有教皇宫的一隅还有动静。枢机主教们身着大红枢机主教袍，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身穿黑色教袍的低级修士有的在收拾餐桌，有的在准备马上就要使用的会场，忙碌地穿梭往来。

通知开会了，红衣人群一齐走向会场大门。

就要进门的时候，罗德里格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碰到了一起。这位枢机主教身体消瘦，个头不高，稍稍拖着脚步，抬头对个子高出一截的罗德里格说道：“还在继续学习古罗马史吗？”

“是的。我把书都带到这里来了。”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对这位年轻人把异教书籍带到这里的求知欲是表扬好还是提醒好，毕竟这里是决定基督教世界重大事项的地方。不过，转眼间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善意的微笑。两个人的对话仅此两句。

罗德里格后退了一下，让这位年长者先进。他伫立在门边，望着只能用一副穷相来形容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瘦小圆躬的背影走向自己的座席。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鲁昂的枢机主教。鲁昂主教个头与他相仿，仪表堂堂，自信满满，颇具王者风范。这位法兰西人目

光盯着罗德里格的脸，微笑着，再次用搭在他肩上的手用力按了一下。罗德里格微微低了一下头，退后一步，鲁昂枢机主教的教袍下摆飘动着，他走进了会场。

议长席位于正面祭坛的前面，各位枢机主教的座席以此为中心左右排开。从右边起，各人按年龄顺序分两边落座。年龄最大的鲁昂枢机主教碰巧和年龄第三的锡耶纳枢机主教相邻而坐。年纪最小的罗德里格坐在左边的最下边。从他的座席朝左前方看，可以看到并排坐着的两位枢机主教。

坐在议长席上的多梅尼奇(注)枢机主教向分坐两边的枢机主教们宣布开会。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摘自《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段祷告词在全体枢机主教的阿门声中结束。第五次投票旋即开始。枢机主教在选票上写下自己心仪之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正前方，面向祭坛叩首之后，把选票投入箱中。全体投票结束后，计票的修士打开票箱，把选票堆在桌上开始计票。决定基督教世界最高首脑的主教选举会议气氛紧张，连纸票摩擦声都能听到。计票完毕，议长宣布计票结果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9票，鲁昂的枢机主教6票，白票3票。”

会场上一片凝重压抑的沉默。5：5的均衡终于被打破。枢机主教们一动不动，像冻在了自己的席位上，所有人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安地四处扫动，好像要读懂彼此的脸色。

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就是坐在末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他的声音响起，似乎要撕裂这沉闷的空气。

“我把我的一票投给锡耶纳的枢机主教！”

这句话刺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胸膛。鲁昂枢机主教站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目瞪口呆。罗德里格再次重复道：“我的票投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枢机主教！”只是这次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

突然，会场骚动起来。10：6，还有两票便可决定乾坤。枢机主教们的嘴里纷纷发出语无伦次的叫喊声和低吟声。其中，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的声

音盖过了众人："议长，我要提出休会动议！"

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属于法兰西派。为了摆脱明显的劣势局面，他想先休会，为重新制定策略赢得时间。然而议长多梅尼奇驳回了他的请求，说道："教皇选举会议的规则是一天投票两次。所以，今天之内必须再投一次票。"

这样一来，大势已定。上船要趁早，哪朝哪代都有生怕落后的人。另外两位投白票的枢机主教几乎同时喊出了声："我也投锡耶纳枢机主教一票……"

12票！

紧张的空气为之一变。枢机主教们快步跑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席位前，纷纷道贺。新教皇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一还礼，喜悦的泪水顺着他那瘦削的脸庞扑簌簌地往下流。一直坐在邻席上的鲁昂枢机主教也跪在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面前，向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道贺。新教皇向鲁昂的枢机主教伸出了手，将他扶起。两人拥抱在一起，一位泪流满面，另一位表情僵硬、面色惨白。

新教皇不能总是和前来道贺的老伙伴们在一起，他得穿上事先备好的教皇袍，办事的修士已捧来了教皇袍。

很快，身着纯白教皇袍的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再次出现在枢机主教们的面前。议长多梅尼奇宣布，新教皇选定庇护（拉丁语为Pius，皮乌斯）二世为自己的名字。庇护二世头戴白帽，身穿白色教袍站在那里，头戴红帽、身穿红色教袍的枢机主教们跪在他的面前。希腊人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代表他们发表了贺词。新教皇欲要答谢，眼里却又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蒙圣心垂爱，我得以继承神圣使徒的职分。在此艰难时代，我当遵从圣心完成教皇大任。每想到此，我就感到会被这一重任压垮。我内心贫乏，还盼大家相助！"

罗德里格跪在众位枢机主教身后，望着一边流泪一边答谢的新教皇，心情一片爽朗。他想起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经说过的话：

> 虽说我是贵族，可我的父亲不得不在米兰公国做职员，否则就活不下去。我在青年时代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锡耶纳上大学时，我买不起所

> 需要的书籍，总是向朋友借来，每天夜里抄写。有时抄着抄着睡着了，惊醒后发现蜡烛燃着了衣袖，惊慌失措，急忙抱起书就往外逃。先是把书放到安全的地方，再来扑灭袖子上的火。

现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已经登上了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宝座。罗德里格觉得他就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注]，觉得他在某些地方与斯福尔扎公爵相似，公爵从一介佣兵队长起家，如今成了当今意大利四强之一米兰公国的领主。斯福尔扎依仗刀剑得到了公国。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仅以自己的头脑为武器，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

在当时的意大利，单凭自己的本事走遍各地把握运气的佣兵队长比比皆是。同样，想要出卖自己头脑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接受各地宫廷和有钱人的保护，活跃在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佣兵队长被称为“冒险家”，斯福尔扎是他们中的出人头地者。与此相似，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可谓是“人文主义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罗德里格想得入神，新教皇的一句话使他回过神来。

> ……忘记我吧，忘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接受我吧，接受庇护二世！

正是这个时候，一团阴云在罗德里格的心头升起。他竟然让人们忘掉那个经验丰富、对人的本性有着尖锐而深刻洞察的知识分子——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么，抛弃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之后，庇护二世究竟打算如何呢？



图3：庇护二世与两位枢机主教

然而，此时庇护二世和枢机主教们正要走出大厅，根本没有谁顾及罗德里格的不安。他们正向那扇在教皇选举会议期间紧闭的、把他们与世隔绝的大门走去。在教廷人员的一片欢呼声中，大门打开了。他们走出那扇门，朝圣彼得广场的方向渐行渐远。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为得到新教皇第一声祝福汇集而来的罗马民众。

不一会儿，欢呼声像潮水般响起，伫立在教廷宫深处一动未动的罗德里格也听到了这欢呼的巨浪声。新教皇庇护二世带着枢机主教们站在阳台上，回应着民众的欢呼。

“锡耶纳！锡耶纳！”

“万岁！锡耶纳！”

欢呼声经久不息。1458年8月19日，53岁的庇护二世迎来了辉煌的一天。

二

基督教世界迎来了庇护二世的登基，他们欢呼雀跃，寄予了很大期望。虽然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北的法兰西派冷冷清清，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注]给自己这位曾经的宰相寄来了发自内心的贺信，祝贺他的荣升。意大利人也对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教皇表示欢迎，他是著名的诗人、史家和老练的外交官。他著书立说，批判精神广为人知。他们为在前任教皇西班牙人卡利克斯特之后，本国人再度成为教皇而感到喜悦，这种喜悦的狂潮席卷了意大利全境。他们抱着巨大的期待看着这位新教皇开始自己的统治。新教皇没有使他们失望，相反比他们预料的更早地稳定了局面。这甚至让他们感到惊讶。

庇护二世没有按照惯例在登基后立即任命新的枢机主教。每位教皇都是通过激烈竞争才得以当选。没有一个教皇会指望教皇选举时的反对派在自己即位后能协助自己，因而他们即位后都会立即任命几位新的枢机主教，借以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巩固自己作为教皇开展工作的地盘。然而，庇护二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请求枢机主教们帮助他、协助他。不论是对为他的当选创造了契机的罗德里格，还是对反对派鲁昂枢机主教，庇护二世的态度都没有变化，让这两人分别担任了要职。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庇护二世的清贫。新教皇大幅削减了教廷的日常经费。他规定，一天的伙食费为7达克特[注]。可那是一个有着250人的大家庭啊！人们开始把教廷称作“罗马修道院”。

在民众的赞扬声中，多少有些失望的也许是那些人文主义者了。他们自认为庇护二世是自己的同伴，满心期待他的即位会给自己带来黄金时代，就像尼古拉斯五世[注]那样的时代。那时，保护文艺的风潮盛行，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注]的赠礼是罗马教会授意的伪作，而他却也得到了尼古拉斯五世的保护。然而，这位新教皇冷冷地拒绝了他们希望得到援助的愿望。非但如此，他竟然还说什么“要用基督教的教理修正哲学思想，要让哲学的批判和疑问在教会的权威面前沉默”！

尽管这样做让合理主义者大失所望，但却让谴责教皇堕落、要求改革教会的笃信者大为满足。当他们得知庇护二世十分崇敬14世纪著名狂热宗教者

锡耶纳的卡特丽娜(注)和27年前被处以火刑的贞德(注)后欣喜若狂。这两位女性虽然没有被教会认可，但在民众中间却被称为圣女，广受信仰。

庇护二世终日勤于政务，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不但备受痛风和胆结石这些老毛病的折磨，还被时时袭来的咳嗽弄得痛苦不堪，然而他没有停止工作。大家看着他的身影心痛不已。

10月10日，庇护即位已近两月，他召开了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让在座的枢机主教们大惊失色。

> 基督教世界现在面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以来的最大危机。第一，对付异教徒土耳其的袭击迫在眉睫；第二，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中有背叛教会的动向；最后，鼓吹改革教会的人与日俱增。我已下定决心，发起十字军，一揽子解决教会所面临的这些艰难问题。
>
> 首先，我们率领军队打进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这样可以解决第一个难题。其次，让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这样可以把他们重新聚拢在教皇之下，像以前十字军时代那样恢复教会对他们的权威。这场圣战将巩固所有基督教徒的精神和物质安全，教廷将为此付出一切。教廷表现出的这种热情，就是给主张改革教会的人以响亮回答！

庇护二世接着说道：

> 说服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是我作为教皇的职责。我想在曼托瓦召开动员大会。我不会在罗马等待君主们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来，我要拖着带病之躯前往半道上的曼托瓦迎接他们。他们将感受到我的热忱！

首先赞成这个计划的是贝萨里翁枢机主教。接着又有两位枢机主教表示同意。其他14人则沉默不语，罗德里格·波吉亚也在其中。他和其他枢机主教不是完全不知道庇护二世在当枢机主教的时候就常把十字军计划挂在嘴上，庇护二世曾以长于洞察时事而闻名，他们根本没有想象他会把这事当真。高级神职人员出于自身的地位，过去也有很多人倡导十字军东征，然而他们十分清楚，要实施这个计划困难重重。

翌日，教皇向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君主发出了邀请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正

式公文。庇护二世把出发离开罗马的日子定在了1459年1月。根据教皇的希望，鲁昂的枢机主教和罗德里格也在同行的6位枢机主教之列。

1月22日，庇护二世一行出发离开了罗马。考虑到教皇的病体，也为了给撂下国事、千里迢迢翻过阿尔卑斯山赶来曼托瓦的君主们以足够的时间，教皇一行缓缓北上。旅途中，庇护二世也在为曼托瓦会议的成功而尽力。即使在斯波莱特逗留期间，他也给自己曾任德意志皇帝宰相时交往亲密的诸侯写信，说服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他给萨克森、蒂罗尔两位公爵，勃兰登堡侯爵，以及乌兹堡、班堡、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康斯坦茨等城市的代表都写了信。

2月。教皇一行到达阿西西和佩鲁贾，一路上大受欢迎。这一天，在全体居民的欢呼声中，庇护二世一行走进了他的出生地科尔西尼亚诺城。自从少年时代离开这座小城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回到故乡。现在，庇护二世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者回到了幼时记忆中的小城。想到这里，庇护二世热泪盈眶。双亲已经故去，几乎再也没人认识他的族人了。第一个教少年庇护二世认字的老人还健在。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教皇指着小城教堂的大门对身旁的罗德里格说："我经常在那里跟农家的孩子玩抢当教皇的游戏。基本上都是我当上教皇，在大家面前模仿教皇祝福的样子。每次都被神父赶走。"

为了报答故乡的热情欢迎，教皇把这个小城指定为教区，命令翻建教堂，并改建整个城市。市民们为了纪念他的好意，也把城市的名字改为皮恩扎，意思是庇护之城。

2月底，教皇一行到达锡耶纳城。这座锡耶纳共和国的首府沸腾了起来，欢迎本国诞生的教皇。庇护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忆起当年贫困但却充满年轻活力的情景，甚至使他一时忘却了病痛。不过偶尔也有些事情让他苦笑。一天，一位老妪求见教皇，她自称是安杰拉。教皇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人是谁，后来才想起来，她竟是教皇年轻时爱恋的一位有夫之妇。教皇23岁时写的爱情故事，也是他的处女作《辛西娅》（Cinthia）便以这位安杰拉为原型。30年后的今天，面对念叨旧情的老妪，教皇一脸困惑地说："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祈祷吧！祈求上帝忘掉我们年轻时犯的错吧！"

教皇必须马上回到现实。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匈牙利、波西米亚的国王们和勃艮第、奥地利、勃兰登堡等诸侯国的使节已经陆续抵达锡

耶纳。他们只是来向教皇转致君主们的问候，并没有一位君侯明确答复会亲自参加曼托瓦会议，但也没有人来通报不参加会议。教皇只能一边继续旅程，一边等待他们前来参加预定6月1日召开的会议。

教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了锡耶纳，在即将到达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候，受到了以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的公爵长子加列阿佐·马里阿·斯福尔扎的迎接。16岁的贵公子带着华美的骑士团前来接驾，使庇护二世阴郁的心情略为好转。

4月25日，教皇一行抵达佛罗伦萨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日日赛马，夜夜舞会。其中格外豪华的排场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出钱安排。面对隆重的欢迎，庇护二世却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另有原因。美第奇家族的当家人科西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虽然搞了如此豪华的欢迎活动，自己却称病不出，一次也没有来见教皇。

庇护二世拖着病体，靠着轿子翻过亚平宁山脉，穿过博洛尼亚、费拉拉，终于在离开罗马4个月后的5月27日到达了曼托瓦。

在城门前，教皇受到了曼托瓦侯爵的欢迎，接受了侯爵献上的城市钥匙。在走过鲜花铺就的路面时，排列在两边的民众把欢呼声和花瓣雨洒向教皇。然而，庇护二世在曼托瓦没有发现一位君主或一位全权大使。

教皇被迎进侯爵的宫殿，他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冲天的怒气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接见了自称几天前就来到了曼托瓦的德皇使节。但在看到使节面孔的那一瞬间，更大的愤怒使他僵直。凭自己多年给德皇当宰相的经验，他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位使节在德意志政府里有多么卑微。使节递交了德皇的信函，信里说，由于国事繁忙他根本无法出席曼托瓦会议。

“岂有此理！”庇护二世怒火中烧。很快，他向所有君主发出了第二封会议邀请函。“请务必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出席。如果实在不便出席，至少请派遣拥有交涉权的全权大使前来。”

教皇把德皇的使节以及从锡耶纳跟随自己而来的各国使节统统打发回去。在事先确定的6月1日那天，庇护二世宣布曼托瓦会议开幕，主持弥撒，向上帝起誓一定要执行会议的决定。出席会议的君主只有东道主曼托瓦的君主路德维科·贡扎加侯爵一人。

两个月过去了。其他君主或全权大使连影子都未出现。庇护二世待在盛夏的曼托瓦，根本不想挪窝。“我不能就这样泄气。我抱有崇高的理想，只

是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要靠别人才能干成。”

枢机主教们冷冷地望着庇护二世。教皇把自己写的亲笔信交给鲁昂枢机主教，让他前去说服法国国王。然而，枢机主教只是把教皇的亲笔信迅速呈送给了国王，背后却毫无忌惮地公开说：“这么幼稚的计划，真不像话！难道想一个人对付土耳其军队不成？”

枢机主教中积极支持庇护二世的只有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受教皇指派，他穿梭往返于曼托瓦和威尼斯、匈牙利、波西米亚之间，忙累不已，人们却对他说三道四：“他从希腊流亡过来，所以才热心于此。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受益的就是他了。”

7月28日，庇护二世向全体君主发出了第三封集合令。这篇公文的末尾写道：如不遵从教皇之命，将予以开除教籍的处分。然而，情况并无变化。大国的君主们固执己见，根本没有行动。

德意志。教皇庇护二世原来认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会赞成自己，所以对他期望最高。庇护二世做宰相时德皇十分器重他，经常感谢他，说得益于他的帮助，帝国才得以维持。德皇与葡萄牙公主的婚姻也是因为他这位宰相才得以实现。庇护二世甚至撰写了《腓特烈三世皇帝传》（*Historia rerum Frederici III Imperatoris*）。德皇与庇护二世之间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庇护二世当上教皇之后，给德皇写了亲笔信，说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世俗领袖，德皇应该率先参加圣战。然而，腓特烈三世却始终用“国事繁忙”这句话来敷衍他。德皇别有用心。他对匈牙利抱有野心，不满于教皇承认马蒂奥·科尔维诺注为匈牙利国王。何止不满，德皇甚至向匈牙利国王宣战了。教皇在曼托瓦接到这个消息，抑制不住愤怒的言语：“多么无耻！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入侵，还要在真心抵抗的匈牙利背后捅刀子！这哪里是查理大帝注继承人的所作所为啊！”

为了让腓特烈三世觉悟到自己的皇帝职责，庇护二世把自己亲自祝圣注过的圣物——剑和帽子送了过去，可依然没有效果。德皇我行我素，照旧只是派位卑言轻的使节前来，企图让教皇改变决心，直到秋天临近也没有派来全权大使。

法兰西。其实力堪称基督教世界的老二，国王查理七世注比起找借口逃避的德意志皇帝要坦率得多。他提出了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条件：撤销庇护

二世已经承认那波利王国现任国王费迪南多注的王权，转而承认法兰西王族一员安茹家族的王权。教皇以民心在费迪南多一边为由毫不让步，阿拉贡王族的费迪南多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现已意大利本土化。

英吉利。当时，英吉利正处于玫瑰战争注的高潮之中。派来的使节甚至请求教皇调停本国的内乱，遑论参加十字军。庇护二世不得不断念，不再要求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勇将狮心理查注的国家参加十字军。他说："法国根本没有参加的意愿，英国想参加也干不了。"

威尼斯。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国度，政治上奉行彻底的现实主义。一位佚名政府委员记录在案的发言中有一句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

土耳其的强大给威尼斯带来的现实损失大于其他任何国家。威尼斯曾经垄断了东方贸易，但因土耳其军队的来袭，他们逐渐丢失了分布在东地中海的通商基地。这让依存于贸易的威尼斯面临严重危机。

不过，威尼斯永远不会忘记算计。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在地中海东部海域黎凡特自由的经济活动。他们无法拥有领土。13世纪初，靠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们一度夺得了君士坦丁堡。但威尼斯的国民不足20万，他们知道靠这点人口很难统治拥有800万人口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因而主动放弃了那次机会。他们放弃了领土野心，而选择了保障通商的权利。土耳其帝国则在继续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并未关闭与威尼斯通商的门户。非但如此，作为通商对象，土耳其显示了优先选择威尼斯进行通商的姿态。在威尼斯看来，如果能与黎凡特的实际主人土耳其签订通商协定，就能再次立身于东西方之间，垄断贸易。他们正在试着进行交涉。威尼斯在想，交涉结果确定之后，再诉诸十字军这个最后手段也不为迟。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已经逐步统治了这个共和国。佛罗伦萨算计之高明并不在威尼斯之下。威尼斯在黎凡特的垄断体制已经开始动摇，佛罗伦萨图谋取而代之，正在接近土耳其苏丹。他们向苏丹派出使者，通报了庇护二世的十字军构想，并让使者告诉苏丹："威尼斯似乎很想参与，但教皇再热心，只要控制着威尼斯周边的我们和米兰公国仍与他们为敌，威尼斯就将无法行动。"

这就是欧洲大国的态度。而中小国家的君主只看大国的脸色行事。

在此期间，听说要召开曼托瓦会议，东方陆续派来了求救的使者。使者不

只来自受到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拉古萨，还来自塞浦路斯、罗德岛、莱斯沃斯各岛。为了表明事实，说明形势急需紧急救援，拜占庭帝国皇帝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注]还押来了16个土耳其俘虏。这些异国风格的来访者满足了曼托瓦民众的好奇心，却使庇护二世更加痛心不已。

时间已过8月中旬，曼托瓦首次迎来了一位君主特使，勃艮第侯爵菲利普派来了使者，侯爵一直以来就对十字军表现出热情。侯爵违反了自己亲自出席的约定，派了自己的侄子来，但其带来的亲笔信却让庇护二世十分开心：“我承诺，如果其他君主也都共同行动，我将奋起参加捍卫基督教的战斗！”

年迈多病的勃艮第老侯爵的誓言再次点燃了庇护二世的希望之火。一个月后的9月17日，这位君主终于出现在庇护二世的面前。入城仪式在米兰公国主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骑士队列护卫下隆重举行，教皇身边那些消沉已久的人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奢华的兴奋了。

随着这位名望最高的武将君主的到来，意大利其他君主一齐来到了曼托瓦。蒙费拉托侯爵、那波利王子、费拉拉公爵，佛罗伦萨、卢卡、博洛尼亚、锡耶纳和热那亚的代表们，还有里米尼的僭主[注]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和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等当时最卓越的佣兵队长。最后到达的是离曼托瓦最近的威尼斯派来的大使。

9月26日，庇护二世在曼托瓦等待了4个月之后，终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一上来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演讲从下面这段话开始。

> 曾经流淌着乳汁和蜂蜜的圣地，我们的幸福之花盛开之地，主耶稣经常布教的所罗门圣殿，主耶稣出生之地伯利恒，主耶稣接受洗礼的约旦河，主耶稣流血的各各山，主耶稣安息的陵墓，这一切，现在，都在敌人手中！没有他们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参谒这些圣地！
>
>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去想这些昔日被夺走的地方了。我们不能把失去圣地归罪于祖先。我们不是也把东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拱手送给了土耳其吗？……
>
> 土耳其人所做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却在沉睡！我们甚至还在自相争斗，放任土耳其人为所欲为！基督教徒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操起武器，血腥争斗，却没有一个人奋起抗击冒渎我们的上

> 帝、破坏我们的教堂、意欲断绝基督圣名的异教徒！所有人都远远躲开，漠不关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
>
> 你们还相信，如今现实发生的不幸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化。你们相信和平会回来吗？你们还企望要喝我们血的那些异教徒会带给我们平安吗？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了希腊后不但没有满足，还把剑锋刺向了匈牙利，能祈望这样的人带来和平吗？抛弃你们那安眠的日子吧，直到穆罕默德厌倦了图谋成为胜利者、征服王的野心！否则，胜利只会成为他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台阶。他不会停下来，直到欧洲的全体君主屈服，直到基督的《圣经》毁灭，直到伪预言者的法术笼罩全世界……

教皇庇护二世的激情演讲还在继续。他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说教，只有参加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才能完成对上帝的义务。他最后说道：

> ……啊，如果戈德弗雷和鲍德温、尤斯塔斯、雨果、波希蒙德、坦克雷德[注]，那些曾经号令大军、奋勇夺回耶路撒冷的勇士还在，他们一定没有二话！只需我的前辈乌尔班二世振臂一呼那是“上帝所愿”，他们便会挺身而出！
>
> 可是你们，我的演讲已经到了最后，你们却缄默不语。不，恐怕你们还有人在想，这个教皇正在说教，要把我们送上战场，把我们抛到敌人的刀锋之下。有人在想，这就是僧侣的伎俩，把别人置于危险境地，自己却一指不染。
>
> 可是，我的孩子啊，你们不能那样去想！为了贯彻对上帝的信仰，也为了坚守圣彼得传承下来的精神，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最好的事情！……让我们自己高举旗帜奋勇向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高举主的十字架前进吧！让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冲向异教敌人，夺回我们的幸福吧，为了耶稣哪怕去死！……风餐露宿、突破封锁线、钻过敌人的刀锋，一切为了基督教！

第二天开始研究讨论十字军构想的细节。11月底，继德意志、法兰西的全权大使之后，勃兰登堡公爵、萨克森公爵、蒂罗尔公爵也纷纷抵达。教皇于1460年1月14日宣布结束持续了3个多月的曼托瓦会议，于4天后的18日向全体基督教徒颁布了教皇教谕，宣布了会议决定在今后3年中筹建十字军、抗击土耳其的工作安排。教谕有如下内容。

每个礼拜日的弥撒均应向上帝祈祷十字军的成功。

凡参加军队满8个月者均赐予完全免罪的权利。

全体神职人员收入的1/10，世俗民的1/30，犹太人的1/20应作为义务缴纳给十字军基金，教廷将率先垂范。

修道院及所有宗教团体的人员每十人须承担一个士兵8个月的费用。

翌日，庇护二世离开曼托瓦前往罗马。为了开曼托瓦会议，他离开罗马已逾一年。

他对前来送行的各国君主和大使们说："希望你们回国后努力实现我们在这里做出的决定。上帝保佑着你们！"

这时，离开"上帝所愿"一句话便能发动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十字军，350年的岁月已经流逝，离最近的第八次十字军也过去了将近200年。

三

庇护二世回到罗马后，首先做的事是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这样的做法背离了有良知的人们对他的期待。法兰西派枢机主教在曼托瓦并不配合，这使庇护二世痛切感到了在教廷内部巩固自己地位的必要性。为了组建十字军，罗马教廷本身必须首先统一起来。这个想法使他重蹈了历代教皇的覆辙：大量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而这样任人唯亲、大搞派系人事的做法，早已臭名昭著。

1460年春，有12人接到了新枢机主教的任命，其中有9名意大利人和3名外国人。在9名意大利人新枢机主教中，有庇护二世19岁的侄子和曼托瓦侯爵刚满17岁的弟弟。如此一来，除了去世的3人，枢机主教团由原来的14人一举增加到了26人，法兰西派成为少数派，庇护二世确立了自己的地盘。

然而，罗马之外的情况却不会那么轻易地按着教皇的希望发展。尽管教皇屡次发去亲笔信，甚至满含深意派去特使进行说服工作，德皇一味敷衍的态度却一如既往。非但如此，德皇竟然通过自己弟弟担任大公的奥地利，在背后向举国抵抗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发起了进攻，还为的里雅斯特挑起了与威尼斯的土地之争。法国国王也一如既往，仍旧执拗地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王权。他在曼托瓦会议上承诺7万达克特的十字军资金，一任时日延宕，也不见运过阿尔卑斯山来的丝毫动静。



图4：穆罕默德二世

这两大强国君主的态度让庇护二世很失望。但德法两国的神职人员并不恭顺，对他来说则是更大的打击。他们不但拖延缴纳义务规定征收的什一税，对教皇让他们说服各自君主的命令也置若罔闻。长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与其紧跟远在罗马的教皇，不如紧跟近在眼前的君主，这样对他们更

有利。

“正因为如此，也为了唤醒全欧洲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十字军！”庇护二世在悲痛地呼喊。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勃艮第侯爵一个人，只有他写信向罗马表示了一贯的合作态度。

意大利各国都有各自的考量，对教皇提倡的圣战态度暧昧。威尼斯共和国分裂成和战两派，政策尚未统一，在静观事态的舆论背后，继续摸索与土耳其签订协定的路径。佛罗伦萨共和国反倒乐见自己商业上的敌国威尼斯败给土耳其。米兰公国在威尼斯全身心防御土耳其之时趁隙策划领有热那亚。那波利王国对出入地中海怀有野心，却常遭威尼斯的阻碍。它对威尼斯的国难高兴都来不及，遑论出手相助。其他中小国家也都同样德行。即便是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现在也想躲避教皇的征税令，与昨日的欢迎态度有了天壤之别。曼托瓦会议聚首后还不到一年，欧洲各国便再度分崩离析。

在罗马，庇护二世迎回了空手而返的各路特使，跌入了绝望的渊底。尽管他被咳嗽折磨得痛苦万分，炽热的理想却在心中燃烧。没有一个君主站出来，资金也筹措无望。但如果自己就此止步，又会有谁来接着干呢？基督教世界又会走向何方呢？虽然处在绝望的谷底，强烈的使命感又一次给了他力量。庇护二世找到了一条路，去打开这四处碰壁的局面。

他要与敌人对话，给苏丹穆罕默德写信，先礼后兵。这样既可以避免人们的不幸又能达到目的。庇护二世想到这里，随即叫来了秘书。

> 苏丹阁下：
>
> 请你在读这封信前不要做出决定，请先读信，然后三思。
>
> 阁下所奉之伊斯兰教亦承认预言者基督的尊严。然而，阁下仍在用武力威胁着欧洲及位于其前沿的意大利。但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奴隶。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已武装起来，军马跃跃欲试，士兵枕戈待旦，准备着迫在眉睫的战斗。资金也准备充足。阁下若率军侵略意大利、匈牙利及其他欧洲之地，千万不要以为将会同女人打仗。在那里等待你们的将是披挂铠甲的战马和男人！要想战胜他们，需要最强的力量和最大的勇气，需要尽善尽美的准备。
>
> 阁下也千万不要指望基督教徒的内斗。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我们会存小隙而共同奋起。请阁下铭记这样的历史事实：对古罗马人来说，

夺取意大利半岛难于征服全世界……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阁下抛弃征服基督教世界的想法，那也并不是难事。实现你的想法，既不需要武器资金，也不需要军队舰船，只要有一点点水就可以办到。只要阁下用这一点点水接受洗礼，举行基督教的祭典，信奉《圣经》就行。如果阁下做到了这些，大地上的任何君主将不能凌驾于阁下的荣誉和权势之上。我将册封你为希腊和东方的皇帝，把你现在非法所得的权力和领土正式授予阁下。我将把阁下作为粉碎侵害罗马教会权威者的重要力量。我会像我的前任斯德望、阿德利安和利奥把丕平和查理大帝召唤到身边那样，把希腊帝国委托给阁下，你就是他们的解放者。这样，在教会范围内我也对阁下的贡献给予了回报。

这和平是多么丰盛啊！宛如诗人们讴歌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再现。豹可与天使共存，牛可与狮子同住，剑被镰刀取代，铁被铸为犁锹。田园得以精耕，丰稔的果实使大地生辉。村落和城市得以再建，上帝曾经失落的乐园又将复苏。修道院得以重建，里面满是为神圣上帝奉献的僧侣。在伊斯兰教统治下无法成就的和平，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将轻易实现。

阁下是苏丹，我是教皇。从历史上看，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并非异想天开之事。正如让法兰克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克洛维、向匈牙利人布教的斯德望、指引伦巴第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吉尔福斯、让罗马人悟到上帝的君士坦丁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能够把土耳其人领向基督教。如果阁下同意我的意见，整个东方都将同时接受基督。

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和决心，全世界就能重现和平。这个人就是阁下！阁下应该充满勇气，下定决心。

向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学习吧！我在此起誓，届时上帝将助我授予阁下我在此向阁下承诺的崇高荣誉！阿门！

1460年7月1日
罗马教皇庇护二世

55岁的教皇满怀热情，忘却病痛，用优美的拉丁语写去了这封亲笔信。刚满30岁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信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懂拉丁语，他一定读了这封信。穆罕默德二世23岁就攻陷了号称东地中海最大都市的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崩溃。他是一位战

无不胜的大无畏征服者，但是，披露他内心活动的史料却不见一件传世。

但有一个确凿的事实，罗马教皇庇护二世从未收到过他的回信。

教皇不得不放弃使用语言十字军。他再下决心，一定要成功组建一支使用武器的十字军。可是，君主们一味逃避，为筹措资金而征收的特别税也无法收缴。人们纷纷议论道，在这样的现状中，庇护二世本人怕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想受挫吧。然而，就在这议论声中，庇护二世的脑海里生出了一个新方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宗教信仰，要把他们集合到十字军旗下，首先必须让人们领悟出已丧失的信仰之心。庇护二世坚信这一点。在第二年的1461年，他宣布将锡耶纳的卡特丽娜列为圣人。这位生活于14世纪的神秘思想家为把教廷从阿维尼翁召唤回罗马竭尽了全力，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道，是当时意大利人气最高的人物。她属于多明我会派，与圣方济各派是仇敌，以前也常有人发起运动，要把她列为圣人，都因圣方济各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庇护二世在提高人们信仰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他想在发起自己理想中的十字军之前，对基督教世界两大势力之一的多明我会派采取怀柔政策。圣方济各派的创始人方济各已被列为圣人，现在多明我会派也将有自己的偶像被正式列为圣人。把这两位圣人奉为意大利的两大守护圣人，可以使两派均感满意。教皇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愿望。圣方济各派与多明我会派的对立表面上暂时消失了，圣女卡特丽娜的册封受到了民众狂热的欢迎。

庇护二世从这次成功中获得了力量，第二年上演了更大规模的宗教剧。在这场宗教大戏中，他祭出了圣安德烈的头骨。拜占庭皇室成员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3年前流亡罗马时带来了这副头骨。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个叫摩里亚的地方，那里的专制君主被土耳其推翻。这位专制君主认为，圣安德烈是十二使徒之一圣彼得的弟弟，他的头骨比任何宝石都能卖出好价钱，就把它包了来。他的算计没有错，庇护二世给他的年金是6000达克特。

1462年的复活节是4月11日。借用当时一位编年史作家的话说，那天的罗马“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时代，展现出了一派奇妙的景象”。

教皇事先派去了三位枢机主教，将安放在纳尔尼城的这件圣物运到罗马。教皇亲自带领全体枢机主教在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迎接圣物。为了这一

天，朝觐者从全欧洲蜂拥而来，人群把台伯河两岸挤得水泄不通。在万人瞩目之下，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双手恭敬地捧着安放在金色软垫上的圣物，将它交到了庇护二世的手上。庇护二世面向灰色的小头骨，用他那惯常使用的优美拉丁语开始了演讲。

> 啊，您终于来到了这里！恐怖的土耳其夺去了您神圣的安身之所，但您终于回到了使徒之长、您的哥哥圣彼得的身边。……您的兄长用他那神圣的鲜血使罗马成为圣城，罗马将会用对圣彼得同样的爱迎接您的到来。您回家了！……守护我们吧！我们即将奋起面对土耳其的野蛮。请您和兄长圣彼得一起守护我们吧！

群众在哭泣。尤其是其中从匈牙利远道而来的朝觐者，他们想起了拼死抗击土耳其的祖国而痛哭流涕。

天下起了雨。道路立刻变成了泥海。庇护二世坐在教皇专用的鎏金座轿里，双手恭敬地捧着头骨，将圣物送进圣彼得大教堂。

枢机主教们听从教皇之命，徒步紧随其后。他们个个身着华丽的枢机主教正装，泥浆无情地飞溅到他们身上。家家户户都用毛毡装饰了窗户，汇集在道路两边的人群撒着花瓣。枢机主教的后面跟着主教们的队列。他们的身后是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注华丽的制服队列。在装扮成天使的孩子们的赞美诗歌声中，灰色的头骨被静静地送进了圣彼得大教堂。

群众挤满了宽阔的大教堂内廷。教皇庇护二世转过身来，背对圣物，向群众发表讲话。

> 土耳其是圣安德烈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捍卫基督教不受土耳其人的威胁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如果基督教君主们响应他们的牧羊人教皇的这个呼声，整个基督教会将充满喜悦。圣安德烈正是因为向哥哥圣彼得求得了帮助，才得以来到圣彼得的所在地罗马。

激动的群众中爆发出参加十字军的宣誓声。声音撼动着教堂内庭，环绕着泪流满面、伫立不动的庇护二世经久不绝。

一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至少对庇护二世是个奇迹。在意大利发现了明矾

矿藏。明矾是毛纺染色不可缺少的原料，以前都依赖于从土耳其进口。

发现者很快被召来。此人自称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做明矾采购生意，因土耳其军队入侵而回到了祖国意大利。他说，有一次他去托斯卡纳野外，发现一片岩石地带，石上生长的小草同他曾经在小亚细亚明矾矿脉上见到过的一样。他试着舔了一下那白色的石头，有咸味，再用火试，便知是明矾矿石无疑。他满怀信心向教皇报告了这个发现。

教皇狂喜。消息立即遍传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没有必要再花高价向敌人购买了，我们手里有明矾啦！销售明矾的收益，可以用作十字军的资金。”

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各城市都被授予交易权，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负责经营此项事业。据说教廷通过明矾矿业获得的收益每年以10万达克特计算。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年多。1463年秋天，来自威尼斯的飞毛腿带来的报告震惊了罗马教廷：莱斯沃斯岛陷落了！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6年后，塞尔维亚于1459年陷落。第二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卡拉几亚陷落。又过了一年，锡诺普于1461年沦陷。特拉布松也于1462年沦陷。土耳其陆军力量几乎按一年一个国家的速度扩张领土。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的波斯尼亚，土耳其即驻有15万大军，这证明了土耳其陆军力量的强大。奥斯曼土耳其（注）这个源自小亚细亚的帝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指挥下，在10年的时间里就把从黑海到爱琴海的几乎所有土地收入囊中。

欧洲的君主们都承认土耳其陆军力量强大，成就了这些业绩。但他们一直认为拥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欧洲海军力量仍然占有优势。可是这次莱斯沃斯岛陷落的消息，不能不让他们意识到土耳其终于要出没于海上了。欧洲现在还很放心，认为有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挡住了土耳其的陆路。然而，一旦土耳其拥有投送大军能力的大舰队，欧洲就将永无宁日。莱斯沃斯陷落时的惨状也使教皇十分激愤。

土耳其舰队穿过赫勒斯滂海峡（注）南下，耀武扬威地从停泊在莱斯沃斯岛港外的威尼斯舰队鼻子底下通过，在莱斯沃斯岛上登陆。卡佩洛指挥的威尼斯舰队拥有29艘加莱船（注），但没有本国政府的命令不能行动。他只好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铁蹄在瞬间蹂躏了这个海岛，岛上驻守着

以自己的同胞热那亚人为主的意大利人。遭受磔刑注的意大利人超过百人，行刑故意放在威尼斯舰队的眼前。受刑者排成一队，站在舰队对面的悬崖之上。他们流淌的鲜血在南国秋天的强烈日照下也无法干涸。船上的威尼斯人为流血的同胞哭泣，呼喊着要为他们报仇。海面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未受磔刑的岛民都被卖为奴，十多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被带进了苏丹的后宫。据传穆罕默德二世对女性不太有兴趣，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在后宫终其一生，死时仍是处女。

这就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给的极其严厉的答复。他非但无视教皇庇护二世那流利的拉丁语说教，而且毫不手软。他在征服了锡诺普、特拉布松、波斯尼亚以后，继而在庇护二世的同胞意大利人统治的莱斯沃斯岛制造了这出惨剧。这是苏丹对教皇明目张胆的挑战。庇护二世忘却了自己的病痛，他自己要做十字军的统帅。即便扶着别人的肩膀，他也要为十字军打先锋。以前已组建过八次十字军，可教皇没有一次身先士卒。庇护二世要做前任没有做过的事。他要像那些御驾亲征的古罗马皇帝那样，亲自统率十字军。这个念头在教皇庇护二世的心头燃烧。

威尼斯也终于挺身站了出来。稳健派的马利皮耶罗已经去世，元首已经换成了克里特岛总督、明了东地中海形势的克里斯托弗·莫罗。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秉持静观形势的态度，这次真正使它改变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威尼斯向来对自己的海军力量拥有绝对自信，但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容自己小觑。于是骤然间，使节开始频繁往返于罗马与威尼斯之间。

庇护二世一直主张威尼斯舰队对运送十字军兵力必不可缺，威尼斯的这个变化比什么都让他高兴。教皇将亲率十字军的消息震动了威尼斯舆论，促使元首同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击了莱斯沃斯岛惨案的强硬派领袖、海军将领卡佩洛在议会上泪流满面地请求元首亲自出征。这一举动使得尘埃落定。威尼斯政府立即开征神职人员收入的1/10、犹太人收入的1/20、世俗人收入的1/30的十字军税，同时申请为十字军提供一支由40艘双层加莱船组成的舰队，配备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

庇护二世从这一举动中获得了力量，他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罗马教会遂下决断，决心采取行动，并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9月23日，距莱斯沃斯陷落还不到一个月，庇护二世向汇集而来的全体枢机主教，进而向在他们身后的全体基督教徒发表讲话。

我作为教皇已经下定决心，亲自担任圣战的统帅。也许你们会问：这

位病魔缠身的老人想干什么？僧侣上战场能有什么作用？枢机主教和神职人员在前线又能怎样？你们还会问，为什么不待在教堂里，把战争交给行家？但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正像他们所谴责的那样，我们耽于快乐，热衷金钱，嗜好奢华。我们肥胖如猪，出行时骑着健马，华丽的披风迎风飘舞，头戴宽大帽檐的红帽，趾高气扬。我们豢养猎犬，说话像喜剧演员，却不做一件坚守信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高级神职人员在民众眼中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神职人员，但我们的生活过于奢侈。这就是我们惹起民众憎恨的原因，也是他们不愿意听我们认真诚实地说话的原因。

那么，你们知道如何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任吗？知道留住想要离去的人们的方法吗？我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弃一切，像祖先那样筚路蓝缕。……只有重新燃起对信仰的热情，蔑视死亡，找回寻求殉教之心。……只靠忏悔、向民众说教、否定快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为践行主基督遗言而殉教的使徒中间去。……

如今，异教徒土耳其人正在迫害东方的基督教徒。当此之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言自明，我们无须问主“去哪里”（quo vatis）。高喊“我去”要比命令别人“你去”诚实万分！我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长，你们是高位神职人员，你们也要跟我一起从军。

即使是那些君主，当他们的导师和父亲、罗马主教、基督的代理人——我这个衰老的病人都将奋起率军，恐怕他们也会为留在家里感到耻辱吧。我知道上前线对我来说有多么残酷，也许死亡会早早地降临于我。但我已打算把一切交给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给这衰老的肉体注入力量。自然，拿起剑去厮杀，我们太弱，那不是神职人员的作用。向摩西[注]学习吧！以色列人民战斗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高地上为之祈祷。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山顶上，我都要为上帝的胜利和信仰的自由而祈祷！愿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庇护二世的演讲结束时，一位狂热的枢机主教高声呼喊道：“这就是圣灵的声音！我也去！教皇陛下，只要你一直对天呼唤！”

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鲁昂枢机主教等法兰西派也缄默不语。罗马教廷同意了庇护二世的决心，正式决定服从。全体基督教徒把教皇当作自己的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庇护二世的决策就是他们的决策。

教皇庇护二世得到了威尼斯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又获得了枢机主教会议的

认可。他很快便在罗马召集会议，实质性地讨论如何使十字军走上正轨。阿尔卑斯山以北仍然只有勃艮第侯爵的使节，但意大利各国都派来了代表。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的一切都会根据庇护二世的想法进行，不料半路上杀出了佛罗伦萨。教皇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佛罗伦萨人不可告人的想法是让威尼斯独家承担起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从而让威尼斯人的血流干。"

佛罗伦萨共和国代表在会上坚持说本国政府的指示未到，根本不打算参加讨论。他们要求单独面见教皇。他们说："威尼斯一直寻找机会，想要重新插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摩里亚。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只会让威尼斯获利。一旦再度取得摩里亚及其周边的希腊，他们的下一个野心就是转而侵略意大利，威胁教会的独立。"

庇护二世回答道："这是多么狭隘的政治啊！土耳其是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我也知道威尼斯的本意。但是，土耳其人的残酷要比威尼斯人的商业心计更难忍受。"

会议一直持续到那年的年终，达成基本一致后散会。决定事项如下：

> 勃艮第侯爵应于明年5月1日前率兵1万前往乘船地点威尼斯。
>
> 威尼斯共和国提供40艘军用加莱船、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此外，教皇庇护二世提供10艘加莱船；每位枢机主教各提供1艘加莱船；费拉拉公爵、曼托瓦侯爵、美第奇家族、博洛尼亚市、锡耶纳共和国和卢卡市有义务各提供2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有义务准备8艘大型帆船。

教皇非常认可米兰公爵作为统帅的才能，他也是教皇最为依赖的武将。可是，他却以下次组建十字军时一定率军参加为由，巧妙地逃避了教皇让他参加十字军的请求，只承诺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带3000士兵参加十字军。

这样，大势初定。会议还决定，各路人马于明年8月15日圣母马利亚升天节那天在乘船地点威尼斯和安科纳集合，从那里一路奔赴前线，杀向君士坦丁堡。教廷宣布所有参加者完全免罪，同时开始在全欧洲招募十字军志愿者。

这次会议之后不过数月，1464年春有消息传到欧洲，说希腊人在摩里亚发动叛乱，被8万土耳其军队彻底剿灭。这使一贯与庇护二世颇有共鸣的勃艮第侯爵改变了想法。侯爵来信说希望延期两个月出发。他还在第二封信中写道，自己由于高龄不能从军，将派庶子一人领兵300前来。庇护二世

闻讯大惊，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拼命让侯爵回心转意，但只是徒劳。勃艮第侯爵这次变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胆小，背后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在动作。人称“好人”（le Bon）的勃艮第侯爵就此趴了下来。

坏消息接踵而至。正当威尼斯举全国之力抗击土耳其时，米兰却乘机夺取了热那亚。这个消息使教皇对米兰公国的利己行为感到愤怒，同时也使他感到失望，不能再指望本该由热那亚提供的那8艘大船了。

饱受高烧和痛风困扰的庇护二世有着坚定的决心。医生说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竭力予以阻止，但却未能改变教皇要在安科纳港等待威尼斯舰队的决心。出发的日子定在了6月18日。他任命侄子皮科罗米尼(注)为教皇代理，在教皇不在期间代行教皇工作。有消息说，听说庇护二世率十字军远征的消息后，来自欧洲各地的志愿者络绎不绝地奔向威尼斯和安科纳。勃艮第侯爵的改变和德法两国君主不参战虽已成为事实，但过去也有过先例，第一次十字军在没有一个君主参加的情况下成功征服了耶路撒冷。庇护二世没有绝望。只要元首率领威尼斯大舰队行动，与威尼斯交往亲密的费拉拉、曼托瓦、卢卡、博洛尼亚的军队也会行动，米兰公爵之子率领的士兵也会到来。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罗德岛、塞浦路斯各岛也会奋起响应。众多的志愿者正陆续聚集而来，这是庇护二世最大的希望所在。

1464年6月18日，出发的那一天终于来到。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做了庄严的弥撒之后出发。他首先乘船，接着乘轿横跨意大利半岛，向俯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安科纳进发。庇护二世换乘等在台伯河上的船只之后，根本不想立刻坐下。他一直伫立在那里，眺望着渐渐从眼前远逝的罗马城。他的嘴里流出了如歌的话语：

“再见啦，罗马！我不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但是，庇护二世并不知晓。

庇护二世不知道，为了开始同威尼斯进行媾和谈判，土耳其苏丹派出的特使正在沿亚得里亚海北上！

四

“是罗德里格在那儿吗？”

波吉亚枢机主教刚从街上回来，正在房间门口同教皇的医生说话，听到床幔后面传来的声音，赶紧向病床走去。床幔从床架四面重重地垂下，遮住了光线，床上幽暗。庇护二世躺在床上。他朝过来的罗德里格伸出了无力的手。罗德里格跪在地上，亲吻了教皇手上的戒指。没等罗德里格站起身来，庇护二世便问道："没有吗？威尼斯方面还没有什么消息吗？"

"是的，陛下。已经派去三拨儿使节了，但还没有收到威尼斯舰队起航的报告。"

听了回答，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接着问道："勃艮第侯爵那边也没有什么说法吗？米兰的军队呢？"

罗德里格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庇护二世因愤怒和绝望而发抖，但声音却很微弱。"再次派人去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君主那里，让他们速速赶来安科纳，告诉他们，不服从教皇命令者开除教籍。"

接着，教皇声音柔和地说："辛苦你了！你负责管理已经汇集到这座城里来的十字军志愿者吧。他们多是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已经不能指望法兰西枢机主教的配合了。罗德里格，你是西班牙出身，只能靠你去统率他们了。"

罗德里格点点头，走了出去。教皇庇护二世目送着他的背影，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自从皮科罗米尼、贡扎加两位枢机主教上任之后，罗德里格·波吉亚就不再是最年轻的枢机主教了。但他仍像年轻人一样自由奔放，在曼托瓦会议期间同有夫之妇谈情说爱，闹得庇护二世不得不亲自出面劝诫。不过，这个年轻人在现在这种时候却比其他人都冷静。他忠实地帮助着庇护二世，庇护二世心里感到很舒服。在正式场合之外，教皇经常只叫他的名字罗德里格。

波吉亚枢机主教回到办公室。他并没有打算立即开始工作，而是伫立在窗边思考着什么。他的眼下是亚得里亚海那反射着盛夏阳光的蓝色波浪。他站在那里并没有眺望大海。他一脸严肃，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同那个搞恋爱、喜狩猎、爱奢华的波吉亚枢机主教判若两人。

考虑到病魔缠身，庇护二世在和枢机主教们离开罗马后，一路行进缓慢，直到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他们才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安科纳城。盼望参加十字军的群众从欧洲各地聚集于此，他们用狂热的欢呼迎接教皇一行。而安科纳市民却好像觉得即将大祸临头，沉默着以冷眼相迎。教皇及其一行住进了这座城市的主教公邸，那里定为他们的住处。公邸位于海岬

的尽头，离城中心稍有距离。那里是意大利唯一一处可以看见海上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太阳每天早晨从希腊方向的海上冉冉升起，傍晚又在威尼斯方向的海平面上缓缓落下。这座城市让人感受到东地中海的空气，在古罗马时代即以去往东方的港口而闻名。

庇护二世决定把这座城市作为十字军远征的集结地，他在这里等着君主们和各共和国代表按照与他的约定，率领各自的士兵和战船前来会合。出发远征的日子定在圣母升天日的8月15日，与350年前第一次十字军出征是同一个日子。然而，教皇来到这里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既没有看到部队扬起尘土由陆路而来，也没有见到应由海路而来的舰队的影子出现在海平面上。

面对这样的情形，枢机主教们开始动摇，人人抱怨。庇护二世却制止他们道："我在曼托瓦等待他们，在罗马等待他们，最终他们还是来了。我准备在安科纳再等下去。"

可是，威尼斯打从开始就是只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才行动的，眼下就要与土耳其进行媾和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加入庇护二世的十字军，甚至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加入。他们认为，只要与土耳其媾和即可。即使媾和不成功，同教皇联手也只会束缚自己的行动，羁绊自己的手脚。教皇不谙东方的形势，空有一腔宗教热情。甚至有人在威尼斯议会上公然叫嚣："如果教皇待在家里，多少也会有一点值得我们去爱他的地方。"

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都学着勃艮第侯爵背叛了教皇。同样，意大利各国也都与根本不打算践约的威尼斯为伍了。米兰、费拉拉、曼托瓦，甚至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都没有派来一兵一船。更有甚者，在教皇卫队通过佛罗伦萨时，握有佛罗伦萨主权的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竟然找碴儿想阻止他们通行。

响应庇护二世的净是些无名的下层民众。教皇到达以前，这些民众就纷纷奔赴安科纳集合，他们几乎挤满了整个城市。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只是些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和无赖，既无头领，又没有钱，更没有武器。这里面甚至还有厌倦了乡里贫困生活，带着全家赶来的农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是去参加圣战。我们需要什么，上帝就会奇迹般地赐予我们。耶稣会为我们带来面包和鱼。"

这群肮脏不堪的人满大街晃荡，好似城市就是他们的。安科纳市民向他们投去憎恶的目光。双方的对立日益恶化，到处打斗，盗窃不断。这些十字军志愿者中还有妇女儿童，生孩子的事也不鲜见。住处不足，饮水和食物也开始告急。连日来，市民和外来者都拥到罗德里格这里诉苦、提要求。

遵照教皇之命，上边为确保住所和食物拨下了钱，但市民们直接就揣进了腰包。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拿到钱后也纷纷出城，把志愿参加十字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这对病魔缠身的教皇不啻为致命打击。庇护二世的病情急剧恶化。现在，他已衰弱至极，上床躺下也已很不容易了。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痛苦折磨着59岁的庇护二世，他日夜高烧不退。

进入8月以后，庇护二世的病情看上去有所好转。尽管仍有高烧，但他偶尔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听到威尼斯舰队已经出发的消息后，他的病情才略见好转。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作为教皇特使前往威尼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威尼斯元首莫罗勉强答应前往安科纳。然而，威尼斯原本承诺派40艘三层加莱船参战，后来减为5艘，最后只派出一支12艘普通的单层加莱船队。不管怎么说，枢机主教的热情还是成功地迫使威尼斯元首履行了他与教皇先前的约定。米兰公爵曾经预言道："元首是出发了，但他一定会很快掉转船头。"他虽然没有言中，但莫罗元首率领的舰队却在爱沙尼亚无端停靠，空耗了很长时间，并不曾想要直接前往安科纳。

8月12日，终于有消息说威尼斯舰队靠近了安科纳。庇护二世掩饰不住喜悦，当即给五位枢机主教派了船，让他们前去迎接威尼斯元首。然后，他让人把自己挪到窗前，好尽早亲眼看见舰队进港。

但是第二天，庇护二世的病情突然恶化，脉搏微弱，时而说着胡话。他想从床上起来时会粗暴地推开医生。年轻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有时也得帮着医生让教皇躺下。

威尼斯舰队当天下午抵达安科纳。但只有前去迎接的枢机主教乘坐的船停靠在港口栈桥旁，舰队在港外抛了锚，元首和其他威尼斯人也根本没有打算上岸。

尽管如此，威尼斯舰队到达的消息还是传到了病床上的庇护二世耳中。不过，无人知晓他是否听明白了。第二天，庇护二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高烧不退，精疲力竭。

第三天就是圣母升天祭日的前一天。庇护二世笃信圣母马利亚，这才把十字军出征的日子定在了圣母马利亚的升天祭日。明天就是出征的日子了，可教皇的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

这天夜已过半，只有罗德里格一人留在教皇的病房里。刚才，其他的枢机主教也还都挤在这里。医生说，教皇的病情稍有稳定，今晚大概过得去了。于是枢机主教们便权且各自回自己住处去了。众人散去后，除了罗德里格枢机主教外，病房里只有一位医生守候在角落里。教皇看上去睡得很安详，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

突然，罗德里格好像听见教皇说了些什么，他快步驱前。教皇紧紧抓住罗德里格的手，双目圆睁望着半空中，大声喊道："开窗！把窗户打开！"

"夜风会吹到御体的。"罗德里格慌忙答道。

然而庇护二世不断喊叫着同样的话，似乎已经认不出罗德里格了。

罗德里格只好放下教皇，不得已打开了窗户。夜风突然吹进来，蜡烛熄灭了。月光照进房内，房间里一片白色的幽光。

开好窗户，罗德里格转过身来，吃惊地看到庇护二世已经坐在床上。他的目光越过窗口望着海上。

这时，叫声从庇护二世的嘴里迸出。

"看啊！那边，海上，大舰队已经来啦！主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四周是旗帜的海洋！那是红色镶金的威尼斯旗！成百上千的加莱船的大军团啊！我看见了老鹰图案，那是德皇啊！那里还有百合图案，法国国王也来啦！大家都来啦！我看见了战马！米兰公爵就在那里！大舰队啊！大舰队终于来啦！教皇得去迎接他们！我是他们的统帅！我要站起来！……"

听到庇护二世的话，罗德里格也不由得朝海上望去。可是，海面上洒满月光，仿佛铺上了一张银色的丝绢，一片寂静。那里波澜不惊，看不见一艘船。

罗德里格伫立在那里，身体由于悲伤而微微颤抖。庇护二世仰天倒在了他的眼前。

翌日，威尼斯元首莫罗得知教皇的死讯后上了岸。他同枢机主教们协商，没花多少时间便达成一致。会谈之后，元首立即登船，率领加莱船队回威尼斯去了。枢机主教们也各自分头回罗马去了，他们要参加新教皇的选举会议。庇护二世的遗体定于第二天运往罗马。

最后一位相信圣战的教皇去世了，最后的十字军也随之化作一场虚幻。

---

1. 克吕尼修道院（Abbaye de Cluny/Cluny Abbey）位于法国克吕尼，由亚奎丹（Aquitanine，又称亚吉田）公爵——“敬虔者威廉一世”（William I，the Pious）建于910年，并指定法国人伯尔诺为首任院长。该修道院存续至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0年。该院严守本笃所定规则，成为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克吕尼改革）的中心。
2. 隐者彼得（Pierre L’Ermite，？——1115），11世纪末法兰西北部亚眠的天主教司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重要人物。
3. 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约1042——1099），1088——1099年在位，他致力于扩大教皇权力，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继承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遗志，完成了教会改革。
4.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约1015——1085），1073——1085年在位。他是克吕尼改革派，进行了一系列教会改革，为提高教皇权力、实现天主教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奋斗一生，被认为是教皇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5. 圣母升天的祭日：即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 of Mary）。天主教相信耶稣的生母马利亚死后灵体同被上帝接进天堂，在8月15日这天纪念圣母马利亚“荣召升天”。又译圣母安息节、圣母升天瞻礼。
6. 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 Garces，又称圣道明，1170——1221），西班牙天主教会修士，1215年于法国图卢兹创立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多米尼科派或布道兄弟会），1217年获教皇批准。该教派标榜提倡学术，传播经院哲学，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
7. 枢机是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8. 罗德里格·波吉亚（Roderick Llanccio I de Borja/Rodrigo Borgia，1431——1503），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侄子，曾任枢机主教、教廷枢密院副院长，于1492年被选为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教皇（Pope Alexander VI，1492——1503年在位）。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世俗化教皇的代表人物，爱财好色，为波吉亚族繁盛及确立教廷军事独立而战，把意大利带入战火

之中，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负恶名的教皇之一。

9. 卡利克斯特三世（Pope Callixtus III，1378——1458），1455——1458年在位，是第一位西班牙籍的教皇，波吉亚家族的开创者。

10.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曾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接受大学教育。他是人文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和学者，于1442年被德皇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并被留任秘书。1445年受任神职，曾任的里雅斯特和锡耶纳主教、枢机主教，1458年被选为教皇，是为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1458——1464年在位。他于1459年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倡议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未获欧洲各国君主响应，他本人于1464年去世。

11. 13世纪末，罗马教廷与法国及西欧各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空前激烈。1305年，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教廷选出法籍主教任教皇，是为克雷芒五世。新教皇惧怕意大利人反对，一直未去梵蒂冈，并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意边境意大利一侧的阿维尼翁（今属法国）。此后70年间，先后有7人在阿维尼翁担任教皇，历史上称这些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1376年，为平息内乱、稳定局势，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并再行三重冠礼，宣布自己为正统罗马教皇，从而结束了阿维尼翁教廷时期（Avignon papacy）。

12. 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e/Eugenius IV，约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

13. 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s），又称“普世会议”，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最早的七次会议由东西方教会共同承认，一般也译作“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教皇尤金四世于1431年召开巴塞尔公会议，与会者要求限制教皇权力，尤金四世又企图解散会议。他于1438年将会议迁往费拉拉，1439年又迁至佛罗伦萨。同年，尤金四世被留在巴塞尔的参会者罢黜。后来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使希腊与罗马教会暂时取得一致，教皇的权威才得以恢复。这次会议史称巴塞尔——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1431——1445）。

14. 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o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从中世纪起延续了8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的称号，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由教皇加冕称帝，以后由历代国王兼任皇帝，作为世俗最高统治者，和精神

界的教皇相并列。1806年弗朗西斯二世辞去皇帝称号，帝国灭亡。

15. 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395年狄奥西多一世死后，由罗马帝国分裂而成的东都帝国，因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拜占庭而得名，是一个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皇帝制国家。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为最盛期。1204年因拉丁帝国成立而一度中断，1261年恢复帝国，后因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而衰落，1453年灭亡。

16.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位苏丹，军事统帅。1444——1446年及1451——1481年两度在位。他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并迁都于此，改名伊斯坦布尔。他开疆拓土，励精图治，以“征服者”（Fatih）著称于世。他通晓多种语言，大量研读文学、历史、哲学和军事学著作，凭借其辉煌的文治武功成为世界史上有影响的一代雄主。他生性残忍、狂热，但又关心文化事业。

17. 多梅尼奇，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对于未能找到某些人名、地名等的相应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8.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意大利著名的佣兵队长。1450年，米兰公国任命他为米兰公爵。米兰公国在他的统治下有了迅速发展，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

19.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1525年在位。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实力人物。1502年创办维藤贝格大学。

20. 达克特（de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21. 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Nich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

22.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约272——337），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年在位。他即位后收拾乱局再次统一帝国，营造新都君士坦丁堡，巩固了拜占庭帝国的基础，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调停基督教会内的纷争。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被称为大帝。

23. 卡特丽娜（Saint Caterina de Siena，1347——1380），天主教多明我会在俗修道女。她于1376年作为佛罗伦萨代表去阿维尼翁。她认为意大利

要恢复和平，教皇返回罗马至关重要。1461年被教皇庇护二世封为圣人。她留有300多封书信，被认为是初期托斯卡纳文学的杰作。

24. 贞德（Jeanne d’Arc或Jeanne la Pucelle，1412——1431），英法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雄。她出身于一个虔信宗教的农民家庭，1428年受到救国的启示从军，1429年重创英军，解放英军包围下的奥尔良。1430年被英军俘获，翌年在鲁昂的宗教裁判中以“巫女罪”被定为异教而遭受火刑。1920年被天主教追谥为圣女。

25. 马蒂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匈牙利国王，1458——1490年在位。他建立了王家常备军队，推行中央集权化。他奖掖文化之士，招聘意大利建筑家及文化人，使布拉格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中心。

2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约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经济生产等方面有杰出建树，引入欧洲文明，发展文化，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27. 祝圣（consecration），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之一，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特定仪式，诵念规定的经文，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

28. 查理七世（Charles VII，Le Victorieux，1403——1461），法兰西国王，1422——1461年在位。

29. 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 I，1423——1494），那波利国王，1458——1494年在位。

30. 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王位的内战，爆发于1455年。因两家族的家徽分别为红玫瑰和白玫瑰而得名。1461年以后约克家族掌握霸权，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即位，与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结婚，内战告终。此后封建贵族势力衰微，进入绝对王政时代。

31. 狮心理查（Richard I，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年在位。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与埃及的萨拉丁作战，获英武之名。后在远征法国时战死。

32. 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Thomas Palaiologos，1409——1465），拜占庭帝国帕里奥洛加斯王朝流亡皇帝，1453——1465年在位。

33.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34.　　均为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原注

35.　　教皇斯德望二世（Pope　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在位期间与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交好，为他加冕，并为其子施洗，创下教会为皇帝或国王加冕的先例。他接受丕平三世赠送的土地，成为第一位统治教皇国的教皇。

36.　　教皇阿德利安一世（Pope Adrian I/Hadrianus I，700——795），772——795年在位。他为保住教皇国的领地而寻求查理大帝的支持，于781年为查理大帝之子丕平加冕为意大利王，法兰克王国成为教皇国的保护者。

37.　　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750——816），795——816年在位。为得到查理大帝的保护，他于800年加冕查理大帝为“罗马人皇帝”，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

38.　　丕平三世（Pippin　III，约714——768），法兰克王国国王，751——768年在位。751年逼迫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退位，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教皇扎迦利派大主教为他行加冕礼。此后，教皇斯德望二世又亲为他及其诸子行加冕膏油礼。754——756年，丕平两次远征意大利，迫使最后一位伦巴第国王投降。为答谢教皇支持他篡夺王位，他将拉文纳至罗马的大片土地赠予教皇，这些土地成为教皇国的基础。这件事史称“丕平赠礼”。

39.　　克洛维（Clovis，466——511），法兰克国王，481——511年在位。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他消除了部族的对立局面，统一全法兰克，改信正统天主教，奠定了王国发展的基础。

40.　　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aint John），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是历史上由教皇组织的三大骑士团之一，成立于1099年。起初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保护及救护朝圣者、照料伤患。曾在耶路撒冷建有医院，并以附近施洗约翰教堂的名字命名。该团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先迁往罗德岛（1310——1532），后迁马耳他（1530——1798），故有“罗德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称呼。

41.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Turkish State），奥斯曼一世（Osman I，1258——1326）于1299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伊斯兰帝国。1453年定都伊斯坦布尔，16世纪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达到全盛期，其时掌握地中海制海权，版图也最大。17世纪末因受俄国侵略等原因而走向衰落。一战中战败，1922年为土耳其革命所推翻。

42. 赫勒斯滂海峡，是达达尼尔海峡的旧称。

43.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44. 磔刑，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矛刺死的刑法。

45. 摩西（Moses），以色列民族的最高领袖。相传于公元前13世纪受上帝启示率领同胞迁出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将十诫传授给民众。

46. 皮科罗米尼（Francesco Todeschini Piccolomin，1439——1503），庇护二世的侄子，22岁时成为锡耶纳主教及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是为庇护三世（Pope Pius III），在位仅26天。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图5：亚历山大六世（平图里乔画）

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中间镶着一块1米见方的圆形石头，石上镌刻着：

> 1498年5月23日，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注受到不公正判决，在这里与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一起被处以绞刑，复被处以火刑。历经4个世纪之后，我们对他们饱含缅怀之情，立此纪念。

这出戏的主要人物如下。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格·波吉亚：1431年生于西班牙，后来到意大利，就学于博洛尼亚大学。25岁时被其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任命为枢机主教。翌年升任职位仅次于教皇的要职——枢密院副院长。1492年61岁时被选为教皇。

这位教皇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可以说在基督教会史上臭名昭著的教皇。处死萨伏那罗拉也是他的劣迹之一。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1452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在多明我会的修道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1491年39岁时，升任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院长。1494年，他乘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注)入侵意大利之机流放了美第奇家族，成功建立了人民政府取而代之。他努力在佛罗伦萨建立神权政治。

这位修士激烈攻击和谴责当时的教皇和教廷，被认为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先驱者。新教人士因此对他不吝赞美之辞，称他为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良心。

卢卡·兰杜奇：佛罗伦萨药材香料商人。在托尔那博尼大街开有一家经销香料和药材的小商铺。他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的日记。

这出戏的角色只是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之间的往来书简和教皇诏书、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以及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注)的日志。

舞台是罗马和佛罗伦萨。

时间从庇护二世去世后30年的1495年到1498年的四年之间。

序幕——1494年

1月25日，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去世。法国国王主张那波利王位继承权。

3月1日，萨伏那罗拉预言，上帝的鞭子将抽打在业已堕落的意大利身上。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顾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反对做出决定，承认先王嫡子阿方索二世成为新的那波利国王。

4月24日，法兰西派枢机主教的首领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注)逃离罗马，流亡法国。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主张那波利王位的继承权却被无视，怒火中烧。米兰公国摄政“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注)）觊觎正式的公爵宝座，一心盼望阻碍其阴谋得逞的那波利阿拉贡王室没落。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在教皇选举中一败涂地，对波吉亚教皇也满怀敌意。这三个人开始了反波吉亚教皇的谋划。

此时，法国国王已开始在格勒诺布尔集结大军的传言传遍了整个意大利。

6月15日，法国国王的特使带着国王的要求抵达罗马，声称为筹建十字军远征的基地必须征服那波利王国。如果教皇坚持不认可此事，法国国王将率领全部军队进入意大利，武力征服那波利，进而召开公会议，要求教皇退位。

对此教皇认为，阿拉贡王族在那波利的统治已经扎下了根。现在，法国国王主张过去安茹家族的王权，这在既成事实面前毫无正当性可言。而且，现任苏丹巴耶济德(注)与前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现在并无侵略欧洲的意图，欧洲没有理由前去远征。于是，教皇全面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要求。

8月23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全军从格勒诺布尔出发，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

查理八世同时要求意大利境内各共和国和君主国，准其在各自的领内自由通行，并向法军提供所需物资。

9月5日，法国军队进入都灵城。

10月14日，法军进入帕维亚城，“摩尔人”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在9万法军面前，意大利各国醒悟到抵抗将是徒劳的，便纷纷向法国国王表示恭顺。如此一来，教皇陷入困境。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向惊恐万状的民众布道。

>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
>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淌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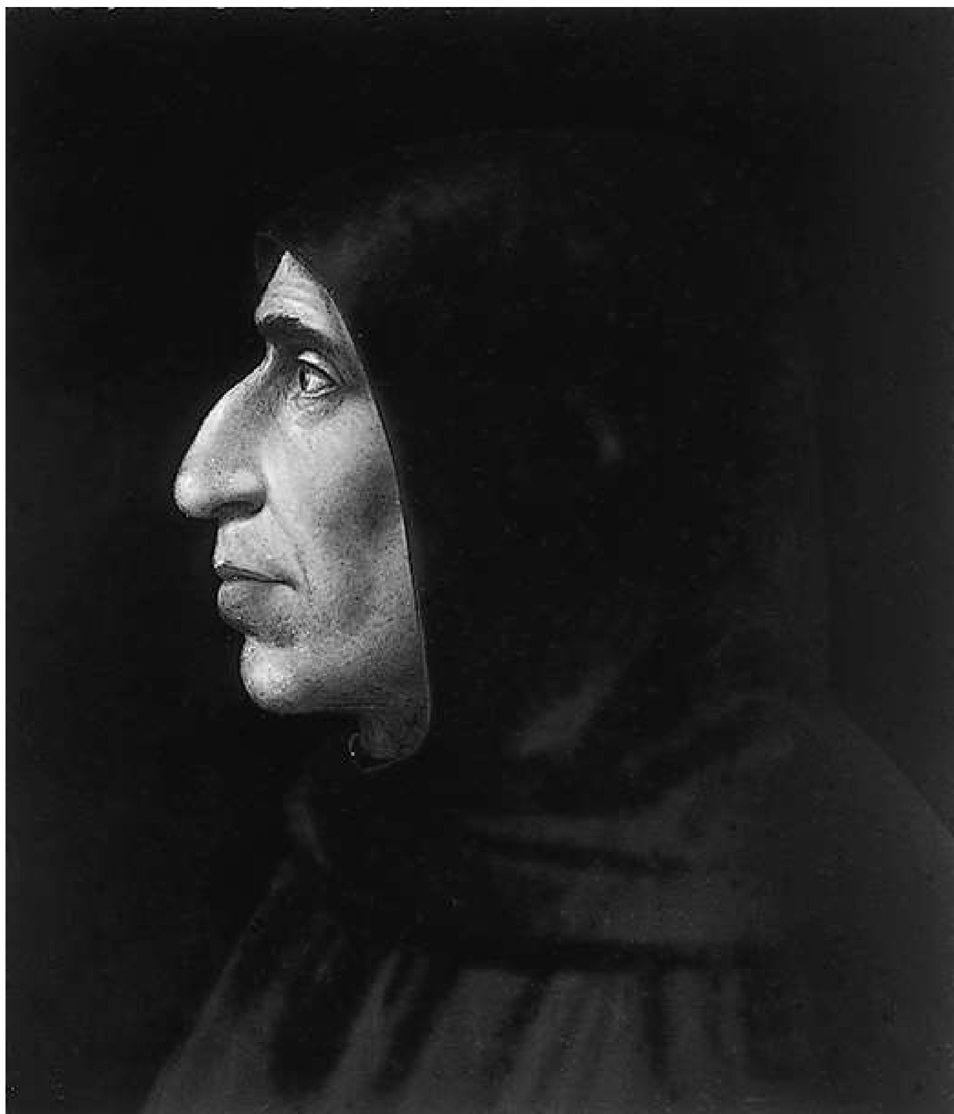


图6：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从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处在了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

11月8日，在萨伏那罗拉的狂热崇拜者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的煽动下，佛罗伦萨市民成功驱逐了美第奇家族。

与此同时，教皇不断向法国国王派去特使，却连国王的面都见不到。教皇试图阻止法军前进的策略皆以失败而告终。

11月9日，法国国王进入比萨城。在这里，他会见了以佛罗伦萨特使身份前来的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对法国国王说：

> 基督徒的国王啊，你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你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你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
> 不过，国王啊！如果你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你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你，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你！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你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

11月22日，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波利之后我将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
>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军驻军十多日，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12月10日，法国国王进入教廷领土维泰博，兵不血刃。

12月15日，法军逼近罗马的消息传来，惊恐的罗马市民开始逃难。

12月18日，法军大部队越来越近，离罗马只有70公里。教廷宫内忙成一团，要将贵重物品搬至圣安杰洛城堡。

12月23日，罗马完全孤立，罗马的豪族权贵相继倒戈。

12月24日，罗马市民代表会见教皇，追究教皇使事态发展至此的责任。由于恐怖日益逼近，枢机主教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纷纷倒向法国阵营。教皇身边只剩下六位枢机主教和千余名近卫兵。

下午6时，法国国王下达最后通牒：“打开罗马城的所有城门，不准抵抗！”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终于向法国国王屈服，差人送去认可国王要求的回信后自嘲道：“法兰西人只是用白垩在要征用为住处的房子上画个标记，没费吹灰之力。就管这场战争叫作‘白垩战争’吧。”

12月31日，法国国王在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等的陪同下，在罗马市民的一片欢呼声中进入罗马城。

沿台伯河岸边整齐排列着36门大炮，教皇在炮口瞄准之下迎来了新的一年。

一 1495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 罗马。1495年7月7日。早晨，特急信使带着福尔诺沃战斗的捷报抵达罗马。同盟军与法军昨天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是法军溃逃，因而对我们而言，好歹也算是一场胜利。原本可以取得彻底胜利，但意大利军照例由佣兵队长组成，他们贪恋敌军丢弃的物品，拼命抢夺而不去追击敌人，从而未给敌军以致命一击，致使法国国王逃匿。
>
> 尽管如此，教皇对这个捷报还是感到相当高兴，午餐时甚至让人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西班牙葡萄酒。与教皇共进午餐的有卡拉法、洛佩斯、切萨雷、蒙雷阿莱、圣乔治、帕拉维西尼六位枢机主教。他们在危急时刻都没有抛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回首想来，这一年过得似乎挺长，实则很短。
>
>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正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这场战争像是“白垩战争”，又像是“刀切黄油”那般简单。然而，把他逐出意大利亦非难事。从国王与教皇一对一见面的那一瞬间起，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便瓦解了。22岁的查理不是63岁老辣外交家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能在永恒之都罗马见到教皇这位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这让查理激动不已，使他从一个率领9万大军的国王变成了一个易动感情的朝圣者。他甚至没有感觉到，教皇天才的外交技术已经使他那些十字军远征、召开公会议逼迫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以改革教会、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等等的要求不了了之。不过，国王似乎并未放弃征服那波利。他于1月底率全军出发，离开罗马，向那波利进发。他的运势似乎从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首先，为牵制教皇而带走的人质切萨雷枢机主教逃脱了。教皇托了这个19岁大胆儿子的福，行动恢复了自由。他旋即开始了复仇之战，号召各国结成反法同盟。各国都对法国国王如此轻松地征服意大利感到嫉妒，教皇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切。因而教皇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响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了同盟，甚至连引狼入室、把法国国王招进意大利的罪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也加入了同盟。意大利其他各国也全部加入了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影响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改变支持法国国王的态度，传过话来表示不参加这个同盟。

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查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慌失措，从征服那波利的醉梦中清醒过来，决定紧急返回到法国。已经传来了同盟军正在集结的消息。5月20日，国王从那波利出发，急行军北上，他甚至没有在佛罗伦萨歇个脚。一直在波吉邦西等候的萨伏那罗拉向国王鼓噪说，如果国王不再来意大利，不推行上帝命令的教会改革，灾难将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但这也没能使慌张的国王缓解一下心情。

但是，刚翻过亚平宁山脉，他们就遭遇了同盟军，结果只剩下没有全军覆没。今天下午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说，查理抛掉了所有的行李，甚至自己一方的士兵，好不容易到达阿斯蒂，与奥尔良公爵路易指挥的友军会合。他气都没喘一口，当即翻越阿尔卑斯山而去。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对意大利来说实在是毫无颜面的一年。法国人还留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老百姓管它叫“法国病”。这种病由法国大兵传染给那波利女人，再由这些女人传染给意大利男人。这病还无药可治，也没有别的办法。听说法国国王自己也患有这种不体面的疾病。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16日。这几天，梵蒂冈的宫殿中天天在传一件事，说教皇终于开始解决萨伏那罗拉这位佛罗伦萨修士的问题了。传言起于一件事。一连几天卡拉法枢机主教都被教皇叫去密谈。卡拉法枢机主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者，人们知道这位高级神职人员过去就与萨伏那罗拉关系不错。

不过，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萨伏那罗拉的态度会相当严厉。回顾这一年，无论是在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方面，还是在如何应对意大利的政治方面，这两个人的立场都处处针锋相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21日。今天教皇把我召去执笔一封口述的信函，这是一封给萨伏那罗拉的信件。亚历山大六世像往常那样用低沉而具穿透力的声音慢慢口述。我在旁边记录，却抑制不住意外的想法。这封信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颠覆了整个梵蒂冈的预料。这封信字面平稳，含意却相当复杂。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问候真正的儿子并带去祝福！

我从多人得到的信息得知，在主的葡萄园里劳作的农夫中间，你是格外勤奋的一位。我祝福你，并赞美把这种恩惠带到人们心田的万能的上帝。

我毫不怀疑，靠着把这种恩惠带到人间的圣灵，你可以把上帝的言语传播到基督教民中间，并让它们结出百倍的果实。从以往的经历中我明白，你秉持着这种自觉和目的，因为你是在通过说教启示民众，而这只是在为上帝服务。

不久前我刚得知，你在与民众的正式讨论中，预言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并说那不是你自己的预言，也并非来自人类的知识，而是上帝的启示。

这原本是属于我这个牧羊人的义务，我想尽快与你本人晤面，从你这位上帝选中的人的口中直接聆听一次上帝的启示。为此，我希望你能到访我处，权当服从。服从是我们基督教徒最高的神圣德行。我将怀着父爱和基督徒之爱迎接你的到来。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7月21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回信：

向教皇陛下祝福，亲吻神圣的御足！

服从上司之命乃尽人皆知之事。正如《路加福音》所说，“听命于汝者即听命于我者”。但我知道，那是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言语上的服从。正如陛下的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有过的先例……

造访从未亲眼见过的罗马是我长期以来的热切期望。我一直想参拜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教堂，瞻仰圣人遗物，恭敬地接受陛下的祝福。如今，教皇陛下赐命予我这个无名鼠辈，又燃起了我的这一热切期望。

然而，我前往罗马尚有诸多障碍。我接到陛下的命令诚惶诚恐，欣喜万分，但却不能从命。这并非出于我的意志，而是由于几件迫不得已之事，我愿在此不揣冒渎向陛下解释。

首先，发烧和痢疾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尤其是今年，疾病久拖不愈，我的胃和其他器官均已衰弱，已不堪劳顿。医生甚至说，如果不立即停止一切布道和学习活动，我的生命也许不能长久。

第二，上帝通过我把这座城市从流血事件和恶习中解放了出来，把它建成了一座和谐和依神圣法律治理的城市。但无论是在市民中，还是在外人中，还有很多人对此心怀不满。他们正在执拗地寻找机会以回到从前。由于总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便将愤怒毫无理由地转移到我的身上。因此，他们屡屡阴谋对我使用毒药和刀剑。如果不带护卫，我甚至不能安全地走出修道院。我去见法国国王时，热爱自己共和国的市民组成了卫队，我受到了他们的严密保护。即便如此，走出国境还是令我担心。

我相信上帝，不想去试探上帝。我的判断是，必须谨慎加谨慎，丝毫不能懈怠。《马太福音》有云：“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

第三，上帝已着手的这座城市的改革尚未完成，为了取得完美成果，需要我日日努力，一旦懈怠，立刻就会遭到伺机破坏的恶人毁坏。谨慎而诚实的人们也在说，我去罗马，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莫大的损失。想必教皇陛下也不会因我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未能从命而感到不快。因为我离开这座城市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但愿我能够尽早地以宽松的心情造访罗马，去实现教皇陛下的期望。

我曾在公开场合预言过意大利灭亡和完成教会改革是将来所要发生之事。教皇陛下说想听我亲口说这些事。如果是那样，尽可以去读我所写的东西。一俟印刷完成，我将立即奉上一部。书中所写均为上帝之

命。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放在契约柜中，上帝不允许将它打开展示给该死之人。也有人说我是伪预言者，不过他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我的预言成真。他们会怕得发抖，他们会遭到毁灭。

最后，愿陛下接受我充满诚意的解释，理解我强烈的服从之心。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5年7月最后一日
教皇陛下忠实的儿子、卑微的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4日。今天，佛罗伦萨大使邦西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回信。

教皇问大使道："我的信是私人信件，回信要大使亲自带来吗？"

大使稍稍惶恐地答道："萨伏那罗拉对我们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物。"

教皇的目光在大使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让大使退下，命站在一旁候着的我念信。我开始念信。在念信的过程中，我心里涌出了一个想法：一句话，这封信不过是一堆谬论。

萨伏那罗拉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是不是认为罗马不知道他在写这封信的三天前进行了长时间布道的事实？其次，他说敌人太多，自己出不了佛罗伦萨国境。可是，他却去了卢卡。他不来罗马，还引用了相信上帝但不可试探上帝、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等《圣经》上的文句来辩解。总之，他似乎想说自己不是胆怯而是谨慎。然而，这只证明了《圣经》的文句通过不同的解释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就像星象占卜适合于任何人一样。

这位修士也过于傲慢了，他竟说离开佛罗伦萨违背上帝的意志，还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甚至对教皇说，如果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会寄一本书来让教皇读。这样，他尽管在信中把自己说成是无名鼠辈，是卑微的仆人，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内心。

我念完了信，教皇双手抱在胸前，闭着双眼，沉默良久。然后他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修士不是傻瓜。他像是在故意耍滑头。狡诈还要看你这滑头能不能耍到底，你有没有这份冷静和决心。如果

没有，那你就是自取灭亡。如果你没这份自信，倒不如当个傻瓜好些。如果换了圣方济各，那他一定会马上赶来罗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000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上教坛，人们便忘却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需要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只有法国国王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路线。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重返意大利，结果一定会使佛罗伦萨从中受益。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Consilio Maggiore）制度，这正是民众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人民政府的胜利和骄傲所在。

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法国军队撤到阿尔卑斯山背后以来，只有不加入同盟的佛罗伦萨四面受敌，人们不是没有担心。但是，他今天的话打消了这种担心。最近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诏书（致多明我会两个修道院——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儿子致以问候和祝福！

我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现在教会的首长。只要上帝圣恩不断，为基督教的繁荣和发展，为坚持信仰、救赎、和平，对那些把上帝的忠告不可理喻地改得晦涩难解而随意利用之人，我将不惜给予任何处罚，哪怕是动用叱责之鞭。我要竭尽全力击溃独断专行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隐藏在单纯朴素的面纱之后。

所有这些往往产生于民众之中，产生于神父和修士之中，产生于分派、异教徒和风俗的变革之中。为了不使整个教会的领导和平安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些恶例导致他人的错误，我在此表示我的谴责之意。

我已经知晓布道修士会所属的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所干的以下行径：

（一）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二）企图把意大利的种种趋势引向狂热信仰的方向。

（三）在没有任何符合教理的证据且违反教理的情况下，向民众宣布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差遣。

（四）他自称曾与上帝对话。如果说话如此简单轻易，就与任何异教徒所说无异。这项看不见的使命需要由奇迹或《圣经》、圣典来证明。

（五）他说，如果他欺骗了众人，就等于差遣他的上帝和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也欺骗了众人。这是一个可怕可憎的逻辑，需要进行驱魔。

（六）他说不相信他傲慢断言的人都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如果放任他撰写、散布愚蠢言论而不予以惩罚，不仅会纵容伪信仰愈发大胆妄为，还会让他们以改革堕落的表面形式使恶弊渗透到真正的信仰之中。

我已一忍再忍了很长时间，等待着他从自己无聊的预言者的使命感中醒悟，等待着他自己撤回他那会使信徒动摇的、貌似预言者的不公平言论。……

最后我不得不苦恼地说，我背叛了我自己对他的信任。我亲自给他写了信，命他造访罗马，与他亲切见面，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真相。可是他不但不服从我的命令，还利用我的信，在不识字的信徒们面前肆无忌惮地进行更为大胆狂妄的说教。这比给我写信寄书更让我痛苦。

可是，我本人在这个时期不得不埋头于恢复意大利和平这项艰难的工作之中。于是，我决定把萨伏那罗拉的问题交给多明我会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塞巴斯蒂亚诺·马吉修士解决，由他们在自己的修会中根据会规进行审判和处罚。

我严命你们要让萨伏那罗拉对服从之德有所醒悟，而不要给他以开除教籍的处罚。也就是说，要让他服从得到我的信任来处理这一问题的会长的任何命令。

在决定如何处置这一问题之前，禁止萨伏那罗拉修士向民众布道或讲

解教理。

希望其他修士把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作为自己的正统统帅，服从他的决定，而不要重犯萨伏那罗拉的恶例。

命多米尼科·达·佩夏修士、托马索·普西尼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于9日内出发前往博洛尼亚，遵会长之命，移居佛罗伦萨以外的其他修道院。

对以上所有命令不得提出异议。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9月8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9月8日。今天完成了教皇诏书的口述笔记工作。诏书的文字委实严厉。不过这有其内情。负责萨伏那罗拉问题的多明我会高层都与萨伏那罗拉有着共鸣。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人卡拉法枢机主教与教皇之间反复商量的结果。教皇处在这一立场不能一直采取温和态度。教皇的方法是表面上严加斥责，把问题交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人去实际处理，而不去彻底追究萨伏那罗拉。

波吉亚教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原文太长，此处沿用原文文体，仅译大意）

致受到祝福的教皇陛下，亲吻圣足！

昨日，我们修道院也公布了教皇陛下信函。教皇在这封诏书形式的信函中将我们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归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还命最受我信任的三位修士前往博洛尼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吉洛拉莫所说、所写、所正式布道的事情违背了教理，会把上帝的教会卷进丑闻。信中把我交给了伦巴第修士会的会长处置。

接到此信我诚惶诚恐，这封信是教皇陛下为拯救教会和我们这些修士

呕心沥血的证据。

可是同时，我害怕人们的恶意会蒙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陛下，这使我非常痛苦。陛下分别对我提出了几点指责，也请允许我逐项向陛下做如下解释，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过于冗长。

（一）首先，您说我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那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我从来没有说教过任何反教理之事和《圣经》未载之事。假如我说过什么，我十分愿意在教会，亦即在教皇陛下的面前悔改。

可是，要说我做的事反教理，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不把民众引向坏的方向，预言未来就不是恶。正如《圣经》所记，上帝通过预言者做事。因而，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存在，且从未被禁止过。

（二）您说我企图将意大利各种形势的变化引向狂热信仰。

这也是不实之词。我从5年前，应该是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进行着同样的布道。也就是说，那已是意大利的各种情况发生变化之前的事了。

（三）您说我说过自己受到上帝的遣使。

这同样也是不实之词。我没有这样说过，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在我写的那些谁都能读懂的读物中，我只是说我与所有的布道师一样，受上级神职人员派遣而来。这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我只受上帝驱遣。

（四）您说我说过我与上帝有过对话。

如同佛罗伦萨市民所知，我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即使我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圣经》、教理还是俗法都没有对说自己与上帝对过话的人有所惩罚，所以这点也必不为罪。相反，如果有哪部法禁止这样说，那才是错误的。

（五）您说我说过，如果说我的布道错误，那么上帝和基督也都错了。

我并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这样说，只是作为假设而言。因为我的说教并非我的创造，我只是讲了《圣经》中所记载之事。我说，如果我说

错了，那基督也说错了。这也为罪吗？

（六）您说我说过，不相信我布道的人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过。我说的是，已经知道我的话是受上帝的启示，却又不信我的话，这是已不再享有上帝恩惠的证据。我没有说那样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七）您说我说了、写了一些愚蠢之事，如果放任自流云云。

佛罗伦萨人都知道我没在说愚蠢之事。会有2000、3000，1万个证人证明我的说教都已成为佛罗伦萨救赎和改革的力量。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证明，这一切不是我之所为，而是上帝立我为中间人所为。

（八）陛下说您一直在忍耐着，等待我从自以为是的预言者的态度中觉醒。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预言者，也没有说过自己是预言者的门徒。

不过，即便我说过这样的话，也会因为预言了未来就必须受到惩罚吗？如果是那样，以赛亚[注]、耶利米[注]，甚至连主耶稣基督都得受到惩罚。而且，虽然预言没有立即实现，也不能说做出预言的人是伪预言者。这些预言者的预言终其一生也未实现。预言的实现必须等待。而我相信我的预言一定会实现。

（九）陛下写道，我所说的话引起了教会内部的动摇。

陛下，由于我的说教佛罗伦萨实现了和平，不仅佛罗伦萨，整个意大利都知道这一点。充斥着杀人、阴谋、背叛的佛罗伦萨已然消失，一个统一的国家诞生了。佛罗伦萨如此统一、强大，就连法国国王南下途中经过佛罗伦萨时都不得不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佛罗伦萨这样阻挡住法国国王的力量，恐怕法国国王和他的军队早已把整个意大利变成了火海。

如果相信了我的说教去行事，意大利必不会如今天这样遭到如此破坏。如果更多的意大利人听从了我的说教，他们就会预知意大利今天的屈辱，为得到和平而打开救赎之路。因为听从了我的说教，人们就会懂得悔改是意大利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整个意大利都应该感谢上帝通过我做这些事。因为人们如果能像佛罗伦萨那样懂得只有悔改才是救赎之路，意大利就能规避战乱。因而，

任何人都会认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

（十）陛下说我不但不服从陛下之命云云。

这件事缘于我在上一封信中解释过的原因。我如今不能去罗马是因为三个原因：健康原因；敌人太多无法到佛罗伦萨以外的地方去；我现在离开佛罗伦萨对其不利。陛下似乎还未收到我的上一封信，我感到吃惊。

我的敌人很多，正应了那句话：讲真话者树敌多。一切都是设计陷害我的人谋划的。如果陛下认为有必要，可以派陛下信赖之人前来佛罗伦萨调查，一切将会大白于天下。

如果调查证明我错了，我愿在修道院、在公开场合或面对全体市民修改、收回我说过的话。我匍匐在陛下脚下发誓，我将遵从陛下和圣罗马教会所下之判决。

1495年9月29日
陛下的儿子、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0月5日。今天收到萨伏那罗拉的信件。我在教皇面前念了这封信。教皇听后让我请来碰巧来梵蒂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让他也看了这封信。看完信后，枢机主教的表情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教皇说道：“陛下，您这下可以理解萨伏那罗拉并不反教会吧。”

教皇用平时那种平稳的语调回答道：“是吗？卡拉法枢机主教，你也那么想吗？”

教皇接着说道：

“萨伏那罗拉在信中的反驳，着实写得含混不清。他一方面否定我对他的批评，说他并未说过那些话，另一方面却又使用了“即使如此”的说法。打个比方来说他的逻辑：自己没有偷面包。即使偷了，那也是为了拯救苦于挨饿的家人。这种辩解既不正确，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点放一放。

“第一，他说，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从未被禁过，所以不构成反教

理。这话说得不错。但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他相信自己就是预言者，这样的反驳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第二，他似乎想说，他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在意大利诸般情况发生变化之前就已讲过，所以他对意大利形势的变化没有责任。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对他那话说了多少年没有兴趣。我的问题是他所说的话对现状起了怎样的作用。

“第三，他说他不记得说过自己只受上帝驱遣的话。这实在是幼稚的托词。所谓‘只’，是也包括上帝在内的意思。那不就等于说他是受上帝驱遣的人吗？

“不用再一一指出他反驳的含混之处了。那第四条也是，他说他没有明确说过与上帝有过对话，这真是徒劳。读了他所有这些反驳，我的眼光无法离开这样一个事实：他彻底相信自己是受到上帝驱遣的预言者。他在第六条里写道‘我知道我的说教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在第七条里他写道‘上帝立我为中间人’。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理解或是理解不了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并没有否定预言者。但在当今基督教世界里，什么人都叫预言者，这可怎么行？如果很多人都随意称自己是预言者，去直接鼓动民众，人类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如果他经过圣罗马教会内部审查获得认可则不打紧。萨伏那罗拉无视了这一点。不过，即使无视了这一点，他如果没有给民众造成恶劣影响，使他们动摇，我也不会认为是一个问题。但他并非如此。

“总之，他在这里的言论明显是反教会的。他就像在自掘坟墓。他说如果相信他的说教去悔改的话，意大利会免遭今天的破坏。但是，如果只是悔改就能使法国国王不率大军入侵意大利，那我情愿悔改一百次！

“可实际上，由于他过分宣扬悔改，反倒给法国国王灌输了本可以不说的多余之事，而且他还不打算停下来。

“我不想对他这个预言者是真是假下判断。但我要祈祷，但愿他的预言不中。因为我认为，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我的职责就是要努力避免他的预言言中而使意大利遭到破坏，人民遭受痛苦，即使那是上帝降临的考验。

“我，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圣彼得的继承人、受主耶稣全权委托的教皇，握有对自己下属之一萨伏那罗拉修士严厉处罚的充分理由。”

卡拉法枢机主教脸色铁青。亚历山大六世见状笑道：“卡拉法，不必那么担心。我不会那么急躁。萨伏那罗拉不是在最后几行中说，他要遵从教会的审判吗？”

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懂得等待的人。论能力、权力、财力，在枢机主教中他可是数第一的，但他在时机确实到来之前，从不觊觎教皇宝座。他一直等了34年。现在，他不会把已经清一色染成萨伏那罗拉颜色的佛罗伦萨彻底推向敌人一方。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儿子并致以祝福！

在上次以教皇诏书形式发出的书简中，我花费了很多篇幅对佛罗伦萨市民由于你的说教而产生的困扰表示了遗憾，并说明了遗憾的原因。因为在你的说教中，一面断绝对真理的欲望、忽视对德行的赞扬，一面又以圣灵的启示预言未来，暗示其永恒性，并妄下断言。这样的做法会使单纯朴素的民众远离圣罗马教会的救赎和服从精神。

在你的布道中，与其讲预言者、预言力之类，不如讲只有和谐和平才是第一位的。而且，现代的形势不是单靠你所说教的那些教理性的内容所能解决。非但如此，我应该说，你所说教的那些东西甚至在完全平稳的时期都极易成为不和谐的根源，在当今这样不确定、不稳定的时代，这些就更加靠不住了。我知道众多的灵魂处于危机之中，我出于义务写了那封信。为把你叫来审判问罪，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才给了你那样的命令。

但是，不久前我与圣罗马教会的几位枢机主教谈了话，又从你的信中得知，出于一个良好基督教徒、一个笃信者之义务——服从精神，你愿意对自己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服从圣罗马教会的审判。我非常欣喜地欢迎这一点。我开始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并非你恶意为之，而是你过于热衷于收获主的葡萄园中的成果，凭着单纯的心情，未经充分思考之所为。不过，你的这种做法否定了人类社会的经验。

正如你认为我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一样，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决定再次给你写信，也是对你来信的回复。

我命你依照神圣的服从之德行事。今后停止一切布道说教。不论是面对民众、是在修道院内，抑或是在秘密集会的场合，都不允许你说教。我由衷希望你能服从这道命令。

不过，这不是无限期禁止。你现在没有士兵环绕就不能出门。这样虽然安全、踏实，但这种状态与神职人员很不相称。等这样的状态改变之后，等你能够到罗马造访我，那时就解禁了。你的解禁或许得等到我经过深思熟虑，对你的未来做决定的时候；或许得等到我选派胜任而诚实的人到佛罗伦萨你那里去的时候。

如果你按照我所希望的做到这些，那时，我会让诏书中的那些命令统统失效，好让你和平地工作下去。

1495年10月16日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6日。家业繁忙，好长时间连教堂都没能去。今天，我觉得能够听到久未聆听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便去了圣母百花大教堂。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登坛布道了。前几天，11日、18日、25日，他又开始了布道。听说他今天还要布道。

可是，登上布道坛的是多米尼科修士。听他的解释，萨伏那罗拉不得不停止布道，点名让他前来代讲。多米尼科修士布道结束后，人们一边走出教堂，一边窃窃私语。听他们说，身在罗马的教皇让萨伏那罗拉修士停止布道。夏天就听人传言说教皇给萨伏那罗拉写了信。难道禁止布道与那封信有什么关系？可就算如此，那教皇为什么要命令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呢？对我这样既和宗教界人士又和政府官员均无深交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这件事。不光是我，其他很多人似乎也都闹不明白。甚至有人这样说：波吉亚教皇在罗马过着像皇帝一样堕落的生活，而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佛罗伦萨以其清廉的私生活获得了人们的尊重，教皇嫉妒他的声望。也许真是那样。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最神圣的教皇陛下：

对我们这个处在混乱和危机之中的共和国来说，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的存在和教诲是最大的希望，他可以防止现状更加恶化。……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修士是一位真正善良的人，他有着高尚的私生活，行为无可指责。他信仰完美，布道卓越。所有这些，都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愿意倾听他的布道，倾听他对未来的预言，愿意按他的所说行事，就像旧约《申命记》注中所记摩西的情况一样。

因此，如今他在这个国家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了。……

然而，有那么几个人嫉妒他的德行，企图扰乱我们的平安。可能这些人向陛下进了谗言。人类中总有一些人心理变态，把好人想得很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只有我们佛罗伦萨人才是萨伏那罗拉最合适的证人。……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我们佛罗伦萨人需要他，需要他这位献身上帝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布道。我们的城市，因为他而懂得了悔改，知道了要为上帝而奉献。

对这样的民众来说，没有比禁止他布道，比听不到他布道更加悲哀的事情了。

因而，全体市民向陛下表示深深的谦恭之意，并愿您将慈爱赐给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让他能够像以前那样引领我们的城市。……

陛下听进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我们政府人员、受到佛罗伦萨共和国全体市民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赞美和感激。……

全城和全体市民向教皇陛下表示由衷的谦恭之意和衷心的恳望。

于市政厅
1495年11月13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1月16日。教皇给萨伏那罗拉的信已经发出一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今天，教皇宫收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写给教皇的信。我感到这是萨伏那罗拉不写，而让政府替他写的回信。

我在教皇面前念这封信的时候，教廷法院副审判长诺莫利诺主教也在场。诺莫利诺很年轻，才33岁，教皇很器重他的才华。听完信后，教

皇没有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个字的感想，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凝视了一瞬间。他也只是望了一下教皇。然后，教皇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和诺莫利诺走出来，在回廊里交谈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意见一致。

我们认为，佛罗伦萨政府的信就像给萨伏那罗拉出了一份身份证明，但对消除教皇对他的疑虑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倒一定会让教皇加强对他的监视。那封信充分表现出佛罗伦萨已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相反，那封信不但没有打消反而肯定了教皇的担心，即萨伏那罗拉与佛罗伦萨在政治上的关系。

然而，即使如此，佛罗伦萨人还是不懂人类社会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善良的人、清廉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好领袖。

二 1496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少男少女蒙着头巾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连孩子们的玩具都抢。听说这是崇拜萨伏那罗拉的行动。

“看那些小修士！”

大人们吃惊地窃窃私语。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来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清除已经堕落的习惯”。

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6日。今天是狂欢节。直到去年还是按传统过的节，孩子们玩掷石块的游戏，在路上逢人就讨钱，用讨来的钱瞎胡闹。但今年看不到这些了。也许是因为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教，让人们改掉这些陋习的缘故。今年的狂欢节不但没有玩危险的掷石块游戏和讨钱取乐，而是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大约有6000人吧，都是些少年，年龄从五六岁到16岁之间，他们按照佛罗伦萨的四个区分别列队，前面举着自己的区旗游行。每个人手里拿着橄榄枝，口中不断呼喊着口号："基督万岁！我们的女王处女马利亚万岁！"

沿街的大人们十分感动，流着泪欢迎少年队伍，大家纷纷议论道："这、这个新变化才是上帝的所为！"

我觉得，这一幕简直就像曾经的耶路撒冷场景的再现，人们簇拥在基督周围，赞美着他：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你以上帝的名义降临！

萨伏那罗拉的弟子多米尼科修士率领的这支少年队列来到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时，教堂内外已经挤满了人，但男女分处不同的地方。男人的一边比较安静，有些来看新鲜的人。而女人的那一边哭叫声和欢呼声大作，热闹非凡。

少年们在人群中四处走动，为穷人化缘。人们竞相响应，还有人投出了金币。除金币以外，还有人捐出了真丝头巾、银匙、钩花手帕、台布，琳琅满目。没有一个人舍不得。所有人都想把身上戴的一切献给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听说光是金币就募集到300达克特。

我写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内心所感。我的几个儿子也加入了"萨伏那罗拉少年兵"。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7日。今天是四旬节(注)的第一天。听说萨伏那罗拉要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我便去听讲。在去教堂的路上，我的脑中一闪：教皇禁止他说教，这事究竟怎样了呢？可是进到教堂，里面的情形让我十分惊讶，便忘掉了这个问题。

宽敞的教堂里挤满了人，动弹不得。特制的台阶沿墙向上排去，上面坐了许多少年。这临时搭建的看台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女人一排排坐在少年对面的临时看台上，人数惊人。

他们开始合唱圣歌。少年唱完一段，女人接着唱下一段，循环反复。人们听到这歌声，个个心荡神驰，不禁泪下。男人站在地上，里面有人曾经出入于美第奇家，教养很高。他们也很受感动，说这是上帝所为。

现在还在四旬节期间，只要萨伏那罗拉一直布道，这样的场景就会延续下去。如果那样，今后每天都会发生像今天早晨佛罗伦萨很多家庭都发生的事情——孩子们清晨起床，自己去教堂，到母亲去的地方，同她们一样听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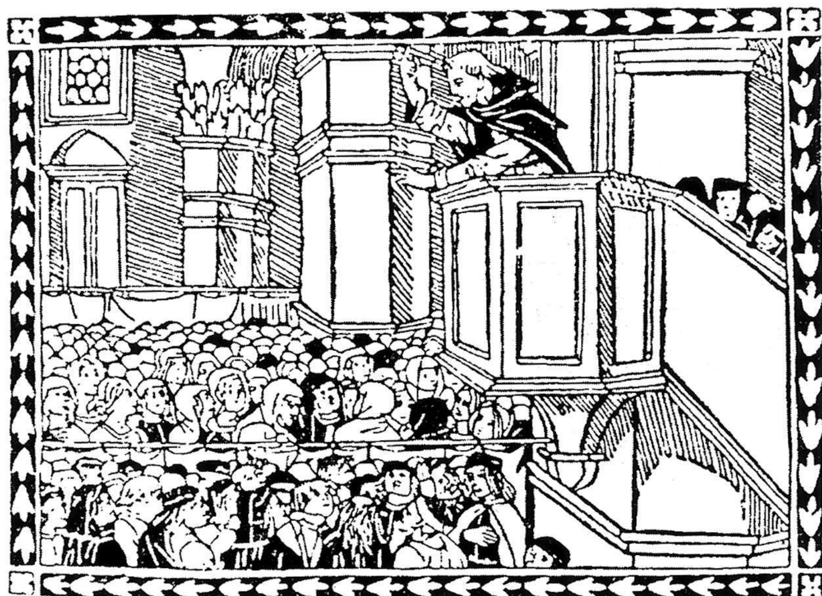


图7：萨伏那罗拉在布道

我还在想着这些，萨伏那罗拉在武装信徒的簇拥下走进了教堂。群众中响起巨大的欢呼声。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信徒的护卫下登上布道坛。群众一齐向他欢呼，他环视大家，作为回礼。他的眼睛宛如燃烧的炭火。群众看见他的眼神，安静了下来。在热气蒸腾的沉默中，响起了萨伏那罗拉那一贯高亢的声音。

“修士们！难道你休息了吗？为什么不上战场去救助你的士兵？

“我的孩子们！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去战场，但我在战斗，在保卫这座城市！上帝垂爱，城市保住啦！

“修士们！你怕死吗？

“我的孩子啊！我当然不怕死！如果怕死，恐怕就不会来到这里。因为我走上这个讲坛就置身于比以往更大的危险之中！……

“我的孩子啊！我应该服从上峰的命令吗？可是，上峰不能命令我违反我的信仰。

“教皇不能命令我违反基督教徒的爱和福音书。教皇恐怕也不会那样做。但如果他真的命令我那样做，那么，我会这样回答：

“你现在不是牧羊人（pastore，指教皇），你也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是一个走错了路的人。《圣经》中也写道：‘服从别人，更须服从上帝！’……

“哦，上帝啊！我祈望和平！我想安稳地生活！但你把我带到了外面。你的光芒让我觉醒！我想休息，但无处休息。我想沉默，但无法沉默。你的话，燃烧着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假如我没有登上这个讲坛，我可能已经成为骷髅！”

听众在哭泣。人们的感动甚至要使教堂爆炸。萨伏那罗拉继续说道：

“少年啊！你们才是我的希望、上帝的希望！你们会治理好佛罗伦萨，因为你们没有像父亲那样沾染恶德。

“大人们把关于我的事误告罗马。如若不是那样，那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遵从我的教诲。我在此预言，你们大人的罪过将使鞭子抽打在身。不信上帝的人将在战争和瘟疫中灭亡！

“市民啊！如果你们活着却不敬畏上帝，如果你们活着却不爱今天的自由政体，你们就将被上帝灭亡！幸福和救赎只会赐予你的孩子们！”

萨伏那罗拉结束了第一天的布道。大家走出教堂，泪流满面，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一位难得的人！他是预言者！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找到还在哭泣的妻子一起回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少年们从修士那里获得了勇气，他们成群结队，像洪水一样在市内流窜，抢夺奢侈品和女人的装饰品。就连在家门口打牌玩的人，听见了少年来的声音也都急忙逃回家中。这几天路上女人的服装也明显朴素起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城里满是少年。他们聚集在城墙附近、饮食店前，麇集在马路上。城里到处都能见到他们。如果有人对抗他们，生命可就危在旦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8日。这几天出现了黑死病的兆头。但愿不要太严重。

今天是四旬节第三个礼拜日，我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那里已经聚集了14000到15000人。他一出现在布道坛上，“基督万岁”的声浪简直就要冲破教堂大门。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真正的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从谴责罗马的堕落讲起，然后预言上帝鞭子的恐怖，最后让大家悔改去接近上帝。布道开始的部分使听众十分震惊和十分恐惧，我在这里不能不记下来。

“我只能认为《旧约》中阿摩司[注]预言里肥壮的母牛意味着罗马的娼妓。那么，罗马到底有多少娼妓呢？1000人？太少了。10000人？对罗马而言这也太少了。14000人？还是太少了。罗马的娼妇，就是居住在那里的所有男人和女人！

“他们统治着上帝的教会，让教会蒙羞，把教会变成了娼妇们的畜舍。我要把它变成猪圈和马厩。这样要比变成娼妇的畜舍更合上帝之意。不过，当上帝的愤怒之剑降临时，他们就将灭亡。那时再悔改也是徒劳的，上帝已经不会宽恕他们了。

“我们佛罗伦萨人，不，是居住在罗马以外的所有人，当真要服从罗马教廷的命令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服从他们违反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的命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6日。雪下了一整天。到傍晚积雪已有半布拉乔奥[注]（约30厘米）厚。农作物要深受其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是棕枝主日注。萨伏那罗拉修士让少年们排起节日的队列。少年们人人手执橄榄枝，头上也装饰了橄榄叶，他们手拿着一拃（spanna，约20厘米）长的十字架沿街游行。这些少年大约有5000人，此外还有大群少女加入了队伍。她们也手捧橄榄枝，头戴橄榄叶做的花冠，手拿十字架。所有人都穿着白衣。

这些少男少女队伍的后面跟着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官和同业行会注的委员。他们后面还跟着很多男人，再后面是从未有过如此多数量的女人。在佛罗伦萨，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节日游行。在昨天下雪的土地上行进着白色衣衫的队列，队列中点缀着红色的十字架和绿色的橄榄叶，人们像是在观赏既庄严又美妙的幻境。

游行队伍到达萨伏那罗拉布道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时，修士们手捧主耶稣的画像，也从对面圣马可修道院的路上走了过来。画像上画的是主耶稣在棕枝主日骑着毛驴去耶路撒冷的景象。人群中爆发出“基督万岁！”、“我主万岁！”的欢呼声。那声音听上去不仅是游行队伍里的人在欢呼，简直就是全城在欢呼。

教堂里，看台一直搭建到高窗户之下，少年和女人像往常一样坐在看台上。看台上坐不下的人站在地上，教堂中挤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这时，萨伏那罗拉登上布道坛，声音更加高亢。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根据福音书，主耶稣就这样把圣彼得指定为自己的代理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于是，教皇也是基督的代理人。

“但是，我们无须服从教皇所下的所有命令，如果这些命令根据的是错误的信息，命令将没有效力。如果这些命令违反了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那就绝对必须反抗，就像圣保罗曾经反抗过圣彼得一样。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回答上司：你错了。你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不过是一个犯了错的普通人。

“谁不知道，教皇给我发来了诏书，那是为了支援我的敌人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敌人，他们到处说我的坏话，企图陷害我！谁不知道，让

我去罗马不但会把我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还会把佛罗伦萨的市民和自由也拖入危险的境地！我们的敌人企图放逐真正的宗教，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

“但是我不能不认为，教皇被我们敌人的策略蒙骗了。所以，我没有选择服从已经受骗的教皇，而宁可选择不服从。

“你们可能会问，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会怎样。我会这样回答：我将在大的方面获得胜利。然而，在小的方面，也就是对我自身而言，我会被凌迟处死。

“不过你们不必担心。因为这个小的方面，这一切，最终也将为捍卫我所遵从的上帝的教理发挥作用。教理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不是教皇的工具，我将战斗到底！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幻觉，我看到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横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鲜血从十字架上汩汩流出。无信仰的人在高兴地用那鲜血沐浴，基督教徒似乎在旁边犹豫是否用血沐浴。

“突然，黑暗笼罩了大地，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火与箭从天而降。这是上帝愤怒的鞭子。沐浴鲜血的人和在边上犹豫的人统统遭到了灭亡。

“我的孩子啊！亲爱的佛罗伦萨市民啊！悔改吧！看哪，上帝的愤怒之剑马上就要刺向你们！逃出罗马吧！抛弃罗马吧！只有这样做，只有悔改并祈求上帝宽恕，才是救赎我们之路！”

布道就此结束了，萨伏那罗拉修士在四旬节的最后布道结束了。我浑身颤抖不止，走出了教堂。我碰到几个熟人，他们是药材香料行会的委员，似乎也是来听布道的。其中一人对我耳语了一番，让我的身体像冰一般冷了下来。

“萨伏那罗拉是真正的预言者。他的预言正在不断地变为事实。政府委员会收到了佛罗伦萨驻米兰大使寄回的报告，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已经表示要再次进攻意大利。听说威尼斯已经开始集结大军，以防不测。”

这个可怕的传言在我从圣母百花大教堂走到近在咫尺的领主广场的瞬间，已经传遍了整个城市。在领主广场，人们忘了回家吃节日大餐，三五成群低声交谈，充满担心和恐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3日。今天是复活节。教皇上午做了弥撒，向汇集在圣彼得广场的群众赐福。可他结束后并未休息，而是度过了十分繁忙的一天。

教皇首先接见了佛罗伦萨大使。会见时，教皇用从来不曾有过的严厉激烈的言辞，谴责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这个政府是全意大利唯一一个不想参加反法同盟的政府，这个政府还在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贝基大使闻言不禁退缩。

下午，教皇叫来了14位事先接受了邀请的多明我会神学家，讨论了萨伏那罗拉的问题。说是讨论，其实是教皇向神学家咨询，看能否依照教会法把多明我会的佛罗伦萨修士会划给伦巴第布道修士会。

对此，几乎全体神学家都回答说在教会法上做不到这一点。其理由在于，佛罗伦萨修士会过去是独立的，黑死病流行时人数骤减，不得已才归属了伦巴第修士会。但如今，修士人数增多，萨伏那罗拉想要建立独立修士会的想法无可指责。且不论是否可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另行组织新的修士会，都没有理由仅让其划归伦巴第修士会。教皇好像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不过，关于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说、在出版物中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两位神学家认为正确以外，其他12位均回答说，身为布道师，萨伏那罗拉的越权行为已足以对他进行处罚。神学家们的意见是，修士不应对政治说三道四，他的教理过于独断。教皇至少在教理上有了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5日。教皇仍旧不打算行动。对于教皇，教廷里形形色色的猜测满天飞。同情萨伏那罗拉并与他有共鸣的人说，波吉亚教皇还没有放弃说服他的希望。他们从理性上不能理解萨伏那罗拉的说教，但理解他的心情。他们认为教皇的想法大概也是这样。

我实在不相信这样的人。但他们在教廷内部占据了多数，而且卡拉法枢机主教也站在他们一边。洛佩斯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积极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派谴责教皇的做法温暾无力。他们是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

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反对萨伏那罗拉有其明显的个人原因。现在，法国正在主张对米兰的领有权，对他的亲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最要提防的就是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一旦法国国王受萨伏那罗拉的煽动入侵意大利，首先遭殃的就是“摩尔人”的斯福尔扎家族。

不过，以我的观察，亚历山大六世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也不想属于某一派。教皇想走第三条道路，首先要使法国国王不进攻意大利。他不是那种受到个人攻击就会生气的人。罗马还没有一个因为写了谴责、中伤教皇的打油诗而受到处罚的先例。也许他心里所想只是保卫意大利不受外敌侵略和维持教会秩序。

萨伏那罗拉说教皇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蒙骗。这话不对。教皇让人把萨伏那罗拉所有的布道内容逐一记录下来，寄到罗马。是我在教皇面前念的这些记录，这不会有问题。教皇还通读了萨伏那罗拉的所有出版物。

情况都这样了，他为什么还不行动呢？我离他最近，连我都很难想象教皇的内心。是因为心情上仍然感到教廷内的萨伏那罗拉派尚很强势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2/3的市民加上妇女和儿童都信奉萨伏那罗拉的缘故呢？教皇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也许所有事情都是他判断的素材。

萨伏那罗拉把自己比作反抗圣彼得的圣保罗。但是波吉亚教皇很像圣彼得，并不狂热。他不似基督的大门徒那样是一个善良的人。何况圣保罗并没有为把自己的说法坚持到底而动用外国军队。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0日。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这样下去，我很担心庄稼的收成。小麦粉已经涨价了。

今天，我作为药材香料行会委员之一参加了萨伏那罗拉在市政厅大议会会场的布道演讲会。修士为何会在这种政治场合布道，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政府人员、同业行会等共和国的代表都来参加了。我只在这里记录一下萨伏那罗拉布道中让我们震惊之处。在对佛罗伦萨的政治进行了一番说教后，他提高声音说了下面一段话：

“人们会谴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说这个修道士想要钱，想要成为专制君主，想要得到红帽子（指枢机主教地位）。就让我来回答他们

吧：如果我想要那些东西，就不会穿着现在身上的这件破修道衣。我不想要俗界的荣誉！

“哦，上帝啊！我不要主教的头冠、不要红帽子！同样是红帽子，我只要你们献给圣人的那顶。我要去赴死，我要红帽子，要那顶染着鲜血的红帽子！”

听到这些，连我都觉得这不是真的。听着萨伏那罗拉的话，我感到是不是为了让他沉默，教皇已经跟他说要给他枢机主教的地位。布道结束后，我正要走下台阶，朋友卡博尼走过来对我说：

“好像教皇跟这位修士说要给他当枢机主教。今天早上我老婆去忏悔，听忏悔教士说，有一个多明我会的教士受教皇之命来佛罗伦萨，向萨伏那罗拉打听他对升任枢机主教的想法。大概萨伏那罗拉当场拒绝了。”

这可是令人恐怖的事情。早就听说过波吉亚教皇用重金贿选教皇的传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教皇是会很容易干出用红帽子收买修士这种事情的。罗马真是令人恐怖的地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31日。这几天愚蠢的流言充斥教廷，说教皇请萨伏那罗拉当枢机主教。理由是法国国王再度入侵意大利的传言不断，教皇担心，便采取这个策略切断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的关系。

就算这个传言是事实，以下两点也实在根据不足。首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处境已经不像1494年法军入侵时那样孤立。如今只有佛罗伦萨一家站在法国一边，其他各国都表明了态度要与教皇统一步调，共同抗法。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应该说相当轻松，不必要孤注一掷。其次，明摆着的，萨伏那罗拉那么强调反罗马的态度，根本不会接受这类请求。看人眼光独到的教皇应该比谁都看得透。

所以，在罗马没人相信这个流言，即使在同情萨伏那罗拉的人中间，也只认为佛罗伦萨流传这个是件愚蠢之事，把它当成一个笑柄。注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9日。雨下个不停。这样的雨会打掉橄榄的果实，葡萄的收成也肯定好不了。城内已经出现了粮食不足的兆头。

共和国的财政似乎也到了不容乐观的地步。每年还得向法国国王进贡12万弗罗林。先不说这。有喜讯传来，说法国国王得了一子。好像这是他的第一个男孩儿。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天是萨伏那罗拉布道的第一天，这次布道将要持续到12月底。我家业繁忙，没空去听。在托尔那沃尼大街开店以后我更加忙了。妻子和儿子们说要去听，我就让他们去了。

同一天的日记：

这些天总有少年团伙列队跟着萨伏那罗拉，他走到哪里队伍就跟到哪里。我见过他们，所以我知道这事。今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这些少年袭击年轻女子，揪下了她的头饰和钩花领子。这下可真的要引起公愤了，听说萨伏那罗拉也在训诫少年，禁止他们使用暴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30日。出奇迹啦！出奇迹啦！

和往常一样，圣母马利亚画像是专为佛罗伦萨画的。今天画像完成，在修士和少男少女的队伍护卫下进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门。就在这时，我看见使者骑着马高擎橄榄枝，穿过圣弗莱蒂亚诺门，沿着阿诺河边的道路向市政厅直奔而去。

守护圣像的队伍停了下来，很快就有很多人围住了骑马使者。人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使者高声答道：“满载小麦粉的船开到利沃诺港啦！大风吹跑了企图阻止船只入港的威尼斯士兵，货正朝这边运来。”

听说是常驻法国的佛罗伦萨商人们担心祖国发生粮食危机，便雇用了法国船，装满小麦粉运往祖国。可是，利沃诺港驻有威尼斯兵，船进

港不得。今天早晨刮起了大风，船顺风自然进了港。守备在那里的威尼斯兵对强风无可奈何，货物成功地卸下船来。

这完全是上帝所为！决定派人送圣像那天，船从马赛起航；圣像到达佛罗伦萨那天，船进了利沃诺港。这是圣母马利亚要拯救佛罗伦萨的证据！

这个消息让整个佛罗伦萨沉浸在欢呼声中。骑马使者几乎是被喜悦的人们扛着来到了市政厅。使者的话转眼就被人们口口相传，瞬间传遍各处。教堂的大钟响起，就像过节一样。所有人都放下手上的活计，奔向教堂。

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向对上帝感激涕零的人们说道：

“我的市民啊！好好记住吧！上帝总会向值得的人赐予救济和恩惠的！”

现在的佛罗伦萨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给法国国王的年贡钱和连年不断与比萨作战的经费，国库即将破产。我们还苦于恶劣天气造成的粮食不足。因为黑死病和名为法国病的怪病流行，医院也都挤爆。这些惨痛还不够，意大利各国在周边敌视着佛罗伦萨，把佛罗伦萨当成了意大利的叛徒。

在这些困难之中，我们佛罗伦萨人所能依靠的，只有预言者萨伏那罗拉。人们得知援助物资抵达后，异口同声地说：“修士的布道已经救了我们！”

亚历山大六世给托斯卡纳、拉齐奥所有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的教皇诏书：

致下列修道院里的我的孩子们：

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

维泰博圣马利亚格拉迪修道院

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

锡耶纳圣灵修道院

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

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

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皮斯托亚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普拉托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卢卡圣罗马诺修道院

蒙泰普尔恰诺圣艾格尼丝修道院

佩鲁贾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科尔托纳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萨索圣马利亚修道院

致以上所有修道院的布道修士、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祝福！

作为教皇，我有义务欢迎为提升和广布我们神圣的信仰而进行的有效改革。……故做出如下决定，以谋求对修道院机构之改良。

……

即把迄今为止一直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的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锡耶纳圣灵修道院、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等圣多明我派的修道院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划出，与前述修道院另行组成新的布道修士会。由于新的修士会由托斯卡纳和罗马全境的各圣多明我派修道院组成，故定名为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

任命奥里维埃洛·卡拉法枢机主教为第一任会长，两年后由全体修士选

举会长。所有会长任期两年。会长如在任期中死亡，则由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院长担任6个月的临时会长，负责领导新会长的选举工作。……

会长是教皇的代理，所有修道院和全体修士有义务服从之。以往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一切自由，在新的修士会中具有同样意义。……

我希望，你们将会以基督徒的德行和宗教界人士的首要义务——绝对服从的精神接受这次改良。我在此明示，对不服从者将处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特此命令。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6年11月7日
执笔L·波德卡塔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1月26日。今天妻子去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布道，领了一份文书回来。她看不懂，便让我念并解释给她听。妻子说，听说教皇想阻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又新组建了修士会，从而削弱萨伏那罗拉的院长权力。教皇还曾以枢机主教为诱饵，多么可怕的时代啊！这份文书可能是萨伏那罗拉给教皇的答复，特记录于此。

“我也绝不会向这些针对我的处置退让。为了即将光耀的十字架的胜利，我不会停止我该做的事情。我对教皇组建新修士会的命令回答如下：

“我不服从不是出于我作为修道院院长的权力。我属下的全体250名修士已决定反对教皇之命。我一个人又能怎样呢？我不能做违反他们愿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正确。”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2月2日。萨伏那罗拉不但没有服从教皇诏书，甚至没有打算停止已被禁止的布道。亚历山大六世的这一招又一次以徒劳而告终。

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派甚至对成立新修士会的教皇诏书评价不好，认为那样对萨伏那罗拉太有利。以亲萨伏那罗拉而闻名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被任命为会长，以后的会长又要通过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选举确定，连萨伏那罗拉都有可能当选。正如萨伏那罗拉自己所说，即使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也不管用，教皇诏书已经完全归于无效。

但真的就是徒劳吗？仔细想想，使人数度认为徒劳，这本身不也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策略之一吗？如果顺利，没有比这更好，即使徒劳而终，这个徒劳也并非无效。我开始认为，这不正是教皇的深意所在吗？

大概有很多人都认为教皇正在努力。常听人说到他多么有耐心，但我却做不到把他看得那么单纯。

按我的想法，亚历山大六世到现在都不想对萨伏那罗拉采取决定性的动作，是因为不想让他变成殉教者，不能让他成为民众支持却被权力牺牲的人物。

仅凭萨伏那罗拉以前的言行，教皇就可以制裁他。然而，即使消灭了萨伏那罗拉，佛罗伦萨民众仍有可能继续信奉他，甚至会使他们更加信奉他。教皇一心想把佛罗伦萨从法国那边拉过来，让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各国统一步调，而这样的方法对教皇实现这一意图绝非有效之策。

不过，如果在危险较少的时期，重复徒劳、耐心等待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可是现在不同，也许法国国王就要翻越阿尔卑斯山再度入侵意大利了。在佛罗伦萨，那个修士的高声尖叫变得越发疯狂了。

三 1497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25日。1蒲式耳小麦粉已经涨到3里拉14索尔多[注]，而且小麦粉的数量还很少。今天，有个卖面包的女人在出售小麦粉和面包的格拉诺广场上被人杀害。杀人者是附近的农民。他杀人后抢走了面包，可是回到家一看，饿着肚子等面包的孩子已经饿死。绝望的农民留下面包，自己上吊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6日。今天妇女们涌到格拉诺广场，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为抢到面包和小麦粉，人人都争先恐后。又有一个女人被群众踩踏而死。还有几个女人被救出时已半死不活。多么悲惨的事啊！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狂欢节起源于异教，我们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

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队伍中央抬着多纳泰罗创作的幼年耶稣像。耶稣像由4位天使护卫，画像中的幼年耶稣左手拿着野蔷薇花冠，右手做着为人们祝福的手势。

许多人跟着耶稣像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大家不断唱着圣歌。白衣少年走在队伍两侧，手捧银盘，向聚集在道路上的人们化缘，所有人都争先响应着少年。

游行队伍来到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大金字塔似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7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刻。听人们传言说，还有从僧尼庵没收的薄伽丘的《十日谈》。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佣兵凉廊注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点起了火。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金字塔，火焰冲天而起，四周充满烟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塔楼上钟声大作，全市教堂的大钟跟着响起。群众高声欢呼，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织在一起，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9日。为了商讨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四旬节期间的弥撒事务，我在教皇身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工作终于做完，心情轻松下来。除我以外，教皇好像也是这样。两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前天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事情。

我说：“陛下，听说佛罗伦萨发生的那事被叫作‘烧毁虚荣’。还听说当时在点火前，有一个威尼斯商人请求用4万达克特买走全部物品，但他不但被当场拒绝，还被当作堕落的典型追得满大街跑。

“不过我怎么也不理解，佛罗伦萨如今正苦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一片面包都会死人，为什么却非要胡乱地烧掉昂贵的抄本和艺术品呢？我觉得如果卖给那个说要买去的威尼斯人，就能买回小麦粉了，要多少就能买多少。”

教皇道：“弗洛里德，也许是你还年轻，理解不了。但我若是处于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也会像他一样做的。好好想想，在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中挣扎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特意搞什么‘烧毁虚荣’呢？好好想想，他明知堆积成山的艺术品可以变成面包，却为什么要拒绝呢？原因在于，为了彻底贯彻他是受上帝之命的说法，他需要这样做。

“有道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注。这句话点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萨伏那罗拉这人把这句话与‘烧毁虚荣’结合起来，十分巧妙地操纵了民众。他成功地让民众相信了真正的救赎不是靠小麦粉，而是靠饿着肚子的祈祷。

“但是，不只靠食物活着这句话说的是不只靠食物，而不是说活着不靠食物。可对萨伏那罗拉来说，说不靠食物更合适，因为人在饿着的时候要比吃饱的时候更容易狂热。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萨伏那罗拉以前说过，哪怕全世界毁灭了他也不会屈服吗？这句话感动了人们，人们都说多么真挚的思想，多么高洁的人品啊！可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一个多么自私残酷的人啊。换成我，如果世界要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毁灭，那我一定会赶紧收回那样的思想。

“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者那类人的可怕之处，是为自己所主张的主义殉葬的那类人的危险之处。我坚信，要用一个民族的毁灭去换取的思想是绝对不存在的，更不要说要用世界的毁灭去换取了！”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

佛罗伦萨。2月12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日，我去听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布道从始至终都是对教廷的激烈抨击。超过1万人的听众也都像沉浸在深深的大海中一样听着布道。

“听听上帝的话吧：我尽了努力给你圣洁的修道衣，你却连碰都不碰一下。

“圣水盘里没有圣水，却溢满着傲慢。秘迹被用金钱买卖。淫欲把你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娼妓。你比畜生还要下等。你是可憎的妖孽。

“过去你们多少有点以此为耻，可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此为耻，人们毫不掩饰这些罪过。

“过去神职人员称自己的孩子为侄，现在却公然直呼其子而毫不隐讳。

“简直就跟坐在所罗门的椅子上一样，让有钱人的希望成真，心善而没钱的人却会被赶出罗马。

“罗马教会啊！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的丑陋。你已臭气熏天。你哭泣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相信上帝的人会进攻而来，灭亡罗马、灭亡意大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

听完萨伏那罗拉布道回来的途中，我去了领主广场，在那里见到了同业行会的同人。据他说，昨天晚上市政当局要在格拉诺广场专给穷人发放面包，结果发生哄抢，有一男一女被群众踩踏而死。我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心情晦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9日。这几天教廷里的空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至今一直是多数派的萨伏那罗拉同情者们开始对萨伏那罗拉逐渐反感。过去这些人一直说并非不懂得他的心情，但见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变为露骨地反对罗马教会，他们也许感到火已开始烧到了自己的脚下。就连这一派的领袖卡拉法枢机主教这些日子也不再在教皇面前为萨伏那罗拉辩护了。

但教廷内部也并没有就此拧成一股绳来反对萨伏那罗拉。在年轻主教中萨伏那罗拉的同情者似乎还拥有隐形的势力。

就算是这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前使出的所有策略都以失败而告终，他究竟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今年1月起，大军开始在里昂集结的流言就不绝于耳。人们都说，法国国王正在专心准备下一次入侵意大利，这个情报确切可靠。传言说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之间经常交换信函，而为他们传递信件的正是敌视教皇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如果这个传言属实，那么3年前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历史将再次上演。

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口实法国国王要多少有多少，尽管在我们看来都不正当。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米兰公国继承权，还有，既然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还从佛罗伦萨收取年贡钱，他就有义务保护佛罗伦萨不受外敌侵略。现状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地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1日。今天，意大利各国驻罗马大使收到教皇发来的邀请，在梵蒂冈会谈。议题毋庸赘言，就是再度确认各国对反法同盟的态度。威尼斯、米兰、那波利等强国以及所有其他加盟国，一致同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法。

佛罗伦萨是唯一没有参加同盟的国家。会议决定对佛罗伦萨进行个别交涉。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派遣特命全权大使前来。看来现实主义者亚历山大六世打算选择其他道路，而不采用以往处理萨伏那罗拉问题的方法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4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昨夜抵达罗马。他与教皇开始了会谈。教皇说：

“我已经不再想追究3年前把法军引进意大利的那些人的罪责了。建立在意大利各国势力均衡之上的和平和其他的一切都因为这一事件而面目全非。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重建由此而改变了的今日之意大利。挑起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现在也已经明白了此事。除了你的国家佛罗伦萨以外，其他各国也都理解了重建意大利的必要性，明白了要重建就不能让法军进入意大利。

“所以，请佛罗伦萨重新考虑坚持与法国国王结盟的问题。我想请你们回到我们这边来。你们不也是好好的意大利人吗？法国人就让他们待在法国好了。”

布拉奇大使试着进行反驳，说佛罗伦萨绝对需要比萨，只有法国国王承诺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教皇继续说道：

“我经常同威尼斯大使见面谈话，为的是打探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的可能性。威尼斯也赞成这样做。就把比萨给你们吧。

“不过，这样做我需要有确切的证据。我不要空话。我要佛罗伦萨废除与法国国王同盟关系的确切证据。此外，我已经命令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活动，而佛罗伦萨政府却还在放任他继续布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强词夺理和辩解之类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想请你们明白这一点，哪怕只是粗略的明白。”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8日。晚上8点，全市钟声大作，通知大家紧急集合，说是被驱逐的皮耶罗·德·美第奇率兵前来，要夺回佛罗伦萨。骑兵加步兵兵力共约2000人，已经从锡耶纳出发上路了，正在靠近佛罗伦萨城郊。

许多市民武装起来，加强了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注)的防守。时间在紧张的沉默中流逝。未几传来报告说敌人撤退，说美第奇所期待的里应外合没有成功，不得已撤退了。灾难暂时离去，市民们放下心来，留下警卫骨干，各自回家去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29日。以前从没见过教皇如此震怒。教皇难得发火，但在见了前来报告美第奇失败的紧急使节后，语气粗暴地命人召来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刚刚赶到，教皇就劈头盖脸一阵怒吼。

“蠢货！简直就是疯了！单单指望城里美第奇派起义就敢发兵，你们的眼光也太令我失望了！死去的“伟大的洛伦佐”有这么一群蠢儿子，也够可怜的！

“听着，你给我记住，我一点也不同情被驱逐的美第奇家族！以后绝不允许为所欲为。你去监督你那愚蠢的哥哥，不要让他再干这样的傻事。如果再犯同样的事，那就是你的责任！”

不满20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全身发抖，一句话也不敢辩解，速速从教皇面前退下。他走后教皇仍不能平息怒气，在我面前重重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般地继续说道：“蠢货！我都知道佛罗伦萨内部反萨伏那罗拉派开始行动了。但那可不是亲美第奇的。假如美第奇企图武力回归，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与萨伏那罗拉派联手反抗。事情刚刚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就来添乱！”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4日。听说昨天政府要求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我想，今天是耶稣升天节注，是他最后一次布道了，便来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听他布道。听众人数一如既往，肯定超过15000人。萨伏那罗拉开始讲话。

“人们说我就要被开除教籍了，而我正盼望着这样的开除！

“上帝啊！让处罚快快降临吧！我不怕！上帝就在我的身后！哪怕我被开除了教籍，我的声音也会响彻全世界！罗马教皇已被上帝抛弃，他的开除教籍到底有什么价值？我又为什么要服从？”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有一群男人，用脚把地跺得山响，开始大声扰乱萨伏那罗拉布道。萨伏那罗拉没有害怕退缩，继续布道。这群人把偷偷带进来的武器举在手上，向布道坛冲去。教堂里顿时乱作一团。然而，信徒们一边“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地叫喊着，一边集结起来保卫布道坛。平时护卫萨伏那罗拉的人已经拔出了剑。这让那群无赖无从下手。但他们仍然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嘴里不停地谩骂萨伏那罗拉。

这种事还是头一遭。简直像是回到了教皇派和皇帝派注的时代。萨伏那罗拉已无法继续布道了。他回修道院去了。他走下布道坛，信徒们围在他的周围护卫，女人们也高喊着“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流着泪跟在后面，把他送到修道院。

闹事的这帮人自称是“愤激派”、“无良派”，人们也这么叫他们。听说

他们把我们这些萨伏那罗拉的信徒叫作“痛哭派”和“修士同伙”。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灵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人。萨伏那罗拉的听众中，有10多岁的少年，再就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和各个年龄层的女人们。相比之下，这里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感到像要被挤到教堂的墙角里。

可是，这帮年轻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我确实没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布道时见过这些人。萨伏那罗拉平时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灵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我们为这愚蠢之言惊讶不已。

萨伏那罗拉受到如此无情的非难却被禁止在佛罗伦萨的所有教堂布道，那他究竟还能做什么呢？萨伏那罗拉让多米尼科修士和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代他布道，但这两人没有他那样有魄力。

这位可怜的萨伏那罗拉，即便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不能布道，就印刷了书面材料，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每天妻子忏悔时带回来的书面材料，成了联系我们与这位预言者的唯一纽带。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13日。根据罗马收到的一系列信息，佛罗伦萨萨伏那罗拉派的绝大多数已开始动摇。教皇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迈出了决定性行动的第一步。今天教皇命我记录了开除教籍的诏书。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致佛罗伦萨圣蒂西玛·安农齐阿塔、圣母诺维拉、圣十字、圣灵各修道院：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孩子并致祝福！

最近几年来，我从神职人员和世俗界的很多人士那里听说，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用他的狂热思想煽动佛罗伦萨民众，蛊惑朴素的民众之心。

当然，我怀着极大的担心和悲哀之情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同时希望他能醒悟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从他那危险的做法中回头。我希望他能够理解真正的灵魂之朴素，回归基督，觉悟到对圣罗马教会的神圣服从精神。我一直等待到现在。为此，我给他寄去了亲笔信和诏书形式的信函，请他按照基督徒的最高义务即神圣的服从精神，前来罗马，与我就他的思想和他所说的对他的不实诽谤交换意见，并命他暂时停止包括书面形式的布道。

但是，萨伏那罗拉无视我的命令。我仍然在听取他的申辩，继续等待。然而，他非但没有停止背叛我的行为，反而愈加顽固地拒绝服从。……

我负有作为圣彼得继承人和基督代理人的义务，因而我决定命令你们的修道院和每一个人服从下述决定。即，选择某个节日在所有教堂公布将萨伏那罗拉修士开除教籍的处罚，同时公布他违反教皇即使徒命令的理由，让众人认识到，不服从我的命令将会受到与他同样的开除教籍之处罚。

同时，要使众人认识到，凡听已被开除教籍的萨伏那罗拉布道、阅读他写的东西、与他说话以及企图给他帮助的人，不论神职界人士还是俗世之人都将受到教皇给予的开除教籍处罚。……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7年5月13日
执笔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祝福教皇陛下并亲吻圣足！

我的主君啊！什么原因让您对您的仆人如此震怒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我之所为又带来了什么恶果吗？就算是不怀好意的人诽谤我，我的主君啊，为什么不在相信那些诽谤之前讯问我呢？为什么连我说的都不听呢？

您认为我让教皇陛下——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蒙羞，冒渎了上帝，已

经追究了我的不敬之罪，我两年来一直受到弹劾。

但是，几千，不，几万人都愿意做我无罪的证人。而且，我写的书籍和文件也可以证明我的无罪，尽管它们散在各处。……陛下认为我布道时所讲和写在书里的东西不一致吗？我想请您把它们之间的差别明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多么鲁莽、多么疯狂的头脑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陛下至今还没有注意到坏人的恐怖和恶意，我感到不可思议。……

感谢上帝吧！我还没有疯狂到、没有傻到利用一切机会让陛下——基督的代理人蒙辱的地步！……

不久，我的题为“十字架的胜利”一书就要出版。书里讲的是坚守信仰的心得体会。通过这本书，您一定能够了解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来救我，只能等待上帝来救了，只能等待上帝惩罚诽谤我的恶人那一时刻的到来。待到这一切实现的黎明，他们也会悔悟自己的罪过。

衷心尊敬陛下！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7年5月20日
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佛罗伦萨政府似乎也因教皇强硬的态度而张皇失措。今天，已经派来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和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两人来见教皇，请求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

但教皇似乎已经根本不想再听他们的辩解。我在旁边，觉得再辩解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整个事情的知晓程度超出了包括萨伏那罗拉在内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想象。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他的出版物、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亲萨伏那罗拉派和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势力分布及变化情况、佛罗伦萨市民的动向等等，他让人搜集了所有的这些情报。说不定，他比住在佛罗伦萨的人还了解佛罗伦萨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教皇，萨伏那罗拉写那封内容与布道天差地别的信函进行辩解也好，佛罗伦萨大使们的辩解也好，都属徒劳。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8日。今天，城里几乎所有教堂都公布了开除萨伏那罗拉教籍一事。理由是他违背了基督徒的首要义务——服从之德。只有圣马可教堂没有公布这事。

虽说是礼拜日，但人们都没有回家，大家站在广场、路边，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话题。像我这样的人，不甚了解的事情太多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今天，妻子拿回来一份印有萨伏那罗拉申辩的材料。尽管规定不能阅读被开除教籍者所写的东西，但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央求下，我便念给他们听了。那上面这样写着：

“这次开除教籍是无效的，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人类都属无效。因为这是教皇依据我们的敌人所虚构捏造的事项决定的。

“我平时一直服从于罗马教会的判断。即使现在，我也十分愿意履行服从的义务。但我不应服从违反上帝之法和基督徒之爱的命令。在我们的上级不配上帝赋予他的地位时，我们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你们眼下可以一边继续履行向上帝祈祷的义务，一边做好准备，世界的终结就要到来。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向全世界揭示和传播真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教皇的儿子被杀害后投进了台伯河。傍晚来店里的顾客说了这个传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19日。教皇的三儿子、教会军总司令甘迪亚公爵注被暗杀了，到今天已经过去了5天。公爵死后，教皇很颓丧，几乎整整3天不吃不睡。这两三天，在旁人看来，他回到了以前。可是，话少多了。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父亲并亲吻圣足！

众多的奇迹，诸多之上帝所为、赞美的话语，著名人物的理性和教诲都已经证明，只有人的由衷信仰才能安抚和慰藉他的灵魂，哪怕他是因了众多殉教者的血而复苏之人。

只有超越理性和感性，委身于上帝的力量和宽容，才能坚韧地忍受和度过所有不幸，进而把苦恼变为喜悦。《圣经》上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使正义消灭。”

正义与为信仰而生的人同在。正义只能存在于信仰之中。

只有生活在信仰的喜悦之中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没有信仰，任何人都不会平安。“无信仰者无平安。”（《旧约·以赛亚书》）

教皇陛下，神圣的基督徒之父啊！陛下的悲伤很快就会变为圣洁的喜悦，上帝会无限宽容我们的罪过。任何慰藉与这种信仰相比都是表面的、空虚的。“时光恨短。”（《新约·哥林多前书》）进到永恒的世界里吧。只需一个信仰，就能使我们进入那个遥远的世界。我之所说均为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手所触之后才明白的事情。为使主基督永驻内心，为了避开永劫的惩罚，甘心忍受迫害和不幸吧，落入生之神和怒之神的手中是可怕之事。

陛下啊！把所有信仰都当作拯救吧。……不要听无信仰者之言。只有上帝，才会让受苦恼折磨的灵魂充满喜悦。……

我们基督徒的父亲、神圣的教皇陛下，是谦逊基督徒之爱让我写了这封信。对于贤者无须更多的言语。我所热望陛下的只有一件事：听从上帝的话吧，把信仰当作唯一的慰藉吧！“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慰藉。”（《新约·哥林多后书》）衷心期望陛下多自珍重。

于佛罗伦萨
1497年6月25日
教皇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亲笔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29日。萨伏那罗拉的亲笔信让人思虑良多。第一，有一种看法是相信他所写的，认为这封信是因他由衷同情处在悲痛之中的教皇而写。教廷在心情上同情萨伏那罗拉的那一派人是这样想的。与此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萨伏那罗拉狡猾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知道教皇的苦恼，要乘机说服对方。持这种想法的当然是反萨伏那罗拉派。

不过，无论哪种看法都不能让我信服。如果出于同情，那说服意识也表现得过于强烈了。但萨伏那罗拉所写触及了基督教的真髓。可是同时，这封信与他以前所写的出版物和说教的东西，在腔调或是态度上又有太大的差距，这也是事实。教皇本人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今天傍晚，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亚历山大六世当时这样说道："大使，反复谈多少次我的想法都不会改变。佛罗伦萨必须早日断绝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应该回到我们意大利人这边来，一道确立意大利的和平。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我决定再拉他一次。请佛罗伦萨政府方面做他的工作，让他尽早到罗马我这里来。我负责保证他的旅途安全和逗留罗马期间的安全。如果通过我和他之间的充分交谈，他理解了我的立场，愿意与我配合，我会撤销开除教籍的处罚。"

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现出了放心的表情，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要马上向国内报告，很快退了出去。

亲萨伏那罗拉派说，教皇被萨伏那罗拉来信所感动，改变了态度。但这事不能那么简单地断定吧。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长于读懂人心。他能准确地读懂人们在一人独处时的心情和处在群体中时的心情。甚至可以说，亚历山大六世迄今为止的成功，靠的都是他的这个才能。

教皇必定心中有数。他一定是因为深刻了解萨伏那罗拉这个人，才打算再次尝试仅有的一点可能性，从而不让他成为殉教者。这是我的想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5日。安提拉家有一个人被抓，美第奇派的阴谋暴露了。听说这个叫兰伯特的年轻人交代了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全部阴谋。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是贝尔纳多·德尔·内罗、詹诺佐·普奇、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乔凡尼·坎皮、尼科洛·里多尔菲，个个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实力家族。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0日。美第奇派的阴谋在城里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既有人说阴谋真有其事，也有人说那只是兰伯特·安提拉熬不过严刑拷打，讲出了熟人的名字罢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5日。共和国政府连日讨论如何处置谋反的5个人。听说已经宣布属于反国家罪，要判处死刑。

兰伯特招供的人名不只这5个人，还有其他的人。但听说他们早已逃亡，只有这5个人没有逃跑，应政府的传唤出了面。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15日。10天前佛罗伦萨败露的美第奇派阴谋案中离奇情节太多。

首先，根据兰伯特·安提拉的交代，阴谋的安排似乎是这样的：8月15日夜里把皮耶罗·德·美第奇秘密带进佛罗伦萨，趁此机会城里的美第奇派与皮耶罗带来的士兵里应外合，袭击并放火烧掉反美第奇派实力人物的房屋，占领市政厅，一举夺得佛罗伦萨的政权。

可是，这个计划本身过于大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会成功。在回答教皇的问题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称对此完全不知情。

其次是被追究反国家罪的那5个人。

贝尔纳多·德尔·内罗，75岁，是佛罗伦萨政府中的实力人物之一，经验丰富，甚至担任过市政厅的长官，在萨伏那罗拉问题上被视为稳健

派的领袖。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左右手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是政治上的宿敌。对他的判决是知情不报。

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以佛罗伦萨第一绅士而闻名，与美第奇家是姻亲，曾与皮耶罗·德·美第奇过从甚密，但此人在市民中并无人气。不过，他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之一。审判中说他抱有企图，从而接近萨伏那罗拉。

乔凡尼·坎皮，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在民众中间自然并无人气。

詹诺佐·普奇，一个尚未成熟的普通之人。

尼科洛·里多尔菲，里多尔菲家族的当家人，与美第奇家是姻亲，也是稳健派人物之一。

就在这个案子吸引了人们的视听之际，萨伏那罗拉却躲在修道院里撰写题为“十字架的胜利”的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7日。180位共和国实力人物被召来开会，从早晨直到深夜。议题是如何判决。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等人主张当然要判死刑，并没收财产。但似乎也有相当多的人为这5人辩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1日。今晚对5人执行了死刑。我在路上碰到护送棺材回家的洛伦佐·托尔纳博尼家的人。我并未觉得特别悲哀。

听说他们5人提出了上诉。圭德·安东尼奥·韦斯普奇主张，这是萨伏那罗拉制定的新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他们有权上诉。但这一主张没有被接受。我觉得这一点有些悲哀。

可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这也是其中之一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23日。凡是自己挑头决定的事情，自己就要去捍卫，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萨伏那罗拉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根据他出力协助制定的新法律，即使是被政府委员会宣判有罪的国事罪犯，也可以向人民提出上诉。他们5人被判有罪，自然会提起上诉。但上诉却被驳回了。这样，无视被认可的上诉权就成为事实。政府花了很长时间第二次讨论了是否受理上诉，其后便立即执行了死刑。听说这是因为主张上诉权的是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韦斯普奇，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担心反萨伏那罗拉派造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瓦洛里亲自指挥300名士兵，在执行死刑的巴杰罗宫周围警戒，以牵制被告家属的行动。

瓦洛里4年前在驱逐美第奇家族时就相当活跃，现在又把宿敌贝尔纳多·德尔·内罗判了死刑，似乎已经把佛罗伦萨政府攥在了手里。对萨伏那罗拉而言，这个案子使自己的崇拜者瓦洛里掌握了政权，愤激派势力减弱，他内心窃盼的事情得以实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4日。没收了死刑犯的财产。在武装士兵的警备之下，各家都没有发生不测事件，真是万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7日。今天，一群少年拥到市政厅，要求政府委员会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听说少年们请愿要求重开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布道活动。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16日。很多市民被认为与上次的美第奇阴谋有关联而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其中还有一直关在监狱里的安提拉。他坦白了一切，从而没有像那5人一样被处以斩首之刑。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年夏天开始流行黑死病，到了秋天也不见减弱，真是一筹莫展。粮食危机似乎终于有所缓解，刚让人心头轻松一下，这传染病就来了。佛罗伦萨市政当局也苦无对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因黑死病死去的几乎全是男人。尤其是一家之主。而女人和孩子却个个活蹦乱跳。人们在传，说原因在于是否有坚强的信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2月25日。今天是基督的圣诞节。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做弥撒。前一天的深夜弥撒加上今天上午的两场弥撒，萨伏那罗拉一共做了三场弥撒。之后，他在节日游行队伍的前面，领着队伍环绕圣马可广场游行。

然后，他转向聚集的人群，告诉大家，他将在明年2月11日七旬节的主日重新开始布道。

“敬畏上帝的人啊！信仰笃深的人啊！我无所畏惧！我将遵从主之命，在七旬节的主日再次回归我的职责。”

四 1498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月6日。罗马的冬季很丰饶。松树枝叶繁茂，形成了一片片墨绿的色块，里面储存着阳光。还没有剪毛的羊臃肿着身子，辨不出头在哪里，远远看去，像许多毛球一会儿滚到一起，一会儿又散开去。

没有风。同秋天不一样，天空就像罩了一层极薄的纱巾，细细地折射出灿烂的阳光。

站在这座蒙特马瑞奥山上，可以看到台伯河泛着银光，在梵蒂冈的建筑和圣安杰洛城堡对面蜿蜒流淌，画了一个大大的蛇形。台伯河对岸，在远远的雾霭中，万神庙巨大的穹隆、耸立着古罗马遗迹的帕拉蒂诺山和斗兽场庄严肃穆。

今天，教皇结束了上午的弥撒，说午餐前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命

我陪同他到蒙特马瑞奥山去散步。他拖着白色教皇衣袍裹着的重实的身体缓慢走着。我慢一两步跟在教皇身后。散步的时候，教皇和我之间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弗洛里德，你多大了？”

“33岁了，陛下。”

“正好是我一半的年龄啊。那个佛罗伦萨的修士多大岁数了？”

“好像45岁。”

“是吗，是我和你中间那代人。”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吗，那个修士的布道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只为一件事而存在，那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死法。他把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注]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注]这些佛罗伦萨一流知识分子和佛罗伦萨之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他的崇拜者，而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就是个中的原因。

“我饱受萨伏那罗拉的批判，不过我却更喜欢另外一句话。那是古代犹太人说的一句话：‘死狮不如活狗’[注]。

“这样一眼望去，罗马尽收眼底。望着望着，我们会觉得，许多人在历史中沉浮消逝，他们的死离我们并不遥远。辉煌壮烈的死，饱含怨恨的死，由于使命感而自己选择的死，这样的死都浮在历史的表面。

“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曾经见过狮子之死。他在担任枢机主教的时代，是位洞察力非常敏锐且有教养的人。可是，自打坐上圣彼得的宝座那天起，过强的使命感使得他思想僵化。他提倡十字军东征遭到失败，自己也因愤怒和绝望变得疯狂，最后死去。[注]

“他的死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在那以前，我也憧憬着辉煌的悲剧般的死。但我现在已经不那样想了。我认为人不能去求死，而只能接受死。

“人的一生，谁都会有一些想要做完的事情。我也希望完成几件事情后再去死。可是，如果半道上上帝说你的生命终结了，我肯定会放下已经开始的工作，去听从上帝召唤，而不是叹息工作未完，诅咒自己的命运。

“当然，我会像狗一样活到那天的到来。我做不到经常念着必将到来的死而自虐。当死亡拍我肩膀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给他。但在那之前我要活着，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

“因为像狗一样活着，所以我不用为‘好死’或是如何死之类的事情操心。哪怕倒毙路旁，或是死于非议，或是死后受到后世的谴责攻击，这些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重要的是绝不能焦躁。担心自己所做的事可能徒劳，害怕半途而废，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人，最后都会变得焦躁、想不通，那才是危险的事。‘死狮’多数就是这种人。

“你刚才说萨伏那罗拉45岁，这是最危险的年纪。如果是你这个年纪，想做的事情虽然堆积如山，但理出了头绪，工作也就开始进入正轨。这个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感到老脸皮厚，也不会害怕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徒劳，会不会半途而废，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会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速度使用剩下的时间。怀疑自己的工作，可以防止自己变得狂热和自以为是，我甚至认为这反倒是好事啊。

“可是，萨伏那罗拉的年纪，是急躁表现最强的年纪。这很自然。但是有些人能够迈过去，有些人却迈不过去。

“‘死狮不如活狗’，这话说得多么乐观。不过，说这话的人可能已经沉到了历史的渊底。

“弗洛里德，你选择什么呢？可能还是死也要当狮子吧？”

我没能回答上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7日。听说政府委员会的各位昨天去了圣马可修道院，跪在萨伏那罗拉面前，亲吻他的手，请求他重新开始布道。这是每年这时的例行仪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今年的萨伏那罗拉已被开除了教籍，所以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听说圣母百花大教堂今天早上开始搭建听众临时看台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0日。这几天连续酷寒，今天早上阿诺河终于上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1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开始布道。很多人都前去听讲。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去了。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去听。他们说："且不论对错，教皇做出的开除教籍处罚还是要尊重的。"我也没有去听布道。

最近一个时期，黑死病退了些，也就是不时死一两个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5日。这几日我左想右想，究竟要不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可是，为了继续把日记写下去，我想还是应该去听听，便决定像往常一样去听他布道。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心里释然了。

萨伏那罗拉今天布道时说了下面的话。今天的听众似乎比以前少，但热情反倒高涨。

"好的君主也好，好的神职人员也罢，不过是上帝为统治百姓而使用的工具。所以，如果这些高级神职人员远离了上帝，就甚至连工具也不是了，成了破铁片。我们有必要服从这些破铁片吗？

"我被开除了教籍。不过，我不认可破铁片做出的处罚。有谁说过教皇就不会犯错吗？他只听我们的敌人对我的诽谤，并依此决定开除我的教籍。我将不理会这个决定！害怕被开除教籍的人啊！我要说：只有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诲才是重要的！

"啊，上帝啊！如果我做过请求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事情，就让我下地狱吧！就让我的罪永劫不复吧！

"主耶稣啊！你见过许多人下地狱而死。在罗马，有人的儿子被杀害了（指教皇之子甘迪亚公爵）。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被处了死刑。

"佛罗伦萨的市民啊！不要把你的目光从真相上挪开。上帝正张开双臂等待着我们！悔改吧！靠近上帝吧！阿门！

“主耶稣啊！你为帮我们赎罪而死。我请求你，让我为捍卫你的教诲，为捍卫你所选择的百姓——佛罗伦萨人的信仰而去赴死吧！”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8日。六旬节的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



图8：圣母百花大教堂

“为什么罗马教皇要对我如此残酷打击呢？是出于宗教立场吗？不，不是的！是因为他要搞垮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他想当独裁者君临佛罗伦萨共和国，而我是他的障碍。

“然而，这是一个要在凡界推行正确生存方式的人所应该做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教理的做法吗？难道不是对福音书所提倡的基督徒之爱的一种反动行为吗？如果是这样，他才是一个异教徒，才是一个邪教的同伙！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他，才是一个正在做着反对上帝神之王国的事情，他与恶魔勾结，让真正的信仰堕落。一定要把他这样的邪教同伙驱逐出基督徒的世界！”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2日。今天上午，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教皇对萨伏那罗拉重新开始布道的消息十分震怒，佛罗伦萨政府知道后很担心，命大使前来解释情况。但是，教皇打断了大使的辩解，语气粗暴地说："这是对权威的反逆和挑战。连土耳其人都不曾如此激怒过我。"

接着，教皇谴责佛罗伦萨政府放任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活动，他中断了会谈站起身来，撂下了一句话："萨伏那罗拉修士想布道就让他去好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会接受他的那套做法。"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5日。亚历山大六世太现实了，一切由着愤怒的性子率性而为。今天应教皇要求与佛罗伦萨大使开了一个会议。参会的人有卡拉法枢机主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洛佩斯枢机主教、教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罗马市总督、教皇秘书长阿德里亚诺，还有我自己。佛罗伦萨方面有布拉奇、邦西两位大使。以上是参会人员。

教皇向两位佛罗伦萨大使谈了面对外敌，意大利各国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希望唯一不愿加入联盟的佛罗伦萨废弃与法国的同盟，与意大利各国采取统一步调。为此，教皇承诺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以使佛罗伦萨满意。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禁止其布道，表明了他毫不让步的立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5日，五旬节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说道：

"所谓法，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事情向好的方向引导。所以，法必须与理性和基督徒之爱相一致。如果法的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好的，那么，法是好是坏就看它会带来怎样的果实。

兄弟姊妹们啊！基督教的教理是上帝为让我们有正确的生活方式而赐予我们的。而我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又是怎样的处罚呢？那是生活方式不正确的人所做的处罚。也就是说，那是恶魔做出的处罚。只要恶魔不喜欢，他就会开除你的教籍。如今，教皇心血来潮就可以轻易把我开除教籍。这样的开除教籍有价值吗？值得尊重吗？回答是明确的：没有价值！应该不予理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6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数似乎不少，但街上所见更多的还是萨伏那罗拉的信奉者。女人们几乎全部穿着朴素庄重的服装，孩子们也听从修士之命剪短了长发。他们每天去教堂，即使在没有修士布道的日子里也去，他们以忏悔为乐，以忏悔为荣。

难道这不就是正确的、好的生活方式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6日。教皇今天发布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圣母百花大教堂领袖的，命令他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布道活动。另一道是给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给佛罗伦萨政府委员会的诏书：

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教皇的祝福！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这个坏儿子所散布的毒害。他置我的苦恼于不顾，仍在你们的城市里继续他那狂妄言语和不逊行为，殊欠考虑。

我不能放任将民众之心置于危险境地的现状，命他来罗马，又命他暂停布道。

但是，他没有遵守我的任何一条命令。我接受了卡拉法枢机主教的请求，在让他意识到不从者将被开除教籍的前提下，新组建了包括圣马可修道院在内的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以建立新秩序。然

而，他对此也未服从。

他如此执拗地连续数次冒渎圣罗马教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神职界惩戒处罚的底线。出于保护民众灵魂和捍卫基督教精神的考虑，我下决心给予了他开除教籍的处罚。

我已经宣布，佛罗伦萨共和国内的主要教堂都要在节日和祭祀日公布对萨伏那罗拉给予开除教籍处罚的决定，不论男女，不论神职人员或俗界，也不论任何会派，所有人均要把萨伏那罗拉作为异端嫌疑而被开除教籍者加以对待。即，不得与他说话，不得听他布道，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其他事务方面与他发生联系，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施以帮助，不得在任何场合访问他。

但是，直到现在他仍厚颜无视我的命令和说服，执拗地卖弄着他的固执与无耻。他继续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布道，其言行越发狂热，对自己欺骗民众、冒渎基督教信仰和圣罗马教会权威的罪行不思悔改。更有甚者，他已经被开除教籍，却仍旧参加祭祀日游行和举行弥撒，甚至为基督教徒主持圣餐礼。

可悲的是，朴素的民众受其蒙蔽，请他布道，与他说话并给予他帮助。

佛罗伦萨市过去一直忠诚于圣罗马教会。我也为确保这座城市的和平和安全尽了力。因此，我不能对这件不祥事件佯装不知，不能采取让时间来解决问题的态度。

故而，出于教皇的当然义务和考虑，出于我自身对圣罗马教会的尊重和献身精神，我敦促佛罗伦萨政府自觉遵守服从之德，并严命如下：

在充分切实的保护之下将萨伏那罗拉押送至罗马。我并不希望这个罪人死去。在他来到我处，并改正了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将以父亲一般的心情欢迎他。如果无法将他押送来罗马，则请将他关押在可靠之处，加以严密监视，不让他与任何人见面，以避免发生不祥事件。

如果万一——我不认为会发生此种事态——你们政府蔑视我这道命令，为捍卫圣罗马教会的权威和尊严，我只能认定你们违反教皇命令，帮助因异端嫌疑和有害言行而被开除教籍者；并禁止佛罗伦萨全市举行一切弥撒仪式。请你们认识到，我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保罗大教堂

1498年2月26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举行弥撒，还亲手为汇集而来的众人举行了圣餐礼。然后他登上布道讲坛。他左手拿着《圣经》，高举右手喊道："上帝啊！如果我活得没有真实灵魂，如果我的话不是你所赐予，就让雷电在这里、在这一瞬间劈死我吧！"

萨伏那罗拉说着，他那脸庞因高昂的精神而生辉，他那强烈的信仰也似乎传递给了我们。他，才是真的预言者！听众中发出了"预言者"的呼声，像旋风一样席卷四处。

吃完午饭后，民众聚集到广场上。四支祭祀队伍从四个方向进入领主广场。广场上，收集来的奢侈品像去年一样多，不，比去年更多。这些奢侈品堆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只等着点火。萨伏那罗拉举着基督像从圣马可教堂方向走进广场，一支手持橄榄枝和红色十字架的白衣队伍跟在他的身后。这时，圣歌一齐唱响。

异教的书籍、绘画、雕刻、镜子等奢侈品堆起的小山被点着了火。这是第二次"烧毁虚荣"。人们跪在地上，手画十字，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祈祷。

但是今年有人在捣乱。愤激派和无良派的人麇集在广场周围，一边嬉笑一边看着"烧毁"仪式。他们中间有几个人高声大笑、嘲讽，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只死猫扔进神圣的"烧毁"大火中。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僧衣风格的衣裳，头发剪得很短。相比之下，他们故意穿着以前那些色彩绚丽的服装，头发也留到了肩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今天是四旬节第一天。从今天起，萨伏那罗拉开始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谴责了罗马教皇，谴责了佛罗伦萨的愤激派，说他们与教皇勾结。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又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在布道的最后说，明天将在圣马可教堂布道。他说，教皇已经禁止他在佛罗伦萨主教堂布道。他说他已经给教皇写信做了解释，但教皇根本听不进去。他说，考验恐怕就在近期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女人们哭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日。连日来，萨伏那罗拉把场子搬到了圣马可教堂继续布道。可我有买卖，布道这些天早晚都离不开店铺。妻子和孩子们都去了。听他们说，最近布道时反萨伏那罗拉派捣乱得越来越厉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7日。今天听传言说，教皇给政府委员会发来了诏书，威胁说如果再不让萨伏那罗拉闭嘴，就将开除整个佛罗伦萨的教籍。可怜的修士哟，被敌人给包围了！

正在广场上聊着，正巧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路过。我和他家都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也就是邻居了。这个青年人马上就要29岁了，已被内定两个月后就要到佛罗伦萨政府第二秘书厅担任书记官了。这是一个脑瓜很好的年轻人。他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说："我想明天就给驻罗马大使贝基写封信，到时候我想写上，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讲的，是先认定教皇和罗马教会堕落，然后再予以谴责。这种做法符合时下的流行，但很难认为这会有什么效果。"

人群中有人点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传说他属于愤激派，看来真是如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7日。今天早上，贝基和邦西两位大使来访梵蒂冈，见到了教皇，带来了佛罗伦萨政府对教皇诏书的复函。据说他们是昨天晚上

到达的。我当场念了复函。复函说萨伏那罗拉已经不再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了。复函最后说，他们拥护萨伏那罗拉的教诲，认为教皇的处置是根据错误信息做出的。也就是说，佛罗伦萨政府委婉拒绝了教皇诏书命他们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并把他押送来罗马，或者隔离起来的要求。我念完复函时，教皇说道："大使，你们的政府给我送来了一封不愉快的信。我可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根据错误信息，在全然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判断。那个修士布道时的言论、他的出版物，我全部读过。我还见了听过他布道的人，听了他们的反映。我为了解真实情况做了不懈的努力。"

邦西大使想为萨伏那罗拉辩护。在现任的三位驻罗马大使中，他打开始就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人。

"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所讲的教理从根本上是正确的，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这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指责他所讲的教理基础。问题是他的说法。

"你们不妨想想在现代社会布道的重要性和布道师立场的重要性。布道难道不是联系民众的唯一途径吗？而且，布道还是同时接触众多民众的唯一途径。与一对一的忏悔相比，布道的重要性不可限量。这里就涉及布道师的责任问题。

"仅仅教理基础正确是不够的。不论如何去讲，能把握和理解其根本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其他大多数人则朴素单纯，他们向哪个方向行动，取决于布道的方法。他们会忘掉根本，却会对布道所使用的方法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布道师还必须对如何讲道负责。而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方法具有煽动性，他并未感到自己的责任。对意大利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两位大使不会不知道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又开始调动军队的传言吧。我想请你们转告佛罗伦萨政府，立即禁止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及其他任何教堂布道。

"我还不会把他定为异端，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1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二个礼拜日。我在圣马可教

堂听萨伏那罗拉布道。

“哦，修士啊！有人说教皇是地上的上帝，是基督的代理人。可是，上帝和主基督都把我们当作孩子和兄弟去爱，为我们考虑而下命令。可是，教皇的所作所为正与上帝相反。他给你的命令还要服从吗？如果服从，你的行为就违反了上帝的意志。

“恶劣的教皇会像狐狸一样登上权力的宝座，会像狗一样活着和死去。我只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愿只听上帝的声音而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7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专为女人布道。妻子去听了。她说，萨伏那罗拉为了使汇集而来的女人们安静地听他布道，对她们说：

“你们想让自己的儿子当主教吗？又有谁有勇气把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心肝宝贝扔进那个堕落的世界呢？来吧，一起向上帝祈祷吧！

“上帝啊！我们不祈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也不祈求痛苦和烦恼。请你把你的心赐给我们吧！把你的爱心赐给我们吧！把力量和慈爱之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即将袭来的不幸。我们在等待着，只等你的爱在地上发扬光大之时的到来。

“如今，恶人的力量越来越强。他们企图扼住我们的呼吸。啊，除了哭泣，我已无能为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9日。教廷内部已经完全成了反萨伏那罗拉派。卡拉法枢机主教和洛佩斯枢机主教曾经同情萨伏那罗拉。但他们积极赞同成立的托斯卡纳——罗马新布道修士会未被萨伏那罗拉理睬。从那时起，他们二人开始明确站到了反对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上。其他心里拥护萨伏那罗拉的人如今不但不愿再为他辩护，反而对他满口谴责之词。

罗马市内的气氛也是清一色的反萨伏那罗拉、反佛罗伦萨。市民们用石块砸佛罗伦萨大使的住处，还连续发生了其他的捣乱事件。为了确保大使的安全，教皇甚至派了一支教廷近卫兵队伍前去警卫。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0日。今天收到了萨伏那罗拉3月13日写的信函。这么久才收到这封信，是因为这封信并不像往常那样通过大使传递，而是个人私底下送来的。我赶紧把信交给教皇。

萨伏那罗拉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值得祝福的人：

我看到几个教会牧羊人的恶劣案例，看到因为他们而堕落的教会恶劣地把羔羊驱赶进地狱。所以我认为，捍卫上帝的名誉，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纠正堕落的生活，唤回基督教的纪律，只有这些才是我的使命。

可是，就在我付诸行动的时候，罪恶深重的恶人们却事事妨碍我的工作。因此，我为了保护民众而强使他们走上了“窄门”注（《马太福音》）。最近我的烦恼和苦恼几乎使我害病，却没有人给我安慰、给我力量，也没有人给我帮助。

其实，我本期待教皇陛下能救我，能与信仰之敌战斗，可是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反。陛下拒绝保护无辜的我，一点也不考虑我提出的诸多理由，尽管我本不打算用那些理由请您原谅我的原罪。我所提出的理由别无他意，只是阐明了我在布道时所讲教理的真实性，阐明了我对教皇陛下和圣罗马教会的由衷的服从意志。

非但如此，陛下还偏听了我的敌人之言。陛下与我同为基督徒，陛下是最高牧羊人。得到陛下的帮助是我置身于神职界的一项权利，但我的等待成为徒劳。

总之，恶狼如今已对我愤怒得发狂。现在我只能认为，上帝为了惩戒强者，而把弱者送去了地狱注（《哥林多前书》）。我只能祈求陛下认可我为遂行上帝之言而饱尝的苦恼和忍耐。

如今，我将仿基督之例，决不追求荣耀注（《约翰福音》），只是怀着由衷的希望等待死亡。

愿陛下珍重！

于佛罗伦萨
罗马历1498年3月13日
耶稣基督所不取之仆人(注)（路加福音）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亲笔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8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三个礼拜日。听说萨伏那罗拉很快就要暂停布道了。全家一起去了圣马可教堂，聆听他的最后布道。萨伏那罗拉好像又瘦了一圈，但表情和声音同以前毫无变化。听众似乎也和以往一样多。他登上布道坛说道：

“每当走下这个布道坛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对自己说：已经不想再说话了，不想再布道了。把今后交给上帝，自己想住口了，想安静地生活了。

“可是，每当我登上这个讲坛，我就抑制不住自己。在讲坛上讲述上帝的所为，就像燃烧正旺的火焰，灼烧着我的骨骼、我的灵魂。我灭不掉这火焰。我感到上帝和圣灵已把我的灵魂点燃，我要开口说话。

“可是，一旦走下布道坛，我又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不想再布道了，我要和平地生活。然而我做不到。一登上这个讲坛，我的舌头就停不下来。我藏不住上帝赐给我的那些话语。

“哦，上帝啊！你不畏惧任何人，不担心他们的脸色和心情。你会在你所希望的时候提示真相。哦，圣灵啊！你为何要让我痛苦？你为何要像大海上兴风作浪的大风，卷起巨浪向我袭击？

“可是，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到。把一切交给上帝吧！上帝是高手，他会考虑如何安排被他当作工具使用过的人。预言者耶利米在上帝不需要他的时候殉教。我也在等待同样的命运。上帝啊！就按你所喜欢的那样去做吧。再苦，也是地上的苦。越苦天堂里的花冠就会越大。

“昨晚第3时（9时许），政府委员会的5位使者到我这里来，让我暂停布道。我问他们，你们是奉主子（signori，政府委员）之命而来的吗？他们回答说是。我说，既然如此，我也要与我的主人（signore，上帝）商量后再回答你们。现在，我想在这个讲坛上回答他们。请听好了！

“上帝同意了。但是不要搞错，上帝只同意了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没有同意。他同意我中止布道，但没有同意我停止为带给你们平安以及正确和圣洁的生活而努力。

“近期会有新的恶魔般的洪水袭击佛罗伦萨。但上帝会在洪水中送来另一个人，来惩戒恶人，保护你们不受堕落生活之害。我现在已经不能布道了，我只能祈祷。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哦，上帝啊！不要把你的未来、你的誓约推迟太久！”

以后，我们将有一段时间听不到萨伏那罗拉布道了。不过，据说最忠于萨伏那罗拉的人多米尼科修士会代他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继续布道。我们还听说，萨伏那罗拉过去的布道内容由一个叫洛伦佐·维奥里的人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将陆续出版。开始部分已经出版，卖得飞快，连在德意志都有人阅读。

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搞不明白。为什么罗马教皇，那位统治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基督代理人，会如此讨厌、如此强硬地禁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呢？萨伏那罗拉究竟是真正的预言者，还是假借上帝之名的伪预言者呢？我觉得我心里的这个疑问不但总也抹不掉，相反却越来越大。

我更想知道他这个预言者是不是比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更加正确。如果我能得到启示，我想，我这不安的心绪便会镇定下来，我会由衷地欣然接受他的布道和弥撒，也不用拿写日记什么来作为安慰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3日。以前都是佛罗伦萨大使常来求见教皇，而教皇一概拒绝，根本不见。今天双方终于举行了会谈。

布拉奇大使报告萨伏那罗拉已停止布道，说教廷和佛罗伦萨已恢复了关系。但话刚开头，教皇就一脸不悦地打断了他。

“大使，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的事我已知晓。但多米尼科修士在继续布道，内容同萨伏那罗拉讲的一样，这是为什么？而且，萨伏那罗拉只是停止了布道，他还在圣马可教堂主持弥撒，领导祭祀队伍。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此这般，一点都没有响应我的要求。

“大使，听说佛罗伦萨政府里有人批评我，说我出于政治企图才把萨伏那罗拉搞成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我和萨伏那罗拉同为神职界人

士，必须以宗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且不论教皇是否正确，现状是教皇具有治理教廷领土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皇必须考虑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的政治问题。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另外，关于所谓的宗教方式，大使，我想真的没有必要也向你解释神职人员的义务吧。神职人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上级。基督指定彼得做自己的代理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以后的每一任教皇都被认定为彼得的继承人。天主教会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天主教会因为服从上级而得以成立。上级也许会有不合理、不正确的命令，但必须服从。正因如此，我们才把服从说成是基督徒的德行。

“修道院是干什么的呢？在修道院修行就是为了忍受不合理的卑微工作，把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奉献给上帝，然后获得上帝赐予的愉悦。修士最应该领悟服从之德。如果厌恶这样做，那他尽可离开修道院。教皇不会要求世俗之人具备这样的德行。

“萨伏那罗拉是属于多明我会的修士。我是统治包括多明我会在内所有会派神职人员的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接着向大使反复强调了两点：禁止萨伏那罗拉手下的修士布道；执行教皇把萨伏那罗拉押送到罗马的指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6日。今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

首先，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匆忙请求会见教皇，他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一封信，信中提议召开公会议让波吉亚教皇退位。

几乎与此同时，安插在佛罗伦萨市内的一个密探通过加急邮递送来了萨伏那罗拉致欧洲各国国王信件的抄件，这封信不只是给法国国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送来的给法国国王的信件是从一个佛罗伦萨人的身上搜到的，此人行动诡异，十万火急地要赶往法国，遭到了枢机主教的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手下的怀疑，在米兰公国境内抓捕了他。萨伏那罗拉的信是写给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英吉利国王、匈牙利国王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每封信的行文大同小异，其开头如下：

“复仇的时候来到了！上帝希望我面对全世界，把新的秘密、把教会濒临危机的情况告诉你。圣彼得的船如今已行将沉没，因为你的怠慢而即将沉没。

“教会已经从头到尾充斥了不祥之物。然而，你非但没有伸出手去拯救教会，甚至还对玷污教会的罪魁祸首毕恭毕敬。上帝因而不得不把教会长期置于没有牧羊人的地方。

“现在我转达上帝赐予我的话语。这个亚历山大不是教皇。他通过买卖神职而获得了今天的地位，他把神职卖给付钱的人。除此之外，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我断言，他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不相信上帝的人，是散布不信仰上帝的罪魁祸首。

“现在，是让他毁灭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召开公会议，在会上逼他退位。我向你传达上帝的这条命令，由你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上帝将以奇迹向你宣示此言的真实性。”

最后，萨伏那罗拉用适合于每位国王的话语结束每一封信。

首先是写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注的：

“如果皇帝还记得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和帝国拥护圣罗马教会的作用，就应该率先站出来拯救教会于危难之中。”

在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世注和女王伊莎贝拉的信中，他先提到了1492年开始在西班牙的肃清异教徒一事，然后写道：

“你们所取得的对异教的那场胜利，对上帝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啊！但是在你们巩固外周的时候，教会的基础开始崩溃，整个教会行将崩溃。”

萨伏那罗拉最期待、最早写信去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写道：

“你浪费了上帝赐予的许多机会。只要你不对意大利进行神圣的征服，上帝将给予你比其他任何人都可怕的惩罚。你不妨想想上帝已经惩罚了你，让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你拥有‘基督徒之王’的大名。那是上帝赐予你的。上帝还赐予了你圣剑。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选中你做复仇旗手的缘故。你不能与堕落的教会同流合污。为了完成你的任务，无论有多少障碍、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你，你都必须跨越过去！”

在给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注和匈牙利国王乌拉迪斯拉斯二世注的信写到结尾部分时，密使说已没时间抄录抄本了。不过，内容应该大致都一样吧。

念完这封信的时候，房间里除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外，还有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卡拉法枢机主教、洛佩斯枢机主教等人在场。大家都沉默不语，等着教皇说话。我甚至想教皇不定会爆出怒吼。然而，亚历山大六世面色涨得通红，抓住椅子扶手的那只手只是瞬间颤抖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他立刻转向我，问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与萨伏那罗拉之间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络的。我回答说，我们有准确的情报，是从2月底开始的。

就说了这几句，教皇便像往常一样，态度郑重地同枢机主教们打过招呼，走出房间，到他的私人房间去了。

房间里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在思考，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已经决定，公会议的召集权在教皇，教皇有义务每10年召开一次公会议。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才6年，他并没有义务召开公会议。

1497年1月，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针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答复以一票之差承认国王有权召集公会议。这是事实。所以，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言，联系到1494年法军的入侵，法国国王的动向最令他担心。其他的，如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匈牙利国王等都与他有着友好的关系，因而他并不认为他们会轻率到因为这封信就会行动起来。英王则远在天边。考虑到敌视教皇的罗韦雷枢机主教已逃亡法国，问题还是在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动向。现在，萨伏那罗拉写给法国国王的信已经捏在教皇的手里。

我第一次觉得萨伏那罗拉这个家伙很可怜。如果这封信是受罗韦雷枢机主教煽动的结果，那么，他为什么如此信任罗韦雷枢机主教呢？对罗韦雷枢机主教而言，萨伏那罗拉等人并没有多大意义。罗韦雷是一个政治家，为了推翻波吉亚，他可以利用一切。而且，罗韦雷枢机主教是事事与萨伏那罗拉所属的多明我会作对的方济各会的实力人物。

我对萨伏那罗拉会轻易相信别人感到惊讶。在意大利的各位君主中，他最信任的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和米兰公爵“摩尔人”。对于费拉拉公爵我们可以理解，毕竟萨伏那罗拉自己就是费拉拉人，公爵本人也是出名的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可是这位米兰公爵，为了探知萨伏那罗拉的言行，竟然派出大使与他接近。萨伏那罗拉认为公爵是自己的崇拜者，什么都写给他，什么都跟米兰的大使讲。这一切罗马洞若观火，而他却浑然不知。

萨伏那罗拉大概现在还在佛罗伦萨的修道院里等着法国国王的回信呢！他还不知道信已在罗马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早上，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迪·布里亚说，要用“火的考验”向萨伏那罗拉挑战。

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声称上帝将会用奇迹予以证明。他还说什么“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际证明一下吧。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燃烧着的大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他便承认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8日。今天，多米尼科修士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宣布接受弗朗切斯科修士昨天发出的挑战。他说：

“上帝的教会需要改革。但不破不立。佛罗伦萨也只能在如今堕落混乱、情况最差的时候才能再次绽放花朵。不信上帝之人终将在基督的面前害怕、发抖、毁灭。这一切将在我们的眼前实现。

“我们多明我会的神圣领袖萨伏那罗拉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处罚是无效的。不服从教皇的命令不等于犯罪。

“昨天，无信仰之徒、教皇的走狗方济各会用“火的考验”来挑战我们多明我会。我当然要奋起应战！正如吾师萨伏那罗拉所说，上帝保佑我！”

多米尼科修士结束了这场布道，来到市政厅。据说他签下了名字，明确表明要进行“火的考验”的意图。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30日。今天，方济各会的隆迪奈里修士也终于签了字。方济各会一直坚持挑战的对手必须是萨伏那罗拉而未让步，所以签字拖到了今天。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两派派代表进行“火的考验”。方济各会的代表是隆迪奈里修士，多明我会的代表是多米尼科修士。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日。多明我会修士和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世俗人等300多人聚集在圣马可教堂，进行了弥撒和祭祀游行。萨伏那罗拉走在前面，领着游行队伍走出教堂，绕教堂前广场一周，把萨伏那罗拉写的印刷品散发给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印刷品上写道：

“我想亲自走入火中，但我还有太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要忘记，我们是不得已才回应无信仰者提出的这个不正当挑战。

“不过，即使我走进火中，上帝一定也会让我毛发无损地走出来。上帝也一定也会保佑多米尼科修士和其他所有信仰笃深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日。今天，痛哭派（萨伏那罗拉派）的人闯到市政厅，催逼政府委员会尽快进行“火的考验”。这群人中有男女老少，人数很多，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我也带着全家挤在里面。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4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做了很久未做的布道活动。他的布道时不时被聚集在圣马可教堂的听众狂热的欢呼声所打断。当萨伏那罗拉说到他自己想走进大火的时候，听众全体起立，高呼：“我也去！我要跟随导师一起去！”现场气氛热烈。

我们相信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我们现在刚刚看到上帝选择他做使徒的证据。萨伏那罗拉的预言已经被4年前的法军入侵所证实。上帝的鞭子落在罗马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正确的一方是受到开除教籍处罚的萨伏那罗拉，而不是上帝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这样的证据现在即将昭

示于世。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喜悦啊！对信仰而言，这难道不是胜过一切的明证吗？

近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暴行明显加剧。但当看到多米尼科修士从火中走出而毫发无损，他们一定会对他坚强的信仰惊恐万状。教训他们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证明我们正确信仰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5日。佛罗伦萨大使邦西与教皇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是应佛罗伦萨的请求举行的。大使知道教皇熟知佛罗伦萨的情况，所以很快进入核心话题。

“教皇陛下，我国政府想知道陛下对‘火的考验’的看法如何？”

“我不赞成这件事。不但不赞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还感到非常不愉快。因为这是在试探上帝。这是基督徒不应有的不恭行为。”

“陛下，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这个事态，那就是陛下赦免萨伏那罗拉，解除对萨伏那罗拉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便可以命令属下的修士从‘火的考验’中收手。”

教皇苦笑道：“大使，明知你们的政府要为把我逼到今天的地步负最大责任，你还要说这样的话吗？”

邦西大使也不退让。

“陛下，我也预料到您不可能赦免萨伏那罗拉。既然如此，能不能请您命令方济各会收手呢？这件事是他们引起的。”

亚历山大六世不作声看着大使的脸，说了句“无可奉告”，便结束了会谈。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6日。听说今天一大早，政府委员会的代表造访了圣马可修道院，通知他们第二天7日举行“火的考验”。胜利的日子终于要

来了。我感到现在就已经看到，今年的棕枝主日（4月8日），庆祝信仰胜利的人群挤满了整个佛罗伦萨。

但是，政府已经议定，如果多米尼科修士被烧伤，萨伏那罗拉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离开佛罗伦萨。我也越发强烈地感到，一切就看明天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6日。我一直在考虑定于明天举行的“火的考验”。梵蒂冈没有一个人相信两个修士中的任何一个能够从火中走出而不受伤、不烧着衣服。烧死的可能性更大。萨伏那罗拉一直称教廷的空气堕落，罗马大概真的像萨伏那罗拉所说的那样堕落了。

尽管如此，预言者也够可怜的，为了让民众满意，必须搞出奇迹。可那不是自己开的头吗？后事当然得自己料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7日。一大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旋涡。痛哭派认为胜券在握，期盼尽早看到结果。而愤激派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没有人在工作。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进行“火的考验”的领主广场。

领主广场的入口全部被封锁，三个主要入口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卫着，禁止市民携带武器入场，女人和儿童也不得入场。武装士兵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周围加强了警戒。城门紧闭，驻屯在佛罗伦萨境内的佣兵也被禁止移动。

广场上已经为“火的考验”搭好了台子。台子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台子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约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修士通过的通道贯穿中央，宽约2布拉乔奥（1.2米）。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

时间定在第17点（正午时分），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上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挤满广场的人群前来回走动戒备着。

首先，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从圣十字教堂方向列队走进广场。入场时既没有高唱圣歌，也没有祈祷的声音，十分安静。他们全都穿着自己独特的深棕色修道衣，扎着绳子做的腰带。这些方济各会修士们在事先隔开一半的佣兵凉廊里靠近市政厅的一侧就座。

紧接着，多明我会的修士从圣马可教堂的方向入场。他们排着两列整齐的队伍，唱着圣歌。在大约250名修士的黑色僧衣队列中央，多米尼科修士身披火红的天鹅绒长袍，手上捧着巨大的十字架。人们看见萨伏那罗拉修士手捧十字架上的基督像紧跟其后。修士队伍走完后，接着走来了许多人，手拿火把和蜡烛。他们都是衷心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人。多明我会修士入场后绕广场半圈，在方济各会修士已经落座的佣兵凉廊的另一半就座。佣兵凉廊以中间做好的格栅为界，一边坐满了穿深棕色衣的方济各会修士，另一边坐满了穿黑僧衣的多明我会修士。入座完毕的多明我会修士在最前排做了一个祭坛，多米尼科修士把大十字架安放在上面，然后跪在十字架前祈祷。其他修士围着他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时，佣兵凉廊周围也有武装士兵在警戒。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迟迟不见动作。首先是方济各会的修士提出了抗议，说多米尼科修士的装束太夸张，不知道他在衣服下面还穿着什么，没准儿施了魔法，要让他脱去衣服。多明我会修士们商量后，多米尼科修士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一个同修的衣服。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走进火中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中，便又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只能用于让信徒崇拜和圣餐仪式，多米尼科修士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走进火中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明我会修士一定会做出让步。然而他们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搞“火的考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与政府委员们协商。他们久久不出，看起来这两派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出来，却不料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然后又进了市政厅。这样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发出抗议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时间，又等了3个多小时。空气紧张起来。担任

警戒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继续等待。代表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

快到下午第10点（5时左右）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几个坐在有顶篷的佣兵凉廊里的多明我会修士站起来高喊："奇迹！奇迹啊！这是上帝不希望'火的考验'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愤怒理所当然。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教派去了：

"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

"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人们已经不分愤激派和痛哭派了，反倒是痛哭派的人对他更加愤怒。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在佣兵凉廊里，修士们也开始用脏话相互谩骂。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骂多明我会修士是胆小鬼、骗子。多明我会的修士也毫不示弱，嘴里叫骂着叫花子、狗、呆瓜。修士在神职人员中是最下等阶层的僧人，与主教比是教养低下的人。我想今天算是亲眼见识了。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委员们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个委员赶在出事之前，跑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的考验"！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像来的时候一样排成二列纵队，唱着圣歌，向通往圣马可教堂的出口走去。群众怒从心头起，冲向修士的队伍。暴风雨般的怒吼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涌去。为了保护多明我会修士不受群众袭击，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守在队伍的前后左右。队伍这才好不容易通过圣母百花大教堂，回到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圣马可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痛哭派的人们高喊："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愤激派的人们也在喊："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

两派群众同样愤怒。

民众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当天夜里，城里实施了严格警戒。痛恨萨伏那罗拉的群众要杀掉他的传言在不断扩散。所有道路上都点着通红的火把，市民也被禁止外出。马路上行走的都是排队警戒的武装士兵。这一夜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过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8日。民众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做完星期日上午的弥撒后，多明我会的修士刚走上布道坛，一群人就像雪崩一样拥进教堂，把修士从讲坛上拖下来。他们个个手里都拿着棍棒和匕首，踹开了排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的听众。一个冲进来的人叫道："滚吧！滚到好哭的上帝那里去吧！"

教堂里一片混乱。女人们哭喊着。大家争前恐后涌向大门。冲进来的人把听众赶出教堂后喊道："去圣马可，去圣马可！"

来做弥撒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进来，连想逃跑的人、少年还有女人都抓起了石块。

群众沿着拉尔加街注走过美第奇宫前，向圣马可广场而去。眼见得群众队伍在不断壮大，每条巷子都有人走出参加进来。有个老人，大概打算去做弥撒，唱着圣歌走过群众的前头。很快，他就被几个男人围上了。

"还没有厌倦吗？你这个伪君子！"他们谩骂老人。老人被他们一棒打死了！悲哀啊！

到了圣马可广场，群众越来越多。人人都在喊："点火烧圣马可！把那些修士熏出来！"

在圣马可教堂里做弥散的人逃了出来。修士们跑到隔壁的修道院里，关上入口大门，在后面架起路障。

群众中拿武器的人渐渐多起来，修道院的围墙又高又坚固，里面至少有250名修士，还有30多个老百姓。他们似乎已下了决心，为保卫萨伏那罗拉不惜一战。他们有充足的武器。间或还有几个修士在修道衣外面穿上胸甲，爬上墙头，向在广场上喊叫的群众射箭，吓唬他们。

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到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家去！"群众呼应着这个声音，开始向城中心跑去。他们想袭击被称为萨伏那罗拉左膀

右臂的瓦洛里的家。大家知道，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一定会在萨伏那罗拉身边，应该只有家属留在家里。

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或许是听到了墙外的喊声，或是担心修道院防守薄弱，再或是打算去集合自己的手下，他化装后走出修道院回家去了。群众包围他家时，他前脚刚进家门。群众在钉着铁钉的厚重大门前高叫。这时，政府委员差来的使者到达，向他传达了让瓦洛里去市政厅的命令。瓦洛里跟着他，打开大门走了出来。他在卫兵的护卫下，在远远围着他的群众的一片嘲讽声中向市政厅走去。就在这时，一群全副武装骑着马的人跑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处决的那5个人的亲属，现在要来报仇了。他们骑在马上同时刺出了数杆长矛。一度把佛罗伦萨政府玩弄于股掌中的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妻子从窗户里看见这个场景，发出一声惊呼。一支箭飞来，扎进了她的胸膛。群众从门口蜂拥而入，跑到楼上，用枕头捂死了睡在那里的幼儿——瓦洛里的外甥。然后是一阵抢掠。

群众因首次的血祭而亢奋起来，根本不知道停手。被视为萨伏那罗拉派主要人物的安德里亚·坎比尼、保罗·索德里尼、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家挨个遭袭被抢。但他们已经提前逃走，无人死亡。

一来二去，夜幕降临了。群众抢得高兴了，便再次汇聚到圣马可广场，开始攻击修道院。有人要点火烧门，有人绕到修道院后侧，尝试翻墙。但修道院防守坚固，修士们一边高呼“基督万岁”，一边把来犯者挡了回去。

在反复攻守的时候，大约在第4点（夜里11时左右），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带着一队武装士兵来到现场。看代表们的脸，几乎都是愤激派的人。代表叫出了修士，传达了政府的决定，要把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个手下护送到市政厅去。退到里面去的修士久久不出。这期间，修道院内外又打了起来。愤怒的政府代表再次派使者进入修道院传话，要萨伏那罗拉到市政厅报到。结果使者也久久出不来。

快到第6点（午夜1时左右）的时候，圣马可修道院的大门终于被砸开，群众像雪崩一样涌进去，与抵死防守的修士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仅是攻入的群众，就死了15到20人，伤了100多人。

也许是已无力抵抗下去，到了第7点（午夜2时左右），两个修士和先前被派进去的使者走了出来。两个修士向政府的代表说道：“如果你们保证把这三个人安全带到市政厅，我们就交人。”代表答应了。

不一会儿，萨伏那罗拉、多米尼科和西尔维斯特罗三人来到了修道院门口。卫兵立刻围到了他们身边。铐上手铐脚镣的声音尖厉地传向四周。他们穿过人群，向市政厅走去。

这三个人，在群众的怒骂和嘲讽声中被带走了。一个死者母亲模样的人一边发出鸟一样的悲鸣，一边抓住萨伏那罗拉的手腕，扯破了袖子。有人在踢他们的腿，还有人叫道："去死吧，瘟神！"

被押走的时候，只有西尔维斯特罗低着头。萨伏那罗拉修士和多米尼科修士两人被带走的时候高昂着头，目视前方，不改凛然之态，毫无胆怯的样子。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9日。萨伏那罗拉持续统治佛罗伦萨长达4年，但他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力。

民众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个个善良、聪明机灵，一旦感到事情会危及自身，马上就会变得胆小怕事。

可是，当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群体，性格就会大变，且变化多端。刚才还是一群温顺的羔羊，瞬间就会变成一群狂奔的野猪；刚才还在彬彬有礼地因幸福而落泪，转瞬就会不顾一切地大吵大闹，结果闹出人命。

如果你看不起民众的这种动物性，为此而叹息，那究竟会怎样呢？只能正视现实。

为某一件事激起民众的狂热并非难事，因为民众总有一种狂热的欲望。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狂热持续下去，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本身不错。不但不错，依靠民众的支持还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方法。但是，一旦政权到手，就需要改变这种方法。对于民众，要先给他们一勺蜜，然后把他们牢牢地关进笼子里。民众满足于蜂蜜，便不会在意束缚他们的笼子。

萨伏那罗拉错在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说自己并无权力欲望。当然，民众开始时会把没有权力欲望的他推倒权力的宝座上去。但是，他不也顺势登上了权力宝座吗？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脚底下的基础脆弱，强烈的自信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轻飘莫名，难道不是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紧急使节深夜抵达，告知了法国国王的死讯。我把这个报告送给已经进了寝室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掩饰不住喜悦。

对教皇而言，这是继萨伏那罗拉倒台的又一个喜讯。这一定给了他更大的满足。萨伏那罗拉的武器是三寸不烂之舌，可是法国国王却拥有真正强大的武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亚历山大六世看上去心情格外好，当即传上早上求见的佛罗伦萨大使。

邦西大使转达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意思，称以前在萨伏那罗拉事件上一再处理不妥，对此表示道歉，说这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大使还说，佛罗伦萨政府拟依照共和国法律对已被捕的萨伏那罗拉及其两个门徒进行审判，特请教皇批准。最后，大使说由于每年支付法国国王巨额贡金和旷日持久的比萨战争的耗费，佛罗伦萨财政已濒于危机，请求暂免向教会缴纳相当于年度收入1/10的所谓“什一税”。

对此，教皇做了如下回答：

“我将以由衷的喜悦接受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原谅你们的过去吧。我觉得，佛罗伦萨市民就像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孩子。

“对他们三人的审判，眼下先交给政府处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神职人员。我还是要求政府尽快将他们押送到罗马来。

“关于什一税，我很难立即答复。但是，看在已经觉悟的佛罗伦萨人的分上，我不会为难你们。也许你们的请求会被接受。”

佛罗伦萨大使得到教皇这样的答复退了出去，一副放下心来的表情。

但我觉得，亚历山大六世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主要是关于什一税的那段话。如果仅对佛罗伦萨一国免税，其他各国不可能沉默不语。以前，教皇曾许诺过要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条件是佛罗伦萨参加意大利同盟。可是比萨人坚决主张自立，威尼斯又一如既往地反对这样

做。亚历山大六世是在对此事态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向佛罗伦萨许诺的。我觉得，在什一税问题上佛罗伦萨人会再吃空心汤圆。看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相当坏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0日。今天第21点（下午4时左右），三名犯人被从市政厅里的监狱移送到了巴杰罗宫。看着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被人押送，人群中甚至无人落泪。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3日。听说法国国王7号那天死了。这么说，那天的暴雨就是他的死讯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9日。今天，我在市政厅内大会议场旁听了对萨伏那罗拉的审判。他已经亲笔写下，自己不是预言者，自己传道的东西全都不是根据上帝的启示，审判时还宣读了这份东西。萨伏那罗拉承认了这些，他还坦白了一些事情，这些事同我们在他布道时听到的完全相反。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些，惊愕不已，胸口在作痛。我想到我们努力构筑的东西竟然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还不得不亲眼见证自己如此搭建起来的东西崩溃坍塌，成为碎片瓦砾……

我一直盼望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希望它能够成为正确生活的好榜样，通过遵守正确的法律，以正确的生活方式使佛罗伦萨繁荣起来，希望在我们国家教会也能够重得新生，能够改变无信仰者之心，使国家获得好人得到尊敬的力量，从而成为上帝的国度。

可是，这些愿望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感觉不到愤怒，只感到特别悲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2日。圣母百花大教堂公布了教皇的赦免。我们佛罗伦萨市民在萨伏那罗拉被开除教籍之后仍然在听他布道，参加他所主持的弥撒，因而也是有罪的。今天，因着教皇的特别仁慈，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4日。修士倒台后逃往国外的人中，在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之后，还有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保罗·索德里尼。他在逃亡地卢卡被刺客杀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0日。政府委员会向袒护萨伏那罗拉而被逮捕的23名市民宣布了处以罚金的刑罚。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处以100、200到1000弗罗林不等的罚金，罚金共计1.2万弗罗林。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日。今天，23名市民在交付罚金后被释放了。牢里只剩下三个可怜的修士了。

为萨伏那罗拉布道，曾经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搭了临时看台，这看台后来几乎成为常备设施。今天，根据政府的命令，彻底拆掉了这些看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日。今天从第15点（上午10时左右）到傍晚，很多人都听到了从巴杰罗宫里传出的惨叫和呻吟声，是在拷问那些修士。

听说，上刑是捆上手腕吊起来，然后再把人突然降下来，说这是最轻的一种刑罚。但萨伏那罗拉以前身体就弱，这样的刑罚怕也经不住。在审问中他翻供，昨天还说自己不是预言者，第二天就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声称自己受上帝派遣，供词前后不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3日。教皇今天必须做出决断。

佛罗伦萨政府拒绝了教皇让他们把萨伏那罗拉押送来罗马的要求。教皇一再要求，但答复总是一样。而且，他们还传话过来，希望教皇任命特使去佛罗伦萨，在当地进行审判。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反萨伏那罗拉的愤激派掌握了佛罗伦萨政府的权力。他们害怕让萨伏那罗拉活着，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东山再起，所以想尽早除掉他。如果把萨伏那罗拉押送罗马，教皇顶多把他关进圣安杰洛堡的监牢。他们摆脱不了一种不安：教皇在位时间所剩无几，萨伏那罗拉不定哪天就会出来，恢复原来的地位。所以他们不想把他送到罗马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理由判处萨伏那罗拉死刑。佛罗伦萨的审判一拖再拖，就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得编造出一个理由。可是，这很难做到。萨伏那罗拉对国家并没有反叛行为，用世俗的法律衡量，他没有一点的犯罪事实。这样他们才考虑不把他送到罗马而采用教会法来审判。于是，他们请求教皇派特使来佛罗伦萨。

这回教皇似乎有了什么用意。都过去了十多天，教皇也不见佛罗伦萨大使，在与他的心腹说话时也绝口不提这件事。我们只能想象教皇的内心想法。

我想象，教皇是在考虑对萨伏那罗拉死亡的责任问题。根据眼下的事态，派遣教皇特使就意味着萨伏那罗拉死亡。根据教会法，异端、分派、反叛之罪都构成死刑。

佛罗伦萨政府想通过这个办法把萨伏那罗拉之死的责任转嫁给教皇。教皇当然知道这种事。他是在考虑，明知如此却又响应，这样做是否是上策。

教皇的心腹大患查理八世已经死去。奥尔良公爵路易[注]继承了法国王位。因而保持与佛罗伦萨的友好关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紧迫。话虽如此，向意大利五大国之一的佛罗伦萨政府施以恩惠，把它拉在自己一边，也是十分有好处之事。

这中间，萨伏那罗拉只是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不过，这不就是跌下权力宝座的人的命运吗？

如果萨伏那罗拉要搞出点奇迹的话，与其让天下雨，不如自己穿越大

火。民众喜欢看让他们手上捏把汗的杂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这几天，群众拥到政府和巴杰罗宫，骚动不已，他们高呼："杀死修士！"

他们对一拖再拖的审判已经失去耐心。这帮人多么浅薄，竟想早点看到人死。

萨伏那罗拉似乎已经意识到今有一死，在牢里专心写作。据说他写的东西是背着监视他的人，让在监狱里工作的人一点点带出来的。看守中也有尊敬这几个修士的人，他们在帮他做这件事。他写的东西题目是"上帝啊，怜悯我吧！"（Miserere Mei.）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8日。教皇终于下了决断，任命多明我会会长乔亚基诺·图里亚诺和主教兼罗马教会法庭副审判长弗朗切斯科·洛莫利诺为教皇特使。尽管洛莫利诺还很年轻，才36岁，但教皇很欣赏他在教会法方面的见识，所以任命他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9日。今天，为了审判萨伏那罗拉，罗马派来了教皇特使。他们是多明我会会长和伊莱尔达的主教。前去迎接他们的群众齐声高呼："消灭修士！埋葬假预言者！"

两位特使看了一下群众，没有回答，走进了市政厅。听说他们在市政厅随即开始了审问。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礼拜日，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

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他的双手捆起来。在吊起他之前，主教向他问话。

“你昨天坦白说，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告诉人们听到了，还扬言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都是一派胡言。你能在这里承认你昨天交代的吗？”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不承认，自己就是预言者。

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立刻被高高吊起。我们坐在听众席上，听到头顶上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

当天的公审就此结束。萨伏那罗拉被放下来，他疲惫虚弱的身体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根本没有顾及离席的审判长和我们旁听的人。这一幕像烙在了我的眼底一样，挥之不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门徒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被判死刑，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圣罗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先处绞刑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23日的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即开始了行刑准备。我傍晚路过那里的时候，已经准备完毕。

从市政厅的狮子像前到广场中央建起了一个廊道。在木板搭成的廊道末端，是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圆台，中间立着很粗的木柱，高极了。柱子顶端钉着一根横木，正像一个十字架。

一旁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修士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了。”众人附和着说：“是啊，是啊。”也许是听到了这话，一个官员从市政厅里走出来，命人削去横木以上部分的木柱。大约是想把架子做成T字形，使之看上去不像十字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3日。我从人们的传言中听说了三个修士昨晚的情

况。据说，得知判决后，弗朗切斯科·西尔维斯特罗吓得晕了过去。他已是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皮耶罗·卡波尼等佛罗伦萨有实力市民的忏悔神父了，但还是在狱中供出了经常与萨伏那罗拉来往的市民名单。与仍然信奉萨伏那罗拉的多米尼科修士相比，他彻底动摇了。

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听到宣判时却表情喜悦，像是被邀请过节一样，还说为什么不让他活着接受火刑，那样可以尝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尝到为他殉教的喜悦。他把送给他的晚餐吃得一点不剩，给自己担任院长的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修士们写了封遗书。遗书中写道：请为我们这些为上帝的教诲而赴死的人祈祷，请好好阅读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

萨伏那罗拉听到判决时既不喜也不悲，只是在无声地祈祷。晚饭上来了，他动也没动，说自己要让灵魂强大，而不必让肉体强壮。他要让脑子清楚，去做好赴死的准备。

教皇特使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请让他见见另外两个修士。他同被带来的两个修士一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也因此不再恐惧，拿出了勇气。之后两个人又被带回了各自的牢房。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回去后便倒下进入了梦乡。

行刑当日，教皇特使、政府高官、佛罗伦萨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走出市政厅，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的考验”那天还多。其他所有会派都派了神父前来参加。现场鸦雀无声。

三个修士被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个修士被剥去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

西尔维斯特罗修士首先被推上廊道。廊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柱，上面钉着一根横木。横木左端挂着的绳圈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脖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他的身体。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修士的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还剩中间一个吊架，轮到萨伏那罗拉了。对信奉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

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将会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等等。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甚至连祈求上帝宽恕的话、上帝为何要抛弃他的话、向上帝倾诉哀叹的话都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大失所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图9：萨伏那罗拉的死刑执行

绞刑架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事先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他们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尸体掷石块儿，要把尸体砸下来。他们发出了欢呼声。落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为的是不让任何东西落到信者手里。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哪怕只是一小勺。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维琪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阿诺河。不过，听说还有少数人没有抛弃对萨伏那罗拉的信仰，他们偷偷躲在下游等着，准备捞拾漂下来的东西。就算是骨渣，在宽阔的阿诺河里能捡到吗？骨灰也一定溶到水里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6日。今天我路过广场，在黄昏的光线中，看见就在他们被火葬的地方，有几个身穿黑衣的女人悄悄跪在地上祈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萨伏那罗拉覆灭了。用憎恶和好奇的眼光看着他死去的，是那些曾经把他奉为上帝使者的同一拨民众。

那天，教皇始终沉默着听完接到的报告。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一个认真但不成熟的男人的一生结束了。"

仅此而已。两位特使来报告时，教皇也是专注地听着他们长长的汇报，听完后只是感谢了二位的辛劳，没有谈其他感想。他又回到了平常的工作状态。不知情的人见他这样也许会觉得，从来就没有过萨伏那罗拉这么一个人。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两人互不相容。

萨伏那罗拉在布道和著作中都说，基督徒的信仰表现为排斥、打击和消灭异教徒。

可是，亚历山大六世是唯一一位认可所有宗教存在和信仰自由并予以实践的教皇。1492年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格拉纳达时，伊斯兰教徒可以逃到非洲，但犹太教徒却无处可去。接受他们的正是刚刚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决定把罗马中心的一块地给他们做居住地，让他们住下来。在那里，犹太人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犹太教会堂。犹太教徒们在基督教大本营和教廷所在地罗马生活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还要安稳。教皇还毫不犹豫地让一个受到好评的犹太医生当了自己的侍医。

在对待伊斯兰教徒方面，教皇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关系友好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保护犹太人和与土耳其交好，是萨伏那罗拉谴责亚历山大六世的理由之一。可是，教皇并没有单纯指望与苏丹巴耶济德的友好关系。他曾从教廷财政中拿出很大部分的金额分数次援助匈牙利。匈牙利与土耳其接壤，地处保卫基督教国家的最前线。

萨伏那罗拉的理想是在佛罗伦萨建立以基督为王的神权政治。根据他的观点，哲学、文学、美术统统无用，只有真正献身于上帝的人才能

搞政治。其结果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从事政治。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说，他是想把全世界都变成修道院。这句话正戳中他政教合一的意图。

亚历山大六世的想法则与萨伏那罗拉完全相反。他大概是第一位考虑政教分离的教皇。意大利的不幸在于它分裂成了众多的君主国和共和国，而教廷也占了其中1/7的领土。这样，岂不成了一统于君主之下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饵食了吗？为了避免被鲸吞，只能把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变成一个统一的世俗国家，从而对抗各国。如此一来，像以往那样拥有世俗领土的教廷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到了那时，教廷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发挥真正意义上的教会作用，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个半吊子。

不过，亚历山大六世想靠自己的儿子来实现这个意图。这就遭到了人们的谴责，说他为自己儿子的显达而牺牲了教廷。教皇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显达，这是事实，教皇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从来不用使命一词，这种人也实在罕见。他也知道，自己的个人野心与意大利的利益是一致的。教皇把实现自己意图的事托付给了甘迪亚公爵。不幸的是，甘迪亚公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无能；而幸运的是，他遭到了暗杀。如果有其他能够实现教皇意图的人出现，情况又会怎样呢？教皇一定会竭尽全力援助此人。

教廷与意大利过于紧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亚历山大六世出生在西班牙，是外国人，他比意大利人的教皇更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缺陷。这与只考虑佛罗伦萨一个国家改革的萨伏那罗拉相比，存在着规模上的无限差别，在方向上则完全相反。

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破坏自己担任首脑的教廷，破坏拥有世俗权力的圣罗马教会。他首先想让教廷国家完全世俗化，再用它的力量把整个意大利统一成一个世俗国家。这样，圣罗马教会就会因为失去世俗领土而丧失世俗权力。萨伏那罗拉试图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而亚历山大六世却要将二者分离。

不过，很少有人了解教皇这个大胆的意图。我曾经有一次这样问教皇：“陛下，听说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一版再版，还翻译成了德语和法语。在历代教皇中，有人亲自执笔写下自己的想法，也有人雇佣学者（umanista）写作。陛下，您想选择哪种方法呢？”

亚历山大六世面露微笑回答道：“人心脆弱。写和说自己做的事情，人们总会心情高涨，或者为自己辩解。自己写会看不到现实，雇人写就更不用说了。人一旦开始为自己辩解，便将一事无成。”

附记：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的书信留存至今。我的翻译尽量忠实，但用省略号省去了中间重复较多之处。书信原文是以当时的公文形式用拉丁文写就。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也确有其物。我从众多编年史作家中选择了他，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是市井之人，我认为他最能坦率表达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他的日记从1450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516年。他自己曾经写道，1450年时他14岁。因而我所写的这个事件应当发生于他五六十岁的时候。但由于他是市井之人而非知识分子，其对事件以外其他事情的叙述失之简单。因此，我或引用萨伏那罗拉的布道集和著作，或以当时佛罗伦萨人的通信为材料，以他的日记为主线，增写了很大的篇幅。

另外，说说我所引用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他在自己的布道中，几乎每次都要重复同样的主旨。我只尽量选择翻译了其中不同的内容。但是，重复即效力，即便不谈当今的宣传广告方法和政治宣传手段，这点也应该不难理解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的日志则完全是我的创作。这个人物确有其人，曾为教皇秘书。后来似乎他作为教皇的亲信之一，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的手下工作。不过，也许是学习波吉亚父子的结果，他们的亲信中没有一个人留有日记之类的记录。没有他们的日记，写作便较为困难。于是我以当时的编年史、各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提交给教廷的报告等为素材进行了创作。

最后，关于波吉亚家族的所谓恶德和堕落，请参见拙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第二部“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和《优雅的冷酷》。本书的内容聚焦于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方面，未能详述其“恶德”。

---

1.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但同时反对文艺复兴运动，视人文主义者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4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他被处以火刑。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Bartolomeo Flodido）时任教皇秘书官。本书引用的他的所谓日记，是本书作者根据有关史料创作的，并非他本人留下的日记。

4.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1443——1513），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1471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称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503——1513年在位。

5.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il Moro，1452——1508），绰号“摩尔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次子，于1494年成为米兰公爵，1494——1499年在位。他曾赞助了达·芬奇等艺术家。

6. 巴耶济德二世（Bayezit II，或译巴耶塞特二世，1447——1512），土耳其苏丹，1481——1512年执政。

7.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情妇瓦诺莎（Vannozza de Catanei）的私生子，曾任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

8. 法国病，指梅毒。据信梅毒最先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西班牙，再蔓延至西班牙控制的那波利。法军入侵那波利时，从那波利妓女那里感染了梅毒，在军中形成暴发性疫情，并将此病带到欧洲内陆。梅毒后来在意大利及欧洲迅速蔓延。意大利人认为该病由法国人带来，称为“法国病”。

9. 以赛亚（Isaiah），《圣经》人名，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以赛亚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0.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人名，公元前7世纪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耶利米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1. 《申命记》（Deuteronomy）是《旧约》的第5卷，记述了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对以色列人的3次讲话。其中的最后一章记述了摩西之死。

12.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Lent），基督教的斋戒节期。据《圣经》载，耶稣于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40昼夜。教会为表纪念，规定棕枝主日前40天为此节期。教徒在此期间一般于星期五守大斋和小斋。节期内教徒不举行婚配，停止娱乐活动，增加祈祷和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施慈善，为基督复活做准备。东方教会的四旬节期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

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类似于此，棕枝主日前50天称为五旬节期，前60天称为六旬节期，前70天前称为七旬节期。

13. 阿摩司（Amos），《圣经》中的人名，为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先知，事迹见《旧约·阿摩司书》。

14. 布拉乔奥（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15. 棕枝主日（Palm Sunday），又称“圣枝主日”、“主进圣城节”，时间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不久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手拿棕枝的群众欢迎。此节日即为纪念此事。教堂在这一天多以棕榈枝装饰。

16.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和14个中小行会。

17. 关于此事，可信的历史学家不是予以否定，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就连狂热的萨伏那罗拉派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eri）也只是引用了部分布道内容，而未及其余。只有几位信奉萨伏那罗拉的人在他被处死后不久写下的几份手稿里，记录了这件事。萨伏那罗拉也没有明确地在布道中说过教皇有此请求。——原注

18.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为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19. 中世纪早期，西欧常用的商业流通介质是一种小银便士第纳尔（denarius），12第纳尔等于1索利达斯（solidus，意大利语称为索尔多，soldo），20索尔多或240第纳尔为1里贝拉（libra，意大利语称为里拉，lira）。

20. 佣兵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座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有许多雕塑作品。

21. 《圣经》格言。《旧约·申命记》中摩西所言，后为耶稣引用。据《新约·马太福音》载，耶稣传道之初，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禁食40天。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答道：“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后来人们用这句话表明，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22. 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Porta San Piero Gattolino），即佛罗伦萨后来的罗马门。

23. 耶稣升天节（Feast of the Ascension），亦译“主升天节”、“耶稣升天瞻礼”，基督教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据《使徒行传》，耶稣于复活后第40日乘云升天。教会规定复活节后第40日为此节日。

24. 教皇派（Guelf，音译“归尔甫派”），12——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别，成员多为银行家、商人和作坊主，代表意大利工商业主的利益。该派为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封建主的皇帝抗衡，而与罗马教廷的势力联合。皇帝派（Ghibellini，音译“吉伯林派”）的成员则多为大封建主，他们力图保持封建特权，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势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处于教皇派的控制之下，而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多处于皇帝派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两派的对抗使意大利许多城市间发生残酷混战。

25. 从1497年开始，萨伏那罗拉日益卷入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纷争。佛罗伦萨市民也根据其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自动分裂为下列派系，使佛罗伦萨陷于骚乱之中：愤激派（Arrabbiati）激烈反对美第奇家族及萨伏那罗拉以贵族政治的路线建设共和政体的做法；白党（Bianchi）对萨伏那罗拉毫无同情，但拥护平民政体；灰党（Bigi）继续效忠于美第奇家族；无良派（Compagnacci）抵制萨伏那罗拉对他们私生活的干涉；痛哭派（Piagnoni）又被称为所谓的修士同伙（Frateschi），他们视萨伏那罗拉为先知，构成了萨沃那罗拉的党派。

26. 甘迪亚（Gandia）位于西班牙东部地中海西岸，15——16世纪曾是重要的文化和商业中心。首任甘迪亚公爵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路易吉·波吉亚（Pier Luigi de Borgia，约1460——1488）。路易吉早逝后，爵位由其同父异母弟弟乔凡尼（胡安）·波吉亚[Giovanni（Juan）Borgia，约1476——1497]于1493年继承，成为第二任甘迪亚公爵，他还是塞萨公爵、那波利治安官、圣彼得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以及教会军统帅，1497年遭谋杀。

27.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等。

28.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出身于米兰多拉的贵族家庭，曾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和费拉拉大学学习，后去佛罗伦萨，结识哲学家费奇诺，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精通多种语言，熟悉古代文献和各种哲学学说，其讲演稿《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

29. 犹言“好死不如赖活着”。

30. 此处指上一章“最后的十字军”中的主人公教皇庇护二世。

31.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到走向灭亡和永生的两个门和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西方语言中，“窄门”、“窄路”含有正门正路、永生之门的意思。

32. 《新约·哥林多前书》：“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33. 《新约·约翰福音》：“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34. 指对主人不忠的仆人，见《新约·路加福音》。

35.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36. 费迪南多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oh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多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多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波利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la I，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多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他遂以“天主教徒费迪南多”著称。

37. 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的创立者，1485——1509年在位。

38. 即亚盖隆王朝的乌拉迪斯拉斯二世（Vladislaus II，1456——1516）。他是波西米亚国王（1471——1516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1490——1516年在位）。

39. 拉尔加街（Via Larga），现在的卡乌尔街（Via Cavour）。

40.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1498——1515年在位，被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他于1465年未满3岁时成为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图10：尤利乌斯二世（拉斐尔画）

单凭动机纯粹、认真、不利己这些理由，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结果时会变得惊人的宽容。这使我心情黯淡。

这种人作为个体看是一个善人，值得尊敬。但是，如果他拥有可以影响很多人生活的地位和权力，我们能不看结果而单单称颂他动机纯粹吗？不自私就是好的免罪符吗？

一

1506年8月26日清晨，罗马的所有街道突然被群众挤得混乱不堪。人人都向圣彼得广场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议论着那天早晨像旋风一样传遍罗马的奇怪传言。只要有人说点什么，群众就会齐声发出爽快的笑声。狭窄的马路两边拥挤地排列着房屋，笑声在这些房屋的石壁之间回荡。被这笑声惊起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旦他们知晓了原因，又会急忙穿上衣服，加入到奔跑的群众中来。

“听说教皇要去打仗啊。”

“跟土耳其人打吗？”

“不是，听说是去进攻基督教徒。”

“那一定是野蛮人注啦？”

“不对不对，是进攻意大利。”

“哦？”

对话被笑声淹没。

罗马民众已经习惯了教皇的女儿带着豪华的队伍出嫁和教皇的儿子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凯旋。教皇亲自参加狂欢节和出席宴会也已经不会引起他们的惊讶了。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原本应该是做弥撒、赐福予信徒的和平之人，可现在却要亲率大军攻打基督教徒，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大事，难怪惊动了不会轻易吃惊的罗马民众。当他们得知这无害于己时，也是绝对要去看看热闹的。群众中混夹杂着妇女儿童，想到那可以免费看到的精彩节目，他们眼睛发亮，你推我搡地跑过架在台伯河上的大桥。

圣彼得广场上，500名骑兵已经整队完毕。他们从头到脚裹着铁甲，手持长矛，是一队武装到马匹的重装骑兵队。每一个骑士都把头盔的护脸铁板翻上去，摆出骑在马上待命的姿势。他们的旁边，各带着一个佩戴简单铁头盔和胸甲、手拿弓箭的步兵。执马缰绳的马夫没有武装，他们每个人身旁都放着一个大口袋，里面塞满了骑士——马夫们的主人的所有日常用品，从磨砺武器的油、换洗衣服到餐具，应有尽有。不用拽缰绳的时候，他们就要背着这个大口袋跟着走。看着这1500人，实际参战的只有1000人的队伍，广场上远远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惊愕的声音：“人太少了吧！就这点人还想打仗？”

12年前，罗马市民曾经见识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的9万大军，他们当然会有这样的感想。整装待发的骑士们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在等候大将。

这位大将还在眼前的圣彼得大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此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获得成功。他还是教皇，不能只自己一个人祈祷，还要为枢机主教、各国大使和佣兵队长们做弥撒。

祈祷战争胜利的弥撒结束了。圣彼得大教堂的门朝里打开，发出了沉重的声音。这声音犹如口令，骑士们一齐下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注]的身影出现在通往教堂的石阶上。高高的教皇皇冠和金线缝制的长披风，使清晨的教皇看上去更加魁梧。教皇皇冠下面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表情严肃地看着周围。骑士们一齐单膝跪地。甲胄的铁片相互碰撞发出钝响，瞬间压倒了一切。挤满广场四周的群众骚动起来，交头接耳说“教皇的教衣下面也穿着铠甲呢”。他们纷纷跪在地上。枢机主教们身着红色披风，呈扇形排在教皇左右，这时他们也跪了下来。只有教皇和他的坐骑站立着。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面对跪地的骑士和对面的群众，用右手大大地画着十字，以上帝、基督和圣灵的名义为他们赐福。他左手拿着银十字架。在照耀广场的朝阳映照下，十字架闪着银光。大家一齐画着十字，合唱阿门。

终于要出征了。坐骑被牵到石阶下，尤利乌斯二世穿着这身衣服上马，走在全军前头，从广场出发了。他的随从举着巨大十字架走在前面。20位枢机主教骑着马跟随其后。除了在尤利乌斯二世出征期间留守罗马教会的拉法埃洛·里阿里奥枢机主教和因老、病不能同行者以外，全体枢机主教都上了前线。各国大使跟在枢机主教的后面。他们本以为要常驻教廷，却不料要随军作战，个个惊魂未定。再后面是秘书、书记、仪典官等教廷使役。跟在这帮与打仗毫不相干之人后面的，才是重装兵团。

队伍上了前面的桥，跨过了台伯河，左边能看到圣安杰洛城堡要塞。队伍沿着河边的路走了一会儿，便进入了市内的小巷。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路两边所有的窗户。尤利乌斯二世在大十字架的先导下策马通过科尔索大街，他的脸上神采奕奕。枢机主教们不情愿却又不得已地跟在后面，他们把厌恶的表情藏在红色的宽檐帽下。同他们相比，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精神抖擞，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都63岁了，却好像返老还童，回到了20岁。

穿过科尔索大街，来到了人民广场，这里的北面便是拱卫罗马的城墙。罗马市民的代表已经来到城门下送行。由于没有先例，面对教皇，市民代表不知道说为他祈祷武运的话是否合适，便含含糊糊地与就要离开罗马的教皇寒暄。尤利乌斯二世下马，拉过大十字架，庄严地为自己不在罗马期间的罗马市民祝福。

教皇再度上马，同队伍一起走出城门，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朝正北方向行进。队伍走过米尔维奥桥，再次渡过蜿蜒的台伯河。自此开始，就要走卡西亚大道了。在走入卡西亚大道前要做一件事。出征仪式已经结束，市民代表的问候仪式也已经结束，不需要继续穿戴这热死人的教皇皇冠和沉重

的披风了。尤利乌斯二世摘冠脱衣，只剩了白帽和教皇服。他继续策马前行，愈发精神焕发。

盛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照晒着。但在古罗马时代建起的卡西亚大道两旁，浓绿的伞松成荫，凉爽的风吹拂着。苍松之间，闪动着身穿白衣的教皇和身穿红衣的枢机主教的身影，兵队中的甲胄和长矛不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黑光，队伍一路向北，渐行渐远。

这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打的旗号是收回圣罗马教会的领土，完全出乎意料，使人们惊讶不已。但这却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即位3年来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借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就是，教皇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于此。与其说他深思熟虑，不如更准确地说他是因为种种原因才隐忍至今。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出生在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是贫穷的剪毛匠。他与被称为“修士伯父”的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进了修道院。后来，这位修士伯父成为西克斯图斯四世[注]教皇，匠人儿子朱利亚诺的运道也就此打开。他在28岁时接手伯父当枢机主教时的教区，当上了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崭露头角。不知道为什么，西克斯图斯四世更看重并重用热那亚附近小有名气的里阿里奥家的外甥，而不是自己的罗韦雷家族。西克斯图斯四世曾经在里阿里奥家当过家庭教师，因为这个缘分，他成功地把妹妹嫁了过去。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个忍耐时期。

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的时候，以前一直执罗马牛耳的里阿里奥家族的外甥们立刻失势。朱利亚诺巧妙钻营，成功地把同乡奇博扛出来当上了教皇，成为英诺森八世[注]。他与波吉亚命中注定的对决这时表面化了，后者的实力一直被认为在枢机主教中名列第一。朱利亚诺给了一直觊觎教皇宝座的波吉亚当头一棒。他蔑视旦夕祸福的里阿里奥家族那些和他有表亲关系的人，迁出自家宅邸住进了教皇宫殿。朱利亚诺的得意持续了6年，自己和别人都以为下一任教皇的宝座非他莫属。

然而，波吉亚也不是会就此退缩之人。他享受狩猎，跟几个女人生了孩子，悠然自得地等待时机。1492年，在英诺森八世死后的枢机主教会议上，波吉亚在关键时刻击败自信满满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当选，成为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他致力于打倒波吉亚的11年努力的开端。为了打倒宿敌波吉亚，他煽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引法军入侵

意大利，图谋借此力量召开公会议，把波吉亚教皇踹下马。这一企图失败后，他马上利用萨伏那罗拉，甚至要掀起一场反波吉亚运动。

眼看打倒波吉亚的计策将要悉数失败，幸运突然降临了。1503年夏天，亚历山大六世得了疟疾病倒。他的儿子切萨雷也在同时因为同一种病卧床不起，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使朱利亚诺非常幸运。他从自我流放之地阿维尼翁回到了阔别10年的罗马。他没有放过大好时机。亚历山大六世的继任者庇护三世只当了26天的教皇便去世了。庇护三世去世后，威尼斯共和国为了阻止法国人出任教皇而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罗韦雷有预谋地笼络住了那些西班牙人枢机主教，他们的选票原先都捏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中。靠着威尼斯的支持和西班牙人枢机主教的选票，他登上了教皇宝座，成为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加冕仪式当天，他因过于激动而昏厥，被教廷官员们抱着走上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阶。

尤利乌斯二世即位后，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切萨雷·波吉亚。他们二人之间有约定，切萨雷派的12位西班牙人枢机主教将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把票投给罗韦雷，而罗韦雷当选后将确认切萨雷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和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这个约定无人不晓，欧洲各国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心观望着，看这两个宿敌能否和解。尤利乌斯二世打开始就不打算遵守这样的约定，人们却无法谴责不遵守约定的尤利乌斯二世，因为错在切萨雷一方。他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错误地观察和判断了人的感情。设局骗人后毫不内疚，波吉亚父子和尤利乌斯二世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

波吉亚知道设此骗局是个罪孽，只把它看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有效手段。可是尤利乌斯二世不是这样，他毫不怀疑地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认为，为了教会的独立和荣耀，必须打倒波吉亚。于是，做枢机主教时对波吉亚的私愤，在他当上教皇、成为尤利乌斯二世后极其自然地转变成为公愤。切萨雷·波吉亚被抓了起来，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上。这种做法使人觉得，如此一来，尤利乌斯二世便可以将出身于传统西班牙贵族、优雅举止背后充满着权力感觉的波吉亚父子置之脑后了。

第二个问题是威尼斯共和国，它为自己当选教皇出过力。威尼斯早早便利用切萨雷倒台的机会，将势力渗透进了博洛尼亚。里米尼和法恩扎已经落入威尼斯之手。尤利乌斯二世不打算承认这事，但在竞选教皇时欠了人家的情，又不能轻易与强国威尼斯为敌。自己即位甫定，在势力尚立脚不稳之时更是如此。尤利乌斯二世现在只能对威尼斯不断入侵博洛尼亚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波吉亚还是把已恢复秩序的教会领地留给了尤利乌斯二世。当然，波吉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教会。他原本是想把那里变成实现自己野心的中心地区。波吉亚消灭了教会领土内不顺从教会的小僭主，自己却半道儿倒台。结果，尤利乌斯二世一股脑儿继承了波吉亚的所有这些遗产。这是欧洲各国谁都知道的事。尤利乌斯二世继承了前任的遗产，他心里当然还想对内对外宣示自己具有光大这份遗产的力量。在即位后两大问题中，他已经首先解决了波吉亚的处置问题，剩下的就是威尼斯问题了。如果尤利乌斯二世展示出了自己作为教皇领土主人的实力，威尼斯恐怕也会对现在这样无视尤利乌斯意愿的露骨侵略行径有所收敛吧。这就是尤利乌斯二世在即将迎来即位第3个年头时的想法。

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都是教会领土内的国家，以前一直由巴利奥尼和本蒂沃利奥以教皇代理（vicario）的名义分别统治着。巴利奥尼在切萨雷手下当佣兵队长时发动叛乱。其他造反的佣兵队长都在塞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处死，只有他侥幸逃脱，当上佩鲁贾的主人，恢复了元气。博洛尼亚在本蒂沃利奥的统治之下，切萨雷原本要攻打这座城市，但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反对而未果。尤利乌斯二世要显示自己与波吉亚不同，显示自己是一位想教会所想而且具备实现能力的教皇，这两个地方是绝好的进攻目标。



图11：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

尤利乌斯二世下手很快。他请求法国和威尼斯等国援助这次进攻，但答复尚未到达，他即于1506年8月17日秘密召集枢机主教会议，并在会上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枢机主教们几乎全体反对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但尤利乌斯的决心毫不动摇。21日，请求曼托瓦侯爵、乌尔比诺公爵等人出兵的教皇急使离开罗马。26日，他便亲率500名骑兵从罗马出发了。由于他行动太快，法国国王未及深思便承诺派遣援军，威尼斯无奈也不得不采取中立立场。欧洲各国接到了教皇御驾亲征的通知，还在犹豫这是真是假，尤利乌斯二世这厢已经启程离开了罗马。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在夏日阳光之下行军的尤利乌斯二世一行。

教皇一行出了罗马的北城门，当天行进了30公里，第一夜在福尔梅洛度过。教皇几个月前刚刚结婚的三女儿费丽契阿就和她的丈夫乔凡尼·奥尔西尼住在这个地方。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儿子，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女儿。

第二天住在内皮。这块地方原来是波吉亚的，现在收为教皇的领地。

第三天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奇维塔卡斯泰拉纳，佛罗伦萨的使节马基雅维利已在那里等候。教皇要求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援军，还要借用佛罗伦萨的佣兵队长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马基雅维利肩负的任务就是设法巧妙地回避这些要求。在尤利乌斯二世看来，佛罗伦萨并不像威尼斯那样让他在意，它的暧昧态度也没有太扫他的兴。

第二天，8月30日，队伍抵达这些天来走过的最大城市维泰博。晚上，在火把的照耀下，由大十字架开道，教皇头戴皇冠入城，他在这里逗留了4天。这期间他并没有休息。他派了两位大主教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劝说他们和平献城。另一位大主教也出发去了米兰，催促法国的援军。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则向计划前来会合的瑞士佣兵支付了预付款。

9月4日，队伍出发前往著名葡萄酒产地蒙蒂菲阿斯科尼。

5日，教皇及其一行照例于黎明前两小时出发，许多附近的农民跪在路的两旁，他们半夜起就在路旁等待，希望看上一眼教皇的英姿，得到他的祝福。傍晚时分，队伍进入了奥尔维耶托城。奥尔维耶托是建在悬崖绝壁上的小镇，被称为教廷领土的要塞。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在这里看看对手对自己出招的反应。反应何其迅速，竟让这位教皇有些得意忘形。当天深夜，派往佩鲁贾的费莱里和乌尔比诺公爵来到了驻地。他们和巴利奥尼之间关于和平入城的谈判成功了。号称冷酷无情的巴利奥尼在听说教皇御驾亲征之后，似乎也拿不出什么防卫手段了。紧跟着，巴利奥尼也来到了驻地。

巴利奥尼是来接受教皇提出的所有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教皇的要求是，以保证巴利奥尼及其家族的人身安全为条件，巴利奥尼把佩鲁贾的全部要塞割让给教皇，把儿子们送到教皇亲戚乌尔比诺公爵的宫廷做人质，还要亲率150名骑兵，与教皇军队一起进攻博洛尼亚。巴利奥尼接受了这些要求。谈判成功后，巴利奥尼跟着乌尔比诺公爵再次出发回佩鲁贾，准备迎接教皇入城。

捷报接连而至。教皇早就要求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出兵了，现在他发来了同意出兵的回复。法国国王送来了回信，对派遣援军不感兴趣，但这已经扫不了教皇的兴了。佩鲁贾已经屈服，尤利乌斯二世按捺不住早一天入城的欲望。

教皇一行从奥尔维耶托出发，沿着山间小道一路向北急行军。9月10日，抵达特拉西梅诺湖畔的村庄卡斯蒂廖内。村子小得连同行的枢机主教都不够住，尤利乌斯二世却说要住上几日。枢机主教们原本就很不情愿出征，这下更是牢骚满腹，教皇却视而不见。佩鲁贾就在湖对岸20公里的地方。

根据同行的教廷礼宾官的日志，尤利乌斯二世对这次古怪行动的解释是，他想赶在礼拜天这个教会节日进入佩鲁贾城。

9月13日，期盼中的礼拜日来到了。教皇一行前两天就渡过了特拉西梅诺湖，住在离佩鲁贾15公里的科尔齐亚诺村，做入城准备。

佩鲁贾入城仪式豪华而庄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身穿最高礼服，他头戴教皇皇冠，身穿白缎底金丝绣的长披风，身后跟着一身红衣的众枢机主教。骑兵队在山城佩鲁贾城门前待命，教皇只带极少的近卫兵入城。

在城门前，8位市民代表献上了城门钥匙。城中教堂的大钟鸣响，尤利乌斯二世穿过为迎接他这位征服者而紧急建起的凯旋门，最先走进了主教堂（cattedrale）。在这里，教皇向全体市民发布公告，宽恕了他们与僭主巴利奥尼一道犯下的不服从教会之罪，希望他们以后在教皇任命的代理费莱里枢机主教的主持下重新做人，成为教会的好孩子。

尤利乌斯二世为和平征服佩鲁贾而得意。几天后，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通过自己这一派的布道修士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布了教皇方针。

第一，在教会的领导下，建立意大利境内秩序。

第二，让圣罗马教会的权威、荣耀和秩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

第三，率领十字军抗击土耳其，把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能够在现已沦为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基督天主教弥撒。

这是多么勇敢的宣言啊！人们用欢呼声欢迎这个宣言，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与教皇同行的佛罗伦萨使节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道：教皇和全体枢机主教组成的罗马教廷首脑悉数在此，如果詹保罗·巴利奥尼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将作为成大事者而名垂青史。马基雅维利为了这句话，在以后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天主教派的史家斥为无礼的无信仰者。

9月21日，教皇一行离开了停留了8天的佩鲁贾，等待他们的是征服博洛尼亚这第二道关口。22日，他们进入古比奥城，这里已经是乌尔比诺公爵的属地。25日，教皇一行翻越亚平宁山脉著名山口福尔洛，进入乌尔比诺城。教皇原本就与乌尔比诺公爵是亲戚关系，又把自己最爱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收为养子，这位养子也已被确立为下一任乌尔比诺公爵。民众用热烈的欢呼迎接教皇入城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尤利乌斯二世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公爵被誉为文艺复兴艺术精华荟萃的美丽宫殿，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同博洛尼亚和法国的谈判之中。他再次派出特使前往博洛

尼亚和米兰，劝博洛尼亚同意和平入城，催米兰派遣约好的援军。他打算在乌尔比诺这个安全之地等待回复。

尤利乌斯二世一直势如破竹，这回却头一次有人阻挠。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这只老狐狸面对教皇御驾亲征这样前所未闻的大事也并未像巴利奥尼一样茫然自失。他和66岁的妻子、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吉尼芙拉对担任教皇特使的大主教态度冷淡。这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接到大主教交涉失败已经踏上归途的消息后，没等他们到达，便不顾周围的强烈反对，当即决定出兵。

29日，他们照例黎明前出发，杀奔马切拉塔。这一带尽是山路，不巧又遇坏天气，风雨交加，小路泥泞，队伍行进中马蹄打滑，险象环生。到了30日，就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放弃晚饭后的行军。即使这样，行军仍未停下。在圣马力诺附近，他们甚至在森林里宿营。这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来的使节抵达宿营地。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国王让米兰总督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8000名士兵已经出发。法国国王还说，希望明年四旬节时来博洛尼亚拜访教皇。教皇对此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援军出发的消息使他极其高兴。此前他还十分担心法军是否会同意前来，现在不用担心了。这样一来，进攻博洛尼亚可说是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尤利乌斯二世放心地出发了。

人们通常会取道西北到里米尼，再直接转入艾米利亚大道。这种走法最方便，但免不了要进入威尼斯的势力圈。尤利乌斯二世想避免同威尼斯发生麻烦，便从山间难走的小道一路向北走去。他禁止将士去碰威尼斯境内的一草一木，违者处死。10月1日，队伍在一个叫作萨维尼阿诺的穷村庄过了一宿。他们来到艾米利亚大道，沿大道穿过平原，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于10月2日进入了切塞纳城。切塞纳是切萨雷·波吉亚创立的罗马涅公国的根据地。尤利乌斯二世一行面对切萨雷派残党的游击战，颇感烦恼。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来了。他们来转达市政府的意思，说博洛尼亚市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平度日，满足于现状，教皇并没有什么理由前来进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就算是和平，也没有比上帝统治下的和平更好。此时，教皇所率领的军队有曼托瓦、乌尔比诺、佩鲁贾来的援军，加上教皇的500名近卫骑兵、300名瑞士步兵、100名阿尔巴尼亚兵，人数已达2500人。教皇刚才又接到通知，法国援军几天后便可抵达摩德纳。

然而，这几天大雨倾盆。枢机主教们都认为这样的天气不宜行军，但尤利乌斯二世听不进去，于10月8日离开了切塞纳。他甚至提前了午饭的时间，沿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奔向弗利。

弗利曾为切萨雷尽忠到最后，整个城市都散发着切萨雷·波吉亚的统治气味。尤利乌斯二世一行在这里受到了切萨雷余党游击战的重大打击，甚至连教皇的私人物品也被抢走。

尤利乌斯二世进入城寨，表情苦涩得像嚼了条虫子。等着他的是本蒂沃利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可以打开博洛尼亚的城门，但你不能带兵前来，拿了年贡金的未付部分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去。

尤利乌斯二世没事都会发火，这时气得满脸通红，嘴里不断地蹦出粗俗的骂人话。在场聆听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一个个表情一本正经，心里却暗自高兴，感到了一种恶作剧般的喜悦。尤利乌斯二世怒从胆边生，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当即差人去通知，开除本蒂沃利奥的教籍，如果9天之内博洛尼亚市民不改变想法，就对全市处以禁止圣务（interdetto）的处罚。一旦被禁止圣务，全城便不能举行弥撒仪式，也不能进行忏悔，新生儿也会因为不能接受洗礼而不能成为基督徒，人死了也会因无法接受临终祝福而摆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

尽管如此，本蒂沃利奥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在策划重金收买经艾米利亚大道南下而来的法国军队。法军在这个诱惑面前陷入深深的迷茫，停在了半道上。尤利乌斯二世得知了法军延误的原因后不免大为震怒，紧急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去了使者，表示抗议。路易十二原本就不乐见教皇的力量过于强大，便答复尤利乌斯二世说，他有心践约，但士兵们中了风。这又一次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再次派人去说，如果不守承诺，他将向全欧洲的君主公开法兰西国王不诚信的行为。这回轮到路易十二愤怒了，说如果那样他要撤回军队。使节们内心祈祷不要殃及自身，急急忙忙地数度往返穿梭于一南一北两个狂人之间。路易十二好不容易才下令命法军进军，尤利乌斯二世也离开了弗利。

弗利、伊莫拉和摩德纳，这三个城市沿着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字排开，依次相隔30公里、34公里和39公里。从弗利到伊莫拉，在平原上走只有一天的行程。不过两地之间的法恩扎属于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尤利乌斯二世顾忌威尼斯，决定绕开法恩扎。为此他们只能走亚平宁山脉北端的山间小道。枢机主教和教廷官员已经被以前的艰难行军搞怕了，坚决反对这样做。最后决定，这些人可以沿艾米利亚大道行进，穿过法恩扎，在伊莫拉与教皇会合。军队、教皇心腹跟着尤利乌斯二世。各国大使也跟着教皇，他们不知道教皇会干什么，出于职责一刻也不能挪开视线。马基雅维利也在其中。

尤利乌斯二世一行没有沿艾米利亚大道朝西北行进，而是取道西南。到卡

斯特罗卡罗以前的路还算平坦。但是离开卡斯特罗卡罗，过了莫迪里亚诺以后，行军便越来越困难了。前不久天气恶劣，山里的小道吸水后膨胀开来，难走的地方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下马步行。因为下雨水量增加，他们渡过的危险溪流有10条之多。力气大的侍从两边架着教皇往前走。晚上借宿在山谷间的小村庄，第二天早晨继续行军。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走过马拉迪、帕拉佐洛这些村庄，人们的疲劳也开始加剧。所有人都开始嘟嘟囔囔地叫起苦来。尤利乌斯二世也苦于自己痛风的老毛病。尽管如此，63岁的教皇仍然一边高声朗诵维吉尔[注]的诗句，鼓励着一路跟随他的人，一边翻山前行。

10月20日，他们才好不容易进了伊莫拉。如果走艾米利亚大道，那30公里的平坦大路有一天也就够了。可是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花了5天的时间才走完了130多公里的山路。在这几天里，穿过法恩扎到达伊莫拉的枢机主教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从伊莫拉到目的地博洛尼亚只有34公里的距离。尤利乌斯二世没有休息便立刻整编军队。他不懂军中实务，要请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当参谋。曼托瓦侯爵被任命为总司令，尤利乌斯二世也兼不了军队司令。本来，这个职务应由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担任，但公爵爱生病，无法胜任。

11月1日，教皇在去做万圣节弥撒的途中，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本蒂沃利奥带着老婆孩子亡命米兰了。

乔凡尼·本蒂沃利奥面对教皇开除教籍的处罚毫不退缩。许多神职人员畏于教皇禁止圣务的处罚，离开了城市。虽然如此，他也毫不屈服。他抚慰恐惧不安的市民，对教皇寸步不让。然而，在他得知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法军已经进入摩德纳以后，终于决心逃亡。他从法军那里领到通行许可证，逃亡米兰得到许可后，便弃博洛尼亚而去。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立即到伊莫拉拜谒了教皇，表示同意无条件开城，并请求解除禁止圣务的处罚。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代表们，他心情舒畅。博洛尼亚不是像佩鲁贾那样的小国，而是教会领土内最大的城市，连切萨雷·波吉亚都没能得到它。如今，这座城市自行表示恭顺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得意之情可想而知。

然而，博洛尼亚的百姓大难刚去，才放下心，眨眼间灾难又到。已经到达摩德纳的法国军队在盯着他们。法国大军离开了米兰，但在抵达博洛尼亚以前得知自己已经派不上用场，很是生气。按照当时的习惯，在没有给足报酬的情况下，掠夺征服地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却坚信，教皇授予了法国国王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国王支援为圣教会服务的教皇天经

地义。教皇压根儿就没打算向法国付钱。不付报酬，还不能抢掠，法国士兵的不满也不难理解。

法军离开摩德纳，开始在博洛尼亚近郊出没。博洛尼亚市民大为吃惊，紧急加固城墙，关闭通过运河流入市内的莱诺河的水闸，把河水灌进法军屯兵的旷野。法国兵扔掉行李大炮逃命去了。这给了法军一个很好的发泄不满的理由。法军再度编队杀了回来，传话过来说要大肆掠夺博洛尼亚全城，并对市民大开杀戒。市民们慌了手脚，赶紧派代表到伊莫拉见教皇，请求设法调停。尤利乌斯二世说，为了让法国兵老老实实接受现状，你们就得付钱。教皇还说，可以给大将查理·安布瓦兹8000达克特，给士兵1万达克特。博洛尼亚市民只得接受这个忠告，别无他法。就这样，法国兵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11月10日，尤利乌斯二世梦寐以求的博洛尼亚入城日终于到来。离开罗马时还是日头热辣灼人的盛夏，而现在，秋天已经在田野、森林和城墙的石头上投下了浓浓的秋影。从穿过平原的艾米利亚大道上望去，一个月前历尽千辛万苦走过来的亚平宁山脉，峰顶也已经开始雪光闪耀了。尤利乌斯二世乘坐的轿辇在前行。他怕骑马进入征服地会造成过于耀武扬威的印象，便按照教皇的仪仗乘轿入城。

城门前，市民代表已经在等候。他们宣誓效忠教皇，献上了城市钥匙，然后为教皇做先导，开始走进城门。可教皇的轿辇却一动不动。他们担心又发生了什么事惹怒了教皇，便走了回来，一看事情不是那样。尤利乌斯二世只是想跟左右手说一声，让人把走在前头的大十字架拿过来。一阵嘈杂声之后，响起了尤利乌斯二世那洪亮的声音：

“我以上帝的名义入城！”

队伍动了起来。银色的大十字架开道，尤利乌斯二世正装坐在八抬大轿上前行。20位红衣正装的枢机主教骑马跟在后头，再后面是教廷高官和各国大使以及曼托瓦侯爵率领的重装骑兵，一行人鱼贯入城。意大利的小国居民已经习惯了征服者的入城仪式。征服者总是不断变幻，居民们有着足够聪明的脑子，今天用欢呼声迎接这个征服者，明天又会用比昨天更热烈的欢呼声迎接他的敌人。尤利乌斯二世在夹道欢迎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行进，很是满足。“尤利乌斯万岁！向意大利之父致敬！向为博洛尼亚带回自由的人致敬！”共有3000达克特的银币和铜币抛给了欢呼的群众。这些天，伊拉斯谟[注]和丢勒[注]都应该在博洛尼亚，不知道这两位北国之人会如何看这样的场景。

第二天，教皇带着比昨天更大的队伍去全市的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做弥撒。博洛尼亚市有权势的市民全都毕恭毕敬地参加了弥撒。在弥撒仪式上，尤利乌斯二世再次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公开发表了宣言，内容如同他在佩鲁贾发表的极具勇气的宣言。

进城的目的达到了，但市政改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利乌斯二世想把博洛尼亚变成像佩鲁贾一样的教皇直辖领地。当然，绝对不能允许本蒂沃利奥回归。过去，教会领地都由取得教皇代理人官名的僭主统治。后来，切萨雷成功地用世俗国家的形式将教皇领地统一起来。但切萨雷倒台后，各地又渐渐恢复了原来的形式。尤利乌斯二世的意图是，名称可以仍是教皇代理，但要通过让神职人员坐镇的办法在所有教会领土上建立由教皇直辖的统治体制。博洛尼亚应该成为实现尤利乌斯二世意图的典范。

原来的政府委员会由17位市民组成。现在创建了的新委员会，由40位市民组成，扫清了本蒂沃利奥一派的人。以前，政府委员在僭主本蒂沃利奥手下负责市政，而从现在开始，市政委员要在教皇任命的费莱里枢机主教的领导下工作。尤利乌斯二世攻下佩鲁贾后，任命费莱里担任了那里的教皇代理。现在他把费莱里叫到博洛尼亚来，另派枢机主教去了佩鲁贾。费莱里枢机主教在当时被认为是尤利乌斯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

翌年2月22日，尤利乌斯二世在市民们恭敬的欢送之下离开了博洛尼亚，回归罗马。他的心快被巨大的满足感撑破了。他的铜像将由米开朗琪罗于近期完成，很快就要作为此次远征的纪念碑，安放在博洛尼亚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的正门之上。制作铜像并非由博洛尼亚市民发起，而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提议的。他一贯以神圣罗马教会的守护者自诩，这件事也是他这种心情极其自然的表达。

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有了这种心情，冬季的旅途也不以为苦。依旧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顾忌，他避开了穿过法恩扎和里米尼的路线。不过，拿下博洛尼亚的成功给了他自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选择山间小道绕大弯子，而是做做表面文章绕开法恩扎，在切塞纳蒂科取海路去罗马。他于一个多月后的3月27日到达罗马。

尤利乌斯二世选择了复活节前一周“棕枝主日”举行班师罗马的仪式。他不能像武将凯旋那样驾驭四匹白马的战车，但他也没有乘坐轿辇，而是骑着白马，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头，直到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民众还是像欢迎凯旋将军那样欢迎教皇。在金融业者富杰尔捐献的凯旋门上书写着一行大

字：“Veni，Vidi，Vici.”（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过）。

这是古罗马将军尤里乌斯·恺撒给祖国罗马的元老院捷报中的话，是历史上的名言。恺撒名字的英语发音是朱利阿斯·西萨，而朱利阿斯的意大利语发音就是尤里乌斯。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平时难得有好心情，近来开心的日子却总是接连不断。各国大使见惯了尤利乌斯二世不苟言笑、性情乖僻的样子，纷纷惊讶地向国内报告他这几天的情形。4月4日，传来的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死讯，这让这位教皇更加开心。

切萨雷从西班牙的监狱里逃了出来，参加了寄身地纳瓦拉王国的军队，在与西班牙国王军队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战死。尽管尤利乌斯二世知道切萨雷已经失势，但这个年轻人只要活着，就是他的心头之患。当初抓住切萨雷时没收了他奢侈的服装，其中有一件绿色披风和一双同样颜色并有绣花的精美长靴。4日那天晚上，尤利乌斯二世穿戴上了这些服装，整夜爽得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二

现实主义者长于形势判断，却总是认定对手不会像自己一样犯傻，他们往往会在这时出错。威尼斯共和国便是这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威尼斯人很自负，认为自己守卫在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最前线。的确，自从半个世纪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土耳其的侵略行径越发露骨。还不到30年，土耳其军队就于148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登陆，屠杀了1.3万居民，活剐了大主教和城市首脑。这个事件不仅给当时的欧洲各国带来了深刻的恐惧，也给现代欧洲人留下了抹不去的黑暗记忆。因而，在威尼斯人看来，自己只有被感谢的分儿，完全没有理由遭到憎恶。事实上，尽管威尼斯已经转为守势，但如果没有威尼斯海军在东地中海警惕防守，欧洲对东方恐怕早就不设防了。

但是别人可不这么想。别人认为，威尼斯投入全部力量防卫黎凡特海域，这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吗？威尼斯人自己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首要动机。但接下来，其他国家认为，威尼斯只需关心海上就够了，并不需要在陆地上扩充力量。然而威尼斯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海上，背后陆地（terra ferma）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不过，威尼斯的真正意图不仅是要扳回在黎凡特的劣势，还把周边国家也当

成了自己侵略意图的直接目标，所以这个辩解在周边国家听起来只是一个借口，缺乏说服力。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列强只把亚平宁半岛看成是扩张势力之地，对他们来说，威尼斯只是一个单纯的竞争对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当时给一个臣下写信说："威尼斯人这样画他们的狮子(注)：两只脚踏在海里，一只脚踏在陆地，最后一只脚踏在山地。"他所指的踏在海里的两只脚，其立脚点在东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陆地一只脚的立脚点在罗马涅和伦巴第，山地一只脚的立脚点便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土特伦托、特雷维索等维罗纳以北地区。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16世纪初，城邦国家威尼斯的势力范围之广大在当时已经无人可及。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下面这些内容。

包括塞浦路斯、克里特在内的黎凡特海（东地中海）；

对亚德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

在意大利北部，除威尼托以外，还领有贝加莫、克雷莫纳等伦巴第地区的大城市，威尼斯海军甚至驻扎到了热那亚港口附近；

威尼斯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在意大利中部以拉文纳为根据地，还拥有法恩扎、里米尼这两座罗马涅地方的城市。

除此以外，1508年春天，马克西米利安借着要在罗马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仪式的名义企图南下意大利，威尼斯予以迎头痛击，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阜姆各城。4月，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媾和，约定神圣罗马帝国把这些城市的领有权转让给威尼斯，各城则每年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缴纳年贡金。可是，马克西米利安的进路受阻，不得不放弃在罗马举行加冕仪式的计划，直接从特伦托撤了回去，马克西米利安因此对威尼斯陡增敌意。

不仅是德皇，各国都以各自的理由对不断强大的威尼斯产生不安，心怀敌意。

黎凡特因与各国没有利害关系尚不成问题。

对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引起了罗马涅和马尔凯，即教皇领地以及西班牙的不安，前者在东海岸拥有城市，后者统治了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部意大利。

在伦巴第地区，威尼斯与领有米兰和热那亚的法国有着利益矛盾。

在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西班牙对意大利南部的野心已使威尼斯忍无可忍。

威尼斯还要把罗马涅地区的两座城市归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与尤利乌斯二世产生了正面冲突，教皇一心要把教会领土变成自己的直辖地。

反威尼斯的趋势在这样的状态中渐渐酝酿起来。

法国和西班牙首先动手了。1507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会晤。费迪南多的妻子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妻子死后他与路易十二的侄女再婚。这两位国王刚刚成为亲戚关系。

一年以后，被威尼斯打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参加进来。至此，欧洲三列强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统一了步调。后来，其他国家也参加进来，并于1508年12月签订了同盟协议，正式成立了同盟。同盟协议签订于康布雷。这里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摄政、后来被称为荷兰的一个地方，同盟被称为“康布雷同盟”。加盟的各国早早就确定了威尼斯战败后的战后处理事宜。这并不是因为策划得如何好，而是因为如果不事先决定好战后处理事宜，到时就会有未参战国家跑出来争抢利益的危险。

西班牙国王将取得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

法国国王将取得贝加莫、克雷莫纳、布雷西亚以及原米兰公国领土而现为威尼斯所占有的所有领土。

德皇将取得洛维莱特、维罗纳、帕多瓦、维琴察等威尼斯领土以及伊斯特拉半岛。

匈牙利国王将取得达尔马提亚、克罗西亚等原属于匈牙利而现被威尼斯统治的城市。

萨伏依公爵将取得塞浦路斯。

费拉拉公爵和曼托瓦侯爵将收回曾经是两国领土后来为威尼斯所占的地方。

教皇将把博洛尼亚的里米尼和法恩扎收入囊中。

这时，同盟尚未最终决定对威尼斯开战。人尽皆知，威尼斯的军力不容小觑。而更重要的是教皇尚未决定是否参战。同盟各国的战备情况也参差不齐。

教皇是否参战对同盟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教皇参战，比什么都能让基督徒士兵放心，而且可以使开战名正言顺。然而，同盟国的君主们并没有为了让教皇参战去花费多少精力。他们十分清楚，多年来尤利乌斯二世的心中已对威尼斯多有不满。他们对教皇参战持乐观态度，已经提前在战后处理事宜中把教皇的那份算了进去。不过毋庸赘言，教皇的动向毕竟是左右康布雷同盟动向的关键所在。

而身处罗马的尤利乌斯二世仍在迷茫之中。尽管他已经三令五申，但威尼斯仍旧死死捏着罗马涅的两个城市不放手。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强国，把博洛尼亚和佩鲁贾加起来，也不能和威尼斯相提并论。如果与康布雷同盟各国统一行动，便会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今后会很危险。1508年过去了，尤利乌斯二世的态度还是难以确定。

威尼斯也没有对事态袖手旁观。威尼斯号称拥有当时最好的情报网，对各国的动向以及战斗力和备战情况无所不知。他们估计战争在所难免，但打起来只要各个击破，这仗还是可以打的。法军已经完成备战。德军备战迟缓，他们需要从一年前的战败中重新站起来。西班牙军队中现在无人能够替代勇将科多巴，因而并非那么可怕。威尼斯判断，这些国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不可能统一行动，只要与挑起战争的国家单打独斗，并在此期间使用外交手段离间各国，便可分别与他们单独媾和。这就是威尼斯考虑的战略。

对于教皇，威尼斯认为，他不会为罗马涅区区两个小城就干出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的蠢事来。威尼斯判断，自己就是意大利第一强国，现在米兰公国、那波利王国已不复存在，自己是意大利各国中唯一能够抗击外国势力的国家。教皇不会借助外国的力量消灭威尼斯。如果失去了威尼斯这块盾牌，就等于把通往罗马的大路拱手交与别人。威尼斯人也自然毫不掩饰自己特有的高傲感。

一天，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皮萨诺，照例要求威尼斯归还罗马涅的两个城市。皮萨诺的答复却仍然和以前一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情大坏，高声怒骂道：“要是这样，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渔村！”

威尼斯大使用平静的口吻回答道："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了。"

尤利乌斯二世愤恨地瞪着大使。可是这个威尼斯人连眉毛都没抖一下。

3月过半，教皇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这天天气晴好，海上风平浪静，尤利乌斯二世享受着垂钓的乐趣。小船上除了船老大，只有他和威尼斯大使皮萨诺。大使和教皇背对而坐，也在垂钓。突然，尤利乌斯二世回头说道："威尼斯政府为什么不向我建议，让某一位威尼斯市民来统治里米尼和法恩扎呢？"

问的人和被问的人都明白，所谓某一位威尼斯市民就是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威尼斯大使皮萨诺也回过头来冷冷地答道："我们共和国绝对不会把一个市民放到国王的位置上。"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没有发怒，两人继续背对背钓鱼。第二天，教皇一大早就回了罗马。

一回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立即召集了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但没有让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科尔内罗和格里马尼二人出席。大多数枢机主教还是反对加入康布雷同盟。但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动摇决心。第二天的3月23日，教皇向各国发出诏书，宣布参加康布雷同盟。

威尼斯这才悟到事态紧急，4月4日传来话说要把里米尼和法恩扎归还教皇，但为时已晚。4月27日，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开除教籍的布告首先谴责了威尼斯以往的不诚实行径，接着列举了威尼斯的恶行：侵占、干涉内政、傲慢、掠夺，最后要求威尼斯于24天之内归还抢夺的地方，并交出侵占期间的全部年度收入，否则就将对威尼斯城及威尼斯全境的所有地方，以及让威尼斯人避难或藏匿威尼斯人的城市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处罚。布告最后宣布，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因威尼斯的这些大罪而将其视为主耶稣基督的敌人，视作全体基督教徒的敌人，他们应该沦为奴隶。

一旦被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惩罚，即使经过最后的审判也不可能得救，注定会下地狱。这样做还不能使教皇息怒，他当即把这份开除教籍的布告印刷了600份，发往全欧洲。

威尼斯终于落到要以一己城邦国家之力对抗整个欧洲的地步。佛罗伦萨市民博纳科尔西说，威尼斯人只能靠弥撒和祈祷的力量了。然而，威尼斯人

传统上有着很强的反教会主义倾向，他们动员了所有资源来应对这件大事，唯独没有求助于弥撒和祈祷。他们把弥撒和祈祷交给了女人去做。

威尼斯人对战斗力有着自信。他们那穿着红白军服的9000步兵以精锐而出名，是步兵军团的核心。威尼斯大炮的质量远在号称最完备的法国之上，他们用铁炮弹代替当时常规的石炮弹，再次让各国对威尼斯雄厚的财富瞠目结舌。威尼斯拥有最高水平的轻骑兵。只有重装骑兵被认为质量逊于别国。指挥这5万总兵力的是1503年对法战争和1508年对德战争的胜利者、以性格激越而闻名的巴尔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和老练谨慎的老将军皮蒂利亚诺伯爵。不过，这些军队都是雇佣兵。威尼斯的海军从来不用佣兵，全部依靠本国国民。但在陆军方面，威尼斯也摆脱不了当时意大利的习惯。

全军向与米兰的界河阿达河进军。

同盟军总帅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担任。他是圣罗马教会的保护者，被教皇授予了与基督的敌人威尼斯作战的荣誉。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也是总帅。他的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再次得到了确认。这两位都说要亲自出马。在意大利，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之后，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即表态参加康布雷同盟，佛罗伦萨也以获得比萨为条件加盟。这些国家的军队统一在教会军队的名头之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被任命为总指挥官。

在此期间，威尼斯曾再三请求向教皇归还里米尼和法恩扎，并支付迄今为止的全部岁入，但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开除教籍布告中曾经提到必须于24日以内归还云云，这是从教皇的立场考虑而做的粉饰。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有几个人被威尼斯雇去当佣兵队长。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逼迫他们退还已经收下的8000达克特订金，退出了威尼斯军队。

战斗打响了。开始时，战况有利于威尼斯军队。教皇21岁的侄子弗朗切斯科·马里阿·德拉·罗韦雷率领的教会军队在罗马涅苦战，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德皇帝尚未赶来，教皇在罗马只能一个劲儿地咬牙切齿。

到了5月战局突变。法国军队终于同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意大利军队会合，一起出战了。路易十二御驾亲征，手下有米兰总督查理·安布瓦兹和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指挥的实权交给了饱经战争的强者，意大利老将军特里武尔齐奥，总兵力有4万人，外加50门大炮。

其时，威尼斯沿阿达河布阵，但两位将军因战术问题发生对立。达尔维亚诺主张应立即渡过阿达河进军米兰，打击立足未稳的法军。而皮蒂利亚诺

伯爵则坚持应向后撤，把前线放在奥利奥河岸一线。两人互不相让，最后不得不从遥远的后方威尼斯国内做出决定。元老院采纳了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的意见。威尼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没有采用进攻型战法，而是采取了防御反击型战法。全军撤掉阵地向后退去。

法军从米兰出发，顺利渡过阿达河。

法军的动向立即被威尼斯军队发觉。但由于时值半夜，皮蒂利亚诺伯爵按兵不动。

5月14日，历史上以阿尼亚代洛战役而闻名的战争拉开了大幕。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会战，不如说是混战。威尼斯军队本该在奥利奥河岸布阵，但却没有巩固横向阵地，而是考虑元老院不要舍弃克雷莫纳的意思往纵向布阵，战线很长，而且把部队分开散布在奥利奥河的左右两岸。大炮都还没来得及布阵。等元老院想放弃克雷莫纳时，为时已晚。

当时枪的射程是100多米，弓箭是60到70米。如果能有一位能力强的将军指挥，行动迅捷，骑兵就将是战斗的主角。威尼斯军队的轻骑兵前锋由达尔维亚诺指挥，法军则由特里武尔齐奥指挥。双方在阿尼亚代洛原野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轻骑兵战。威尼斯军队趁着优势向前挺进。

然而，由于威尼斯步兵是纵向的长蛇阵，赶过来需要时间。特里武尔齐奥命令法军的步兵出动，包围了威尼斯的轻骑兵。在后方布阵的威尼斯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根本没有紧急派出援军去救达尔维亚诺，而是带着尚未与敌人交手的残军向维罗纳退去。这场战斗从下午1点打到4点，尽管轻骑兵和步兵英勇作战，结果还是以威尼斯的惨败而告终。被敌人包围的达尔维亚诺负伤被俘，多位队长战死。

威尼斯及法国两军均未在此役中投入全部的战斗力。威尼斯和法国分别有兵力5万和4万，但实际投入战斗的，威尼斯方面只有600名轻骑兵和7400名步兵，法国也只有2600名骑兵和11000人的步兵。两军在前线分别配备了25%和40%的军力，只有16%的威尼斯军队和34%的法军参加了实际作战。单从这个数字看，我们不得不说法军比威尼斯军队更高效地投入了较多的兵力。

向东撤退的那些威尼斯士兵未染战尘，说是残兵，却一半以上毫发未损，看不出半点败军之相。然而，其内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却不为人所见。那就是士兵们的士气。威尼斯陆军过去从未在任何大战中战败过，这在用钱雇来的佣兵心理上影响巨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位统率力极

强的指挥官，威尼斯军队不可能渡过难关。可是，达尔维亚诺已经不在了。威尼斯在这场阿尼亚代洛战役中不仅输了战术，也输了战略。

意大利的悲剧在于，威尼斯不是败给了外国法国，而是败给了与查理·安布瓦兹为伍、妙用战术、冲锋在前而同为意大利人的特里武尔齐奥。

威尼斯尝到了遭受打击的滋味。里亚尔托桥一带平时总是活跃着谈生意的人群。但自从战败的消息传来的那天起，这里一改平常，只能看见男人们三三两两散在各处，脸色阴沉地悄声说话。从希腊、阿拉伯和土耳其远道而来的商人们一脸不解地望着这番光景。

共和国政府也在沉痛的气氛中不断开会。改变方针已不可避免，他们一边继续作战，一边把主要力量转向外交战。

首先要阻止德军南下与法军乘胜会合。威尼斯打算把前一年战胜德意志后获得的地方归还给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以此为条件与他媾和。然而，皇帝担心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以阿尼亚代洛胜利为基础在意大利建立起决定性的势力，认为自己也不能落后，因而对威尼斯的请求充耳不闻。

在此期间，威尼斯相继丢掉了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决定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居间媾和。7月2日，六位特使抵达罗马。他们个个出身于威尼斯顶尖豪门，并在政府担任要职。按照受开除教籍处罚者的惯例，这六个人入夜后才好不容易进了城门。进城后他们立即请求谒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传话接受请求。次日一早，六个人进了教皇宫。宫中传话让他们在等候厅等待。左等右等，总不见有人来带他们去谒见教皇。这六个威尼斯人坚持着。第一天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都仍是这样的等待。这六个人一边等待，一边因愤怒和屈辱气白了脸。可他们想到祖国所处的境地忍了下来。

第六天是7月8日，多纳托一个人终于被招进了会见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他。教皇表情严峻地对特使说：要让教皇出面居间媾和，威尼斯必须先实施以下各条。

向全世界谢罪。

放弃在意大利境内所拥有的所有领土。

向德皇归还所占的全部德意志领土。

放弃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放弃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的人事权。

免除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修道院等课征的税金。

尽管六位特使有相当大的交涉权，但这样的条件，他们也无法交涉。他们请示了国内。但威尼斯政府也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十人委员会[注]甚至有一个委员发言说：与其接受这些条件，不如派50名特使去土耳其，请求土耳其派遣援军更好。

阿尼亚代洛战役以来，尤利乌斯二世心情格外的好，他甚至对贡扎加枢机主教说，如果威尼斯为十字军远征提供50艘加莱船，倒是可以同意他们。

尤利乌斯二世的好心情也没有持续多久。7月17日，威尼斯军队开始反击，成功夺回了离威尼斯市区仅有30公里的帕多瓦，并决定以帕多瓦为最后防线严防死守。他们已经不能把战事全部交给雇佣兵了。威尼斯的年轻人全部上了前线，贵族平民一视同仁。元首儿子和大贵族子弟反倒坚守在最前线。连500名海军士兵也加入了防卫军。此外，帕多瓦市民和周边的农民也都自发前来支援。皮蒂利亚诺公爵担任防卫军总指挥，他这次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8月10日，德意志、法兰西、教皇、费拉拉、曼托瓦的军队组成了进攻部队，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亲任总帅。部队在离帕多瓦5公里的地方布阵，并决定于9月3日开始总攻。从时间上看，联军似乎悠然自得，不那么着急，但实际上他们在等法军大炮的到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进攻方意料的事情。防卫军游击队趁夜袭击了睡梦中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并俘虏了他。失去了有才能的武将曼托瓦侯爵，对进攻方是一个重大打击。在罗马，尤利乌斯二世本来就因担心战况而心神不定，听到这个消息后雷霆震怒，不禁丑态百出，失态得不像教皇。

“你这个圣彼得的蠢猪！”（Porco San Pietro！）

9月3日，大炮齐发，攻防战开始了。防守方也以炮击回敬，间隙里还派出骑兵扰乱敌军。

9月15日，攻击愈加猛烈，但防守方趁夜修好了崩塌的城墙。

9月20日，西班牙兵首次攀上城墙，但即刻成为箭矢之的，瞬间死亡250

多人。

9月26日，第二次攻城未遂。

9月29日，西班牙、德意志两军士兵第三次成功攀上城墙。但他们刚上城墙便被逐一扑杀。其间一连多日，每到夜晚防守方便四处出没打游击，扰得进攻方睡不成觉。

进攻方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德意志皇帝请求身在米兰的法国国王派骑兵出马。路易十二拒绝了这个请求。这样一来，进攻方内部的不统一表面化。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大为光火，于10月1日撤围打道回府。进攻一方的军队瓦解了，威尼斯终于守了下来。

共和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但它没有趁势转守为攻，而是将此作为一个和平解决的好机会。威尼斯人还没有乐观到陶醉于帕多瓦防卫战胜利的地步。他们冷静地看到了本国战斗力的极限。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也变了。比较在帕多瓦攻击战中吃了败仗的德皇，教皇开始担心在阿尼亚代洛战役中获胜的法国国王，他的势力已经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了。一直保持事实上中立的西班牙在此期间也已在以那波利为中心的意大利南部确立了自己的势力。到了这个时候，尤利乌斯二世才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意大利的独立得到保障，罗马教会才有可能独立。进一步说，防御土耳其少不了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如果再逼迫威尼斯，他们一旦绝望，便有可能去接近法国或西班牙，可能会武力反对教皇。当时，尤利乌斯二世对曼托瓦大使如是说：“消灭了一个威尼斯，还得再建一个威尼斯。”

法国国王得知教皇转向，立即寄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在此关头拯救威尼斯，就像在我的胸口插上一把匕首后把我抛弃一样。”

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已下定了决心。

转年到了1510年2月15日，从去年7月起就一直逗留罗马的六位威尼斯特使全盘接受了教皇提出的媾和条文。威尼斯将：

归还罗马涅地区的里米尼和法恩扎，并割让拉文纳和切尔维亚。

承认并尊重教皇的权威。

以拉文纳和阜姆一线为界，放弃该线以南亚德里亚海域的独家制海权。

对国内神职人员免税。

给予国内神职界以治外法权。

不得援助教廷的敌人。

而教皇一方只是解除了对威尼斯开除教籍和禁止圣务的处罚而已。

2月24日，罗马举行了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仪式。六位威尼斯代表身着红色官服，毕恭毕敬。他们跪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外，聆听坐在里面教皇宝座上尤利乌斯二世尖锐的嘲讽，然后进入大教堂，面对枢机主教簇拥下的教皇，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实施媾和条文，之后他们签了字。

尤利乌斯二世让海洋霸权者屈服了，他的得意可想而知。除了多纳托留下以外，其他五位特使就要回国了。五位特使第二天来向教皇道别时，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伟大的大使们啊！直到昨天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恶劣，你们不觉得难以置信吗？你们应该来找我。很遗憾，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动用了武力。千万不要忘记，站在教皇一边安全，今后也是这样。现在媾和成功了，你们再也不会缺少我的祝福啦！”

六位威尼斯人默默地听着，心情复杂。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知道，签字仪式9天前的2月15日，威尼斯政府内部处理重大事务的十人委员会已经绝密地形成决议：此次媾和是在暴力之下强加于己的，威尼斯拥有不履行条文的权利。而威尼斯市民则更加直率。他们在里亚尔托桥头贴出了耶稣基督的来信，训斥尤利乌斯二世，要他更像教皇的样子，当好牧羊人。

把自己吹嘘成驯狮人的尤利乌斯二世对此类风评根本不往心里去。他经常带着心腹兴高采烈地到建筑工地和制作工场。当时，布拉曼特[注]指挥兴建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从一年前开始投入了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的创作，而拉斐尔也在专心致志地创作教皇宫的壁画。

看着这些艺术家工作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一大享受。教皇认为，这一件件作品都是圣罗马教会的荣耀，都是自己为确立这些荣耀竭尽全力的纪念碑。

三

“尤利乌斯二世出身贱民，对这家伙要常用棍棒！”

“一想起法国人，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第一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所说，第二句话出自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口。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从威尼斯变成了法兰西。尤利乌斯二世最希望维持教会的独立。他已弄明白了，教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意大利的独立。而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如同往来于自家一样，这让尤利乌斯二世难以忍受。

法国国王也没有认输。法国本想彻底打败威尼斯，而且很有可能做到。不料尤利乌斯二世半路杀出来，执意与威尼斯媾和，妨碍了法国国王，使他满腹怨恨。于是，国王禁止法兰西全境的神职人员访问罗马，禁止他们服从尤利乌斯二世，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教皇的舆论运动。

在罗马，法国人枢机主教个个都想开溜，尤利乌斯二世对全体枢机主教下了禁足令。克莱蒙枢机主教斗胆违令企图逃走，结果临逃跑前被抓住，关进了圣安杰洛堡。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要求释放他，教皇拒绝道：难道你们也想进圣安杰洛堡吗？法国大使提出了强烈抗议。可尤利乌斯二世指着大门只说了一句话：趁现在还没什么，赶紧给我回去！且不谈枢机主教，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必须保障大使的人身安全。后来，尤利乌斯二世曾对威尼斯大使说道：“法国人想把我当成他们王国的一个神父。可我毕竟是教皇，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这一点。”

可怜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滞留罗马的法国人。本国国王与教皇对立，他们夹在中间逃不掉，心情极差。威尼斯大使在信中说，这些人走在街上，表情如同死人一般。

冲突在所难免。意大利民众刚刚感到康布雷同盟国对威尼斯的战争终于平息，不到半年，又被卷入了新的战争。

可是，以强国法兰西为对手，又怎么打这场仗呢？自从与威尼斯媾和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际。

教会军。切萨雷·波吉亚出山前并无这支军队。切萨雷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做后盾，靠着他个人的军事才能，建成了这支独立的战斗力量。可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动手扳倒了切萨雷，具有战斗力的教会军也随着它的缔造者一道消亡了。在尤利乌斯二世的时代，教会军不过是一支凭借教皇权威召集起来的如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这些意大利中小国家军队的集合体而已。

佛罗伦萨从来都不是军事强国。虽说它战胜了比萨，那不过是经过了延绵不绝的苦战，最后因比萨遭遇饥馑而屈服的结果而已。佛罗伦萨还在传统

上亲法。果不出所料，佛罗伦萨政府派出马基雅维利对路易十二说：佛罗伦萨对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采取中立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

费拉拉公国。这个国家死心塌地地站在法国一边。它在军事上强于佛罗伦萨。因为它原来为教会领土，历代教皇都想着要收回。出于无奈，费拉拉只好与教皇的宿敌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以牵制教皇的行动。这是费拉拉一贯的国策。

曼托瓦侯国。被威尼斯俘虏的侯爵重获了自由。在他被俘期间，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守住了国家，并为丈夫的获释竭尽了全力。她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亲姐姐，在丈夫被俘后掌握了实权。但在打仗方面究竟能指望她多少，却非常值得怀疑。

乌尔比诺公国。公爵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因而它不折不扣地站在教皇一边。但公爵的身体太差。

既然现实如此，那就只有依靠罗马的豪族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了，尽管谈不上可以信赖他们。

威尼斯军队。威尼斯燃烧着对法国的复仇之念，一开始就赞成尤利乌斯二世的这个计划，表示全面支持。可是，威尼斯的陆战能力已经衰弱得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不是别人，正是附和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打仗的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他后悔了，但后悔于事无补。在现实情况下，还不能缺少威尼斯的战力。

除了上述所说的各国以外，还有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但他们没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是不会动的。法国国王的条件已经让教皇害怕，他不想重蹈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苦思冥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使用瑞士兵。他们的战斗力尽人皆知，而且瑞士人生来不懂政治。即使借用了他们的力量，也不用担心事后他们会对意大利的政治指手画脚。他立即把锡永的主教斯基内尔叫到罗马。这位主教在瑞士同胞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奉行着已经落伍的中世纪思想，认为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皇帝是基督教界地位最高的俗人，他们应该合作治理基督教世界。在他看来，法国国王之辈只是服从教皇的角色。这位主教发誓尽全力为教皇组织佣兵，并赶回了瑞士。很快，主教传来捷报，说已经募集到6000士兵。教皇需要先行向他们支付6000达克特。

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先用这些兵试着打打。枢机主教们纷纷反对，认为这样做过于大胆。但他却说自己将身先士卒，并说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有自信。

兵贵神速。在与法国大军交锋之前，教会军必须攻下法国的卫星城费拉拉。

1510年8月9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表诏书，宣布开除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教籍，剥夺他的统治权。这是宣战布告。尤利乌斯二世制订了下面的作战计划。

威尼斯军队进攻法军占领的维罗纳，瑞士军队进攻法国在意大利的基地米兰，并在法国占领下的热那亚发动市民暴乱。乌尔比诺公爵被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率领教会军与部分威尼斯军队协同进攻费拉拉。

8月17日，教皇做了这么一点决定后从罗马出发。他只带了少量近卫兵，从奥斯提亚乘船向奇维塔韦基亚进发，目的是监督从海上增援热那亚叛军的舰队。他向奉命一同出征的枢机主教发出指令，命他们在维泰博集结待命。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维泰博一看，原本应该全员到达，却少了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他们逃到米兰去了。教皇暴怒，命他们到博洛尼亚集结，不来者撤销其枢机主教职务。教皇本想就是拖也要拖着这帮人，可是枢机主教们过惯了奢侈生活，一路上因为住宿等等不断抱怨。教皇担心因此拖延行程，他想早日赶到博洛尼亚，于是决定枢机主教各自任选道路前往博洛尼亚。

尤利乌斯二世只带了建筑家布拉曼特和少量卫兵，经奥尔维耶托到亚得里亚海，从安科纳由海路到里米尼，再从里米尼沿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前行，于9月22日一鼓作气进入博洛尼亚。与前次不同，这次不需要考虑威尼斯而绕道，所以没吃什么苦便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虽说教皇精神挺好，但他毕竟年已67岁，一定相当疲劳。

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博洛尼亚后，坏消息接踵而至。首先，枢机主教们应该全体到齐，可是除了先前的两个法国人枢机主教逃亡以外，又有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三个有实力的枢机主教不见了踪影。他们也逃去了米兰。又传来消息说，进攻维罗纳的威尼斯军队苦战不胜；热那亚的市民叛乱也在苦战；教皇最为期待的瑞士军队，也因为德皇接受了法国国王的请求阻止其南下而撤了回去。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侯爵传话过来说因病不能上前线。这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不啻为重大打击。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年纪尚轻，且无甚武将之才，尤利乌斯二世本想把

实际总指挥权交给身经百战的曼托瓦侯爵。而侯爵的病是他妻子伊莎贝拉的一个阴谋。她不愿意具有武将之才的丈夫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便收买医生写了张重病诊断书交给了教皇。教皇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些坏消息让尤利乌斯二世既生气又绝望，而接着传来的报告却让他惊恐不已。报告说，法军在查理·安布瓦兹的指挥下和本蒂沃利奥一伙杀出了米兰。这是法国国王的故意为难，他要让被教皇放逐的本蒂沃利奥回归博洛尼亚。国王知道博洛尼亚市民中有人不满教皇统治，欢迎旧主本蒂沃利奥回归，这是他的一项策略。尤利乌斯二世可谓四面楚歌。

恰在此时，教皇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每天躺在床上打寒战，牙齿咯吱咯吱地打战不止。即使如此，他还有劲把威尼斯大使叫到病房，威胁说如果威尼斯援军不能如约于明天渡过波河，他就反戈倒向法国。当晚，尤利乌斯二世高烧更甚，威尼斯大使的报告让我们知道了当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的情况：

> 教皇成宿抓扯毯子和床单，大声喊叫：“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啊！”接着又喊道：“我要去打法国人！法国混蛋，我要一个人去揍你们！”他后面又喊道：“给我毒药！给他们撒上毒药！”就这样，教皇成宿狂怒，彻夜未眠。

枢机主教们已经开始考虑下一届的教皇选举，法军已经开到离博洛尼亚西北5公里远的地方，身在军中的本蒂沃利奥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倒计时。

可是到了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安静了下来，烧也奇迹般地退去，尽管还是卧床不起，但话已经说得清楚了。他首先全力以赴应对已经逼近的法军。他在考虑争取时间，以退军摩德纳为条件，向法军派出了和谈使者。法军指挥官查理·安布瓦兹那基督徒式的犹豫救了濒临危机的尤利乌斯二世。尽管安布瓦兹是奉国王之命，但心里还是不愿意对教皇剑拔弩张。尤利乌斯二世的和谈请求正是绝好的理由，他把军队退到了摩德纳附近的卡斯泰尔弗兰科。

教皇的感冒还没有好透，看上去很虚弱。他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让秘密谈判的人员往来于自己和查理·安布瓦兹之间，并等待威尼斯军队前来增援。前不久，教会军开始围攻被称为费拉拉护城河的米兰多拉，但战果不尽如人意，尤利乌斯二世一直牵挂这事，但威尼斯援军不

到，他也毫无办法。他躺在床上，每晚让人朗读但丁的《神曲》，此外就是听取从罗马一同前来的布拉曼特谈他对新建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扩建中的教皇宫的想法。

从这时开始，尤利乌斯二世蓄起了胡须。说是蓄须，只是没有剃去生病期间长长的胡须而已。但当人们问到他蓄须的原因时，他却回答说：不把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就绝不剃须。在拉斐尔画的画像上，尤利乌斯二世蓄着长长的白胡，但此前的他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

拖着拖着，威尼斯的援军赶到了。马上就是基督的圣诞节了，尤利乌斯二世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他坐着主持了圣诞节的弥撒。

12月29日，尤利乌斯二世突然提出自己要去米兰多拉战场。身边的人都想教皇是不是疯了。眼下是最冷的隆冬时节，教皇还是病后之躯，大家都十分反对他这样做。但尤利乌斯二世不听劝告，坚持说自己坚决要去。舆论沸腾了，说这是大丑闻。如果对方是异教徒还好说，可同为基督教徒，以拯救他们为己任的教皇却要进攻他们，这当然成为问题。上一次远征博洛尼亚和佩鲁贾时，说是出征，但实际并未打仗，因而谴责声并不高涨。尤利乌斯二世罔顾这一切。在进攻费拉拉前必须先攻下米兰多拉，教会军花了这么长时间却未攻下。教皇认为自己亲上前线肯定会对扭转沉闷的战局起到作用。他寸步不让，最后决定等过了年再去。

1511年1月2日，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带着毫无兴趣的科尔内罗、阿拉贡、伊斯巴莱斯三位枢机主教和布拉曼特，以及照例不能离开教皇左右的各国大使，冒雪向米兰多拉进发。米兰多拉位于波河方向往北50公里的地方。这一带虽是平原，但因为地处大河波河流域，必须数次渡过小河才能到达。费拉拉就在米兰多拉正东60公里的地方。河流已经冻结，随着不断向北行进，人们感觉雪越下越猛。教皇的轿夫和随行人员的马匹喘着粗气行进在飞雪之中。

米兰多拉是一座小城，14世纪初开始由皮科家族统治，皮科家族拥有皇帝代理的资格。这个家族出过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每代人都有很高的教养，家族中还有人写过一本萨伏那罗拉传记。这里离费拉拉很近，与埃斯特家族在文化爱好的兴趣方面也相近。埃斯特家族把米兰多拉看作自己的卫星城，靠他们的援助，米兰多拉把自己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寨。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同族的亚历山德罗在这里指挥着400多名士兵和包括一般市民在内的防卫军，顽

强抗击着教会军的进攻，坚守城池。而且，还有法国军队承诺近日前来增援。

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米兰多拉，听从了心腹的进言，首先决定把住处安在8公里外康科迪亚一户农民的大宅子里。他想了解战况的所有细节，要求第二天去前线视察。教皇穿上胸甲，外面套上教皇的白衣，再紧紧裹上用黑裘皮领和裘皮里子做成的白色披风，扎着羊毛头巾，脸庞消瘦，满面胡须。他站在没膝的雪中，眼珠滴溜溜地四处观看。借曼托瓦大使的话说，这情形活像一头白熊。他以这样的仪表检阅了在雪中列队的队长们，还对大炮的位置等提出了要求。他还视察了在城墙附近挖掘战壕的现场。这时，风雪交加，下起了暴风雪。士兵们的身体也因寒冷而不听使唤。他们的身躯在暴风雪中影影绰绰，幽灵般地蠕动着。教皇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尤利乌斯二世还在士兵中间蹒跚走动，向他们打招呼。他感觉到这才脚踏实地，眼睛里闪现出光芒。

尤利乌斯二世结束对前线的视察，不再愿意待在安全的康科迪亚，说要把大本营搬到前线去，还说大本营本该在前线。总指挥乌尔比诺公爵被撇在了一边。心腹们没辙，便决定把教皇的住宿地，按教皇说就是大本营，搬到低矮山丘上的圣鸠斯提纳修道院，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墙。但这里太小，容不下教皇一行的全部人马。于是决定科尔内罗、阿拉贡两位枢机主教和教皇侍从与教皇一起住进修道院。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们回到后方的农家睡觉。

修道院的大厨房成了“大本营”。教皇刚恢复健康，难熬严寒。他整日待在厨房的大暖炉旁。厨房的一角是马厩。尤利乌斯二世披着裘皮披风，连头也裹着。他把椅子挪近火边，眼珠朝上盯着队长们，对以优势兵力进攻却毫无进展的围攻战很是光火。白天好不容易打破了城墙一角，当夜就被防卫军修好。尤利乌斯二世认为这是队长们指挥不力，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窝囊废！胆小鬼！怕死鬼！懒蛋！”他在火旁蜷着身子，嘴上凶狠地骂着。“这么无能，不配叫武将！去告诉士兵，如果他们干得再好点，就不用搞什么有条件和谈了，而是让他们无条件地掠夺。”

队长们听得垂头丧气，连教皇最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也不例外。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教皇，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教皇骂得对，而是因为没有比这个厨房更暖和地方好待了。只有刚到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没挨尤利乌

斯二世的骂。尤利乌斯二世似乎也对这位向佛罗伦萨政府求来的大名鼎鼎的佣兵队长礼让三分。

雪仍在不停地下，战斗在雪中持续。防守一方毫无士气低落的迹象。他们知道教皇在这里，但明知如此却照样炮击修道院，毫不手软。乌尔比诺公爵劝尤利乌斯二世说，这里危险，请转移到后方去。尤利乌斯二世回答道："先看炮弹是不是会落到这里，然后再说要不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你这蠢货！"

然而，在此后不久的1月17日，炮弹真的直接击中了教皇的寝室。房顶被掀掉，房顶上的粗横木落下，与教皇同在一个寝室的两个侍从一个被当场砸死，一个被砸成重伤，生命垂危。幸运的是教皇没受一点伤。大言不惭的教皇这下也胆战心惊，同意转移到后方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的驻地去。

第二天，教皇又回到了修道院。对方很了解教皇的行踪，再次集中炮击修道院。但这次不论谁说什么，尤利乌斯二世都不为所动。

意大利人中有较多的人不把教皇放在眼里，但法兰西人可能是因为信仰笃深，关键时刻下不了狠手。米兰多拉防卫军一日三秋盼来的法军指挥官安布瓦兹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兰西人。他已经到了离米兰多拉30公里的地方，国王也下了死命令，不准他丢失这个战略要地。但他却在此按兵不动，告诉国王说他正在与教皇和谈。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时间快点过去，教会军在他到达之前攻陷米兰多拉才好。

米兰多拉防卫军已经陷入了疲劳困顿的状态。守城战已经坚持了很久，可是请的援军却迟迟不到。他们知道援军就在附近，于是更加绝望。城墙到处都遭到破坏，来不及修复。

1月20日，这天是援军到达的最后期限，城里终于派出代表到教皇这里乞降，条件只有一条，即保证居民和将士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始时教皇拒绝答应，说居民的性命好说，但他不肯保证防卫军将士的性命。但在枢机主教和己方队长们的恳求下，教皇改变了主意。他说可以保证市民和将士的性命和财产，但是要让亚历山德罗·特里武尔齐奥等防卫军的几个重要队长来当俘虏，米兰多拉要支付2万达克特作为教会军的战争费用。教皇紧接着又加上了一条，说钱可以分期支付，但要皮科家的儿子做人质，直到支付完毕。

尤利乌斯二世为此次胜利而欣喜若狂。这时，防卫军士兵的撤退和城市的清理尚未完毕，从里面顶着城门的栅栏尚未拆除。他等不及了，从城墙被毁坏的地方架梯子爬上去，进了米兰多拉城。他在城里徒步看了一圈。居民们心情复杂地远远看着他，表情疲惫已极。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把象征处于教皇保护之下的精美指环授予这座城市，留下800名士兵以保卫这座城市不受法军侵犯，然后他迅速离开了米兰多拉。他的心已经飞到了费拉拉。

费拉拉公国表面上是教会领土内的一个国家，但作为一个实际独立的国家，它历史悠久，政绩卓著，是意大利中小国家的翘楚，具有一流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水平，其素质不逊于欧洲列强。埃斯特家族长期的贤明统治深得人心。教会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小城米兰多拉，想攻下费拉拉简直是天方夜谭。枢机主教们异口同声反对进攻费拉拉，但尤利乌斯二世仍不甘心。教会军的队长们同意继续战斗。他们也知道攻不下费拉拉，但作为佣兵队长，就算结果难料，只要打仗就能赚钱。于是，打下米兰多拉后，教皇的军队马不停蹄地向费拉拉进发了。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也很清楚，费拉拉绝非佩鲁贾、博洛尼亚所能比，更不用说米兰多拉了。当然，法国国王的撑腰也很重要。为此，他打算离间法国和费拉拉，遂向路易十二请求媾和。但是路易十二知道教皇在同费拉拉交战，做出了拒绝的答复。教皇旋即又向费拉拉出招要离间其与法国的关系。他的做法实在拙劣，遭到了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无情拒绝。尤利乌斯二世对这个失败很恼火，着力加强攻击军的战斗力。为了筹集战争费用，他任命了8位新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团反对这样做，认为此举违反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于1503年以废止波吉亚教皇的恶例为由制定的枢机主教任命权限法。但尤利乌斯二世心里已根本不再顾忌这些了。在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提议召开讨论费拉拉问题的会议，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都答应派代表参加，而教皇却对由1500名骑兵和9000名步兵组成的教会军自信满满，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

2月11日，对教皇有利的查理·安布瓦兹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70岁老将军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这位将军是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伺候过的主人也不计其数。这位经验丰富的佣兵队长是意大利人，对向上帝的代理人弯弓搭箭毫无顾忌。5月，特里武尔齐奥率领新编的1万多人的法军精锐部队从米兰出发，沿艾米利亚大道奔袭200公里，转眼间逼近博洛尼亚。



图12：阿方索·德·埃斯特

尤利乌斯二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了解特里武尔齐奥将军的性格。教皇立即指示乌尔比诺公爵集合军队，加固博洛尼亚城墙。他召集市民代表，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服从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的领导，作为教会统治的国家，希望全体市民不要辜负教皇的期待，奋起抵抗法国，保卫城市。代表们发誓听从教皇的教诲。办完这些事以后，尤利乌斯二世于5月

14日离开博洛尼亚，去拉文纳暂避一时，免做法军俘虏。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的5月21日，博洛尼亚市内发生反对教皇的叛乱。许多市民对过去神职人员的统治积怨已久，本蒂沃利奥和阿方索·德·埃斯特的煽动为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形式，而对法军迫近的恐惧燃起了这场大火。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得知消息后赶紧乔装打扮，趁早溜之大吉。乌尔比诺公爵和他的军队就像嗅到狼味的羊一样，扔下大炮等所有辎重，四散而逃。23日，特里武尔齐奥率法军同阿方索·德·埃斯特和本蒂沃利奥一道在市民的欢呼中进入博洛尼亚城。时隔四年半之后，本蒂沃利奥再次成为博洛尼亚的统治者。

民众为叛乱的胜利而狂喜。他们卸下了在圣白托略教堂正门上睥睨博洛尼亚达3年之久的尤利乌斯二世铜像，在城里四处拖着跑，然后把这件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铜像砸成了碎块。很快，大炮制作技术的头号高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导溶化了这尊铜像，制成了一门结实的臼炮。在意大利语中，大炮是阳性名词，臼炮却是阴性名词。于是，费拉拉公爵用女人的名字“朱莉娅”给这门炮起了名。

尤利乌斯二世在拉文纳得到了这个消息，这给了他最大的打击。接着，他又接到米兰多拉也向反教皇派开城的消息。这两件事意味着他前功尽弃，也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各国尤其是他的敌人都鄙视他。他觉得人们在说，看到了吧，教皇就得像个教皇的样子。在个人的感情上，尤利乌斯二世悲哀地看到了自己最钟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和最信赖的枢机主教阿利多西的仓皇失态。

可是，把博洛尼亚推到敌人一边的罪魁祸首正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

尤利乌斯二世最初任命的教皇代理是费莱里枢机主教。他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态度，对博洛尼亚市民采取了镇压政策。这就刺激了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历来富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博洛尼亚市民，很快叛乱一触即发。尤利乌斯二世感到震惊，把费莱里召回罗马，派去了另一位枢机主教。但这位枢机主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博洛尼亚再次气氛紧张。尤利乌斯二世不得已又一次派去了教皇代理。这次是号称尤利乌斯二世头号心腹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但阿利多西也采取强硬政策，比起前两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尔比诺公爵注意到了这一点，把阿利多西抓了起来，戴

上锁链押到了教皇那里，向教皇投诉他的恶政。这一事件让博洛尼亚民众驱散了心头的阴霾。然而，教皇不但为阿利多西打开锁链，还任命他为博洛尼亚大主教。民众觉得自己被出卖，在神职人员的严厉统治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绝望的人很容易变得激进。

尤利乌斯二世的错误在于忽视体察民心，忽视根据民心采取果断措施。而这两点是做上层人物的首要条件。我们不得不说，尤利乌斯二世缺少了这两点。谁都能做到果断处置敌人和无能之辈，但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舍弃自己人或有才之人，即使明知必须那么做。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舍弃了被称为心腹中心腹的洛尔卡而得到了罗马涅的民心。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并非那么有才能，尤利乌斯二世仅仅因为他最忠于自己便不采取严厉措施，从而丢掉了博洛尼亚。不过，政治艺术（arte）是一种素质，并不是任何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便能具备。

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和乌尔比诺公爵前后脚到了教皇所在的拉文纳。枢机主教一到教皇面前就伏在他的脚下，请求饶恕自己的罪过。在座的乌尔比诺公爵数落枢机主教的不是。这次又是尤利乌斯二世斥退侄子而护着阿利多西。这挑起了公爵内心对阿利多西的憎恶感。第二天，两人在路上偶遇。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对乌尔比诺公爵过分谦卑地打着招呼。20岁的公爵失去了自制力，口中喊道“叛徒！现在是你还债的时候了”，上去把他砍了。枢机主教受了致命重伤，一小时后便死去了。公爵直接骑马回乌尔比诺去了。这一事件让教皇的心腹和其他枢机主教暗地里大为欣喜。他们本来就不认可阿利多西，而且讨厌他。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人悲从中来，他体会到了同时失去最钟爱的侄子和最信赖的部下后的绝望感觉。

尤利乌斯二世无事可做了，除了回罗马以外，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尤利乌斯二世离开了拉文纳，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事情正在里米尼等着他。5月28日清晨，里米尼主教堂圣方济各教堂的大门上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则声明，呼吁于9月1日在比萨召开公会议。声明的主要内容为：教皇有权召开公会议，他曾在即位时发誓要召开公会议，但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实现誓言。不得已，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与有志的枢机主教共同决定召开公会议。请教皇派出代表或是亲自出席。全体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出席，不必等待教皇的判断，希望各位出席。有9个人在声明上署名，他们都是所谓的有志枢机主教。

声明一定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

尤利乌斯二世的自尊心受到了彻底伤害。同时，他也被抛入了超乎寻常的危险之中。这次公会议的意图无疑就是消灭尤利乌斯二世，德法两大强国都支持召开此次会议。

6月27日，身心俱疲的尤利乌斯二世掩饰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罗马。原本该是凯旋入城的，现已不是那么回事了。教会军自然消亡的消息已经传开。尤利乌斯二世好像要成心挑战罗马民众，不，应该是挑战全欧洲嘲讽的目光，他坚决要求戴着请卡拉多索注打造的三重冠走向圣彼得大教堂。3年前，教皇曾经在博洛尼亚入城式上荣耀地戴过这顶三重冠，它价值5万达克特，它上面的黄金和宝石闪闪发光，体现了教会和教皇的尊严。

但是，与教皇一起行动的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注在日记上对这一天的记述只有一行字：

“我们艰难而徒劳的行军就这样结束了。”

四

身处绝境却能发挥不屈精神，这是尤利乌斯二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侥幸往往帮助他渡过难关，侥幸让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拯救他于危难之中的常常是他的敌人，而不是自己人。

召集比萨公会议是在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和平、进行教会改革、讨论十字军远征土耳其的计划这些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没过多久，后援国的步调便紊乱了。法兰西人路易十二出于传统的基督徒式的犹豫不想再逼教皇，他首先把特里武尔齐奥召回了米兰，而此时特里武尔齐奥正在博洛尼亚大干一场，风头正健，眼看就要进军罗马。紧接着，路易十二提出与教皇交涉，条件是承认本蒂沃利奥，并与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和解。这样便开了个头。接下来，在声明上联署的9个枢机主教发生了分裂。先是加列托、科尔内托注、卢森堡的三位枢机主教声称不记得曾在声明上签过字。而后发生了伊波利托·德·埃斯特枢机主教根据其兄费拉拉公爵的深谋远虑也回到了罗马教皇身边。剩下的只有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和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这5个人。洞察力敏锐的威尼斯这时已经做出了判断，认为比萨公会议必将流产。

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想与企图对教皇宝座动手的人对话。这些人还想要教

皇派代表出席比萨公会议，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不彻底打败无视教皇威严的比萨公会议派及其背后的法国，尤利乌斯二世便夜不能寐。挫败比萨公会议的最佳手段就是教皇也召集一个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出手反击了。

1511年7月25日，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布告，昭告天下翌年4月19日将要召开教皇主持的公会议，地点定在罗马的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布告的正文言辞激烈，表示只有教皇才有权召集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并未放弃这个权力。布告接着谴责比萨公会议派是在搞分裂活动。布告还列举了会议议题：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协调，重建教会道德的办法，研究同意十字军计划。这些都与比萨公会议的议题一致。布告又在其后加上了与异端及分裂活动斗争的条目。比萨公会议开会的日子定在9月1日，在此之前抛出召开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宣言，明摆着尤利乌斯二世是在挑战。

可是，此后不到一个月，尤利乌斯二世于8月17日突然病倒，病因直到今天也未弄清楚，或许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身心疲劳所致吧。开始他还在病榻前召见各国大使。到了20日他已经气力全无，连药都不想拿了。25日，传出了绝望的消息。

罗马开始准备应对教皇死后将会发生的混乱。高层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宫殿大门紧闭，尤利乌斯二世的亲戚们在宅邸前架起了路障。枢机主教们待在家中等待，当然是在等教皇的死讯。

尤利乌斯二世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他接受了涂油礼，解除了对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禁止圣务的处分，谢过了侍从和佣人的服务并给了他们赏钱，原谅了因刺杀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而断绝了关系的乌尔比诺公爵。做完了这一切，教皇仰卧在病榻上不再动弹。白色的长鬚盖住了他瘦骨嶙峋的面孔，他眼睑紧闭，半开着干燥的嘴唇。尤利乌斯二世进入了昏睡状态。

礼宾官帕里德写道：“我的日志就此终结了。”

3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4天傍晚，一直死一样的尤利乌斯二世忽然睁开眼睛，认出了在身边忠心服侍他的帕里德，说想吃点什么。帕里德奔到在隔壁房间待命的医生那里。医生来到病房，在帕里德的耳边说给他吃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一大盘水果端了进来。盘中有西洋李子、核桃、草莓、尤利乌斯二世爱吃的桃子，还有醋腌小洋葱。教皇在病榻上微微抬起身子，虚弱地把手伸向水果。他先是嚼出果汁咽下去，吐出渣滓，然后又喝了很多水，再后来他躺下睡着了。过了不久，教皇醒来，又想吃东西。这回他

吃了一枚鸡蛋和少量卷心菜，一个苹果和少量腌肉片，还吃了他喜欢吃的桃子。他很虚弱，一点一点地吃完了这些食物。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起初，这样的吃法让他很难受，甚至呕吐。但渐渐地，他开始有了精神。

过了两三天，尤利乌斯二世的病已痊愈，至少旁人看上去是这样。

再说比萨公会议，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欧洲各国君主派遣的代表和神职人员的到会情况也极其糟糕。是出席尤利乌斯二世宣布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还是出席由皇帝和法国国王支持的比萨公会议，各国君主和神职人员都为此而感到迷茫。比萨公会议派判断教皇的病已经绝望，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要勉为其难地抢时间。他们把开会的日子从原定的9月1日推迟到了11月1日。这又让尤利乌斯二世走了一回运。

大病初愈的教皇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才能把法国势力逐出意大利。这件事既关系到能否消灭比萨派，也关系到他赌上教皇权威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能否成功。尤利乌斯二世还没有这么乐观，相信单靠教皇号召的精神力量就能办好所有这些事。他希望自己具有足以对抗法国的力量。但是，教会军已经有名无实，如果威尼斯也改变了昔日的做法，那他就只有一条路，即与其他强国结盟。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新兴国家西班牙。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迅速响应教皇，很快向罗马派来特使，协商结盟之事。结盟的理由是拥有天主教徒称号的西班牙国王要保护罗马教会和教皇。但不消说，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于赶走法国人后实现其对意大利的领土野心。尤利乌斯二世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要以西班牙之毒去攻法兰西之毒。

西班牙国王承诺为实现教皇意愿提供全面的军事援助。作为条件，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要承认西班牙对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意大利的领有权，而这连波吉亚教皇都未承认过。



图13：皇帝马克西米利安

1511年10月4日，“神圣同盟”正式起步，参加的国家有罗马教廷、西班牙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两个星期后英国也传话表示参加，瑞士也加入了同盟，只有德皇持保留态度。尤利乌斯二世判断，德皇碍于康布雷同盟无法走出反法这一步，便未再勉强。他知道，皇帝总是会倒向形势有利一方的。教皇自信这次一定会成功。

此时，身在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念头。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欲望，想在拥有基督教世界世俗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地位的同时，再兼具精神界最高统治者教皇的地位。但从他以往的性格来看，他无疑着意于从各地流进教廷的巨额金钱。皇帝根据尤利乌斯二世两次病情判断他的死期将近，决定等他死后立即动手。皇帝的计划非常远大，但他想出来的实施手段却离奇古怪。

女儿劝丧妻之后孑然一身的父亲再婚，皇帝便给在荷兰摄政的女儿玛格丽塔写了一封信。

> 为了取得教皇对我晋升三级修士的批准，我想明天把古尔克主教朗派去罗马。如果获批，教皇死后我升登教皇宝座就会方便点。我就要成为主教了，你也得向对待主教那样对待我、尊敬我。……我打算近期开始做枢机主教们的工作。有二三十万达克特大概也就够了。不过，你要对此事绝对保密，尽管这个秘密近几天内也许就不再是秘密。总之，得有很多人在这件事上配合我，我也得为每一个“赞成”付出巨额金钱。
>
> 你的好父亲、下任教皇马克西米利安亲笔
> 9月18日
>
> 又及：
>
> 教皇又发烧了，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吧。

如果只有这么一封私信，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不过是父亲与劝自己再婚的女儿开个玩笑，给她一个幽默的答复。可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前，皇帝给心腹部下列支敦士登元帅发去了这样的公文：

> 高贵、亲爱、忠诚的元帅：
>
> 我知道，你已经把我曾经告诉过你的心愿放在了心上。兼任教皇的念头在我的心里已牢牢扎下了根。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高贵、更卓越、更美好的想法了。
>
> 你可能也知道，现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久前得了濒死之病，罗马甚至有人以为他已经死去。现在机会绝佳，恐怕你也能想象出教皇的死

期已近。听说他只能吃少量食物，还都只是水果，而且只想喝水。他快不行了。

我想派古尔克主教去罗马，为得到教皇宝座而去活动。但没有资金他什么也干不成。根据我的测算，要想让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们和其他罗马实力人物帮助我们实现计划，需要30万达克特。

不过，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如今我在金钱方面并不强大，只好向富杰尔借钱。我命你做的就是这件事。请你尽快面见雅各布·富杰尔密谈此事，让他在罗马富杰尔银行准备30万达克特。利息定为10万达克特，用我的宝石做抵押。这件事一办好，古尔克主教便可行动。

从我拥有的宝石中，包括我最值钱的宝石在内，装上4箱去做抵押，再加些皇帝的饰品。这些都不属于帝国，而是属于我的哈布斯堡家族。等我当上教皇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如果富杰尔想知道还款方式，请你这样回答：

30万达克特本金加10万达克特利息可按下述方法偿还：下次国会将指定富杰尔为皇帝领地年贡金（包括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缴纳的税金在内）的收款人，另加西班牙国王每年的缴款。如果这些款项还不足于解押，可以把我当上教皇以后收入的1/3用于还款，直到还清本息。

交涉之事全部交给你了。即使富杰尔不接受我的请求，你也不要灰心，要反复交涉。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坐失良机。一旦交涉成功立即告我。

听说罗马的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都不希望下任教皇是法国或西班牙人。情况对我有利。机会这么好，我不想向法国开战。

1511年9月16日

这个远大而愉快的计划很快就夭折了，原因实在简单，富杰尔最终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对于贷款情况判断的准确性，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不及富杰尔。富杰尔是一个懂得保守秘密的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黄粱美梦没有成为人们的笑柄。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皇帝持保留态度，但这对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并非致命。他成立了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有了自信。他首先着手破坏会期已经迫近的比萨公会议。

10月24日，尤利乌斯二世宣布，以反教皇阴谋罪对比萨派的5个枢机主教

予以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个处罚与其说对派代表参会的君主和神职人员有什么影响，不如说打击了被定为开会地点的比萨市民。如果他们被定为有罪，那么提供帮助的人也将与其同罪。选中比萨作为开会地点，一是因为这里在一个世纪前曾经召开过公会议，二是因为这里是亲法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土。然而，这对比萨人来说麻烦至极。

不久，参加公会议的人就开始陆续来到比萨，有4位枢机主教，2位大主教，14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和几位神学家。弗朗切斯科·波吉亚枢机主教病重缺席，不久后去世。出席者除了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两位枢机主教和一位神学家外，全部都是法兰西人，并非来自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都带着法国士兵警卫，反映出形势的严峻。德皇当初与法国国王联名成为比萨公会议的后援国，但来人中竟无一位德皇代表，其原因是富杰尔拒绝了贷款，也不见教皇将死的征兆，皇帝便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亲法方针，开始接近教皇，禁止德意志人参会。

比萨市民也开始消极对抗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向他们出租旅店和会场，在佛罗伦萨市政府的说和下好不容易才落实了食宿。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威胁要禁止比萨全市的圣务活动。市民们开始了积极反抗。

11月1日参会者来到作为公会议会场的主教堂（duomo）时却发现，这里已被路障围得铁桶一般。他们只好将会场转移到了卡瓦雅尔枢机主教下榻的圣米开尔教堂。这个教堂很小，比萨市民嘲笑道：“教堂太小，但对比萨公会议来说却又太大。”常驻比萨的神职人员拒绝参加会议。会议需要两位市民代表，但无人愿做。公证人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躲了起来。好不容易从附近硬拉来两个人算是市民代表，这会才开起来。神学家介绍比萨公会议主旨的演讲一结束，会议便决定延期到11月5日再召开。

佛罗伦萨政府一筹莫展，派特使马基雅维利去向路易十二世请求，希望把会议挪往别处。但法国国王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佛罗伦萨开出条件，比萨市民不必参会，神职人员也一样，这才拿到了主教堂的使用权。会议总算于11月5日在主教堂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宽敞的教堂里，算上刚刚够格的侍从，总共也只有50人。到了9日，法国卫队的大兵与比萨市民发生了武力冲突，起因是法国兵欺负了一位市民。愤怒的民众涌到参会者下榻的地方闹将起来。

佛罗伦萨出动士兵暂时平息了骚乱，但参会者面对一片喊杀声心生恐惧，决定把原定于14日举行的第三天的会议提前到12日，并将以后的会场转移到米兰，12月13日终于在米兰召开第四天的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像狐狸逐兔一样紧追不舍。等公会议的参会者到了米兰，迎接他们的是市民满是憎恶的冰冷目光，较之比萨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利乌斯二世已对米兰处以禁止圣务的处分。米兰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虽有统治者的威权，但会议不可能得到常驻米兰的神职人员和民众的配合。违反教皇意志的人和帮助他们的人，如果是俗人则会被开除教籍，如果是神职人员或修道院则不但会被开除教籍，而且还要没收其收入和财产。教皇的这个布告给了比萨公会议派致命一击。参与者们终于离开了意大利，转到法国里昂去了。结局如何，谁都料想得到。

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冷眼看着这一切，投入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为了向世界宣示自己才是拥有主持公会议正统权利的教皇，他必须开好这次公会议。

半年前，尤利乌斯二世被绝望摧垮，于6月底回到了罗马。在此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甚至被认为将不久于人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联合西班牙、威尼斯、英国、瑞士成立了神圣同盟，孤立了法国。且不论他这样做对意大利是否有益，他成功了。等着比萨公会议的只能是自生自灭的命运。德意志皇帝尽管没有迈出加盟这一步，却也没有采取反教皇的行动。那年年底，尤利乌斯二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不屈精神的成果。

五

加斯通・德・富瓦出生于1489年，那年22岁。他的家族肇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西西里的一位领主卡尔卡松伯爵，后成为德·富瓦伯爵领地的领主。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的表弟，现任内穆尔公爵。他留着娃娃般的短发，双唇的曲线和蔼可亲，下巴上略有胡须。他面庞清癯，但身躯却不似面庞，骨骼发达，肌肉健壮。他已超越自己的年龄，具备了武将的孔武。只是当时他还没有国际声望。

这位年轻人让68岁的尤利乌斯二世胆战心惊。

路易十二为与神圣同盟的军队对决，派这个年轻人去了意大利，让他在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门下接受了两个月完整的司令官教育。

1512年1月，威尼斯军队进攻布雷西亚，拉开了神圣同盟军对法作战的大幕。25日，威尼斯军队与市民里应外合，夺得了大部分城区。

另一方面，以西班牙人拉蒙多·迪·卡尔多纳为总司令的西班牙与教会联军于26日兵临博洛尼亚城下。2月2日，躲进布雷西亚要塞做最后抵抗的法国

驻军已被逼得即将投降。身在罗马的教皇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半夜里召来威尼斯大使，留了他两小时之久，与他分享喜悦。打下布雷西亚意味着从东面打开了通向米兰的道路。在教皇看来，攻陷博洛尼亚也已经近在眼前，这样可以从东面和东南面一气攻入米兰，瑞士军队也会从北面攻过来。尤利乌斯二世很兴奋，似乎已经荡平了法国人。

加斯通·德·富瓦身在费拉拉附近的菲纳莱，他得到西班牙和教会联军逼近博洛尼亚的消息后，在雪中奔袭45公里，于当夜进入博洛尼亚城。他在博洛尼亚接到了更为紧急的消息：布雷西亚陷落了。

联军也知道德·富瓦进了博洛尼亚，并判断他必定会收复布雷西亚。但在隆冬的雪中率领大军行军，他将不得不取道平坦的艾米利亚大道。联军的战术是后退到博洛尼亚西北40公里的摩德纳，在那里伏击法军。

认为德·富瓦要收复布雷西亚的判断正确，但加斯通·德·富瓦没有选择走艾米利亚大道。

他断然决定只留下18000兵力的1/5坚守博洛尼亚，率领剩下的全部军队悄悄出了博洛尼亚城，向正北进发。道路难行，河流纵横，每河必渡。时间就是胜利。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艰难行军，一路上叱咤激励。说起来是法国军队，但也不全由法兰西人组成，其中一半是意大利人雇佣兵，再就是连孩子都闻风丧胆的德意志佣兵[注]。这是所谓混成军团，一般的指挥官统一不了这帮难搞的家伙，德·富瓦却让这帮人顶着困难强行军。

1万多法军渡过大河波河，三天奔袭180公里。大军于2月17日清晨抵达布雷西亚城下。威尼斯军队猝不及防，企图靠大炮击退法军。法军迅速潜入城里，加斯通·德·富瓦命令骑兵扔掉战马，全员步战。城里狭窄的道路纵横交错，大炮失去了威力。激烈的巷战持续了两天。19日夜，布雷西亚重新回到法国人手中。城中留下了6000多具尸体，死者多为布雷西亚市民。

加斯通·德·富瓦让士兵处置城市。这是对布雷西亚人的惩罚，他们呼应威尼斯军队，向法国统治者举起了反旗。这也是对忍受艰难行军、奋勇作战的法军士兵的犒赏。其结果明若观火。意大利人佣兵满足于抢劫和强奸，可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却不满足于此。

他们掠夺后放火烧房，强奸后把人大卸八块。他们把幼儿的尸体用大钉子杂乱地钉在城门上，称那城门是凯旋门。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在罗马听到布雷西亚陷落的消息，得知那里的惨状后悲愤交加，从他颤抖的嘴唇里迸出几个字：“赶走野蛮人！赶走野蛮人！”

一向以优柔寡断而闻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这回似乎也下定了决心。瑞士军队现在就要奔米兰南下了。西班牙军队也在向比利牛斯山的纳瓦拉直奔而去。如果拿下纳瓦拉，他们将潮水般地涌入法国。英国国王意欲登陆诺曼底，德皇也已经动摇。路易十二要在一切尚未动作之前与教皇一决胜负。

3月22日，加斯通・德・富瓦接到了国王发出的决战命令。他考虑了决战地点，把目光投向了拉文纳。这样的考虑显示出加斯通・德・富瓦不仅是优秀的战术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法国国王的意图是决战胜利后直捣罗马，驱逐教皇，扶植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取而代之，然后乘胜进攻那波利，把西班牙势力从意大利赶出去。而要实现这个意图，这次的决战就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成为名副其实的决战。打这一仗首先要引蛇出洞，把同盟军全军引诱出来。为此又必须先与同盟军的后勤部队威尼斯共和国短兵相接，打击同盟军的补给基地拉文纳。同盟军不能失去拉文纳，他们定会倾巢出动。打赢这一仗，不但可以在军事上打击同盟军，还可以将同盟军与其后勤部队威尼斯一分为二。同盟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重组整编工作。拿下拉文纳就等于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路。这一点已为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战例所证实。这位刚满23岁的年轻人眼光精准，出于战略考虑选择了拉文纳作为决战的战场。

法军离开米兰后于4月3日到达距离拉文纳30公里的科蒂纽奥拉。为了提高士兵的士气，激起他们的欲望，以备决战，加斯通·德·富瓦允许士兵在费拉拉的大炮运到之前对附近进行掠夺。他们一边掠夺，一边对拉文纳施以零星攻击。

守卫拉文纳的是勇将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指挥的1500名步兵和少量的骑兵，他认为只需支撑到援军到来。

4月9日，运抵的大炮在城墙下一字排开，攻城战正式开始。德・富瓦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却一直把目光瞄向背后。

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晨出现了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德・富瓦留下1000名步兵拖住拉文纳守军，同时命令全军调头向后。大军移动需要时间，如果同盟军不失时机地突然袭击，胜利就将属于他们。可惜同盟军在离拉文纳5公里的容科河对岸停了下来。他们不再前进，并开始挖战壕。战壕挖了整整一天。法军趁此工夫轻易地调转方向，摆好了阵形。当天夜里，同盟军还在继续挖着战壕。法军推平了容科河的河堤，在20米宽的河面上紧急建

造了一座渡桥。步兵在黎明前首先开始过桥。

1512年4月11日，复活节。这天清晨，被称为16世纪上半叶最惨烈战役的拉文纳会战拉开了大幕。

法军拥有的兵力为1900名重装骑兵，3000名轻骑兵，18000名步兵，其中包括5000名德意志佣兵，总数达到2.3万人，另配备有50门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拿手的最新式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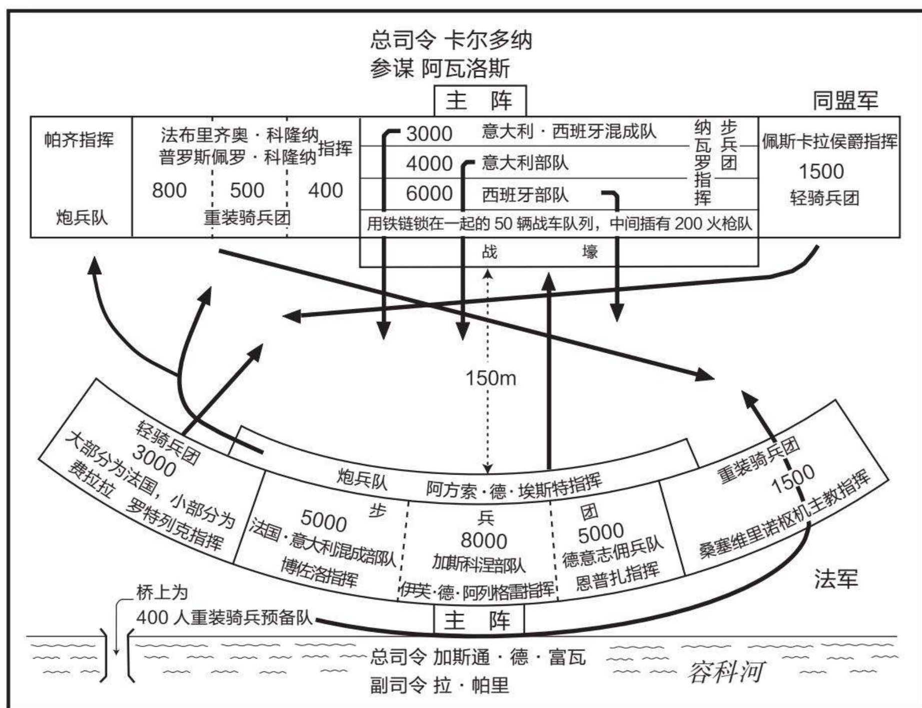


图14：拉文纳会战

同盟军拥有的兵力为1700名重装骑兵，1500名轻骑兵和13000名步兵，共计1.6万人，另有24门大炮。

指挥这些部队的班底也由当时最了不起的武将组成。法军的指挥班底中有切萨雷·波吉亚著名的副将伊芙·德·阿列格雷、罗特列克、拉·帕里、后来闻名遐迩的步兵专家费德里科·达·博佐洛、雅各布·恩普扎、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有人高马大、身穿黑光闪耀的盔甲亲自指挥重装骑兵的桑塞维里诺

枢机主教。法军的总指挥是加斯通・德・富瓦。

同盟军方面也将星如云，不可小觑。佩德罗·纳瓦罗、后来成为名将的23岁的费迪南多·阿瓦洛斯、佩斯卡拉侯爵、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同盟军方面也有一位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他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代理人。不过，与加入武将行列的老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相反，36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身穿僧衣，骑在白马坐骑上，一脸的不情愿。同盟军的总指挥是继声名远播的贡萨洛·德·科多巴之后当上那波利总督的拉蒙多·迪·卡尔多纳。

容科河沿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包像细浪一般四处隆起。平原的尽头便是大海。两军在这片平原上摆开了阵势。

同盟军面向容科河布阵。炮兵部队从右翼开始沿隆起的土包一字排开。接着是分成800人、500人和400人的三队重装骑兵团。前方的中央是战壕，最前列有铁链相互锁着的50辆二轮战车，其间配有200人的火枪队。后面一排是6000名西班牙步兵。第三排是4000名意大利步兵。第四排是3000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混成步兵。所有士兵人人持枪。大本营设在这些部队的后方。阵形的左翼由1500名轻骑兵守卫。

法军背对容科河布阵，可谓背水一战。法军在左翼布置了3000名轻骑兵，与同盟军的重装骑兵对峙。中央布置了步兵团，与同盟军步兵团成对抗之势。敌方步兵团的队形为横队，法军则为纵队，从左开始依次为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的混成部队、8000名加斯科涅步兵、5000名德意志佣兵。法军的大本营也设在步兵团的后方，右翼由1500名重装骑兵守卫。此外还有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在容科河桥上待命。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炮兵部队的位置变化最大。同盟军炮兵配置在右翼，而法军把大炮布置在全军的最前方，炮兵数量也多得吓人。

法军首先开始前进。他们并不齐头并进，而是呈扇形前进。两军相距150米时，法军大炮开火了，同盟军的大炮立即应战，战场上响彻了震耳欲聋的炮声。但两军都未受到多少炮火打击，倒是持续前进的法军挨了更多的炮弹。同盟军的步兵则匍匐在地躲避炮击。

就在这时，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法军炮兵部队从前方绕过己方的轻骑兵，斜刺里迂回到了敌人右翼。这样做需要移动50门重炮，他们的速度惊人。大炮移动后与敌方大炮形成了交叉的角度，并且与敌人近在咫尺，效果立竿见影。同盟军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受到了来自前方和侧翼的集中炮击。战马疯了似的狂暴，这样下去重装骑兵不及交战便会全军覆灭。骑兵

们大声呼叫："让我们出击！"

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急忙派人去大本营，请求总司令卡尔多纳和副司令纳瓦罗批准他们出击。可他们两人都不同意，说是要等待时机反击。可是，这时任何人都无法让骑兵原地不动了，骑兵们愤怒地吼叫着。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一马当先，率领第一重装骑兵队的800铁骑首先发起了冲锋，吼声震动大地。他们向敌人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发起了攻击。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也毫不迟疑，亲自指挥第二、第三重装骑兵队紧随从斜刺里杀向战场的第一骑兵队。重装骑兵从头到脚全身都用钢铁盔甲裹得严严实实，1700人和1500人的两支铁流发生了激烈冲撞。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装甲车战队正面相撞。长矛在空中飞舞，盔甲铿然相撞。每个骑兵后面都跟着一个步兵，他们根本无法冲入敌阵。平原之上高高地卷起了一团铁色旋涡。这里成了中世纪之花——重装骑兵最后和最大的演兵场。

战况白热化。谁都能看出，大炮是战斗的真正主角。费拉拉公爵大炮的炮弹越过重装骑兵离去后的空地，从匍匐在地的步兵团头上掠过，向同盟军的轻骑兵砸去。1500名轻骑兵被炮击激怒，在佩斯卡拉侯爵的指挥下，向费拉拉公爵的炮兵队冲了过去。但在摧毁敌人的炮兵之前，他们不得不对付横刺里杀过来的两倍于己的法军轻骑兵。这是一场1500骑对3000骑的战斗。于是，在战场的左右两翼，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分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法国步兵终于动手了。5000人、8000人、5000人的三队形成整体，在战场中央向前推进。法军受到同盟军火枪队的猛烈射击，士兵纷纷倒下，但他们没有停止前进。法军推进到敌人战壕附近，随即转入冲锋。有些士兵被推倒跌入战壕，有些成功冲入战壕对面的战车队中。

同盟军的步兵接受法军的挑战，他们站了起来。首先，第一排的6000名西班牙士兵冲向5000名德意志佣兵。紧接着，4000名意大利士兵也冲到了两倍于己的加斯科涅步兵面前。第四排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混成军团也立即冲向了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组成的混成军团。两军步兵分三处激战，同盟军始终占据着优势。法军开始后退。这时，率领加斯科涅步兵的伊芙·德·阿列格雷看到了自己带来充任副将的儿子被拽下马来，又被步兵用长矛刺穿了身体。绝望的老队长正要单枪匹马冲入敌人步兵的海洋，一发炮弹飞来，把他连人带马炸上了天。

整个战场分为三处仍在激战，左边是轻骑兵的战斗，中央是步兵的战斗，右边是重装骑兵的战斗。轻骑兵战斗的胜负已见分晓，敌人两倍于己，同盟军方面顶不住了。步兵的兵力虽少，同盟军还是压了上去。重装骑兵已

在决死一战了。头盔打飞了，满脸鲜血，士兵们仍在战斗。进入肉搏战后，长矛派不上用场，所有人都扔掉长矛，用剑相互砍杀。渐渐地，同盟军一点点地被压了下来。加斯通·德·富瓦见状，便命令在容科河桥上待命的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出击。他们过桥后沿着河堤绕过自己人的背后，挺着长矛冲向正在用短剑激战的同盟军重装骑兵的侧面。这是最终制胜的一招。1700名同盟军重装骑兵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身负重伤，当了俘虏。法军的1500名士兵也半数战死。

战斗形势终于明朗。同盟军在步兵方面占据优势。轻骑兵和重装骑兵也都分出了胜负。同盟军总司令卡尔多纳命令仍在恋战的残余骑兵撤退。

步兵还在酣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骑兵撤退后的战场中央。两军整好队形，不断冲击。每次两军分开时都会留下许多尸体，反复冲击后尸体堆积如山。两军挪开位置后又多次相互冲击。同盟军步兵英勇善战，然而不幸的是，自己一方的炮兵部队已经被打散，失去了战斗力，而敌方费拉拉公爵的大炮依旧威力不减。现在，已经没有了骑兵这个障碍，炮弹便集中射向步兵团。炮弹的命中率相当高。炮弹在整齐的阵形中四处开花，每次爆炸都会炸飞成堆的士兵。

英勇善战的同盟军步兵也胆怯了。法军步兵见状立即展开攻势，开始了惨烈的肉搏战。同盟军步兵二队受到全面压制。6000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步兵队扔掉长矛，手拿短剑冲向敌阵，打退了敌人。副司令纳瓦罗在这场战斗中受伤被俘。失去了指挥官的西班牙步兵仍然没有放弃战斗。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总司令卡尔多纳已经向切塞纳退却了。

广阔平原上的战斗只剩下这一处了。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西班牙步兵的作用非常显著，就连德意志佣兵也都快被压制下去。

见此情形，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率领轻骑兵鲁莽地冲进了敌阵，他大概想胜得更加完美。西班牙士兵虽被冲得七零八落，但还是砍断了他的马腿。德·富瓦倒栽葱摔下马来。狂怒的西班牙士兵成群地压过来，把他埋在下面。德·富瓦大喊自己是西班牙国王的表弟，但这也已经徒劳。西班牙步兵这才整好队伍，堂而皇之地从敌人面前退去。

战斗结束了。激战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4点。14000名士兵的尸体掩盖了平原，其中1/3是法国士兵的尸体，2/3是同盟军士兵的尸体。同盟军士兵多半是被炮弹炸死，有很多尸体没了头颅，没了胳膊和腿，景象十分惨烈。法军士兵几乎都是被长矛或短剑刺死。两军后来也没弄清楚负伤的人数。武将之中，法军牺牲了加斯通・德・富瓦和伊芙·德·阿列格雷，同盟

军方面佩德罗·纳瓦罗、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费迪南多·阿瓦洛斯因身负重伤而被俘。法军武将中指挥步兵的费德里科·达·博佐洛身负重伤。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也负了伤，殷红的献血从缠在大腿的布上渗出。

未受伤而被俘的只有一个人，乔凡尼·德·美第奇[注]枢机主教。他逃晚了一步，被敌军的步兵包围了。敌兵全都满脸怒气，只要有一个人亮出长矛，所有人就会一齐刺过来。枢机主教那肥胖得跟年龄不相符的身体骑在姿势优雅的白马坐骑上，他没有逃跑的意思，也没有装腔作势，只是静静地俯视着他们。就在这帮士兵见状胆怯的一瞬间，负了伤的博佐洛冲了过来，救出了枢机主教，把他交给了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一身铠甲的桑塞维里诺用一脸轻蔑的表情迎接这位枢机主教，说道：“欢迎，枢机主教大人！”

这位俘虏用温和的口吻回答道：“我还没吃饭，肚子饿了。”他于一年之后成了教皇利奥十世。

夜色降临。拉文纳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围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通·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纳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纳城。胜利者加斯通·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举行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们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情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同盟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向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纳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注]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同盟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枢机主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德·埃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000人的大军尚存3/4。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同盟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0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纳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把罗马涅这个传统上反教会思潮最强的地方拿到了手，却不懂得去好好利用。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纳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做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5月2日傍晚，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队伍出了梵蒂冈，越过台伯河，穿过罗马市中心，向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而去。

尤利乌斯二世毅然决定，在战时体制下按期举行公会议。明天就要开会了，教皇循例在前一夜进行巡游。希腊骑兵队在前面开道，一队步兵手持长矛紧跟其后，接着是身着官服、威风凛凛的教廷高官、枢机主教们的家属和罗马市民代表，后面才是尤利乌斯二世。只见他身着纯白色的教皇袍，身披金色披风，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三重冠，坐在红绸幔帘的轿辇里。瑞士佣兵身穿华彩制服护卫在轿辇两侧。身着红色正装的枢机主教团跟在教皇后面，100名手持火枪的武装士兵殿后。大炮排列在拉特拉诺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以备不测。

罗马市民惊讶地看着巡游队伍。20天前大家还在为法军压境而胆战心惊。在法军随时都会出动的情况下召开公会议，真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想的却是，正因如此才要断然召开这个会议。他这样做并非因为如果不能按去年7月宣布的会期召开会议将有损于教皇的威信。如果他在这样不稳定的形势下宣布延期一年开会，谅谁都不会指责。那么，他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召开公会议呢？

此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右手持剑，左手拿十字架搞政治。但目前右手的剑折断了，不能用了。他只能把以前一直拿在左手的十字架换到右手，不，应该是用双手高举过头，起码是在拿到新剑以前，要靠这一招决定胜负。尤利乌斯二世从不认为可以永远靠十字架去对付舞剑的对手。他相信这一点，这方面他过于意大利人了。

那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住在了拉特拉诺教堂。第二天是1512年5月3日，教会史上第18次公会议开幕，这也是在拉特拉诺教堂召开的第5次公会议。全体人员正装出席。出席会议的有教皇、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者以外的16位枢机主教、12位大主教、70位主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阿戈斯蒂诺等主要会派的领袖3人，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作为市民代表的罗马市议会议员、贵族代表等。罗德岛骑士团员身着十字军军服列队肃立，胸前印着大大的白色十字架。他们受教皇之命担任此次公会议的名誉卫兵。白、金、红、黑，这些绚丽的色彩浮现在宽阔的拉特拉诺教堂之中。

会议首先举行了弥撒仪式，由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主持。接着，阿戈斯蒂诺派领袖艾智德用庄重的拉丁语发表演说。他强调了教会的危机，说明公会议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拉文纳会战的失败是上帝对诉诸武力的警告，今后必须回到用十字架谋求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方向上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尤利乌斯二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听这些神学家演说的。他耳朵虽然听着，心里肯定在想权且听听无妨。艾智德的演说结束后，法尔内塞枢机主教以教皇的名义发表演说，希望本次公会议取得成果。开幕式就此结束。

5月10日，公会议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开始按例由格里马尼枢机主教主持弥撒。神学家扎内接着发表演说。他论述了土耳其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团结在教皇和罗马教会之下。轮到尤利乌斯二世发表演说了。听着教皇讲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正统性以及尽早进行教会改革的必要性，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感到满足，同时禁不住窃笑。

格拉西承担了这次公会议的全部事务工作，掌管会议进度。但对他而言，照顾远方来的神职人员、推动会议顺利进行这些事并无太大辛苦。公会议的不断成功推进当然给了他满足感。让帕里德最感辛苦的是把不善座谈、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劝上讲坛。演讲稿是教皇的第一秘书、历史学家西吉斯蒙多·德·孔蒂用漂亮的拉丁文写成。尤利乌斯二世5天前就开始坐立

不安，变得神经质。他手里拿着草稿，反复多次地练习演讲。帕里德担任听众一角。每次练完，帕里德都得谈他的感想，语调庄重了，声音再压低点就好了，这里应该再强调一点，等等。最后，他必定会说，“我在罗马待了40年，从没有听到过如此完美的教皇演说”，来为教皇鼓劲。因而，他今天听正式讲演时，觉得可笑至极。尤利乌斯二世听到拉文纳战败的消息都没有慌乱，但必须发表演说时却是如此地沉不下来。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5月17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匈牙利人枢机主教主持的弥撒结束后，多明我会的领袖托曼·达·维奥发表演说。他从神学高度谈了教皇召开公会议的正统性，相反把比萨公会议定位成异端。接着宣读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亲笔信，表示要全面参加神圣同盟，承认教皇权威，紧跟教皇。紧接着朗读了西班牙国王写来的相同主旨的亲笔信。两位国王都说要正式派遣国王代理前来参加拉特拉诺公会议。之后，会议决定下一次会议将于12月3日召开，而后散会。会期中止的表面理由是要避开夏天，但真实原因却是要等待更多的外国人参加会议。没有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参加，便称不上是万国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强行举行的拉特拉诺公会议以惊人的速度体现出了它的效果。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前一直对威尼斯心存敌意，从而下不了决心断绝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看到拉特拉诺公会议取得进展后变得不安起来，感到自己一个人被甩下了。他首先撤回了加入法军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佣兵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接着，他又同意瑞士步兵团过境并补给军粮，这在以前一直受到禁止。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突然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同盟军已经在意大利重新整编，瑞士军队也加入进来；而自己却不得不用少了战斗力强大的德意志佣兵的残军与之对决。英军虽在诺曼底登陆了，实际上他们苦于酷暑、雨水和痢疾，什么也做不成。路易十二接到英军登陆诺曼底的消息时却惊慌失措。西班牙军队也开始侵犯比利牛斯方面的国境线。法国本国遇到了危险，已不能把战斗力全部投入意大利了。

5月底，18000名瑞士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维罗纳集结后立即从周边进攻米兰。教会、西班牙和威尼斯同盟军同时向罗马涅进军。热那亚也在弗莱格佐的指挥下爆发了反法起义，法军逃遁。6月，乌尔比诺公爵指挥的同盟军轻而易举地收复了拉文纳、里米尼和切塞纳，并于13日在本蒂沃利奥再度出逃后进入博洛尼亚城。在此期间，瑞士军轻松占领了布雷西亚、克莱莫纳。同盟军拿下了帕尔马后向皮亚琴察进军，渐渐从东面和东南面收紧了进攻米兰的大网。法军一退再退。6月22日，瑞士军占领被称为米

兰大门的帕维亚。同盟军和瑞士军在此会合，开始协同攻打米兰。

事态的急剧变化使得在米兰的法国人进退失据。民心极度浮动，靠城墙防守也已不可能。他们只好让军队躲进斯福尔扎城堡。宫人和神职人员逃往阿斯蒂。当了俘虏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趁乱成功逃脱。先前，拉文纳战役被俘的其他武将也都由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斡旋或支付了赎金纷纷获得自由。只有他由于路易十二的命令未重获自由。

不久，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米兰市内。躲在城堡里的法军士气眼见得低落下来。等呀等呀，他们终于盼来了路易十二让他们撤回本国的命令。他们迅速行动，全部撤出了斯福尔扎城堡。他们在阿斯蒂带上法国人和本蒂沃利奥等所有亲法人物，经由都灵，一路朝阿尔卑斯山而去。就这样，6月28日，意大利境内的法国势力被一扫而光。

尤利乌斯二世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滂沱，他看着偶然进入房间的忠诚礼宾官的脸喊道：“帕里德，我赢啦！帕里德，我赢啦！”

当天夜晚，整个罗马的所有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物的墙上都成排成排地装饰了火把。庆贺的礼炮声从圣安杰洛城堡响起，民众成群结队在全城迤逦而行。这次庆典的理由是波兰人战胜了鞑靼人。可是谁都知道，他们庆祝的是教皇战胜了法国人，教皇这样的人物表面上不能庆祝对同为基督教徒的胜利。

法国人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是处置意大利境内与法国狼狈为奸之人。

7月4日，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为表示悔改之意抵达罗马。依他的性格，即使被开除教籍都不会在乎。但他明白，现在法兰西势力已被消除干净，能否与教皇搞好关系关乎费拉拉公国的存亡。他必须表示悔改，首先请教皇解除对他的开除教籍的处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和表兄曼托瓦侯爵贡扎加都曾得益于他释放俘虏的努力，他们向教皇做了工作，有斡旋之劳。

罗马民众已经知道他的大炮在拉文纳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必定不会用普通的办法对他解除开除教籍处分。费拉拉公爵将身着罪人之服，脖子上绕着绳子，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受到鞭笞的谣言四下传开。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群众的期待落空了。阿方索·德·埃斯特来到了罗马，并没有穿着罪

人之服，脖子上也没有缠绕绳子，而是被迎进圣彼得大教堂，庄严地接受了尤利乌斯二世为他举行的解除开除教籍处分的仪式。

可是，等他到了教皇宫却气氛骤变。尤利乌斯二世对他说：放弃费拉拉吧，我把阿斯蒂的领地给你。阿斯蒂是一块小领地，大小还不及费拉拉的1/20。阿方索来罗马时已打算一般的事情能忍便忍，但这一条他接受不了。他拒绝了。教皇发怒了。尤利乌斯二世不但没有忘记拉文纳会战中的大炮，还对阿方索怀有诸多不满：费拉拉公爵一直奉行亲法政策，还娶了他的宿敌波吉亚教皇的女儿为妻。波吉亚没落以后，尤利乌斯二世表示那桩婚姻可做无效处理，阿方索却不愿放弃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继续以妻子相待……教皇认为这位36岁的男人在意大利君主中出类拔萃，这反倒增强了教皇对他的憎恶。尤利乌斯二世提到费拉拉后一步不让，阿方索一再恳求却毫无用处。最后，阿方索·德·埃斯特说“请给我一些时间”，请求准许他离开罗马，教皇没能同意。

费拉拉公爵知道再在罗马待下去也不会有用了。7月19日，在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的帮助下，他化装后趁着夜色逃出了罗马。愤怒的教皇向教会军下令，占领了费拉拉领内的摩德纳和雷焦。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想同教皇对话，派秘书阿里奥斯托(注)去了罗马。阿里奥斯托创作了《疯狂的奥尔兰多》，这部杰作为意大利文学史增色不少。尤利乌斯二世对阿里奥斯托暴怒，说要像狗一样把他扔进台伯河，吓得这位大作家也不得不逃离罗马。

紧接着费拉拉，教皇又把怒气撒向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制裁它的理由是长年的亲法政策、不参加神圣同盟、同意在比萨召开公会议等等。在西班牙军队的威胁下，佛罗伦萨无计可施。终身正义旗手(注)索德里尼(注)逃亡了。9月14日，共和国在与西班牙军队同行而来的美第奇族人面前打开了城门。美第奇被萨伏那罗拉的人民政府流放18年之后重回佛罗伦萨。尽管保留了共和国的政体，但施行的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政治，这已昭然若揭。

扫除法兰西势力以后的意大利被分割如下。

以那波利为中心包括西西里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归于西班牙国王。意大利北部归于米兰。“摩尔人”卢多维科的遗子马西米利亚诺结束了在瑞士的12年流亡生活，回到了米兰，重建起公爵领地。而威尼斯则把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方捏在了手中。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涅、马尔凯、翁布里亚等地则完全归入教皇的统治之下。除此以外，教皇还把从费拉拉抢来的摩德纳、雷焦以及原属米兰公国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弄到手里。巧妙地依附于教皇的曼托瓦侯国自不必说，连费拉拉公国也保住了平安。因为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策划的计谋，尤利乌斯二世要把费拉拉全境变成教会领土的主张没能行得通。德皇和西班牙国王对教皇的进一步强大感到不安，她便撺掇他们反对教皇这样做。伊莎贝拉的娘家是费拉拉的德·埃斯特公爵家族。

佛罗伦萨已经处在教皇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了。

看上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取得了胜利。法兰西势力已被扫出意大利，教皇领地得到扩大，成为500年前卡诺萨伯爵夫人玛蒂尔达捐赠土地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张。法国国王在赌上教皇威信的神圣同盟和拉特拉诺公会议面前一败涂地，就连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自己实现了历代教皇没有实现的愿望，尤利乌斯二世的自信和满足必须以某种形式流传后世。受到教皇的委托，米开朗琪罗全力以赴投入了以摩西雕像为中心的宏大墓地的建设之中。

六

“陛下，这让我很为难。有正经八百的医生在，不能找那些怪里怪气的人。”

“帕里德，我让你做你就做。医生不足为虑。他们一天到晚只是无聊地要我不要吃得太多，晚上要早睡，不要操心太多，有用的事情一件也没做。不管他们！”

“但是陛下，您只是有些疲劳，不是生病。今年夏天您叫占卜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位占卜师保证陛下还能好好地活3年。从那以后陛下更加精神。”

“啊，不过帕里德，我想穷尽各种手段试试。我想一定要试试那人调制的长生不老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去死会死不瞑目的。”

11月，在深秋的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注意到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当

初为赶走法国势力而拉进来的西班牙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起巩固的势力。他们不仅在意大利南部随心所欲，还横行于意大利北部，如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言行也变得傲慢起来，引起了大家的憎恶和反感。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对意大利、对罗马教会都必为大患。这就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痛的原因。

但是，他亲手削弱了意大利境内仅剩的强国威尼斯。法国也被他下手赶走了。事已至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又被逼到了不得不借助其他外国军事力量的境地。他把目光放在了剩下的唯一能与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德意志身上，打算再次以毒攻毒。

11月4日，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完工仪式的3天之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特使马修·朗抵达罗马。他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一头金发，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不拘小节，全然不懂精致的乐趣。教皇以最高荣誉欢迎接待了他。罗马气候温暖，在教皇宫后面的观景宫里，夜夜飨宴，朗诵诗歌，演出戏剧。之后，一定会有漂亮的年轻人扮成缪斯女神，歌唱教皇与皇帝联盟的胜利。日耳曼人醉成了一摊烂泥，由那扮女装的少年伺候着他。宴会在波吉亚教皇时代并不稀罕，但波吉亚教皇和尤利乌斯二世教皇两者的宴会有一个重大区别。尤利乌斯二世不邀请任何女人，而是让美少年们男扮女装，化装成女人。当时很多编年史都有这样的记录，说他虽已有三个女儿，但还是因这方面的兴趣而闻名。因为这个原因，他似乎每次都会原谅反复失策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走运的是，这个日耳曼人也有同样兴趣。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希望与皇帝联合战斗，皇帝提出了下列条件：由教皇担任仲裁角色，消解皇帝与威尼斯的不和；皇帝放弃对维罗纳、维琴察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一次性支付25万达克特；皇帝放弃帕多瓦、特雷维索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每年支付年贡金3万达克特。皇帝承诺，不承认分派（法兰西），支持教皇与之彻底对决，向教皇提供全面军事合作以对抗教皇视作敌人的任何势力。皇帝在条件中点出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名字，但没有明确点出西班牙，他还掖着藏着对抗西班牙的初衷。

然而，听了教皇的这些说法，威尼斯大使未请示国内便当场表态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理所当然，尽管这些领土原本属于皇帝，但几个世纪以来，这四个城市实质上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何况威尼斯在与德意志的战争中获胜，没有付钱和支付年贡金的道理。但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把德意志拉到自己一边，没有理睬威尼斯的抗议。

皇帝特使还在担心是否已经得到威尼斯的同意，教皇就急急忙忙强拉他于11月19日签订了教皇与皇帝的同盟协定。皇帝特使咬上了从主教一口气提拔成枢机主教的饵。24日，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古尔克主教、皇帝第一心腹马修·朗被正式任命为枢机主教。25日，教皇在波波洛圣马利亚教堂庄严的气氛中宣布了表现教皇和皇帝之间牢不可破友好关系的同盟成立。以西班牙、威尼斯为首的各国自然以怀疑的目光关注事情的发展。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12月3日，中断一时的拉特拉诺公会议再次开会。例行的弥撒和神学家演说结束以后，已成为枢机主教的朗宣读了皇帝通喻。通喻将拉特拉诺公会议以外的一切公会议列为异端，称皇帝将成为世俗君主全面支持和服从教皇的典范。10日是拉特拉诺公会议的第四天会议。这天的会议整天都在谴责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会议再次公布了51年前路易十一关于绝对服从教皇、放弃在法兰西境内神职人员任命权的书简，这封书简曾让时任教皇的庇护二世感动得落泪。如此一来，路易十二的不诚实便大白于天下，以德意志、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各国形成一致，决定把法国国王定为教会的敌人和教皇的敌人。一时间，教皇让法国国王退位、让英国国王加冕成为法国国王的意图四下流布，甚至使英国驻罗马大使欣喜若狂。

在一般人眼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所向无敌。人们认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扫除了法国势力，成功召开了拉特拉诺公会议，统一了以皇帝为首的世俗君主。在教皇的权威光环之前无人能敌。民众，尤其是意大利民众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感情变为感谢和崇拜，这是以往任何教皇都不曾享受过的。

然而，这骗不过了解情况并具备敏锐洞察力的人的眼睛，尽管他们人数极少。这些人知道，尽管尤利乌斯二世还在继续非常危险的输赢赌博，但他最终会把自己逼进无路可走的境地。可怜的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以感谢上帝让拉特拉诺公会议获得成功为名，巡视了罗马市内外的教堂，沿途被成群结队欢呼的民众簇拥着。但他的内心却与此相反，灰暗而消沉。他巡视了圣彼得镣铐教堂、圣十字教堂、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和城外圣洛伦佐大教堂，并在每个教堂下榻一宿。在这次巡视中，教皇有一个悲切的愿望，他想通过步行，多少为自己增加一些体力。但事与愿违，等他好不容易熬到圣尤西比奥教堂那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能继续巡视了。第二天，他躺在叫来的轿辇里回到了梵蒂冈。从那天开始，可怕的怀疑和绝望开始日夜折磨着他。

69岁，治世9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尤利乌斯二世下定决心拉到自己阵营的皇帝跑去了米兰。尤利乌斯二世充分信任朗，把他提拔成为枢机主教，朗却非但没有留在罗马，相反却跑到米兰，跟在新公爵身边寸步不离。这表明，皇帝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米兰把势力扩大到意大利北部。而意大利南部也日益染上西班牙色彩。

另外，一个刚满12岁的少年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老教皇的头上，这就是在西班牙茁壮成长的卡洛斯。卡洛斯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皇子菲利普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所生。他既是皇帝的孙子，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外孙。菲利普已经去世。这个12岁少年理所当然地领有了西班牙和德意志，以及包括当时的低地国家(paesi bassi)，后来被称为荷兰、比利时在内的广阔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土地包括了除英国、法国、北欧以外的欧洲全境。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衰弱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愿意以后自相残杀。人们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他们的真意只是想扎扎实实地巩固意大利南部和北部，不让法国势力插手。事已至此，尤利乌斯二世不得不面对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

以毒攻毒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但如不十分注意，准备用来攻毒的毒便会不知不觉地侵害全身。摆脱这种危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快制作抗体，别无他法。

尤利乌斯二世自打治世之初就一直认为，波吉亚教皇是使用以毒攻毒之法的达人，在现状之下他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很自负，认为即使跟宿敌采取同样的办法，自己的目标也并不一样。波吉亚家族的这对父子——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让意大利摆脱外国而独立的目的是为切萨雷建立自己的王国，实现自私的野心。而尤利乌斯二世的目的则是为重建罗马教会的权威。他甚至为此而感到自豪。

波吉亚在1500年为支援尚无军事力量的切萨雷，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引入了意大利北部。后来切萨雷以罗马涅公国为基础，致力于加强教会军，开始依靠教会军的力量统一意大利。波吉亚没有第二次引入外国势力。也就是说，波吉亚父子已经开始制作抗体，不断从以毒攻毒的做法中蜕变出来。

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忘了制作抗体，他必须不断使用新毒。

1506年为了征服博洛尼亚他引入了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

1509年为了与威尼斯作战，他再次引入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德意志、西班牙、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进入“康布雷同盟”时代。

1511年为了与法国和费拉拉作战，他又引入了西班牙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和瑞士，进入了“神圣同盟”时代。

1512年他脑子里想着要与西班牙作战，引入了德意志势力。

只要看一眼敌国和盟国的名单，人们就会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政策感到惊讶：频繁换毒，支离破碎。昨天的盟友成了今天的敌人，昨天的敌人又成了今天的盟友。如果算上小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极富使命感的人会为世人所赞赏，但危险和错误往往会伴随这样的人。的确，从狭义上讲他们没有利己之心。但是，他们一心想着要为崇高的使命奉献一己之身，因而没有迷茫和迟疑，容易刚愎自用、头脑发热，并因此错观现实。所以，他们的方法虽然大胆，但做事不连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人如果出于利己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他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因而在行动过程中总是会疑这疑那，不会刚愎自用、头脑发热，不会误判现实。他们的做法也大胆无畏，但都能按统一的政策去做每一件事。他们以有效为先，自然是这样的结局。这时，成功与失败便为运气所定。波吉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命运不济，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暴卒，切萨雷同时得了重病。

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单是不得不与宿敌波吉亚采取同样做法这件事，就已使他十分恼火。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失败以后，就更是如此了。波吉亚没有去动威尼斯和费拉拉，他把这些意大利强国当作可用以对付外国势力之毒的抗体。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削弱了这些国家，现在想制作抗体，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作为基础。尤利乌斯二世的焦虑和绝望感每天都在使他的肉体不断衰弱。

基督圣诞节结束的那天，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前来看望卧病的教皇，给他打气道：“陛下，您一定要长寿，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呢。”

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这番话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但尤利乌斯二世却气得浑身发抖，怒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的话，也会为我赶走西班牙人的！”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在忠诚的心腹之一、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面前却更加坦率。第二天，教皇要起来。帕里德去扶他，听到尤利乌斯二世自言自语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我会从头开始重新来过……"

虽然格里马尼和格拉西两人在心情上有冷暖方面的差异，两人却有着同样的感慨。人的本性难移，即使上帝再给尤利乌斯二世10年时间，尤利乌斯二世也会重蹈前面9年的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虽然因为焦躁和绝望而备受煎熬，但却没有失去为罗马教会的荣耀和独立献身的自负。他依然坚信，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只有在教皇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教皇要让意大利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但是，在那些不拘泥于宗教观点的同时代人看来，这个想法不啻为痴心妄想。马基雅维利，甚至同情尤利乌斯二世的圭恰迪尼也都做出了否定的判断。

任何人都很难冷静地界定自己所属的，不，应该是以自己为首长的组织所能做到的边界。波吉亚教皇做到了。他懂得只有政教分离才是同时拯救罗马教会和意大利的道路。他因此才全面支持儿子切萨雷建立王国的野心。

360年后的1870年，在萨伏依公爵、加富尔[注]、加里波第[注]三人面前，梵蒂冈第一次挂起了白旗，意大利完成了统一。[注]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意大利不可能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不管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如何相信罗马教皇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作用，说穿了，即便在当时，他的做法也只能是一个时代错误。

时间走到了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日复一日，几乎离不开病榻了。从全意大利请来当时最高明的八位医生也搞不清他的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筹莫展。所有人都认为教皇这次是挺不过去了。曾经强健的尤利乌斯二世日见消瘦，这甚至在他身边始终守护的人看来都很明显。

只有教皇还在顽强求生。当他得知长生药没有效果后，又让人祈祷，又让人占卜。在此期间，他还在病房不断接见各国大使，宣布开春后要派军征服费拉拉，指示定期向瑞士支付佣兵薪酬。他眼睛塌陷，白色的胡须蓬生，但充满怒气的声音却一如既往，不见衰弱。与以前不同的是，那声音听上去很空虚，就连最卑微的佣人听到后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怕得发抖了。

进入2月以后，感恩节的喧嚣达到最高潮。15辆二轮马车模仿战车的队

形，满载着市民通过尤利乌斯二世房间的窗下，市民们不断发出欢呼声：

“尤利乌斯！意大利的解放者！尤利乌斯！罗马教会的胜利者！”

没有人知道尤利乌斯二世听到他们的声音后的心情如何。第二天，教皇把帕里德·格拉西召进病房，用往常没有的和蔼语气对他说：“我的一生好像要接近终点了。我要感谢上帝没有像对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样赐我暴死。葬礼可以简单，但不要慢待我的遗体。米开朗琪罗造了墓，但如果遗体处理不好，那就太惨了。”

诚实正直的帕里德努力设法给教皇鼓劲。但尤利乌斯二世衰弱地摇摇头，只是重复了几遍先前说过的话。看上去，前教皇波吉亚死后来不及收尸，遗体腐烂的一幕萦回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月19日，帕里德因事务性工作来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用手指指枕边的玛尔瓦西亚酒瓶，让他一起喝一点这种原产于希腊的白葡萄酒。这让礼宾官感动不已。帕里德知道，枢机主教们已在为下届教皇选举开始活动。他给教皇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葡萄酒，泪水不禁扑簌簌地从他的面颊上滚落。尤利乌斯二世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始终忠于自己的帕里德。两个人已经不再说话，房间里沉默着，飘满了玛尔瓦西亚酒的醇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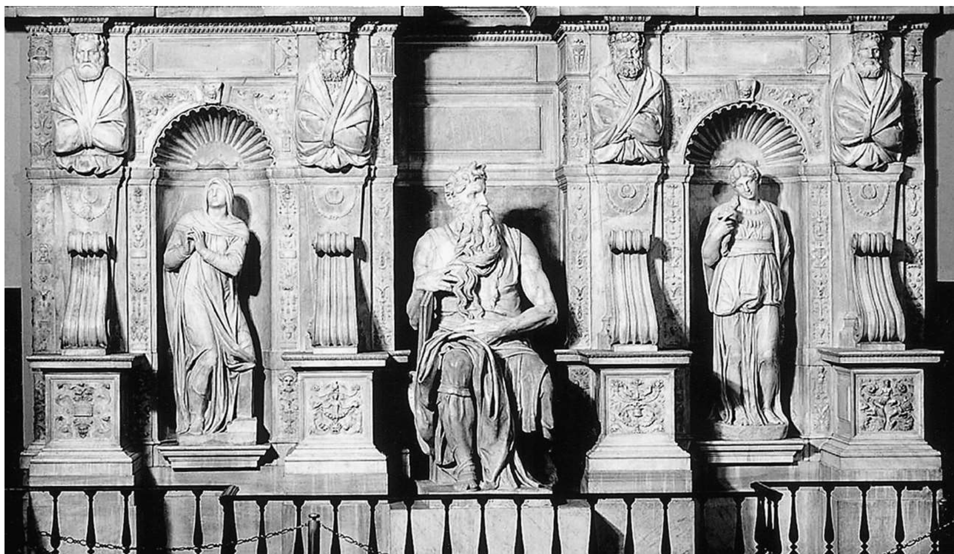


图15：尤利乌斯二世之墓（局部，中间是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摩西像）

第二天是2月20日，尤利乌斯二世让人写了最后一份教皇诏书，命令继续拉特拉诺公会议，并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工程。诏书完成之后，他接受了涂

油礼。全体枢机主教被召集到病榻周围。尤利乌斯二世就像在公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样，用庄重的拉丁语对他们说，自己是没能治理好基督教世界的最大恶人，希望大家原谅他。他个人可以原谅反对自己的比萨公会议派的枢机主教们，但作为教会之长他不能原谅他们。他将衷心祈祷他们能有悔改之心，愿上帝饶恕他们。

接着，尤利乌斯二世改用意大利语说，希望授予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佩萨罗教皇代理地位。他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的语气。聆听此言的枢机主教们表情相同，但内心各有不同。有人洒下同情的泪水，但大部分人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说话。

第二天清晨，帕里德发现尤利乌斯二世已经躺在病榻上像睡着一样去世了。

过了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于1516年去世。又过了3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去世。尤利乌斯二世在世时只有12岁的少年卡洛斯，就这样在短短6年之后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

1527年，罗马遭到了卡洛斯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德意志联军彻底的破坏和掠夺。这是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为悲惨的事件，被称为“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从此以后，除了仅剩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整个意大利归入了西班牙的实质性统治之下。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当时以充满苦涩的悲情，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政治做了这样的批评：

“致命的同盟，致命的武器。”

---

1. 野蛮人（Barbari），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原注

2.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本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

3.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4. 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乔凡尼·巴蒂斯塔·奇博（Giovanni Battisita Cibo）。

5. 乌尔比诺的前任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6.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他学识渊博，开创了华丽典雅的叙事诗文学。著有被称为拉丁诗典范的《埃涅阿斯记》，以及《牧歌集》《农事诗集》等。

7.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他在天主教会内批判其制度，但与宗教改革派保持一定距离，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驱。著有《愚人颂》等。

8. 丢勒（Albercht Dürer，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试图将后期哥特式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结合起来，在风景、静物、人物、宗教画中体现了极强的写实力和思想性。作品有油画《四圣图》《自画像》和版画《启示录》等。

9. 威尼斯的国徽是圣马可的狮子。——原注

10.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了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国家权力。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11. 多纳多·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建筑家，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提升到最高水平。

12. 卡拉多索（Caradosso，本名Cristoforo di giovanni Matteo Foppa，1445——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金匠、雕刻师，曾为米兰公爵、匈牙利国王和罗马教廷服务。

13. 帕里德·格拉西（Paride de’Grassi/Paris de grassis，1470——1528），1504年起任罗马教廷礼宾官，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服务，负责教廷礼仪及起草条约文件方面的工作。1513年起任佩萨罗主教。格拉西日记记录了两任教皇有关日常宗教仪式、来访者、教廷事件等方面的事项，具有史料价值。

14. 19世纪前塔尔奎尼亚的旧称。

15.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16. 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1475——1521）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89年14岁时成为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利奥十世（Pope Leo X，1513——1521年在位）。

17.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他是在"帕齐的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18.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供职于费拉拉宫廷，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多次出使罗马和其他城邦。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是其代表作，诗中将富于神话色彩的骑士冒险故事与现实生活事件编织在一起，使叙事与抒情、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严肃与诙谐融为一体，对欧洲的叙事长诗有深远影响。另外，他还作有《讽刺诗》及5部喜剧等作品。

19. 正义旗手（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1293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法令》规定的共和国行政长官的名称。正义旗手任期为一年，1502年政体改革后改为终身制。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改回一年任期制，1532年被废止。

20. 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1450——1522），1502——1512年执政。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医药家族。1502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他执政温和，对外倚重于法国。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势力帮助下复辟，他被流放国外，直到教皇利奥十世上台才被允许回到罗马。他在罗马直到去世。他的二弟是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他的大弟保罗·索德里尼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主要人物。

21.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22.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

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23. 1870年9月10日，意大利王国对教皇国宣战，9月20日，王国军队攻入罗马，教皇国灭亡，教皇避居梵蒂冈。1929年教皇与意大利签订条约，梵蒂冈成为主权国家。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模拟可以在圆形剧场里上演的古罗马式表演剧



图16：利奥十世（拉斐尔画）

在后台

“嘘——您的声音太大了，朱利亚诺先生！请安静，请安静！”

“你说什么！没想到你会像个滑稽小丑一样挡住我的去路。是不是教廷不再用瑞士卫兵，而改用滑稽小丑啦？”

“果真像您所说的话，梵蒂冈就会笑声不绝，我们也该涨津贴了。高兴起来，我会一次吃下40个鸡蛋给你看。可是很遗憾，事情不是那样的，可怜的马里亚诺还要不情愿地在这里站岗。跟您这位辉煌新教皇陛下的弟弟比起来，我就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贱民，岂敢挡住您的去路！陛下正在与格拉西礼宾官阁下商讨重要事项，吩咐我们不要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我来也是有要事相商的。你去通报，就说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从佛罗伦萨来到此地。”

“这很为难，美第奇先生。啊，格拉西阁下，您来得正好……”

“外面闹得厉害，陛下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呀，这不是朱利亚诺先生吗？”

“长官，如果您说，而不是这个滑稽小丑说，里面正在商议重要事项的话，我就等着。你也被召来了？那八成是给法国国王或是西班牙国王写诏书的事了。”

“不，不是这些政治事务……”

“那么，是宗教会议？”

“不，跟会议也没关系。是宗教方面的事务……”

“教皇的工作，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重要事情了。请放我进去吧。”

“哦，是朱利亚诺啊！你又瘦了，不注意身体可不行啊。朱利亚诺，你真没用。进来吧，把门锁上。”

“教皇陛下，您是第一位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到现在还在因为喜悦而沸腾。他们对美第奇家族的感情似乎也更好一些了。以前那些暴政者、僭主的背后坏话现在也都烟消云散了。为了不失时机，我特来请示陛下……”

“兄弟啊，人们都知道，我们兄弟三人中你最诚实。这就足够了。在当今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我们不能太露面。就你现在的身体，往返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也够呛。你留在佛罗伦萨，专心考虑如何确立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我在罗马要做的事情都快堆成山了。”

“明白了。摊在桌子上的是什么图呀？”

“哦，是这个吗？这是4月11日举行巡游的规划图。从圣彼得大教堂出发，去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拜祭后再回来。刚才正做着新教皇例行拜祭巡游的规划呢。”

“陛下，这些事是礼宾官格拉西的职责，应该交给他去做。不让见您的重要事项就是这事吗？”

“朱利亚诺，这不值得你那么生气。我们美第奇家的孩子都是在父亲的身

边、在艺术家的包围中长大的，爱美是我们所受的教育。父亲自己也写诗。作为他的儿子，我也想自己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教皇利奥十世的巡游就是教皇出钱、写剧本、导演并主演的利奥十世的艺术作品。”

“哥啊，不，教皇陛下，社会不会允许那样做。现在，对罗马教会的评价落到了地，教廷发生的一切、教皇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百倍后传到阿尔卑斯山北边去。请注意自己的行为啊。”

“感谢你的忠告。不过我有我的考虑。现在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反罗马教会的动向。

“但是，朱利亚诺，我不是像波吉亚那样靠收买，也不是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靠骗人当选教皇的。选举是干干净净的。我没有用一个弗罗林。有枢机主教反对我，说我37岁太年轻。秘书比比埃纳就去跟他们说，虽然我年轻，但却有不治之症，活不久的。这种活动不礼貌但却很有效，说服了他们。

“不过，期盼和平的气氛主导着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已厌战，人人都想和平。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治世就像接连不断的暴风雨。我不喜欢争斗，这就是我如此容易地当选的原因。我想让人人都享受和平。我自己快乐，同时也要让他们快乐。”

“那倒是啊！您的病怎么样啦？”

“现在维持得还不错。教皇选举会议的时候可真是难受啊。我来罗马是被人用轿子抬来的，会议期间还不得不做了外科手术。这老毛病真让人郁闷啊，厉害的时候连坐着都很痛苦，而且还会向周围散发出恶臭味。比比埃纳到处说我来日无多，在当时的状态下谁都会相信的。

“可是，当选教皇以来却身体情况极好，真是讽刺啊。3月19日的登基仪式也没延误，第二天是棕枝主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还赤脚上街，为贫民洗脚，亲吻他们的脚，做了符合基督代理人身份的礼仪之事。”

“在佛罗伦萨，人们对那件事评价很高。大家都很感动，纷纷表示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首长教皇亲自这样做过。”

“是吗？我当时也很开心呢。”

“陛下，为什么不把如此高雅的行动做下去呢。这可比带着豪华的巡游队伍满大街走更能抓住民心啊。”

“你不懂人心。如果光这样做，罗马就会成为修道院。人们会感动一时，

但很快就会厌倦。光这样做，我自己也难得其乐呀。

“罗马就是一个剧场，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什么戏都可以上演的剧场。这里没有观众，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外国人和旅行者开始会自以为是观众，但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当成戏中人物。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剧场。

“小弟啊，既然是上帝的赐予，那就好好享受我的统治吧。这剧不知道是悲还是喜，反正都一样。我想笑着结束这一切。”

“陛下，我无话可答。请允许我退下。”

“朱利亚诺，你要注意身体啊。现在，哥哥皮耶罗已经去世，复兴美第奇家族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

“最后，我有一个请求，请让我把马里亚诺带走吧，教皇身边放一个小丑，外面传闻不好听。”

“很遗憾，这事不能听你的，演戏少不了小丑。”

“那么，陛下，我已经没有更多的事了，告辞了。”

“真没想到会冒出这么一场戏。格拉西，快点继续。说到哪儿啦？”

“说到沿途警卫的事了。”

“对、对。格拉西，我还是反对你的意见。沿途布置武装卫兵，是在张扬武力，不行的。”

“但是陛下，万一……”

“不会。不要布置警卫。我想当天发布一个禁止携带武器令就足够啦。”

“陛下还是骑马……”

“那当然。就跟一年前在拉文纳会战中当俘虏时一样吧。尽管你说教皇应该乘坐轿辇，但还得让大家看到我的年轻。而且，那匹马是妇女骑用的，不太烈，正适合我。”

“教皇陛下，我马里亚诺走在哪里啊？”

“你啊，你好歹也是个修士。是啊，俗界的队伍后面跟着的是神职界的队伍，第一排是抬银十字架的人群。你就加入那群人吧。”

“陛下，五大旗手的顺序如何安排？”

“格拉西，还是把罗马市放在第一个吧。接着是条顿骑士团[注]、圣约翰骑士团，把教会军总司令的两个旗手放在最后。乐队的制服已经做好了吧。”

“真不愧是拉斐尔！制服已经完成，红白绿相间，胸前缀有美第奇家族的家徽，鲜艳无比。瑞士佣兵队的制服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红黄蓝相间。色彩上可以争奇斗艳。”

“值得期待！这只有在罗马才得一见。”

“这次的华丽巡游一定会史无前例。民间也开始在陛下经过的沿途建造多处凯旋门。听说银行家齐吉将建造一个更加豪华的凯旋门，陛下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也要献上凯旋门呢。”

第一场 基督教祭祀队列

1513年4月11日。清晨的罗马温暖宜人，晴空万里，熏风微拂，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这是罗马的春天，是丰稔的艳阳天。被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面认真而阴沉的人斥之为“恶魔老巢罗马的异教徒祭奠”就要在这一天热烈上演了。

街面任由市民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去装饰。有钱人在自家门口的道路上建造起了豪华的凯旋门。不那么有钱的人今天取下挂在墙上的装饰布，抖掉灰尘，熨平皱褶，从窗户垂下，把粗糙的石墙装点一新。连装饰布也没有的人，便把月桂树叶编起来装饰窗框，还有人把像是从古罗马遗迹盗掘来的壶和破损的雕刻摆放在自家门前。一分钱都没有的人也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打扮起来，在夹道的人群中做一个群众角色，跃跃欲试。

圣彼得广场上，巡游队伍已经准备完毕，按游行的顺序站好待命。队伍一字排开太长，便像花蛇一样盘旋起来，挤满了整个广场。队伍并不整齐。有人让伙伴为自己整理甲胄，有人在叱责马夫，还有马在嘶鸣，一片嘈杂。巡游的负责人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在这片嘈杂中四处跑动，找到每个方阵的领头人，告诉他们行进距离等事项，落实最后指令。只有马里亚诺，今天一脸奇特的表情，两手抓着银质大十字架的一角。利奥十世在花蛇盘的中央，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教皇一等礼服的目的是保暖，他现在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燥热。

上午第11点（清晨6点左右），背后的圣彼得大教堂敲响了钟声，全市教堂的钟声跟着响起。游行队伍出发了。贾尼科洛山传来了礼炮的轰鸣。

游行开始。200名来自希腊和阿美尼亚的精锐步兵开道。他们个个皮肤微黑，表情僵硬，面无笑容。他们手持亮闪闪的长矛，排成四列纵队肃然行进。下面走过来的是在教廷和枢机主教手下当差的低级公务人员组成的方阵。他们穿着表示自己职业的服装，排成四列纵队。公证人穿着黑色长袍，长长的黑色三角帽垂到左肩，他们绷着脸以显示威严。佣人们身穿主人发给的华丽的应景服装，色彩斑斓。他们在沿途人群中发现美女，便会媚笑着盯着她们。花匠们则像挺着长矛一样挺着巨大的剪刀行进。厨师也不能少。他们戴着雪白的大围裙，腆着硕大的肚子蹒跚前行。看着他们的样子，群众中发出一片笑声。

乐队走过来了。全员身着白红绿三色制服，这是教皇色，后来成为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在胸前白色的地方，绣着六个红色圆球，那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乐队大概有上百人。长笛、号、大小鼓演奏着节奏欢快的曲子，拨动人心，活跃气氛。

游行队伍走出圣彼得广场，渐渐远离钟声不断鸣响的圣彼得大教堂。队伍来到大教堂背后，跨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方的大桥。桥下是被歌颂为黄金的台伯河，河水缓缓流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过得桥去，队伍走进了第一座凯旋门。这座豪华的凯旋门是锡耶纳的僭主佩特里奇家族敬献的，由专程从锡耶纳调来的华丽织锦拼成。门的正面挂着绢丝带，上面写着“献给和平使者利奥十世”。

队伍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人刚刚通过凯旋门，全市所有事先被关闭的喷泉便一齐喷出了红葡萄酒。那是教皇赠送给全体市民的礼物。女人们立即拿出大坛子，一个劲儿地去接酒。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摆出一副大人面孔，拿着木杯左跑右挤，帮着母亲。男人们不用像女人那样去操心明天，满足于把葡萄酒灌进胃里，弄得满脸酒水。还有人大概是已经喝多了，把廉价杯子放在一边，坐在喷泉旁边，沐浴着溅起的葡萄酒飞沫。沿街群众一动不动，盛满了葡萄酒的坛子在他们头上一个接着一个地传递着。每次酒洒出来弄湿了衣裳，年轻的女人便会抱怨。这时，旁边就会有人把她的屁股拍得啪啪响。女人发出哀叫，人们发出哄笑，一片嘈杂。

队伍走过圣安杰洛桥，进入狭窄的路，向纳沃纳广场进发。12人的马队走了过来，离着乐队十来米远。这是教廷的飞毛腿信使队伍，他们身着红色上衣和黑色的紧身裤，排着两列纵队，人人手中高举白黄相间的教廷旗，旗帜迎风飘扬。信使队伍的后面是以罗马教区旗帜为先导的13人旗手队伍。他们全部身穿白色服装，两列纵队策马行进，手里举着佛罗伦萨、那波利、威尼斯、米兰等大主教教区的旗帜。罗马大学的旗帜跟在他们的后

面。这面旗帜在红底上印着黑色的小天使图案，罗马大学的学生代表骑在马上将旗帜高高擎起。这应该是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只见他头戴白色学生帽，帽子的前端像鸟喙一般尖尖突出。他身上的白色披风盖住了马背。不知是谁向他掷去了鲜花，掷花人一定是位年轻姑娘。

五大旗手隔着一段距离走了过来。他们全副武装，铠甲护身。不愧是大旗手，他们手举的巨大旗帜迎风飘扬，人们从路两边三楼的窗户都能用手摸到。这些旗手骑着漂亮的阿拉伯马走了过来。最前面的是罗马市的代表。他举着古罗马帝国的军旗，深红底上用金丝绣着老鹰和金字S.P.Q.R.（罗马元老院及市民之意的拉丁语缩写）。旗手是罗马名门望族切萨里尼家族年轻的当家人。他模仿古罗马将军，身穿铠甲，外披深红色披风，披风盖住了胯下马匹的肚子。第二位旗手是条顿骑士团团长，他手举白底黑十字的大军旗。第三位走过来的旗手是圣约翰骑士团团长（他们的根据地曾在罗德岛，被称为罗德岛骑士团，后来迁至马耳他岛，遂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他手里举的是深红底的白十字旗帜。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朱利奥·德·美第奇[注]（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是这个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只见他左手拽着马缰绳，用铠甲的右腹部位顶起这面大军旗。在他那黑色铠甲的胸部，佩有一枚罗德岛骑士团独有的十字图案，颜色白得抢眼。最后是教会军总司令的军旗，这面白底大旗上印着教廷纹章，中央是一把圣彼得大教堂钥匙的图案。后面走过来的是罗马教会旗手，他们手举军旗，威风凛凛，淹没在一片金色海洋之中。面对这一切，人们只有傻看的份。

五大旗手走过去以后，队伍的队形突然改变。教廷马厩饲养的教皇御用马队登场了，共有9匹马和3头骡子。这些马匹毛色纯白，穿着红底绣金的马衣，一旁跑着身穿清一色红衣的可爱的马夫。今天充任马夫一角的都是罗马贵族子弟。马队过后走过来的是两位身穿同样红色服装的少年，他们手里捧着镶满宝石的白缎带，另有两位少年手捧着三重冠，上面的宝石光芒闪烁。这些都是罗马教会的宝物，宣示着教皇的地位。这两件宝物牢牢吸引了沿街群众的目光。人们感叹着，低声议论着：真了不起啊。教廷的112位高级官员的队伍跟在少年和马队的后面。他们披着红色披风，披风四周用带有黑色斑点的白色貂皮镶着边。他们排成两列，表情威严。他们后面又是一队乐队。乐手们穿着拉斐尔设计的鲜艳制服，热闹的音乐让群众开始沉静下来的心情再次激昂起来。

游行队伍在纳沃纳广场的入口通过了凯旋门，绕着这个古罗马竞技场遗迹走了3/4圈，经过名为玛德玛宫的美第奇宫殿（现为上议院）前，走进了拉达大街（现为科尔索大街）。群众再度被乐队振奋起来。接着，他们的视觉又淹没在了华丽色彩的洪水中，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贵族们骑马上场

了。教廷脚下的罗马和利奥十世出生地佛罗伦萨的名门佼佼者全体出动，总人数达到了二百多人。罗马一方有科隆纳、奥尔西尼、萨韦利、孔蒂、桑塔克罗切、加埃塔尼、切萨里尼。佛罗伦萨一方有美第奇、萨尔维亚蒂、索德里尼、托尔那博尼、斯特罗齐、普奇。所有家族都由家长领队，男人们排成四列纵队行进。他们在帽子上高高地装饰着五彩缤纷的羽毛，身着各式各样的华丽服装，与服装搭配着颜色的披风从肩上披下，被风吹得鼓胀起来飘在身后。那感觉，简直就像色彩缤纷的丝带配在一起，把珠宝箱打翻在上面。

接着登场的华美队伍比起前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各国驻罗马大使的队伍。举着自己国家国旗的旗手走在每位大使前面。他们代表着各个王国和共和国，庄重严肃，与其说华丽，不如说壮丽。首先走过来的是教廷国内各城市的大使。博洛尼亚、奥尔维耶托、斯波莱托，国虽小却打着漂亮的旗帜。接着，大国的队伍走了过来，大使们骑在马上，身后跟着几个随从。佛罗伦萨共和国白底红百合国旗走过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海上霸主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这面在红底上用金丝绣着圣马可狮子的国旗，在蓝天中迎风飘扬。接着，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大使走了过来。最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高举着威严老鹰图案的国旗骑马走来。拥挤在街边的群众首先为眼前彪悍的马匹感到惊讶，接着更是被马上大使漂亮的着正装的身姿所惊倒。最后，他们仰望巨大的国旗，发出了阵阵惊叹声。

俗界队伍由两位年轻的君主骑马殿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由于给伯父、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服丧，穿着一身黑色天鹅绒衣服。教皇侄子、20岁的洛伦佐·德·美第奇跟在他的后面，他代替病弱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参加游行。只见他紧紧拽着正在嘶鸣的骏马的缰绳，憋得满脸通红。

游行队伍刚刚走进拉达大街，就见到一座壮观的凯旋门。那是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敬献的，八根纯白柱子并列，其间安放着希腊和罗马诸神的雕像。这一带正好地处他的宅邸（现首相官邸）前方。凯旋门的正面写着大字："维纳斯统治过，战神统治过，现在到了雅典娜的时代！"所谓维纳斯的统治，是指以绯闻而闻名的教皇波吉亚——亚历山大六世的治世，战神的统治指御驾亲征的前教皇罗韦雷——尤利乌斯二世。雅典娜自然是指新教皇美第奇——利奥十世，他背负着依靠智慧带来和平时代的期待。但是，在紧跟着出现的第二座凯旋门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战神时代已经结束，雅典娜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与维纳斯永远同在。"

凯旋门多达15座。其中仅有佛罗伦萨敬献的一座不带任何异教色彩。门上安放着十二使徒像，饰有描绘基督一生的绘画，正面在美第奇家族家徽下

面写着这样的文字："献给天降使节教皇利奥十世赞颂您伟大名字的全体市民敬赠"。

从拉达大街到远远望得见的斗兽场，一路上古罗马遗迹散布左右。人们在这条路的两边搭起了三层看台。能坐在上面观礼的人即使是罗马市民，也都多少有点钱，其他还有外国人。不过，看台有很多断开的地方，那是为举家出动的老百姓开放的。

俗界的游行队伍走过去以后，轮到了神职界。首先，银质大十字架静静地出场。抬的人要么是修道院的守门僧，要么是圣具室的管理僧，都是最下级的僧人。他们三人一组轮流替换。接着走过来的是驮着弥撒祭坛的白马。8个少年僧在上面撑着洁白的华盖。沿街有人赶紧在胸前画着十字。下面走过来的是清一色黑色队伍，与前面走过去的白色形成对比。他们共有24人，个个遮住面孔，只留出双眼，黑色僧衣拖到脚下裹住了全身。他们排成三人纵队，手举大蜡烛前行。在明亮的阳光下，实在映不出蜡烛的火光。但默默的黑色方阵足以营造出异样的气氛。这些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救济会会员。救济会为死后无钱举行葬礼的贫民免费承办葬礼。

他们的后面是神学校学生，人数超过百人。学生们身着黑、红、白、蓝各色制服，个个脸上透着青春气息。群众的心情也便归于平静。跟在后面的是250人的大方阵，一眼望去便能看到罗马教会的各个位阶。首先是修道士，接着是祭司、主教，后面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阿戈斯蒂诺派等各个会派的领袖，再后面是威尼斯、亚历山大城派来的总主教，最后是大主教。大家分别穿着表示自己位阶和会派的僧衣，主教及以上地位的人骑在马上，头戴高达30厘米的白绢制成的主教帽。总主教和大主教身穿豪华的金丝镶边深红色披风，带着两个随从行进。

人们以为队伍就要结束的时候，被称为教会君主的枢机主教们走了过来。枢机主教共有24人，在天主教会里都是高级神职人员，地位仅次于教皇。他们个个身披红色大披风，头戴金丝刺绣的白色绸缎主教帽，按照年龄排序，二人并排骑马前行，每人带有8个侍从。佩特里奇、萨乌里、阿拉贡、科尔内罗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枢机主教是利奥十世当选的原动力，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是他们的头目。一个月前在教皇选举中败下阵来的长老里阿里奥走在今天枢机主教队伍的最后。

接着，神职人员的队伍中骑马过来了一位俗界人士。他就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沿街的群众都认识他。他是君主，也是大炮技术专家，在拉文纳战役中打败了教会军，受到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位费拉拉公爵还是著名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丈夫。新教皇解除了

对他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今天也前来参加游行。这位君王以不屈服于历代教皇而闻名，但不知何故，却在教廷脚下的罗马民众中颇有人气。他身披金丝织花锦缎披风在群众面前走过。群众对这位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沉稳的意大利第一君主报以热烈的掌声。瑞士佣兵队紧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过来。他们身着米开朗琪罗设计的鲜艳的黄蓝红三色制服，铠甲闪着银光。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组织了这班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让他们充当教廷卫士。这些人足以使罗马人感受到异国情调。他们右手持枪，枪缨丝毫不乱，步伐整齐，显出一派北国人的规矩。

队伍走完了片刻。瑞士卫兵队走了过去，人们知道教皇就要过来。他们期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道路的那头出现了金丝装饰的白色绸缎华盖。今天的主角出场了。华盖由8位罗马市民撑起，教皇利奥十世骑在优雅的土耳其白马上，身穿白缎礼服，披着金丝绣花织锦大披风。沿街群众一齐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和平！和平！”（Pace！Pace！）有人起了音，立刻成为全体大合唱。有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在鼓掌，人都快要掉下来。坐在看台上的外国人也都纷纷起立，拼命鼓掌。

利奥十世充血的脸在沉重的三重冠下涨得通红，他那肥大的脸庞上大汗淋漓。然而教皇两眼发光，笑着享受着这一切。他左手拉着缰绳骑马慢行，向路两边的群众挥动右手，送去教皇的祝福。群众把白色、红色的花瓣和绿色的月桂树叶雨点般向他洒去。转眼间华盖顶上积满了花瓣和树叶，中间因此受压凹了进去。随从们早已有所准备，有人事先就带着长杆。他们不时地从下面捅捅华盖。于是，积压的花瓣和树叶从华盖的前后左右洒落而下，教皇一下被这美丽的花帘掩住。

道路被挤出的群众占据变窄。有个女人拼命鼓掌，靠近得手都快要碰到教皇的马了。还有人冲着走过来的教皇高举起斟满葡萄酒的杯子，张开大嘴一饮而尽。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利奥十世越发高兴，骑在马上，挤开这些民众继续前行。

教皇身后有两个随从手拿银质大壶，一边走一边大把抓出银币抛向沿街的群众。鼓掌声立即消失在了兴奋的欢呼声中。男人们高举双手，试图用手掌接住银币。女人兜起围裙，期盼银币落进。孩子们巧妙地钻进大人的腿脚之间，迅速捡起落在地上的银币，紧紧攥在手里。随从抛得快活，到斗兽场附近时，偌大的壶中满满的银币都见了底。一个近侍跑回教廷，抱着

一个装满了银币的口袋赶回来补充。

长长的游行队伍走到了最后，400名教廷近卫骑兵队走在最后。这些重装骑兵全身披挂，排成四列纵队，扬尘而来。他们走过去后，沿街的群众好一会儿没动窝。他们自己也像是累到了极点，耳畔响着远处传来的欢迎教皇的欢呼声。

利奥十世的游行队伍在罗马大街上一次次掀起欢呼和鼓掌的声浪，到达目的地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教皇最后才到达，弥撒在等着他主持，他无暇擦去汗水。利奥十世一改刚才的笑脸，脸上显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顺利完成了庄严的弥撒，就像生来就是教皇一样自然。

向上帝的祈祷结束后，接着是感谢上帝的餐食。在因美丽而闻名的拉特拉诺教堂的回廊和中庭里，满桌的酒菜在等着客人享用。教皇带领众人走了进来。大家见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罗马各地区的代表也受到了参加游行的全体人员的招待。然而，他们旺盛的食欲敌不过源源不断端上来的菜盘数量。有很多菜几乎没有人动过，在桌面上走过场就被撤下，直接递给了事先被叫来等在后门的罗马贫民区的代表。今天，罗马的穷人一定会一边喝着教皇御用的葡萄酒，撕食平常见不到的烤全鸡，一边为宽仁为怀的教皇干杯。

午后的几个小时，罗马变得一片静寂。这是午睡的时间。老罗马人把这吃饱喝足后的午睡随性地解释为上帝的恩赐，必须好好享受，就是头上响起大炮也不会起来。利奥十世虽是佛罗伦萨人，却在24年的枢机主教生活中染上了满身的罗马习气，自然少不了午睡。那天的午后，整个罗马睡着了。

一直到下午5点多，游行队伍才动起来，踏上归途。与来时顺序一样，绕斗兽场半圈，一路来到威尼斯广场，从这里开始没有按原路走拉达大街，而是向左拐去，穿过鲜花广场，取道跨过台伯河。教皇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游行队伍，队伍根据这一愿望选择了这条路线。

游行队伍一路行进，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来的时候。队伍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凯旋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悬着地毯和挂毯，家里的雕像尽其所有摆放在门口，圣母马利亚像的旁边放着美神维纳斯。无论是游行的人，还是观看的人，对这种基督教和异教的混合没有感到丝毫的奇怪，也没有感到愤怒。相反，面对这些欢欣鼓舞的民众，他们甚至为异教和基督教的这种奇妙和谐而感动。

当游行队伍终于在花雨、欢呼和掌声中来到鲜花广场时，春日的太阳已经落下。此时，安装在全市建筑物墙上的火把一齐点燃，火星在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中猛烈飞溅。鲜花广场周围云集着高级饭店和枢机主教们的宅邸，此时此地成了火的背景。因夜幕降临而略显轻松的教皇在火光之中，一边继续把祝福和微笑送给群众，一边向梵蒂冈行进。在过台伯河时，犹太人地区的代表等着教皇，要感谢他承认犹太人的宗教并允许他们居住在罗马。利奥十世兴致很高地接受了这些“基督徒的敌人”的致意。

游行队伍回到出发地圣彼得广场后就地解散。祭祀日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但教皇还想看看罗马，说当晚要住在景观好于教皇宫的圣安杰洛城堡。

罗马已化作一片灯海，从这里的阳台上可以一览无余。教皇利奥十世扭过头来对身边的费拉拉公爵说：“看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后，我完全明白了当教皇有多么愉快！既然是僧人，自然谁都想当教皇。”

巧妙使用灯火是古罗马以来的意大利传统。客人们先前担心教皇会让大家半夜起来，享受出色的火的艺术。但现在已没有必要担心了。利奥十世欣赏了一会儿浮在灯火海洋上的罗马，然后一边说看到灯火一处处地熄灭未免寂寞，一边离开了阳台。他向紧急为他布置的枢机主教佩特里奇的房间走去，一边看着跪在两旁人们的脸说：“好吧，诸位，今天的节目还满意吧？”

第二场 政治与外交——来自外国记者

威尼斯共和国驻罗马大使马里诺·佐尔济的报告

1513年11月23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诸位元老院议员：

教皇即位即将一周年了。探知这位教皇的心思，对我们这些驻教廷大使而言，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工作。刚开始时，我感到他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的又是享乐惯了的美第奇子弟，颇有些小瞧他。可是后来我却不得不承认，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他。平时，他跟谁都能直率而亲切地交谈，不过一旦触及政治核心的话题，他便会不动声色地巧妙岔开话题。当然，有时他也会坦陈意见，我们也不能总是打探内幕。他那被尊称为“豪华者”的父亲洛伦佐·德·美第奇生前曾说过：“我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狂人，一个是贤人，第三个是老实人。”他分别

道出了三个十来岁人的性格特征，说得非常妙。

那么，能否从教皇的心腹探知他的心思呢？我曾经试过，但不能指望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是公认的教皇第一心腹，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比教皇年长5岁，是教皇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他对教皇忠心耿耿，并在选举教皇时有功，被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然而，尽管教皇喜欢他的文学才华和优雅的社交手腕，但却似乎很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知道他作为枢机主教的才干如何。教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明说政治思想值得怀疑。这样的看法较为稳妥。

下面谈谈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众所周知，他体弱多病，而且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实人，一个与政治野心无缘的人。我们再谈谈洛伦佐。他是已故皮耶罗的长子、教皇的侄子。皮耶罗被自己的父亲评价为狂人。洛伦佐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人，有足够的政治野心，却没有实现野心的才干。首先，他完全不具备军事能力。这样，就算教皇利奥十世发扬教廷传统，任人唯亲来支持这两位，我们也难料教皇力量所能施展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教皇大概也会力所不逮。总之，我们似乎并不需要担心出现第二个切萨雷·波吉亚。（这两位美第奇家族的平凡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位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墓”。）

最后，还有一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教皇的堂兄弟，新任命的枢机主教。他现在正在帮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两个人，专心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内政，更多的时间不在罗马，在教皇的政治方面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响。不过他在国际政治方面如何作为还是未知数。教皇心腹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大概就是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去猜测教皇的心思。眼下他努力把和平教皇的印象推到表面。他不仅宽恕了比萨公会议派那两位被尤利乌斯二世开除教籍的枢机主教，解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又对同样被开除教籍的费拉拉公爵做了无条件的宽大处理。

关于教皇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当下他公布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中立政策。在会见我们的时候，教皇经常说，无论如何必须避免战争，这就是新教皇政策的基本面。前两天他还说：“我是个懒人，尽量待着不愿意动。我要享受和平治世。”

教皇甚至对德意志皇帝的大使开玩笑说：“这次的教皇应该取名安杰洛（Angelo，天使），而不是利奥（Leone，狮子）。”

不过，尽管我认为教皇的话肯定表达了他的内心所想，但在我看来，他不是不动，而是不能动，这一点他自己十分理解，所以才会有前面的说话口气。西班牙势力死死压制着南方，法国国王也不知何时又会对北方的米兰生出夺回失地之心。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即使他不是教皇，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不幸的是他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来吞下由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种下的苦果。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1月6日

今天是主显节[注]，很热闹。早晨收到了元老院的信函。赶紧按照指示，假装若无其事地申请觐见教皇。我想这大概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大使的注意，会见时没有其他人在场。

教皇看了我提交的信函，似乎非常惊讶，说："贵国情报之准确已有定评，不由得我不信。"

尽管他有所预料，但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如此执着于再次征服米兰，还是颇感意外。为此，他想拉拢西班牙国王。教皇说，让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两个外甥中的一个与法兰西公主蕾娜塔结婚，用米兰和热那亚当嫁妆。条件是法国国王早就要求的西班牙国王放弃那波利。但西班牙国王根本没有那样的想法。费迪南多是个老狐狸，他也许会承诺放弃那波利，让外甥同法兰西公主结婚，同时得到米兰和那波利。这就是问题，我也有同感。

今天的会谈到此结束。我推测，教皇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历代教皇的政策，不会让意大利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同时得到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即米兰和那波利。这个决心是确定的。一旦陷入那种状态，罗马就会孤立。而不但对罗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那都将是致命的。波吉亚教皇为把这两个国家送给切萨雷而斗，尤利乌斯二世为了把这两个国家归入教会领土而战。他们都失败了。教皇美第奇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不能让这两个国家的王冠在同一个人头上闪耀。教皇应对法国国王的下一步行动，需要我们今后予以进一步关注。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3月10日

今天，我被教皇邀去玩牌。一起去的有科尔内罗、阿拉贡、萨乌里三位枢机主教。我没有一起玩，只是被邀请去参加这种内部的游戏。我判断是教皇想要得到我们的情报，便瞅了个机会，把你们知会我的事情向教皇咬了耳朵。西班牙国王不会真的接受放弃那波利的条件来成就这段姻缘。这好像使教皇很高兴。但是，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担心，如果教皇放下心来，便越发不再行动了。我害怕这个担心就此变成现实。我认为，对我们共和国而言，不是要我们自己行动，而是要让教皇行动，这才是上策。所以，教皇迟迟不做决策让我很担心。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曾经半开玩笑地管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叫谨慎者，但愿那不是优柔寡断的意思。

于罗马
马里诺·佐尔济

1514年3月21日

今天傍晚了解到，教皇决定把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派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去当特派大使。我的看法是这样：尽管西班牙和法国国王暂时搁置了那桩婚姻，但却签订了未来一年的停战协议。面对这个事实，就连那位“谨慎者”也终于坐不住了。不过，派遣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的正式理由只是改善自前教皇以来一直不好的法兰西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枢机主教此行肩负什么具体使命，我却未能打探出来。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4月2日

教皇决心离间法国和西班牙，连日来我越来越强烈地确信这一点。至于教皇究竟对西班牙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我们只能确认教皇与西班牙大使会晤频繁，细节完全不详。对法国国王而言，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是国王多年来悬而未决之事，教皇一定会把居间调停作为条件。我们探查的结果是，已经得到确证，教皇已向法国国王提出了让国王路易十二与英国国王的妹妹玛丽·都铎结婚一事。据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已经明白此事。

马里诺·佐尔济
于罗马

1514年9月16日

9月1日开始与教皇在罗马北边原野同行狩猎。在这里，收到了罗马转送过来的消息，说年轻的英国公主与年迈的法国国王已顺利举行了婚礼。教皇心情非常好，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桩婚事还是因为连日来猎获颇丰，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狩猎是教皇热衷的事情之一，我们外交官向教皇申请会谈甚至要看当天狩猎的成绩。老百姓都知道这一点，在他所到之处大加欢迎。每次狩猎，教皇总要穿上老百姓风格的猎装，套上长靴，骑马出行。随行的枢机主教们也没有一个穿教服。教廷这样移动着，我们这帮来自各国的大使，即使不爱好狩猎也不能不同行。

可是，教皇长得很丑，穿上猎装越发没了光彩。他的头很大，脖子粗短，两条细瘦得不成比例的腿支撑着肥硕的上半身。他有着很大的脸庞，浮肿泛红，两眼极度近视，溜圆暴出，不得不频繁使用眼镜。他如果不穿白色的教皇服，就同那些遍地都是的低级僧人毫无二致。他的相貌就与画在讽刺画中的修道僧一模一样。他那肥实紧绷的白手，既不是思考者的手，也不是行动者的手。

不过，不知道是教皇了解自己肉体的丑陋，还是他天生的性格使然，他一点也不造作掩饰，不论是与驻地附近的居民，还是与护林人，他都能一视同仁地轻松聊天。有人来哭穷，他就命人给钱，有老百姓家的女儿没有嫁妆，无法出嫁，他也给钱。听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用去50达克特。有人进言说，那些人中肯定有人说谎。教皇却说，那也不会全部都说谎，依旧我行我素。教皇身后随从的腰间也总是挂着塞满银币的皮袋。猎获的猎物，在回来的途中也会全部送给沿途夹道欢迎他的老百姓。

尽管利奥十世被认为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和最丑陋的，但因为他的这种做派，却使他在老百姓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于马里亚诺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月10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死讯似乎也打击了心情一向很好的利奥十世，让他不时沉默。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怜的公主，四个月就成了寡妇。”当他得知继位者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时，他又自言自语道：“法兰西年轻人对意大利可不是吉利事啊。查理八世、加斯通·德·富瓦，在意大利引起动乱的总是二十来岁的法兰西人，但愿这次不再这样。”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月30日

今天，教皇决定送给朱利亚诺15万达克特，并另花4万达克特向德意志皇帝买下摩德纳送给这位新婚宴尔的弟弟。罗马盛传，朱利亚诺被迫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姨妈，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菲贝尔塔·迪·萨伏依结婚，这些是向他表示歉意的象征。无法想象这样就能使年轻的野心家弗朗索瓦一世变得老实，但利奥十世教皇似乎还没有放弃不结盟政策的想法。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6月30日

今天傍晚，我和教皇之间难得地发生了争论，争论内容是27日我们共和国与法国签订的同盟协议。教皇谴责我们共和国的政策是远交近攻。我也明确地说：“首先考虑本国利益理所当然。按目前的情况，米兰由德意志皇帝保护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统治，事实上与皇帝的领土无异。我们威尼斯共和国的北边和西边快要被宿敌德意志包围了。而且，继承西班牙老国王费迪南多的卡洛斯，同时也是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第一继承人。这样下去，除了现在已经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北部成为卡洛斯的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弗朗索瓦一世想对斯福尔扎动手，就让他动手不是更好吗？”

教皇仍然怒气冲冲地说：“最最优先的是避免战争。”

“陛下，我们揣测陛下的深意是要一边坚持不结盟政策，一边在背地里离间列强，让它们相互孤立。但是，这种现实路线没有考虑到出现

狂人的情况。万一出现狂人，这路线马上就会受阻，存在风险。”

“大使，您究竟想让我做什么？您以为现在的教廷还有力量满足你们的愿望吗？它的军事力量甚至不如小国。相比之下，欧洲列强却越来越强大。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具有远大构想的政治家，只要有能力强的外交官就行了。”

我没有逼教皇放弃历来的政策，只是想说，如果一心只考虑避免战争，反倒会被卷进战争。看上去，教皇最后还是不想放弃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想法。

于罗马
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1515年8月，弗朗索瓦一世率领35000法军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列强紧急结成联盟迎敌。教皇最终也参加了进来。

3万名瑞士兵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西班牙军队在那波利总督卡尔多纳指挥下，杀向与法国共同作战的威尼斯军队。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指挥的斯福尔扎军队死守米兰，教会军因总司令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疾病缠身而改由洛伦佐代理指挥。教皇并不信任年轻侄子的军事才能，把指挥实权交给了乌尔比诺公爵，派他去防守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

指挥法军先头部队的是意大利人佣兵队长、身经百战的强者老特里武尔齐奥将军。他避开与联军中最强的瑞士军硬碰，袭击了斯福尔扎军。科隆纳队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计可施，结果连自己也成了俘虏。教皇在罗马得到这个消息，面对如此过分的丑态，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惊呆了。

这个胜利就像是白捡的一样。初战告捷让弗朗索瓦一世心情大好。他离开都灵南下了。而联军被士气大振的法军一攻，暴露出了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有名无实。与威尼斯军队对阵的西班牙军队原地不动。至于教会军，连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都在通敌。9月13日，唯一一支像样的军队瑞士军不得不同压过来的法军决战，会战地点在马里尼亚诺平原。

法军35000人，60门大炮在阵前一字排开，由国王亲自指挥。瑞士步兵之父锡永枢机主教指挥3万瑞士军与之对战。战斗打响，法军骑兵队卷尘冲杀过来。瑞士军队排成传统方阵向前冲去，令人胆寒。两军从正面激烈相撞，形成激战态势。瑞士兵分成团组，埋头冲锋。他们专攻法军的马匹，骑士一旦落马便蜂拥而上，杀死落马者。法军动摇了，顾不上巩固阵型。他们不分方向，自顾逃窜。弗朗索瓦一世见状亲自驱马，一边大声呵斥，

一边阻止士兵逃跑。

瑞士军队总指挥锡永枢机主教认为胜利在握，马上派飞毛腿信使带上捷报，驰往罗马向教皇报捷。

1515年9月17日

今天早上教皇有请，我去了梵蒂冈。我们共和国出身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也收到教皇的传请。我们二人一起会晤了教皇。教皇用平静的口吻说："昨天夜里，锡永枢机主教传来了法军失败的战报。我通知你们，请你们承诺不向任何人泄露。"

我和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心情灰暗地退了出来。可是，不知道从何处泄露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罗马。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等人狂喜，瑞士卫兵走到哪里都昂首挺胸。而住在罗马的法国人和威尼斯人走到哪里脸上都像死人一般。

于罗马

威尼斯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然而，这场战斗还有后半场。就在国王费力重整不稳的队伍时，达尔维亚诺队长指挥的威尼斯骑兵队出现在黄昏之中。腹背受敌，再厉害的瑞士步兵也动摇起来。达尔维亚诺指挥骑兵队有着欧洲第一的定评。而指挥重整后的法军骑兵的又是身经百战的骁将老特里武尔齐奥。两支队伍对进退两难的瑞士军队发起了进攻。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杀戮。天暗了下来，只觉得平原上瑞士兵的尸体越堆越高。特里武尔齐奥将军后来曾经这样述怀："迄今为止我打了18场战役，但跟这次相比，那些都如同小孩打架。"

这是自夸为百战百胜的瑞士步兵的第一次完败。

1515年9月18日

早晨收到了两封信。我立即穿好官服去了梵蒂冈。侍从塞拉比卡强调教皇还在睡觉，不能叫醒。我没有退下，而是对他说："不叫醒他于你不利啊。"教皇一边扣着衣服的扣子，一边走进了房间。我马上开始对他说："教皇陛下，借用主基督的话说，恶善互为表里。昨天，陛下给了我一个恶而虚假的消息，今天我还给您一个善而准确的消息。瑞士兵被打败了。"

“如果是这事，我昨夜就知道了。不过，不是说失败并不惨重吗？”

“陛下，究竟谁的报告准确呢？请看这份东西。”

说着，我把刚收到的元老院来函和与法国国王同行的威尼斯驻法大使寄来的信函递到教皇面前。

教皇读完之后似乎十分震惊，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说道：“第一封信是元老院的。写第二封信的人我认识。他的报告不能不信。”说完，又自嘲地继续说道：“难道要我投入国王的怀抱祈求慈悲吗？”

我给他打气，说威尼斯共和国一定会做您与法国国王之间的中间人，不要过于丧气。但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下午我才知道，瑞士卫兵们义愤填膺，不知道他们见到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会做出什么来，我这两三天也不打算接近梵蒂冈了。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9月20日

我不得不以苦涩的心情来写这份报告。我太疏忽了。利奥十世在马里尼亚诺会战开始前就已经发出了秘密指令，一旦战败就立即去法国国王那里乞和，准备已经就绪。中间人是他刚结婚的弟弟朱利亚诺妻子的娘家，也是法国国王母亲的娘家萨伏依公爵家。马里尼亚诺到罗马路途遥远，等报送战果的飞毛腿信使到达后再派使节到马里尼亚诺法国国王那里去求和，不如事先就把使节派到会战的战场更合理。一旦败局确定，使节可以立刻跑到国王那里去。利奥已经这样做了。

18日早上我叫醒了他，这是事实，但我却不是第一个叫醒他的人。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被人叫起来过，收到了法国国王同意和平谈判的承诺，并放下心来再次上床。我是第二次叫醒他。没想到，他在我的面前厚颜无耻地演了一出被吓破胆的假戏！即便是第一次详细听到瑞士兵战败的惨状，也不该那样捉弄人。我真后悔还给他打气，彻底被他的假戏给耍了。

于罗马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1515年9月25日

今天，法国特使抵达罗马，带来了法国国王的和谈条件。国王的条件有以下三个：教皇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的主权；割让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给法国国王。教皇和法国国王似乎都打算单独媾和，完全不顾各自的结盟者西班牙、瑞士、威尼斯。就算教皇无视打了败仗的西班牙和瑞士，我们可以不去看，但马里尼亚诺战役获胜的机会是我们威尼斯骑兵创造的，法国国王对我国毫不顾忌，真是岂有此理！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于罗马

1515年9月30日

梵蒂冈突然开始行动起来了。法国国王的特使快马加鞭往返于教皇与国王之间。但谈判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完全被置于局外，没有办法打探交涉进展的消息。

我们知道教皇急于和平。瑞士军队再忠诚于教皇，也是出来挣钱的农民集团，出师不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倒戈到法国国王一边。西班牙军队也已经撤退到了罗马，如今教皇没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止他们逃往那波利。在这样的状况下，趁着一切未定与法国国王讲和，会非常有利。

然而，法国国王在马里尼亚诺会战中大获全胜，把意大利北部弄到了手，却为何如此轻易就答应了教皇的邀约呢？坦率地说，我很难理解这一点。也许弗朗索瓦一世也与查理八世、路易十二等历代法兰西国王一样，属于那种我们意大利人难以理解的人种：把教皇逼上了绝境，却在关键时候显出基督徒式的犹豫，不能痛下杀手。

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教皇毕竟是人；但对他们法兰西人来说，教皇无论如何都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

教皇明天出发去维泰博，这是去与法国国王会面的第一步。在通知我们使团时，利奥十世这样说道：“听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赞美意大利文化的欣赏者。我想把列奥纳多、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三个人一块儿带去。”

这个策略是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0月13日

今天，双方代表谈妥了媾和协定。教皇接受了法国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法国国王则加上了保护佛罗伦萨共和国境内的美第奇家族一条，又指定签字地点须在罗马。为此，上午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会上始终笼罩着险恶的气氛。几乎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反对，认为这是屈辱的媾和。对此，教皇说道：“我们应该坦率承认无奈的事实。”

教皇提出意向，不在法国国王指定的罗马签字，而是去博洛尼亚，在那里与法国国王见面。

枢机主教们反对道：“不能再向俗界的国王低头了，应该让他来罗马。”

“国王不会真的毫无防备地来罗马。与其让他率领大军前来，不如不让他进一步深入意大利。为此，我们把会见的地点定在博洛尼亚，这是国王所在的米兰和我所在的罗马的中间位置。这才是上策。”

教皇一锤定音，说服了枢机主教们。

尽管如此，许多枢机主教还是不满于把美第奇家族的事情作为一项媾和条件，叹息说教皇染上了裙带主义（nepotismo）的恶习。

于维泰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1月30日

教皇一路旅行轻松舒缓，他与科尔托纳、阿雷佐一道，见到狩猎场便绝不放过享乐的机会。今天，教皇一行进入佛罗伦萨。他是当地出身的第一位教皇，又是他即位后第一次返乡，整个佛罗伦萨市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当今名声最高的艺术家雅各布·桑索维诺[注]和他的弟子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注]的作品，以及欢迎演出都非常出色，光彩夺

目。教皇心情很好地欣赏了这一切。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于佛罗伦萨

1515年12月8日

教皇带着14位枢机主教，于今天到达博洛尼亚。听说法国国王也已从米兰出发。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0日

法国国王已经抵达距博洛尼亚3英里的地方。今天，教廷礼宾官格拉西前往国王处，就其与教皇的会见仪式进行磋商。法国国王主张一切按法兰西方式进行。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1日

上午11点，弗朗索瓦一世率领骑兵队到达博洛尼亚西北门圣菲利切门前。20位枢机主教身着红衣，正装出迎。国王一到，他们便立即脱帽行礼。最年长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拉丁语转述了教皇的口信：国王根据教皇之愿亲自前来，令人高兴。法国国王也脱帽行礼，用法语做了回答。国王一行没有武装。他们在枢机主教们的引导下径直前往住处。在那里，国王同比比埃纳、萨乌里、美第奇、奇博四位枢机主教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他们立即来到位于同一幢建筑中的大厅。



图17：弗朗索瓦一世

教皇已经头戴三重冠，身着一等礼服，在宫廷人员、我们这些外交使团和其他众多人员的簇拥下坐在了枢机主教们的前面，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带着重臣们入场了。

可是，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地板滑得要命。我自己也在进入房间

的时候滑了一下，头差点就撞上了柱子。法国国王昂首挺胸走进大厅，他也在地板上滑了脚。如果没有格拉西敏捷地从旁扶他一把，他一定会一屁股跌下。国王打了个趔趄。国王虽然蓄着胡须，但终究还是个21岁的年轻人，眼看着涨红了脸。教皇看着这一切，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担心，反而浮现出调皮的笑容。没准儿把地板擦得比平时更滑还是教皇的主意呢。即使不是他的主意，他也应该知道。

法国国王像女人一样由格拉西拉着手，走到教皇跟前。他把拿在手上的帽子扔在一旁，跪在了教皇的脚下，亲吻着教皇的鞋尖儿。教皇伸出手去扶起国王，并拥抱了他。然后，法兰西国王站在教皇面前，用母语起誓忠于教皇，接着赞扬了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力陈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今天伟大的意大利文化。他的话句句夸张。利奥十世用拉丁语简短答谢。就这样，胜利者法国国王再次承认了失败者教皇的地位高于自己，复制了查理八世与教皇波吉亚的先例。

接着，教皇向国王一一介绍了枢机主教、宫廷人员和外交使团中的每一个人。法国国王在我面前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达尔维亚诺队长表示了哀悼，说这位勇敢武将的死，不仅是威尼斯损失，也是法兰西的损失。国王在教皇从罗马带来的艺术家面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弗朗索瓦一世尤其与其中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挨得最近，像是他的一介粉丝。

媾和签字仪式将于14日举行。

于博洛尼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2日

法国国王心情很好，在博洛尼亚逗留期间，十分享受。教皇向国王赠送了礼物。那是一副镶有宝石的金十字架。这件宝物原来归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所有，枢机主教死后转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手，教皇死后归了教廷。这副精美的十字架价值1.5万达克特。国王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件礼物，向教皇表示了感谢。法国国王向教皇提出请求，想要拉奥孔[注]群像。教皇轻易答应了这一请求。我当时也在场，很怀疑教皇是否真的愿意放手。这组群像发掘于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时代，一直被视为梵蒂冈的至宝。根据后来了解到的事实，利奥十世叫来了雕塑家班迪里奥内，命他再雕刻一组一模一样的群像。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3日

今天早上，在博洛尼亚的主教堂举行了教皇主持的弥撒。法兰西国王以及他的全体随行人员一同参加。

弥撒祈祷结束领圣体时，一位法国武将走到站在祭坛前的教皇面前，突然匍匐在教皇脚下，用母语高喊：“宽恕我吧！宽恕我吧！我反逆教皇，罪孽深重啊！”

利奥十世亲切地拉着这位趴在脚下哭喊者的手，把他扶起，并把圣饼赐给他，甚至还拥抱了他。见此情景，其他法国人也都纷纷高喊“宽恕我吧”，争先恐后地拥到教皇面前，争相亲吻教皇的脚尖。教皇将他们一一扶起，把圣饼放进他们口中，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了他们。坐在第一排的国王也说：“我们谁都不希望反逆教皇。这一切都是针对前教皇尤利乌斯敌视法兰西的态度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为。”

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在法兰西人看来感人至深，而在我们意大利人看来却是滑稽可笑的场景。法兰西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换作我们肯定会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开始就不要对教皇开战！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4日

教廷和法国之间的媾和协议签了字。我们原以为教皇只为签字而来博洛尼亚。然而，协议的内容令我们彻底惊讶，就连参加签字仪式的枢机主教也都个个目瞪口呆。协议条款完全变了样。

首先是教皇与法国结盟，而不与其他国家结盟这一条。这一条保留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却没了踪影。

第二，保留了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主权的内容。

第三，皮亚琴察、帕尔马两座城市归法国国王所有的条款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国王放弃对这两座城市的权利，甚至要将摩德纳、雷焦这两座城市归还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虽然教皇失去了花了4万达克特从皇帝手上买来送给弟弟朱利亚诺的摩德纳，但费拉拉公爵毕竟是意大利人，这两座城市没有成为法国领土。

第四，保留了法国国王保护美第奇家族这一条款，后面又加上了把教皇侄子洛伦佐封为法兰西贵族的内容。

最后，这是最令我们震惊的条款，协议确认了法国国内的神职人员任命权归教皇，法国国王承认在法国国内教皇权力至上。历代法国国王一直与教皇争夺这项权力，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是失败者，却如此轻易地承认了这一条款，这实在令人费解。而且，法国国王在签字的时候心情极好。人们不得不承认利奥十世外交手段之精湛！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5日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离开博洛尼亚去了米兰，满脸洋溢着满意的神情。枢机主教团一直把他送到城门前，态度显得过分恭敬。他们对教皇外交的不满现在已然烟消云散。

据闻法国国王任命查理·德·波旁为米兰总督，新年之后将率领全军回归法国。

教皇18日离开博洛尼亚，预定在佛罗伦萨探望病重卧床的弟弟朱利亚诺，并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和狂欢节，于2月底回到罗马。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6年2月10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元老院诸位议员：

在狂欢节最喧嚣的高潮中，教皇把我召去。从他那假装若无其事的口

吻中，传递出了他的意向：教廷想与我们共和国结成友好同盟。我得到了确切证据，足以解开几天来我的心头疑问。

在我看来，由于与法国国王结成了友好同盟，教皇利奥十世将被迫改变自己一贯坚持的不结盟政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得知这个同盟后燃起了满腔怒火。他给教廷驻西班牙大使写信说，教皇的政治是脚踏两只船，他的反法旗号根本是假货。大使把这封信给教皇看时，教皇也认为必须采取对策。于是我开始比平时更加留意打探教皇的动向，收集情报。

利奥十世采取的政策从不结盟一下子变为结盟，而且与所有列强都结成了友好同盟。我国是最后的一个。与法国国王媾和协定第一条的后半部分，即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这一部分，在签订协议时候被删去了。因而，即使法国国王知道结盟一事，也不能提出抗议了。

这样，教皇改变了政策，分别与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德意志皇帝、英国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结成了友好同盟。据我探听到的消息，除了我们威尼斯以外，还没有谁注意到教皇的这一做法。各强国的国王都还以为只有自己同教皇结成了同盟关系。

事已至此，我作为威尼斯大使，只能回复教皇说，将向祖国的元老院报告，为尽早实现结盟而努力。威尼斯不能自己一个国家被孤立，那将比什么都危险。

不结盟政策与泛结盟政策，是既有区别又无区别的一回事。

我有时也在自问自答：这位利奥十世教皇，究竟是一位非凡的干才，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懒鬼、胆小鬼，一个前所未闻的饭桶呢？

于佛罗伦萨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第三场 阴谋

罗马暗夜深邃。巨大的遗迹沉重地耸立着，阴影中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火光。那是牧羊人为度过寒夜而点起的篝火，却让人以为是夜里的强盗，瞬间打起冷战来。进入市区，壮丽的教堂和贵族、高级神职人员、银行家的豪华宅第鳞次栉比。但这只是大街上的景象。从那里拐出一步，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道路狭窄曲折，像迷宫一般蜿蜒。道路两侧，家家户户都用木头挡板把窗户关得紧紧。即使屋里点着灯，光线也不会泄露出来。

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穿着黑色的长披风，像蝙蝠那样贴在墙上，不要说你能认出他来，就连注意到他怕都很困难。迷宫走到尽头，是一个小广场，那里有教堂，喷泉汩汩地发出声来。这种地方，往往外边看着不起眼，进到里面却是豪华得令人惊讶的宅邸。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宅第也是这其中之一。那天夜里，天空中挂着淡淡的春月，溶溶月光温柔地照白了半个喷泉。

这天，刚满26岁的枢机主教骑着马一口气来到这里。罗马夜里的黑暗并没有让这位枢机主教感到阴森和恐怖。他用随身带着的教皇特别通行证，轻易地敲开了紧闭的城门。进城后，就是他闭着眼睛也都认识的路。随从打着火把，沿着弯弯曲曲的黑暗道路走在前面。枢机主教策马驰去，看那阵势，赶上随从并非难事。马蹄声在两边房子的石墙上激起高高的回声，传向远方。

同两个月前逃离罗马时相比，他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如今，教皇已经承诺让他回归锡耶纳，那可是他的夙愿。密友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受教皇差遣，来到他的流亡地真扎诺，转达了教皇请他回罗马相商的话，甚至给了他安全保证书。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为此而狂喜。送走两位枢机主教后，他根本没有心情继续留在科隆纳家族保护下的安全之地真扎诺。他想快点回到罗马与教皇谈判，一刻也不愿耽误。科隆纳劝他谨慎为好，他根本听不进去，只带了一个随从便走夜路奔罗马而来。他进了罗马城门后，其实是想直接去梵蒂冈。但深夜造访还是让他犹豫起来。他想，还是明天早上拜会为好。

因为没有事先得到主人到达的通知，佩特里奇家正门的大门紧闭。随从拼力用嵌在巨大门扉上的铁环敲打着。年轻的枢机主教骑在马上，一边等着开门，一边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一轮已经变淡的月亮还挂在天际，这轮月亮从出了罗马南边真扎诺的科隆纳城堡就一路陪伴着他走夜道来到这里。他又把视线停在了喷泉上。这时，他感到对面教堂阴影下的柱子后面有个东西瞬间动了一下。可是，年轻的枢机主教内心兴奋，根本没有在意，很快忘记了这事。

巨大的门扉从里面打开，发出沉重的声音。主人突然回到宅邸，门卫十分着慌，絮絮叨叨地说着赔罪的话。佩特里奇听也不听，骑着马进了宅邸。他在围着中庭的回廊一隅下马。家丁拿着烛台走了过来。主人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家丁小跑步跟在后头，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宁尼和西庇奥内了。”

枢机主教闻言停住了脚步。他想起了自己在离开罗马前曾对这两位秘书和执事说过，让他们去锡耶纳。刚才瞬间萌生出来的疑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枢机主教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早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驱马越过台伯河奔向梵蒂冈。今天，他穿的是枢机主教的红衣正装，还带了五个随从。

教皇宫的大门当即打开。他把随从留在那里，一个人被引进教皇的私人房间。在等待大厅里，萨乌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已在等候。两位年轻的枢机主教跑向刚刚进来的密友身边，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佩特里奇即将实现夙愿。很快，三个人一同被引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教皇已经坐在那里候着他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跪在教皇面前，亲吻他的脚尖，准备感谢教皇此次充满理解的提议。

就在这时，教皇宝座左右的门被打开，一队武装近卫兵冲了进来。士兵们立即把四扇大门紧紧关上。近卫兵队长走到惊讶无语的枢机主教面前说道："我奉教皇之命，前来抓捕佩特里奇和萨乌里两位枢机主教！"

两位枢机主教面色苍白，科尔内罗也已面无血色。队长理也不理，向士兵们发出了信号。两位枢机主教的胳膊被士兵们从两侧架起。他们面无血色，一句话也未说就被带走，甚至连回头看一眼教皇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走过城墙里的通道，被分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房。

圣安杰洛城堡是在哈德良[注]皇帝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里面有很多牢房。关押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牢房叫作"圣摩洛哥"，在这些牢房中条件最为恶劣。牢房只有两米见方，土墙粗糙，不在地下却像地牢一样，没有窗户，光线进不来，换气也不够，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奇特的臭味。关押萨乌里枢机主教的牢房也好不到哪里去。厚厚的木门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身后关上，响起了沉重的上锁声。黑暗中只剩下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个人。他像在做白日梦一样，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利奥十世接到队长的报告，说已经顺利把两位枢机主教关进了监牢。他扭过脸来对面色苍白、兀自动弹不得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说："我们基督教徒把古罗马人当作堕落的贱民消灭掉了。可是，古罗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都在干着。战争、杀戮、阴谋、奢侈，除了暗杀在世的皇帝这一件事以外，我们什么都干了。而这件事情，现在也因这两位枢机主教毒杀教皇的阴谋被做到了。让我们祝贺1500年前就为我们展示了全部人性的那些伟大的异教徒吧，科尔内罗阁下！"

已经处变不惊的罗马民众对这次的事件也不寒而栗。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是一位年轻的美男子，华丽的活动总少不了他。尽管他在枢机主教中地位轻微，但在一般老百姓中却大名鼎鼎。毒杀教皇未遂的罪名与这位喜欢华美的枢机主教实在不相配。

阿方索·佩特里奇是以老奸巨猾而闻名的锡耶纳僭主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的次子。锡耶纳与邻国关系恶劣，与佛罗伦萨动辄发生争执便是一例。处在萨伏那罗拉影响之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以后，锡耶纳就不惜代价支持美第奇回归。皮耶罗多次策划以武力回归，每次都是从锡耶纳出发，而每次失败后又都返回锡耶纳。

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代，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也很差，佩特里奇曾经一度遭到切萨雷·波吉亚的驱逐。到了尤利乌斯二世时代，教皇对遭受前教皇波吉亚打击的人统统给予优待。教皇的这一方针使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有所好转。当时才20岁的阿方索受惠于此，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波吉亚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第奇家族，也同样得以回归佛罗伦萨。

1512年，长年以来执掌锡耶纳的父亲潘多鲁夫去世，由哥哥波格塞继承。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乔凡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当时，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出于以往两家的关系，带领年轻的枢机主教们为美第奇的当选尽了力。

然而，美第奇完全统治了佛罗伦萨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与锡耶纳的关系又开始恶化。新僭主波格塞完全没有继承父亲的政治能力，其恶政甚至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他进而不顾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开始接近那波利的西班牙势力。这引起了教皇利奥十世的关注。据同时代史家圭恰迪尼说，利奥十世希望由教皇派的人物来统治夹在教会领土与佛罗伦萨中间的锡耶纳。很快，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就来了。锡耶纳市民代表对波格塞的恶政感到绝望，跑到罗马向波格塞的堂兄弟拉斐尔主教告状，请他面见利奥十世时向教皇陈情。于是拉斐尔主教把他们带到了利奥十世面前。

不久，由200骑兵和2000步兵组成的拉斐尔主教的军队在佣兵队长维特里的指挥下杀奔锡耶纳。佛罗伦萨军队同时南下。波格塞·佩特里奇遭到南北夹击，市民又在市内起义，他无能为力，抛下锡耶纳亡命那波利去了。同时兼任格罗塞托主教的拉斐尔·佩特里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为锡耶纳的僭主。这事发生在1515年，利奥十世的谋略成功了。

然而，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得知此事后大怒。为美第奇家族和利奥十世个人出了那么大的力，这算哪一出的做法！他怒火中烧，对平时关系就不好的堂兄弟拉斐尔的成功尤为光火。从这时开始，回归锡耶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杀掉利奥十世的想法便占据了枢机主教的整个胸膛。起初，他想在狩

猎的时候趁教皇一人独处时动手。为此，他整日短剑不离身。但这样做危险很多。教皇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少，即使有机会，杀掉他以后也可能立即被发现。

枢机主教思路枯竭之时，一个妙计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利用教皇的病下毒。教皇的老毛病是肛门痔漏。这个病时常发作，发高烧，患部发出恶臭，不得不经常做外科手术治疗。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教皇虽然可以起来玩牌，但他身体发热，患处部位特殊，无法消解不快的感觉。教皇已经延请多位著名医生治疗过，但效果不佳，只好干等病痛高潮过去。一旦病痛高潮过去，身体就会像无病一样健康，可以沉溺于狩猎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妙计就是派自己的心腹外科医生去做教皇的侍医，在为患部做手术时给他涂上毒药。不需要去另找外科医生，他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外科医生维切里当时已年逾五十，他起初以擅长胆结石手术而闻名，但治疗性病使他在整个意大利声名鹊起。性病开始流行于20年前法军入侵时，因为由法国人携入，因而叫作法国病。这种病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洲，统治阶级也不能幸免。维切里与另外一位医生一起，开始用水银治疗这种性病。他的患者中有埃斯特枢机主教、曼托瓦侯爵、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英国驻罗马大使等人。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外科医生几年前把根据地放在了锡耶纳，老僭主潘多鲁夫对他有知遇之恩。说起来，他就是佩特里奇家族的侍医。枢机主教的目光盯上了他。

外科医生说手术时将毒药涂在患部不会起效，只能将它混在口服药里。他答应去当教皇的侍医。这位医生既有钱又不缺名声，不知道他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参与到这个鲁莽的阴谋中来。是因为以前与佩特里奇家族的关系使然呢，还是对教皇侍医这个当时医生的最高地位怀抱野心呢？不管怎样，他们开始了活动，图谋让维切里当教皇侍医。教皇也知道这位外科医生的名气。开始时打算同意，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教皇的心里有一个想法，如果让著名的性病医生当侍医，人们就会怀疑他也有性病。无端遭人猜疑太无聊，但教皇还未完全排除延聘这人的想法。

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边继续活动要把心腹外科医生送去做教皇侍医，一边却愚蠢地寻找合谋来干这件本该是一个人干的事情。

乌尔比诺公爵首先浮现在了他的脑子里。公爵是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在对法作战中，现任教皇把指挥权交给了他，他却去通敌，促成了教皇与法国在博洛尼亚的和谈。此后，他却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教皇解决了法国问题后立即向乌尔比诺派兵，驱逐了公爵，扶植自己的侄子洛伦佐成为新公爵。教皇在弟弟朱利亚诺死后，一心要把洛伦佐培养成复兴美第

奇家族的旗手。但洛伦佐毫无政治军事能力，无法确保自己的地位，一直在与流亡中的原乌尔比诺公爵打仗，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愚蠢地选择了这位甚至被法国国王遗弃的原乌尔比诺公爵作为合谋者。

第二个合谋者是西班牙。西班牙一直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教皇利奥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西班牙立即参与了枢机主教的图谋，但它并未全面参与，只是借兵给枢机主教选中的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队长波金泰斯塔，所需费用自然要由枢机主教承担。

第三个合谋者是那些反利奥派的枢机主教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首先向关系最亲近的萨乌里枢机主教挑明了此事。这位萨乌里枢机主教受到教皇的关照，教皇把最丰饶的教区给了他，按理他不应对教皇有任何不满，不知他为何还要参与此项阴谋。究竟是与佩特里奇长年的交情使然，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大胆在内心起了作用的缘故呢？

萨乌里、佩特里奇和利奥十世分别出身于热那亚、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顶级著名家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托了父亲的权力和财富的福荫，没有什么宗教倾向却进入了神职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枢机主教，没吃过什么苦便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但是前两人与利奥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个差距甚至超过了20岁与41岁之间的年龄差距。自从美第奇家族被萨伏那罗拉逐出佛罗伦萨以后，利奥十世有着9年之久的不幸时代。其中有好几年，他都带着鲁莽的哥哥皮耶罗和善良却无能的弟弟朱利亚诺辗转于乌尔比诺、锡耶纳和罗马之间，饱尝流亡的辛酸。在经济上，美第奇家族全无了往日的气象。而那两位年轻人家底殷实，工作就是游走于罗马社交界。利奥与他们虽然同为上流社会出身，他们之间也会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根本的差异。随着审问的进展，萨乌里以外枢机主教的名字逐渐明朗，我们下面再说。

总之，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计谋是让外科医生维切里下毒，教皇一死立刻让乌尔比诺公爵和西班牙军队武力占领锡耶纳，让同谋的枢机主教选出其中一人做新教皇，从而实现回归锡耶纳。与一个人搞暗杀相比，这个计谋更为周到。但是，同谋越多，计谋泄露的危险就越大。

教皇利奥十世从那时起起了疑心。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不懂得谨慎行事，他放话说一定要收回锡耶纳。这事传到了教皇的耳朵里。枢机主教经常去那波利，借口是探视卧病在床的哥哥波格塞。这进一步加深了教皇的怀疑。那波利是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的据点。不过，教皇此时对阴谋还一无所知，只是怀疑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他开始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身边展开秘密调查。

枢机主教很快有所察觉。他以在罗马花钱太多要回锡耶纳为由离开了罗马。但他没有向北去，而是往南走，进了科隆纳统治下的真扎诺城，在那里重新开始与那波利联系。他身在实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的领地里，教皇亦不能轻易出手。利奥十世为了把枢机主教叫到罗马费尽周折，枢机主教也回过一次罗马，很快又逃也似的回到了真扎诺。教皇终于在1517年4月15日夜里逮捕了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逮捕没有在佩特里奇的宅邸进行，两个人分别被骗出来，直接被投进了圣安杰洛城堡的牢房里。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审问秘书宁尼和执事西庇奥内。但这两人都很坚强，面对主人的东窗事发死活没有开口。然而过了一天，宁尼和枢机主教之间从1516年8月到1517年3月的8封信摆在了宁尼的面前。不知道是佩特里奇家的什么人，在得知二人被捕后想保自己过关，交出了这些信。一心为主的宁尼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他一边考虑主人，一边交代，不知不觉露出了马脚。每到这时，审问官就会穷追不舍，想跑也跑不掉。

4月18日，审问官搞清楚了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21日，审问官又弄明白了他与乌尔比诺公爵联系的细节。4月27日，作为证据的信件增加到了18封。外科医生维切里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信中。这让教皇心里生出了警惕。这不就是想当侍医的那个外科医生吗？审问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从这时开始，执事西庇奥内已无法回答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审问便自然地集中在了最贴近枢机主教的秘书宁尼身上。

5月2日，宁尼熬不过确凿的证据和拷打，交代了利用外科医生毒杀教皇的阴谋。直到这时，教皇才知道险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事件。5月4日，萨乌里、里阿里奥、索德里尼[注]、卡斯特列吉四位枢机主教作为同谋一事浮出水面。对宁尼的拷问就此告一段落。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对教皇动向极为敏感的外交使团都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一切都已查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逮捕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占据教皇利奥十世心头的不是对毒杀的恐惧。只要不让那个外科医生接近自己，就不会有问题。他怕的是与西班牙之间发生问题。老朽的费迪南多国王于前几年去世，17岁的卡洛斯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教皇害怕这位年轻国王不但会向佩特里奇提供兵员，而且会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行动。无论如何要在国王行动之前解决佩特里奇的问题。但是，枢机主教身在科隆纳的城中，不可能派近卫兵去抓人。于是，教皇想了一个计谋，派平素与佩特里奇关系良好的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去找佩特里奇。教皇在信中说，在选举自己为教皇以及在此之前，佩特里奇都帮

过大忙，自己不会把佩特里奇弃之不顾，承诺将在15天之内恢复锡耶纳的主权，作为条件，佩特里奇必须断掉与西班牙的关系，回到教皇膝下。教皇在保证枢机主教回到罗马后人身安全的文件上签了字，西班牙大使作为保证人也签了字。

佩特里奇彻底相信了这一切，连相识相知的西班牙大使都署了名呢！他只想到锡耶纳回归即将实现，却把毒杀教皇的事情忘到了脑后。佩特里奇骑马奔驰了40公里夜路，回到了罗马。

5月19日，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其他的枢机主教参加了会议。他们老早得知了两位枢机主教被捕的消息，会上个个脸色苍白。会场上一片沉默。教皇要求发言。他说，通过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的交代以及审查信函证据，现已查明毒杀教皇的阴谋。教皇说明了迄今为止的审问经过。他点名说主谋是佩特里奇，同谋是萨乌里、乌尔比诺公爵和外科医生维切里，但没有提及其他枢机主教和西班牙。他说，这一切都要追究到底，毫不手软地让责任人偿罪。在一切决定以前，则让这两位枢机主教待在圣安杰洛城堡。教皇最后说，这是对最高地位者的反叛之罪，为公正处理此事，任命洛莫利诺、阿科尔蒂、法尔内塞三位枢机主教为审判官。对枢机主教这样的地位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而言，枢机主教团便能做出裁定了。

教皇利奥十世冷静而严厉的话语一结束，不管有没有切身记忆，所有人都因为恐怖而两腿发抖。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参与阴谋，人们也完全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牵连。

枢机主教们散去后，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内容与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所说的一样。说明过后，西班牙大使提出了抗议，说教皇做出了安全保证，却又逮捕了佩特里奇，还要大使来做保证人，此种做法不正当。教皇面不改色地说道：“你也可以忘掉对罪犯做出的保证啦。”

其他大使沉默无语。当天夜里，教皇秘书官本博[注]和萨多莱托[注]两人彻夜无眠。他们要给各国君主准备教皇诏书。大使们也同样一宿未睡，他们同样忙着写详细报告，告诉国内发生在罗马的这起教会内部的阴森事件。

第二天开始陆续有人被捕。逗留在佛罗伦萨的外科医生维切里被抓，当天夜里被押送到利沃诺，第二天便由海路押解到了罗马。此外，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亲戚和波金泰斯塔队长也遭到逮捕。对被捕者的拷问日夜进行，

连礼拜日和节日也不放过，为避免外国干涉，需要尽快结案。

5月21日，教皇宣布，两位枢机主教全部坦白，但他没有谈到坦白的内容。让两位枢机主教开口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动刑。他们不习惯屈辱而悲惨的境遇，只是让他们尝尝滋味，他们便受不了了。萨乌里枢机主教甚至连没被问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5月25日，枢机主教会议开会。会上，教皇讨论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事情，这让参与此事的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4天后的29日，教皇再次召开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开始入座。这时，审判官之一的阿科尔蒂要求与教皇个别面谈。两人便到隔壁房间谈话，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会场里的枢机主教们开始坐不住了，大家不安地望着教皇和阿科尔蒂消失于内的那扇门。近卫队长和两个士兵进了那间屋子。枢机主教们越发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审判官之一的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二人被教皇叫去。两人刚进房间，近卫队长就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身边走去。同时，教皇铁青着脸走出房间，把门锁上，粗声大气地命令礼宾官格拉西让枢机主教会议散会。枢机主教们猜测莫非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被逮捕了，他们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教皇对他们简短地说明道：两位枢机主教已交代，事情已经搞清楚了，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是共犯，他参与阴谋的条件是毒死利奥后选他当教皇。

下午，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教皇最后说，鉴于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的地位、经历以及70岁的年龄，我不会让他进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狱，而会给他配上侍从，让他留住在教皇宫的某个房间里。

外交使团和罗马市民十分震惊地接受了里阿里奥被捕的事实。他可不是佩特里奇和萨乌里那样的小人物。自从他17岁被伯父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以来，已经有53年担任枢机主教的资历，既是长老之首，又是枢机主教团长。但是，他年龄虽长，却是一个性格上的凡人，只拥有巨大财富。每当他要在罗马上街时，都会带着400个随从列队缓行。他所缺的只是教皇的三重冠。他多次尝试当选教皇，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次被认为当选的可能性最高，却败在了年纪跟他儿子一样年轻的美第奇手下。他之所以答应了佩特里奇，这也是一个原因。

6月3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出于恐惧和想了解事实的愿望赶到了梵蒂冈。流言正在传播，说其他枢机主教的罪行也都一一查明，只是不知道是谁。会上公布了三位枢机主教的亲笔供词。当天的会议只做了这

一件事。

6月4日，传言流布，说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被转到了圣安杰洛城堡，人们惊讶不已。在教皇宫的一个房间里，有人向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的这个命令，他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也不能独立行走，被卫兵们扛着通过城墙里的通道送进了圣安杰洛城堡。在那里，让他透过缝隙看到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用绳子捆着脖子，绑在牢房里的情况。于是，他交代了一切。在此之前，面对三位审判官的审问，他一直强调，自己虽然知情，但没有把年轻人的话当真。

6月8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这天，外交使团也同时受到邀请，并要求他们在枢机主教会议会场隔壁的房间里等候。

教皇利奥十世面对已经入席的枢机主教们冷冷地说道："现已查明，在座的枢机主教中还有两人有罪。"

枢机主教们面色惨白。教皇接着说："这两个人都是我所信任并给予优厚待遇的人。我的心里感到非常孤独。他们知道这个阴谋，虽然没有积极参与，但却放任不管，打算阴谋成功后享受成果。

"我希望他们自己坦白。我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请自己交代吧。如果有罪的人还想躲在暗处，那就只好交给司法处理了。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仁慈，另一条是审判，由他们自己选择走哪条路。"

没有一个人动弹，也没有一个人开口，还有人在环视周围，面色苍白。

终于有一个枢机主教站起身来发言说，为了不使有罪的枢机主教在全体枢机主教面前出丑，请教皇允许一个人一个人地走到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尖。有罪者可以在这时低声向教皇坦白。教皇同意了这个方法。

枢机主教们在座位之间排成了队列。科尔内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在静静地亲吻了教皇的脚尖后走了过去。轮到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了。他跪下身去亲吻了教皇的脚尖，然后伸出双手扶住教皇的肩膀，在他的耳边耳语道"祝您平安"，便要走过去。教皇用眼神阻止了他，然后说道："你是罪人。"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面色苍白地否认。但教皇仍旧盯着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顶不住了。他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坦白自己有罪。

见到这番光景，站在队列后边的卡斯特列吉跑了出来，同样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叫道：“您发发慈悲吧！”

利奥十世只说了句“原谅你们吧”，然后让他们发誓今后不再犯，要求他们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得离开罗马。两位枢机主教每人被罚款12200达克特。其他枢机主教请求教皇不要让外交使团知道今天的事情。

枢机主教会散会后，教皇立即召见了外交使团。教皇只说又查明了两个枢机主教有罪，但没有点名。

各国大使当然想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都严格封口。最早知道两人名字的依旧还是拥有完备情报网的威尼斯大使，佐尔济大使在枢机主教会议的当天傍晚便向祖国的元老院送去了报告。能力很强的费拉拉大使科斯塔比利也花了15天时间才了解到两人的名字。其他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枢机主教逃亡后才推测是他们二人。

尽管得到了教皇的原谅，但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他于6月20日夜里出逃。为了缴纳罚金，他甚至变卖了银质餐具。他化装后只带了两名随从，先逃到了蒂沃利，从那里经阿布鲁佐、布里亚一路南逃，终于找到了一艘船，沿海路向北逃到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认可了他的流亡，教皇也就默认了此事。

就在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逃亡的几个小时以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也以健康为由，向教皇申请换个居住地，得到教皇的许可后，离开罗马去了帕莱斯特里纳。但他似乎也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于几天后逃出了教皇领土，去了科隆纳统治下的丰迪请求保护。科隆纳派人报告教皇，说他不同意索德里尼滞留。但教皇却回复说，不必如此，就让他待在那里好了。

作为文人枢机主教，卡斯特列吉以其名字科尔内托闻名遐迩，他写有纪行文。人们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参与阴谋。他出身于低级阶层，靠着野心和文才爬到了枢机主教的位置，难道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他与教皇的关系不好但也不坏。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索德里尼的情况。他以学者和外交官闻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皮耶罗·索德里尼随着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而倒台，逃到了亚得里亚东海岸边的拉古萨，当时这里还是威尼斯领土。教皇即位后马上原谅了他，并把他召到罗马，表示了宽大的态度。但索德里尼心中反美第奇的感情并未消散，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把人一脚踹倒在地，再去抚摸他的头，就是狗也不会高兴的。

那三位枢机主教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情况怎样呢？不论是在梵蒂冈，还是在罗马街头，人们一见面谈的全是这个话题。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宫廷里，也无人不在谈论这个话题，掀起了救人运动。可怜的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因为已确定是主谋无疑，不管是亲戚还是在家乡锡耶纳，没有人出面为保住他的性命而行动。西班牙当然摆出一副假装不知情的样子。强国的国王也站出来参加了抢救萨乌里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法国国王甚至向罗马派了特使，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救萨乌里的命。这似乎是因为枢机主教的娘家借钱给法国国王的缘故，其实这是枢机主教的出身地热那亚做工作的效果，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威尼斯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则积极参与了抢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

总体来说，大家都持乐观态度。利奥十世教皇即位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宽恕。外交使团也都认为，教皇肯定会让他们三人认罪，然后宽恕他们。

6月22日，在这样的气氛中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上午10点，除了两位生病的以外，全体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共13人出席会议。教皇入场，落座后立即命三位担任审判官的枢机主教宣读起诉书。

法尔内塞枢机主教讲了起诉佩特里奇、萨乌里、里阿里奥三位枢机主教的理由。会场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枢机主教代表站起身表示，我们的三位同事的罪行明确，我们将进行投票来确认其有罪，但恳请教皇陛下对这三人大发慈悲。

这时，始终一言未发的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请求发言：“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告知对包括三位枢机主教在内的全体罪人的审问内容。请允许我不参加投票。”

“你可是位有尊严的人。”教皇讽刺道。

“陛下，我既不是个有尊严的人，也不是个傲慢的人。我只是想在做出决定以前，让自己能充分理解和接受。”

教皇说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话有道理，便命在座的审问官公布全部审问记录。

审问官一直在宣读记录，直到夜里10点仍在继续。连续12个小时，所有枢机主教没有一个人走出过房间，谁也没有吃饭，一直在听着宣读。教皇肥硕的颈项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却没有离开过座位。人人筋疲力尽。

审问官终于念完了审问记录，开始无记名投票。全体人员投票同意起诉理由。

接着，由教皇秘书官本博宣读判决书。枢机主教们坐在座位上，个个神情疲惫。他们随着判决书的宣读，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那声音既不像叹息也不像呻吟，好似波浪一般扩散开去。这次的判决比想象的更严厉。

有罪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剥夺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以及给予高级神职人员的所有特权，被判没收财产，接受俗界法律的审判。教皇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首长，同时又是当时定都罗马的教皇国的主人，因而所谓根据俗界法律的审判，仍然由教皇进行。但在俗界的法律中，即使不是异端者，也有被判处死刑的。枢机主教们当然也懂得这些，他们都觉得佩特里奇已经没救了，但萨乌里和里阿里奥弄得好还有救。半夜11点，枢机主教会议在凝重的沉默中散会。

当天夜里，夜已经很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告知了判决结果。他们从睡梦中被叫醒，在火把的火光下，收去了挂在他们胸前的金十字架，这种十字架只有枢机主教才允许佩戴，同时剥下了他们的红衣、披风和帽子，换上了黑色的教衣。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了，也不是大主教、主教了，已经降为普通的祭司（prete）。三个可怜的前枢机主教浑身颤抖，面无人色。

开始行刑了。

佩特里奇家雇佣的波金泰斯塔队长已经于6月19日被处以绞刑。然而，处死这个十恶不赦的人，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27日清晨，一列令人恐惧的队伍走出圣安杰洛城堡，在罗马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往庞特广场而去。沿途道路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走在前面的是行刑人的家属，女人和孩子从头到脚裹着黑色衣服，只露出眼睛，徒步前行。接着是同样打扮的成年男人，他们是行刑人。再后面过来的是没有华盖的载货马车。车上立着两根粗粗的柱子，上面各绑着一个半裸的男人，他们是佩特里奇的秘书宁尼和外科医生维切里。马车上还有行刑人的助手，他们不时从炭炉中取出烧得通红的钳子靠上犯人的皮肤。犯人的衣服被烧着，肉被烧得发出可怕的吱吱声，烧烂的肉飘出异样的臭味。每烙一次，两个犯人都会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然而，他们的惨叫声很快就淹没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只要与自己没有关系，再残酷的事情都会被这些群众当作热闹来看。手持长矛的骑兵队忙着驱赶涌向囚车的群众。

广场在台伯河对岸，与圣安杰洛城堡遥遥相对。绞刑架已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就绪。行刑台上有两根柱子，柱子上跨着横木，横木上垂下两根绳子，每根上面都挽着一个套圈。宁尼和维切里二人被拉下马车，架到行刑台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和严刑拷问，这两个人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身体也已变形。外科医生维切里在绞索套上脖子时大喊冤枉，想对群众说点什么。黑衣行刑人立即勒紧了绞索，声音消失在他的喉咙里。接着，绞索向上吊起，一切结束。宁尼接着被拉上了绞刑台。他没有出声，被吊起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一位修士放在他眼前的十字架，好像要把它吃下去一般。

两具尸体很快被放下来。广场由刑场变为肉铺。每人的尸体被分尸四块，鲜血淋漓的八块人肉又被挂到了行刑台上。

6天后的7月4日夜里，已经沦为一介祭司的原枢机主教佩特里奇在睡梦中被叫了起来。牢房外站着一排士兵，城堡的头头传话给他，说赎罪的时候已到，并让他做最后的忏悔，祈求上帝的宽恕。但原枢机主教却大叫道：“命运要消灭我的肉体，灵魂得救了又能怎样！”

原枢机主教被带到了另外一间大牢房里。埃塞俄比亚人罗兰德体形巨大，以前的牢房放不下他，所以才造了这间大牢房。佩特里奇虽然现已降为普通修道僧，但他曾经是枢机主教，由身为基督教徒的行刑人来执行死刑会是他的耻辱。因而选择了伊斯兰教徒罗兰德来做行刑人。在如此残酷的时代，人们却没有忘记这种纤细的关怀。

在大牢房里，城堡的头头再次规劝原枢机主教忏悔。可是，佩特里奇气得发抖，更加激烈地说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一块黑色头巾蒙住了他的头。黑人走了过来，在犯人的脖子上缠上红色绢带，勒紧后打上了结。

又过了12天，7月17日早上，原枢机主教里阿里奥被提出牢房，带到了楼上的大房间里。在那里，担任审判官的三位枢机主教向他传达了教皇的五项条件。

（一）坦白罪行并公开认罪。

（二）完全服从教皇，今后不再进行政治活动。

（三）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准离开教皇指定的地点。

（四）向教廷缴纳15万达克特罚金，分三次付款，第一次立即支付，第二次在圣诞节时支付，最后一次在复活节时支付。

（五）教廷没收里阿里奥宫殿。

全体枢机主教以及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葡萄牙、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作为实施上述条件的保证人。

里阿里奥原枢机主教接受了全部条件，只是提出在支付第一次的5万达克特罚款之后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拉斐尔·里阿里奥不但是巨富，他长期担任枢机主教，亲戚中还出了两位教皇——伯父西斯克图斯四世教皇和侄子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因而他在交友方面受惠匪浅。在支付罚金缺钱的时候，他也不缺借钱给他的朋友，光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一人就借给他5万达克特。

7月27日，教廷礼宾官格拉西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当面向被叫出来的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留他一命并予释放的命令。然后，里阿里奥直接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进了教皇宫。在教皇私人礼拜堂的祭坛前，他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服从教皇。接着，他被带到教皇的私人房间里。年迈的罪人颤巍巍地跪下，想要去亲吻教皇的脚尖。利奥十世把他扶起来，亲切地拥抱了他。老人老泪纵横，为自己的轻率而道歉，忏悔了自己的罪过。教皇对他说：“恢复你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吧。”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阿里奥脱下了身上的黑色教衣，换上了红色的枢机主教服。他随后被带到了教皇让人准备好的教皇宫内的居室中，教皇的心腹之一比比埃纳曾在那里住过，墙上挂着拉斐尔的壁画，还配有漂亮的浴室。

我们再看看萨乌里枢机主教的情况。从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处死的那天起，他就从一直关押的牢房被转到了一间稍好的牢房里。他被罚2.5万达克特，数目似乎很少，但没有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利奥十世对这位朋友的处置比对里阿里奥严厉很多。

萨乌里也从圣安杰洛城堡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到了梵蒂冈。年轻的他也许对以这一身普通修道僧的打扮进入教皇宫感到屈辱，走路时眼睛只看脚下。他也被带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萨乌里匍匐在教皇脚下，亲吻教皇的脚尖，忏悔自己受到了佩特里奇和恶魔的蛊惑。教皇面无表情地说道：“实在无法相信你。”萨乌里慌了起来，还想辩解说自己的忏悔发自内心。教皇用手制止了他，说道：“如果有很多人求情，我才会原谅你。”教

皇也在梵蒂冈给了原枢机主教萨乌里一个房间。

被逮捕的多达10人，除了积极推动让外科医生维切里当侍医的一个教廷官员被判刑6年外，其余的人尽皆释放。

这起让罗马、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密切关注的毒杀教皇未遂案就这样结案了。利奥十世教皇作为教廷内部事件处理了这个案件，丝毫没有提及西班牙。不消说，这自然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萨乌里在梵蒂冈做了短暂逗留后，于9月去了撒比纳。他似乎在那里得了疟疾，以带病之身回到罗马。判决8个月以后，萨乌里在母亲和兄弟的守护下去世。教皇命令以枢机主教的规格为他举行了葬礼。

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在梵蒂冈住了数周，接受了教皇和朋友的来访，教皇狩猎时也一道前往，回来后还参加了枢机主教会议。教皇仍然亲切地待他，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了。对这位已经辞去枢机主教团长的老枢机主教而言，罗马已经今非昔比了。1519年，他得到教皇的准许，去了那波利。在那波利，总督以流亡君主的待遇接待了他。他在那里离开了人世。他在遗言里交代把一切留给罗马教会，并指定教皇的堂兄弟美第奇枢机主教为自己的代理人。他的遗体被运到罗马，并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卡斯特列吉流亡威尼斯后频频给英国国王和费拉拉公爵等人写信，反利奥的热情高涨，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利奥十世刚一去世，他就出发去了罗马。可是自从那天起，他就断了消息，据传是被贪钱的仆从杀掉了。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从流亡地赶回罗马，发疯似的阻止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当选教皇。阻止成功后，他立即要求重审毒杀教皇案。然而，重审的结果与以前一样。同时，还查出了他在流亡时与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一起干的反教会阴谋。他因此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整个阿德利安六世注时代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他的出狱还得益于另一位美第奇教皇（朱利奥·德·美第奇）的宽恕。这真是一个讽刺。1524年，这位文化人枢机主教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去世。



图18：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后世教廷销毁了这个案子的全部记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了解相关情况，这都得益于各国大使的报告和被释者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教廷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也贡献良多。他在未被允许列席会议时，喜欢从钥匙孔窥视现场情况。

场间休息时的闲聊

“真是风和日丽啊！教皇陛下，说这是冬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伦萨不也是这样吗？”

“是啊，早上还出太阳呢，过了中午就会阴下来。不过，满山坡的葡萄地，周围的橄榄树林，路边的扁柏林荫，实在令人不舍啊。”

“想念故乡了？”

“是啊，当然啦。”

“你也可以回去看看啊。你回国后，我把你安排在圣马可修道院吧。你原来就是修士嘛。”

“陛下又拿我开涮了，修士、修士地笑话我。”

“哈哈哈哈，你得感谢我，只拿你开开玩笑。你是给我父亲理发的，萨伏那罗拉刚被处死，你就受到感动，马上加入了多明我会。我们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可是托了那个狂人之福的。你可是他的人哦，我们没让你改变信仰，每年还给你800达克特的年薪。我们没有理由这样把你扶起来呀。

“而且，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人们认为教皇优待修士出身的小丑，评价极差。可以让你请请假啦。”

“不，不，饶了我吧，别再说了。不过，我这个修士出身的马里亚诺还很有名咧！连外国都知道。”

“堕落罗马的榜样！”

“太倒霉啦。我在教皇陛下蹒跚学步时就认识您了，给您当聊伴，写菜谱，虽然偶尔开开玩笑，可从来没有做过被人说的那么坏的事情啊。说我是小丑，真是意外。”

“不光是你，如今的罗马一切都堕落了。”

“是那样吗？从贾尼科洛山眺望罗马，这座城市很繁华，很了不起的呀。

“街道漂亮，大学了得，连外国人都坐不住了，都想成为罗马的学会会员。教皇亲自收集的昂贵抄本堆满了图书馆，谁都能读。这是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们都顺从罗马的时代。教皇爱好音乐的名声甚至传到了

西班牙。戏剧流行，欢宴连日。在这里都能听到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的锤声，景气了得。教皇陛下治世以来，人口也增长了三成，听说已达到了8.5万人了，大部分还是罗马市民以外的外国人。罗马简直成了欧洲的首都，而不单单是教皇国的首都。”

“这可需要钱啊。”

“教皇陛下挥金如土也很出名啊。这儿有一个故事啊。一直都说万神庙黄绿色大门是铜制的，但民间到处在传，说从颜色上看那大门上一定含有很多黄金。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传说不灵了，说如果大门真的含金，哪怕是一点点，利奥都不会放过的。”

“哇，哈哈哈哈……罗马人嘴不饶人啊！”

“不，教皇陛下，不光是罗马，佛罗伦萨人在这一点上也不差啊。听说弗朗切斯科·维托里大使曾经讲过，让利奥手上有100达克特，那可比让石头飞上天还难哪。”

“把我说得这么难听啊！我是这么浪费的一个人吗？”

“教皇陛下，还不能说您就不是。只要有人说需要钱，不管他是谁，您都会大方地给钱。为了上演一出戏，您会一下子给出去100达克特，这样根本存不住钱啊。”

“没想到被你说教了一回。不过，我在佛罗伦萨学会了精致的情趣，来到罗马后学会了花钱。所以，父亲只是搞垮了美第奇银行，我这个儿子却要搞垮教廷啊。”

“父子一起败家，要说痛快，也没有什么不痛快的。”

“这也不是为了痛快，学问和艺术这玩意儿就是费钱。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的。画画的赚了钱，社会地位提高了，就连公证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进画家的作坊（bottega）当学徒。这样一来，那个领域就会天才云集，就会开出最美丽的花朵。乔托[注]从一个羊倌成长为受到国王邀请的成功画家，在这方面也是先驱者了。如果一个放羊的都能如此成功，任谁都会勇气倍增。拉斐尔像神一样葬在了万神庙里，可没有人觉得奇怪。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才能和努力得到充分的回报，就开不出文化的花朵。”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议论，说教皇陛下不是古罗马皇帝，却像古代皇帝一样花钱。”

“所以我不是说我在罗马学会了花钱嘛。而且现在，宗教变得非常吸金，远非银行之类可比。赫利索洛拉斯注就曾说过，圣彼得和圣保罗比罗马皇帝更有钱。如果尼禄皇帝知道了这些，他会多么羡慕这二位啊！然而，这不能长久。”

“陛下是在说那个德意志人修士……”

“路德吗？我很担心，因为他，进账的钱会不会减少。”

“教皇陛下，您这样说，那位马丁·路德注会越发翘尾巴了。”

“哪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啦。”

“您不能过分诚实。您只要表示出这样的态度就好了：应该再少花点钱，您真的在担心他们的运动……教廷内部也有不少人在说，教皇只是把那些事情当作修士之间的争论来看的。”

“那不会。大家苦苦相责，我虽然知道是徒劳，但不还是在不久前写了开除教籍诏书吗？

“不过用一句话来说，他们搞的运动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德意志对意大利统治的一种反逆，而意大利的理性统治现在遍及整个欧洲。那个德意志修士给我寄来了一本书，题为“基督者的自由”，还附有他写的一封信。很遗憾，我就是想读也读不懂。他的拉丁语太差劲了，信中有如今的罗马换了土耳其人看都会作呕之类有趣的句子。我读了这封信。如果换作我们，一定会想，如果还是一个神学家的话，就不能把拉丁语这个欧洲的共通语写得再好一点吗？不过他们大概会说内容重于形式。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忘了书名。书中很亲切地把各种改革方法一一做了提示。其中有教育改革一项。作者认为，医学系的改革应该交给医生，其他学系必须首重《圣经》讲义，似乎在说意大利的大学就是因为光研究希腊、罗马文化才堕落的，要让我们回归《圣经》。

“总之，他们搞的运动只是对意大利理性文化的反逆，内藏嫉妒，认为意大利理性文化的特色就是脱离宗教，并据此行使着领导权。我说嫉妒，是因为大凡改革运动、抵抗运动什么的，根子里都流淌着嫉妒的感情，即使当事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哦，是那样吗？可是，在阿尔卑斯山北面，不管是君主还是像我们一样的老百姓，可都是赞成他们的。”

“这就是那个德意志修士的聪明之处。他首先对知识阶层讲神学，说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面前一律平等，并将此诉诸人文主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的主流。他还说不需要联系基督和每个教徒的神职人员，也就是不需要罗马教会。

“他们给统治阶级下的饵就是，没有必要服从教皇。只要君主拥有正确的信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君主只要信仰《圣经》，拥有同样信仰的人就应该服从君主。这能让君侯们不高兴吗？

“最后是大众。大众并不关心神学问题和对俗界的统治权什么的。用钱说话，他们最容易理解。因为不存在炼狱，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缩短在炼狱的时间，拿钱给主教举行弥撒。当然，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出钱去买缩短炼狱之苦的赎罪券。由于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也就都是主教了，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向集中了神职人员的教会支付什一税了。人，谁都不愿往外拿钱。如果人们不倒向他们，反而怪了。

“向往意大利是德意志传统的民族感情。但他们又憎恨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人。他们所做的这些正好与这种感情相吻合。叫他们不要被意大利人骗了，他们会很容易听进脑子里。跟王权稳固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相比，德意志人吃过很多亏。说穿了就是钱的问题。他们对钱的怨念很深。而且，卡洛斯又被选为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年轻的卡洛斯看来，选帝侯[注]，尤其是实力强大的撒克逊选帝侯都倒向了路德派，他也就不能拿出强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了。运动乘隙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他当选皇帝，也无计可施。卡洛斯可能还有一个心计，那就是也许可以用路德对付教皇。这让路德很幸运。亚历安德罗特使在信中哭诉道，用任何武力都不可能将路德押送到罗马。我觉得特使真可怜。”

“这个人真不简单，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德意志蠢货。”

“也许他是无意识地想到了这些手段，利用了客观情况。我也很佩服他。我甚至认为他所说的在逻辑上也是对的，只是除了一件事……”

“教皇陛下，您怎么又……教皇陛下总是被他说得一钱不值……而且我还听说，他主张主教也可以结婚。”

“他的确说过要把教廷烧个精光。他在给我的信中写过，我自己就是堕落的教会制度的牺牲品，应该在更加清廉的时代当教皇。在布道中，他把我说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这些事，随他去吧。

“可是，照他的想法，神职人员有妻子也不奇怪了。全体基督徒在看不见的基督面前是平等的，全都是主教。所以，神职人员不能结婚才是怪事。

相反，结了婚，了解了常人的烦恼，原来单纯的导师主教就能在指导方法方面有血有肉。根据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主教思想，站在超越个别的立场上，主教不是某几个人的父亲，而是所有人的父亲，所以，他不应该结婚。但是，他们不承认这样的神职阶层，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而且，如果要说不存在炼狱，那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没有人见到过。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搞弥撒来缩短在炼狱的痛苦时间了。赎罪券原本的意思是让一些人的灵魂得到慰藉，他们在禧年注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圣地朝圣。而现在，赎罪券却变成了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费用的来源。他们主张不需要豪华教堂，他们的愤怒也可以理解。同时，也就没有必要购买赎罪券了，赎罪券正是以减轻炼狱之苦为名而出售的，他们并不承认这种痛苦。至于什一税，名义上是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十字军的军费，但从最后一次十字军算起已经有250年了，这期间什么都没有做。似这样，出钱的人也会很生气的。

“这样，神职人员的作用大幅减少，钱也就很难筹到。这可是扼住罗马脖子的最佳办法。”

“这不是又把事情搞大了吗？而且，如果路德派是对的，事情可就更大了。”

“即使说他是对的，也只是说逻辑上是对的。尤其是现在，他们还没有组成党派，只是一场纪律不严明的运动，所以能把不满现状和有疏远感的人全都卷进去。他们目前风头正健，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尽管他们说可以不服从教皇，但是应该服从拥有同样信仰的王侯。可是，连以前长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教皇都无用了，人们还会认为王侯就有用吗？还有，那些认为跟自己信仰不同就拒绝服从王侯的人民，王侯会轻易同意放走他们吗？问题出在具有同样信仰这一点上。这一点迟早会导致争斗。”

“教皇陛下，我自打出生就信奉上帝，信奉主耶稣。即使没有做坏事我也会忏悔，而且每个礼拜日我都会给圣母马利亚供上一支蜡烛。教皇陛下也是每天早晚祈祷。我们的这种信仰与他们的信仰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主张，只有看不见的教会才能救济我们，意思是主基督与每个信徒都直接相连。因为人类原本罪孽深重，只有唯一无罪的上帝、基督和圣灵才能救济人类。他们这样说，是把人性视为恶的缘故。但让我说，同他们正相反，我只看到人性善的一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要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与基督结合，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路德派相信，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意志力和判断力。

“但是，天主教的视野更加全面，认为人性包括善恶两面。不把人性简单地规定为恶，而是既承认性善的一面，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所具有的弱点。人们往往容易失去意志力，判断力也不够。现实中这样的人占多数。为了这些人，最好还是要有中介者，这就是看得见的教会，也就是地上的教会。

“马里亚诺，德意志这个国家，现在天气怎样啊？在罗马，阳光灿烂啊。”

“大概在下雪吧。听卡埃塔诺说，即使不下雪，天也是阴沉沉的，雾气很大，人稍微走远一点，看上去就像一个灰色的影子。”

“能不能幻想一下，在那样的国家，雾气后面一定会有什么呢？也许你会坚信上帝的正义和爱统治天下的时代就要来临。在我国，阳光照耀着每一个角落，能够看透一切。他们那儿是乐观的，可我们这儿却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

“教皇陛下，您经常说一些很难的事情，我听不懂。有什么我能懂，但在他们那儿却行不通的事情吗？”

“他们说不承认圣人圣者。因为崇拜圣人违反《圣经》教诲，应该统统排斥。”

“这可怎么得了！我生在佛罗伦萨，受到城市守护圣人、施洗者圣约翰和生日圣人圣马里亚诺的守护，还受到理发师的守护圣人圣托马索的守护。出门旅行时只要向圣克里斯托弗洛祈祷一下，他就会庇护我的整个旅程。丢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只要向圣安东尼奥许个愿，就能很快找回。所有这些圣人都不行了吗？他们可都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圣人哪！”

“不光是圣人，他们还断然排斥圣像崇拜，尽管圣像和圣坛还被允许。”

“那么，壮丽的教堂和祭祀游行也不许吗？”

“不允许的。不过马里亚诺，你进到万神庙里面看过吧。围着里面的墙壁有很多壁龛，在建造了万神庙的古罗马时代，里面安放着丘比特、维纳斯等等的神像。可是到了基督教时代，这些神像遭到了破坏，壁龛成了空洞。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徒开始把自己的上帝和圣人像放了进去。在丘比特的地方放上了基督像，在原来摆放维纳斯像的壁龛里安放了圣母马利亚像。这样，所有壁龛都换掉了古代异教的诸神，而放满了基督教的上帝和圣人像。这就是民众的信仰啊！这与人类的感情吻合得那么自然。

“豪华的教堂也是一样。对住在简陋房子里的老百姓来说，壮丽的教堂远离自己贫穷的世界，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地上天堂和奢华之中。教堂谁都能

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是人们的这种感情装饰了历经数百年才建成的教堂。所以，不能简单地断定说，华丽的教堂不适合上帝居住。

“所以，天主教把这些当成了拯救信仰的根本手段。人心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变弱。我认为，壮丽的教堂、让人感到基督和圣人就在身边的雕像和绘画，以及神妙的音乐，它们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品。”

“他们的做法多么严厉阴森啊！感觉就像把色彩丰富的绘画涂成了灰色。”

“跟他们相比，我们天主教就阳光多了。生前说了好多基督教的坏话，快死的时候一脸醒悟地忏悔，死去时灵魂得到了慰藉。但是德意志人却死板地接受了这一切。过于死板，就只能让人愤怒了。”

“说起来，意大利语中的骂人话大部分都跟耶稣有关注啊。什么“猪一般肮脏的贵妇人”（porca madonna）、什么“淫妇的儿子”（figlio di corneto）……不胜枚举啊。”

“如此紧张、严格而阴沉的结果，但愿不会是只爱天而憎恨人吧。乍看上去很自由，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不过，教皇陛下，德意志人如此蛮横，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怨言吗？”

“我们意大利人不可以有怨言，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我们的民族创造出了‘善意是地狱里的铺路石’这样的谚语。我们深知善意行为最容易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逆反起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罔顾现实的民族，成为只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的民族。现在你会认为人性本恶了吧。所以，要用纪律来约束人们，对违反者只有严惩。我们也要成为同样憎恶意大利人的人。

“马里亚诺，今后的世界会逼迫你做出选择：是殉教还是胜利。到了那个时代，将不再需要人们故作深刻，也不需要人们冷静地观察现实。那是一个阴森的世界。”

第四场 罗马的狂欢节

西班牙大使唐·迭戈·洛佩兹走出教皇宫的大门，他走路粗野，非常愤慨。他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见到教皇。教皇正在观看化装游行，说一切与政治、宗教有关的事情，请一律等到狂欢节结束的2月12日以后再谈。更有甚者，有话传来说，如果大使也想观看，可以为他在教皇所在的阳台上摆上座位。唐·迭戈·洛佩兹愤然拒绝了。

洛佩兹带着西班牙国王兼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赋予的特别使命来访教廷。路德派的运动已经把阿尔卑斯山北面搅得不得安宁。为了应付这场运动，需要早日建立西班牙和教廷的共同战斗体制。大使认为，其他事情可以随便，但有关这件事，教皇应该放下一切来接见自己。大使不曾想会遭到拒绝，他怒不可遏。自打1492年格拉纳达解放以来，西班牙人就有一种自负，认为自己站在抗击异教徒的最前线。一定要给国王写报告，告诉他教廷不可依靠。西班牙大使气得直咬牙，等着人把马牵来。马转眼就被牵来了，但是马夫大概是在等待主人的时候酒喝高了，他两眼通红，仰脸望着主人，那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快活事。西班牙人冷不防用拿在手上的细鞭子狠狠地抽在了马夫的脸上。马夫很快察觉到主人的不快，但自己并没有过错，只是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马夫捂着脸蹲下身去。西班牙大使看都不看他一眼，疯一样地扬鞭抽马，在空无一人的圣彼得广场上飞奔而去。化装游行的群众人声鼎沸，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好像是在欢送大使，从远处传来，又消逝在远处。

利奥十世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阳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化装游行队伍的出现，听到西班牙大使愤然离去的消息，他面不改色，只说了句“西班牙人如此单调，真没辙啊”。

今天在教皇身边的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他身穿华丽的俗装，浅黑色的年轻面庞上现出威尼斯人讥讽的微笑。听了教皇的话，他冷冷地回答道：“真黑啊！”

又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个信号，等待很久的化装游行队伍开始走过圣安杰洛桥。队伍从卡比托利奥出发，向着终点纳沃纳广场缓缓行进。为了让教皇观赏，队伍专程绕远经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桥上也挤满了群众。虽然还在2月，但天气已经暖和起来，没有一个人蜷着身子。

乐队担任先头部队，队伍整齐划一。虽是上午，但队伍中已有人喝多了，时不时跑调，冒出些奇妙的乐音。每到此时，群众就会发出笑声，迸出激励的话语：你这小子，认真点儿！跟在后面的是独眼巨人的队伍。他们两人一组，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肩上成为巨人的造型，他们穿着长黑袍，戴着纸糊的头，头上画着一只巨大的眼睛，着实吓人。看见他们成两列纵队走过来，母亲怀里的幼童吓得把脸埋在母亲的胸口不敢看。巨人后面是一群身穿白色短衣、手持金黄色弓箭的丘比特。这群怕还不能称为少年的小孩子们一边行进一边向道路两边的观众射去金黄色的小箭。月亮女神狄安娜骑着马出现在他们身后。罗马老城区特拉斯泰韦雷地区选出的平民姑娘扮演着裸露肌肤的狩猎女神。只见她体态丰腴，俨然一尊雕像中才得一见的古代女神，观众中发出一片赞叹声。一群仙女跟在狩猎女神后面，一边跳

舞，一边走来。她们薄纱轻裹着上半身，几乎透出了肌肤。在她们的后面是多达160人的一群年轻人，像是在追逐着舞蹈的仙女们。他们手中拿着意大利各地的旗帜，一边行进，一边一齐向天空抛去，旗帜落下时又敏捷地接在手里。

化装队伍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前，稀稀拉拉地有人向阳台上的教皇送去问候，然后向左拐去。教皇兴致勃勃地回应着。年轻人跳着舞走过去以后，走过来的是几辆没有华盖的马车，上面载着各色各样打扮成异国风格的人。这是被古罗马帝国打败了的国王和女王们，其中还有身着深红底金色衣服的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头戴金色月桂冠的尤利乌斯·恺撒紧贴着克莉奥帕特拉。见到这一幕，围着教皇挤满阳台的枢机主教、教皇心腹和各国大使发出了一阵哄笑。教皇利奥的小丑马里亚诺修士用他那一副穷酸相的身体扮演着古罗马最伟大的将军，还把身体靠在克莉奥帕特拉膝上腻来腻去。教皇说难怪从一大早起就没见到马里亚诺……之后他便笑得说不下去了。再后面走过来的是马车队伍，每辆马车上都坐着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位。罗马老百姓扮演着诸神。经常微服私访、了解罗马民情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向教皇一一介绍说，扮演丘比特的是鲜花广场旅馆的老板，扮演战神马尔斯的是孔塔里尼家的仆从……

化装队伍的最后是载着酒神巴克斯的马车。马车四面都装饰着仿制的葡萄串和葡萄叶。拉车的驴子不肯走，每当这时，沿街群众中都会跑出来几个人，嘿嗬嘿嗬地热闹地推车。酒神靠近时，观众发出一阵笑声。有人一边笑一边仰头朝阳台上望去，阳台上也有人哧哧地偷笑。酒神一只手举着巨大的葡萄酒杯，坐在那里肥胖的肚子显得碍事。他硕大的脑袋上带着葡萄叶冠，无论是谁看都觉得太像利奥十世了。这一定是故意而为的。酒神回应沿街群众欢呼的动作，活脱脱就像教皇利奥十世向众人祝福一样。教皇从阳台上探出身子，把眼镜贴近眼睛，表情吃惊地望了一会儿，旋即笑了出来。刚才一直忍住笑和禁不住在偷笑的人，听到教皇的笑声放下心来，也毫无拘束地笑出声来，久久停不住。这天化装游行的费用由罗马市承担，教皇也出了钱。

这一天是“肥胖礼拜四”（giovedi grasso）。再用不到一个礼拜，狂欢节就要结束，进入四旬节了。在持续40多天的四旬节期间，人们要谨慎饮食，清洁身体，认认真真地迎接复活节。一个礼拜内要摄取维持40多天的营养，因而在1月6日主显节开始的狂欢节最后一个礼拜里，人们要尽量多吃，尽量多喝，能闹就闹，来迎接狂欢节的最高潮。这一天，教皇御赐的肉和葡萄酒送到了罗马的贫民区。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上面有6个小球，每户得到了六杯葡萄酒和六块肉。

供应给教皇和贵客的午餐要奢侈一些。菜品是根据马里亚诺写的菜谱制作的，有炸野鸡排、孔雀肉肠、整烤塞馅阉鸡、用新鲜的奶酪蛋黄和烈性葡萄酒调制的奶油。大家评价说，只有烤全鸡味道比较一般，其他两道菜和奶油却是精制的最好美味。

午餐结束后，富人穷人都做同一件事——传统罗马人雷打不动的午睡。街上暂时安静了下来。不用说不眠不休的劳作，这时的罗马就连玩耍也不会再有了。

太阳开始下山，人们开始恢复活力。大街上戴着假面的男男女女穿梭往来，应邀参加晚会的人们开始陆续抵达贵族和富人的宅邸。然而，这天晚上的教皇宫却是一片寂静。利奥十世听从了大夫希望他不要再胖的忠告，决定一天只吃一顿饭，这天吃了丰盛的午餐，就不再吃晚餐了。晚上，在教皇的私人房间里举行音乐聚会，桌上只有一杯葡萄酒。西班牙、法兰西、威尼斯、费拉拉还有犹太人的音乐家都参加了聚会，大家把手拿鲁特琴注的教皇围在中间。这些音乐家都是从各国请来为教堂的弥撒做音乐的，他们从教廷领取年薪，陪伴喜欢音乐的教皇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这天晚上，音乐家们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教皇将向最好的作品颁发奖金。选拔时每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教皇也发表自己创作的曲子，因而也有一票。

演奏从费拉拉音乐家开始。舒缓的叙事曲从敞开的大门流过等候大厅，传到走廊，连在礼宾官格拉西工作的秘书室都能听见。不光在这一天教皇宫会门洞大开，每当教皇宫举办音乐会和上演戏剧时总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不打招呼便进来听。这个惯例在教皇利奥十世治世期间从未被打破过。格拉西的作用只是把进来的人带到等候大厅，提醒他们在那里静静欣赏。即使是老百姓，也能在这时看到教皇的身影，他深深地坐在椅子里，垂头闭眼，不时随着音乐小声哼唱。

当天晚上的胜出者是犹太音乐家，他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投票。他的作品采用了古代犹太旋律，教皇也十分感佩，除了发给他奖金以外，甚至还赐给他美第奇的姓氏。

第二天凌晨，梵蒂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锤声惊醒。由于圣彼得大教堂的新建工程，人们已经习惯了雕石刻的声音。但是，这天锤声轻快，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会惊讶莫名。圣彼得广场上第一次建起高高的木看台。以前，在基督教的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任何仪式，都要在木栅栏围起来的范围内进行。教皇说，这样一来，观众人数受到限制，后面的人也看不见，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根据教皇的愿望，人们第一次在

广场上建临时看台。锤声轻快是因为敲打木头的缘故。除了正面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右侧的教皇宫外，看台在东、南两个方向围了起来，把广场弄得像个方形竞技场。那天，要在这里举行骑马夺旗赛。

上午，11点还不到，看台已被人们挤得无处插针。大教堂前，人们背对教堂，把石台阶坐得满登登的，连只猫都别想钻过去。时间一到，教皇便带着枢机主教们出现在了教皇宫的阳台上。这个阳台是教皇向信徒祝福的地方，而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观战。观众看清了教皇，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鼓掌也送给这天节目的资金赞助人。

骑士从教皇宫大门走进赛场，他们分成红白两队，每队各30人。骑士们铠甲护身，头盔上装饰着染成各队颜色的羽毛，迎风飞舞。最后入场的是双方的指挥官。红军大将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白军大将是教皇的侍从塞拉比卡。两位大将的头盔上有更多的红白羽毛，与羽毛同色的长披风一直垂到马背。

两军向教皇行礼后分东西对阵。各军中央均由大将及骑士数人簇拥守护着红白大旗。其他则是游击队，武器是长长的芦苇。这种武器很容易就会折断，手抱长芦苇捆的仆从跟在骑兵队伍的后方，一旦看到主人的武器折断，他们必须马上急速上前换上新的武器。

骑马战在震天的欢呼声中开始。两军相撞，尘土飞扬，武器折断的咔嚓声响成一片。仆从们在马匹的缝隙中间奔跑穿梭。红白交织，一片混战。被击打后飞到天空中的羽毛轻轻飘荡。有的骑士武器虽断但气势不减，骑马撞向对方。落马的人发出悲鸣。观众也狂躁起来。有人在下注赌输赢，自己一边的大旗一有倾斜，便会仰天大声叹息，而一旦敌军大旗被围，马上就会拥抱邻座的人，大声欢呼，一片嘈杂。指挥官是两军的大将，但在如此混战中，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时想起了什么似的挥舞一下红白指挥棒。红军大将根本不像是个枢机主教。他非常有能力，一见白军大本营薄弱，立即把大旗交给手下护卫，率领五骑杀向敌阵。白军大本营一心注意游击队的战斗，猝不及防，立时慌乱起来。白军大将塞拉比卡被敌军冲撞了坐骑，摔下马来。白军怯阵。红军大将趁机夺得敌军大旗，发出胜利的欢呼，奔回自家阵营。红军骑士簇拥着大将狂奔。夺得敌军大旗后与自家的大旗并排起来的一方为胜方。白军骑士不服输，于是紧追不舍。红军骑士受阻。红军的枢机主教大将觉得用芦苇武器不过瘾，挥舞着长长的红色指挥棒朝追赶过来的敌军呼呼打去。这是违规行为，但狂热的观众并未注意到。白旗终于在一片嘈杂的欢呼声中像耷拉着脑袋一样被插到了红旗的前面。红军获胜。捏了一把汗的观众发出叹息，松了一口气。教皇看得满脸通红，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得到彻底满足的观众中，很少有人去关心牺牲者。那天，共有3人死亡，4

人负伤，5匹马倒下。伤员中有白军大将塞拉比卡。死者均为落马后被马蹄踩踏致死。

礼拜六又是食肉日。虽然不是什么暴食前的运动，拉达大街上还是要举行各种赛跑活动。

这条大街有近2000米长，笔直地连接着人民广场和威尼斯广场，每到狂欢节都要举行赛跑活动。现在这条街已经不叫拉达大街了，而叫科尔索大街（Via del corso，赛跑大道之意）。赛跑的起点是人民广场，终点在威尼斯广场绕场一周后的地方。

赛跑前选手要亮相。那天，小丑、年轻人、老人、犹太人、黑人、外国人，还有马匹都要赛跑。各类选手分别乘满了没有华盖的马车。马拉着马车，绕威尼斯广场一周，然后缓缓走过笔直的大街，向起点人民广场而去。拉达大街很宽敞，路两边今天又已经挤满了不请自到的老罗马人观众。路两边所有房子的窗户上也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教皇也不例外。除了格拉西之外，其他很多人也都劝阻教皇，说教皇参加次数过多的话，传到外面不好听。但利奥十世只是付诸一笑，并不理睬。他亲自安排在面朝威尼斯广场的圣马可宫观看比赛。圣马可宫是历代威尼斯人枢机主教的居所。教皇让科尔内罗枢机主教邀请了自己。利奥十世生性讨厌偷偷摸摸地享乐，与其躲在窗户后面偷偷看，不如堂堂正正地在阳台上观赏。观众们很快认出教皇，爆发出欢快的欢呼声和掌声。教皇还为各组的优胜者拿出了赏金。

马里亚诺在小丑的马车中间，他是这种场合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一身修士的打扮，看上去却像假扮的。他的胸前吊着一块写着“狂人之王”的牌子。年轻人的马车好似满载着一车漂亮的半裸雕像，他们都是罗马各地区选拔出来的选手。接下来的是老人马车。说是老人，但因为有60岁的年龄限制，他们都在60岁以下。他们老当益壮，不逊于年轻人。他们爱好赛跑，每到狂欢节，都会肌肉跳动，热血沸腾。娼妇们的马车装饰着不知道是谁赠送的花体字，写的是“献给带给我们幸福的女人们”。载着犹太人的马车跟在她们的后面。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毫无屈辱地在基督教大本营罗马这座剧场里享受着出演特色人物的快乐。同为异教徒的黑人也是一样。他们几近裸体的肌肤发出黑色的光泽。身着盛装的女人守在家家户户的窗前，眼睛偷偷追逐着他们。接下来是载着常驻罗马的外国人选手的马车。除了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西班牙这些在罗马有居住区的外国人以外，还有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斯堪的纳维亚的外国人，国籍多样化也表现了国际都市罗马的特色。马匹走在最后。人们牵着漂亮的阿拉伯马和号称意

大利最好的来自曼托瓦的马匹走了过来。赛马是当天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些马没有骑手驾驭，让它们放开了跑，虽有马夫跟在后头，但马匹还会时常冲进观看的人群中，每年都有人因此受伤。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保障安全什么的。

那天整整一天，罗马的这一角都会在狂热中度过。在声援、欢呼和热烈的气氛中，葡萄酒杯觥筹交错，糖果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教皇利奥十世最喜欢看见人们欢天喜地。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一天了。

1521年的狂欢节不久就要结束。不分老幼贫富，人人脑子里一心只想着贪婪地享受快乐。狂欢节以后就要进入四旬节了，一切生活都会受到严格的约束。在狂欢节期间，圣彼得广场也连日举行娱乐活动，天天人满为患。这里还进行各地区的步兵对抗战，生鸡蛋就是武器。有人违规把稍硬的煮鸡蛋带进了场，整个广场满是哇哇的抗议声和笑声。广场上还进行了斗牛表演，也少不了各地区间的足球对抗赛。足球赛是佛罗伦萨的一项传统活动。举行足球赛是罗马民众献给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的礼物。晚上也有晚上的活动。在教皇宫和贵族富人的宅邸里接连不断地举行着戏剧、舞会和夜宴。不管什么活动，结束时都会像决定好的一样走向街头。与老百姓同乐时，假面和化妆没了差别，小范围的快乐成为更大范围的快乐。

人们在期盼中迎来了狂欢节的最后一天——食肉的礼拜二。那天从一大早开始，人们就开心地交头接耳，说晚上化装了的人群将会挤满拉达大街。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们也将戴上假面化装参加，这让教皇羡慕不已。利奥十世也想隐身参加，但身边的人严肃指出说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阻止，他这才勉强断了念想。作为交换条件，他将到银行家齐吉位于拉达大街中段面朝大街的宅邸，从窗户里观赏化装的人流。

教皇为了持续观赏到深夜，那天比平时多睡了午觉。他兴高采烈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换上一身最朴素的教皇服，微服去了齐吉府邸。他从后门进去，占据了二楼窗前的位置，等待着狂欢节最后的欢乐。守候在身边的只有彼得·本博和萨多莱托两位秘书官。这两人都是那时天下顶尖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当时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写的教皇诏书和信函相当漂亮，甚至被各国宫廷作为拉丁语范本。利奥十世45岁，本博50岁，萨多莱托40岁。在等待之中，这三个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狂欢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在我看来，从结果上说，弄清起源是不可能的。好似自从人们有了痛苦，便一直试图把它忘掉一样。”

“也许是那样，陛下。狂欢节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在这以前久远的过去，是有隆冬节的。”

“萨多莱托，你怎么想？”

“我对陛下深刻的洞察力敬畏不已。酒神是唯一一个不代表人类之德的神，但民众对他的支持似乎不逊于代表人类之德的奥林匹斯诸神，以酒神为主神的狂欢节似灭不灭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听说在希腊时代，狂欢节期间不允许抓人。到了罗马时代，在狂欢节期间，奴隶和主人的位置要颠倒过来，主人要穿上奴隶的衣服，做饭做菜，说是在生的享受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假面被更多地用来消除平日里身份地位的差别。”

“还有这样的传说，多米提安努斯皇帝注脱去长袍，摘掉月桂冠，戴上了普通人在狂欢节戴的帽子。”

“这样一来，假面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都想变成别的什么人，谁都无法彻底抛弃这种欲望。但是戴上假面，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不但能变成另外一个人，还能变成另外几个人。只要换换假面就行了。满足这个欲望极为简单。”

“这就是当演员啦。每个人都具备当演员的才能。戴上假面，就能扮演平日里不可能做的角色。观赏的人明明知道是假，却很享受这种假。化装，充满了戏剧要素。”

“是吧。不过，通俗地说，只要戴上假面，就可以忘记羞耻，疯狂吵闹。只有教皇没有这个权利，不公平啊。”

“陛下，那是自然的。狂欢节认可的这种疯狂吵闹的正当性，从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时代开始就被禁止了。教皇就是禁止的罪魁祸首。但罗马似乎总是异教的，尽管兼任罗马主教的教皇多次发出禁令，加以谴责，也不见效果，狂欢节延续了下来。不过，基督教开始逐步战胜了这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最后的异教事物，549年，在大竞技场举行了最后一次赛跑。此后罗马便陷入了沉默。从那时开始直到8世纪结束，罗马都没有娱乐的记录。”

“9世纪、10世纪开始渐渐恢复了一些，到了11世纪，狂欢节以‘自由节’‘疯狂节’的名目复活了。人需要有疯狂时间。”

“圣人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严厉的谴责也没有奏效啊。”

“不给人时间疯狂，他整个一年中都会邋邋遢遢有点疯。这也不太好。”

“天主教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四旬节前一周定为狂欢节，把时间和古代节日巧妙地吻合起来。”

“这是我们的祖传本领。”

“由此产生了古代异教与基督教的混血儿——罗马狂欢节。”

“是的。不过，直到15世纪下半叶教皇保罗二世开始下力气抓，狂欢节才盛行起来。”

“是啊，没人出钱是不行的。”

“只要费用有个目标就好办了。意大利人是一个天生不缺戏剧元素的民族。尤其在罗马，有自古以来的传统。罗马的狂欢节出名，也是当然的发展结果。”

时间在闲聊中逝去。大街上不知不觉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竞相戴上了自己心仪的假面。表情丰富的假面是向摩德纳订的货。还有人只把眼睛用白色假面掩住。船型马车满载年轻姑娘通过时，道路两侧的窗户里洒下了更多的糖果和纸片。化装群众的人流就像一条五彩缤纷的大河缓缓流淌，人们左碰右撞，相互融化。这人流看上去似停非停，似动非动。

有人扮成古罗马皇帝。有人扮成枢机主教，一边从他身边走过，一边向沿街的群众送去祝福，那架势比真的枢机主教还要好。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化装成小丑上了街。如果今天他们碰上了假枢机主教，就得走过去跪在他面前行礼。笑声和奏乐声震耳欲聋。土耳其苏丹追逐着圣母马利亚，奥林匹斯诸神跑过来保护马利亚。肥胖的基督看着这一切呵呵地笑着。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很不严肃地搅和在了一起。不过，异教与基督教的这种混合中有一种东西让人觉得，只有宽容才符合自然。

突然，有人发出了哀号。大家一齐朝那个方向望去。原来是死神穿着黑衣，挥舞着巨大的镰刀，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白得发蓝的头盖骨假面在从头裹到脚的黑衣里格外醒目，令人恐惧。死神展开黑衣，好像要把人们包进去一般。他挥舞着闪着银光的大镰刀，呼呼作响，像是在切割空气。孩子们大声哭着，四处逃散。就连大人们，包括皇帝、枢机主教、圣母马利亚、土耳其苏丹，还有不死的奥林匹斯诸神也都显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躲着死神。人们逃走了，死神在无人的街道的中央放肆地走过。女人们赶紧在胸前画十字，男人们按照习俗赶紧摸着自己的睾丸祛灾。在齐吉家窗前观赏的三个男人苦笑着，也如法炮制一番。

就在这时，台伯河对岸放起了烟花，好像要吹走人们的忧愁。一炮接一炮的烟花爆炸声让人心情爽朗。光亮和色彩洒满夜空，把人们的心情从死神走过时的阴沉中拉了回来。欢声再度响起，假面重又活动起来，充满了生气。人群戴着色彩丰富的假面复又流动起来。糖果满天飘撒，到处爆发出欢笑声。烟花大大地散开再熄灭。

“没有比地中海世界对人性更为宽容的地方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开心地活着，不用为原罪意识而苦恼。

“我不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缺少人类与生俱来的开朗和对死亡的平静。我无意批评北方人的生活方式。我只是觉得自己在那里无法生存。”

本博和萨多莱托对利奥十世的这番话很有同感，不停地点着头。

此后不到10个月，1521年12月1日，利奥十世去世了。再过不到10天就要迎来他的46岁生日了。在今天看来，他可能死于急性肺炎，好像是在狩猎的地方着了凉。他几近猝死，连最后的忏悔都没有来得及做。按照天主教教义，他躲不过要去炼狱的命运了。

他治世期间不但花费了450万达克特，死时还留下了将近70万达克特的债务。债权人名单如下：

比尼、斯特罗齐两家银行	200000 达克特
加迪银行	32000 达克特
里加索里银行	20000 达克特
教皇侍从塞拉比卡	18000 达克特
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	80000 达克特
里多尔菲、兰戈尼两枢机主教	确切金额不详
普奇枢机主教	150000 达克特
阿梅里尼枢机主教	150000 达克特

债权银行都是趁利奥十世即位时进入罗马大赚其钱的佛罗伦萨银行，枢机主教也都是托他的福爬上了枢机主教的地位，获得了巨大收入来源的佛罗伦萨人。他们利用与教皇的亲近关系获取了巨大利益。比尼和斯特罗齐两家银行因借钱给教皇导致它们濒临破产，普奇和阿梅里尼两位枢机主教也把全部财产借给了教皇。教皇突然去世，他们的脸都变绿了。他们从利奥十世的年龄考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早逝。当时的编年史这样写道："利奥十世吃掉了三代教皇：前任尤利乌斯二世的储蓄、自己在位期间的收入和让下任可支出的那份钱财。"

受到牵连的不光是债主。装饰三重冠的宝石、十二使徒雕像、银质大花瓶、从地毯到挂毯，凡是能成为借款抵押物的东西均未能幸免。教廷当局得知如此惨状后，何止是脸色变绿，他们简直绝望了，人人坐立不安。为了救急，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方案，要卖掉特拉西梅诺湖。可是，这个湖只适合狩猎，不可能轻易会有买家。

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会产生尽量节约以渡难关的想法。教皇葬礼上用的蜡烛也不是新的，而是从先前去世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过的中间拨出了一部分。连葬礼都是如此，造墓更是梦想。尤利乌斯二世生前就让米开朗琪罗为自己营造了宏大的陵墓。但利奥十世不这样。作为罗马教会之长的教皇，他对自己的纪念碑是否流传后世毫无兴趣，不可能为自己准备好陵墓。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留存至今的陵墓，是他去世20多年后，在保罗三世教皇时代才好不容易成形的。

尽管伊拉斯谟的讽刺与嘲笑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位美第奇教皇却热爱伊拉

斯谟的这种精神。他还坦然地接受了路德的谴责与弹劾。他如此地自信自己的优越性，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随着他的辞世，罗马和意大利从世界史主人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文艺复兴时代结束了。

使文艺复兴消亡的最后一击，发生在利奥十世教皇死后6年的1527年。皇帝卡洛斯派来的大军对罗马进行了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和掠夺。

这次“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主角不是身为天主教徒的皇帝，而是在入侵罗马时成为群盗的路德派信徒德意志佣兵。对他们这些纯正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来说，罗马正如路德所谴责的那样，是连异教徒土耳其人都恶心的堕落与颓废之都，是正义之民替上帝予以神罚的头号对象。这给了被欲望冲昏头脑的群盗以大义名分。罗马在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胜利欢呼声中化作废墟。

在以后发生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和意大利都未扮演主角。用司汤达注的话说，过于严厉之事不符合意大利人的气质，请尽早转到西班牙去吧。在那个时代，神职人员严禁假扮成俗人，俗人也严禁假扮成神职人员。那时，西斯廷礼拜堂壁画上米开朗琪罗画的裸体基督像，以及教廷收藏的腰间用蓝色颜料画了一圈腰布的古代裸体雕像，都只是用无花果叶形状的石片遮住性器。意大利人富于文艺复兴精神，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正义之民，也干不出宗教裁判所和猎巫那样的事来，而这些却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后面的时代。

就像预感到这天会到来一样，利奥十世死后第二天，在老百姓贴匿名信的地方——帕斯奎诺石雕像注的胸前贴出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把罗马借给你！”

---

1.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全称为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修道会，又称条顿骑士团，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1190年由日耳曼人创立于巴勒斯坦阿卡，最初为医护性质的慈善团体，1198年改为军事修会，次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是中世纪三大骑士修道会之一（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2. 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1478——1534），“豪华者”洛伦佐之子、1478年死于“帕齐的阴谋”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他于1513年成为枢机主教，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

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523——1534年在位。

3. 主显节（Epiphany/Baptism Day），基督教综合性节日，又称耶稣受洗节。教会规定每年1月6日，即圣诞节后的第12天为主显节，以庆祝耶稣曾向世人显示其神性，并纪念耶稣受洗及迦拿婚宴。

4.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5.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兴盛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创作了大量的壁画和祭坛画。代表作有《施洗约翰的诞生》《阶梯上的圣母马利亚》等。

6. 拉奥孔（Laokoon），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阿波罗的祭司。他识破了希腊人的木马攻城计，女神雅典娜派巨蛇缠死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群像是以此为题材的著名群雕像。

7.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janus Hadriannus，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他改变了前代皇帝图拉真的征外政策，致力于内部治理，下令修筑了著名的不列颠省长城（哈德良长城）。

8. 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Francesco Sodelini，1453——1524），佛罗伦萨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二弟，当时罗马教廷的主要外交家之一和教廷文艺复兴的形象人物。1503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帮助下成为枢机主教。后卷入谋害教皇利奥十世的阴谋活动中，阴谋败露后于1517年自我流放，1521年返回罗马。

9. 彼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对近代意大利语的形成有很大贡献，对音乐和戏剧也颇有贡献。曾任教皇秘书，1542年成为枢机主教。

10. 雅各布·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拉丁语诗人，出生于摩德纳。后成为教皇利奥十世的秘书，忠于教廷，勤勉努力，于1536年成为枢机主教。

11. 阿德利安六世教皇（Pope Adrian VI，1459——1523），出生于荷兰，1522——1523年在位。他在晚期经院哲学领域著述甚丰，1517年任枢

机主教。

12. 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先驱。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造型力创造出划时代的绘画风格。作品有《圣弗朗西斯科传》《圣母和救世主传》《两约翰传》等。

13. 赫利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5——1415），希腊学者、外交家、教师、翻译家。他把荷马及柏拉图的著作译为拉丁语，是中世纪末期将希腊文学传入欧洲的先驱者。他教授希腊语，著有欧洲第一本希腊语法书。

1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家。1505年入奥古斯丁会研习神学，1507年任神父，1512年任维藤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撰写《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1年与教廷公开决裂。他在神学上强调因信称义，提倡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将《圣经》译为德文。

15. 选帝侯（kurfürst），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拥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定帝国重要事项特权的诸侯。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立了七选帝侯制。

16. 禧年（Jubilee Year，又译“圣年”），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定期举行赦罪、朝圣等特殊庆祝活动的年份。据《旧约圣经·利未记》，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每间隔49年后的第50年为圣年，是可连续两年不种不收的大安息年，被视作大喜之年，故名。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300年颁布通谕，规定每百年一次禧年，是为基督教禧年之始。1350年，教皇克雷芒六世接受瑞典圣女布丽吉达关于每50年一次禧年的建议，举行了第二届禧年。教皇保罗二世又于1470年宣布每25年举行一次禧年。此外，为纪念耶稣33岁时殉难，罗马教会曾于1933年和1983年举行过“非常禧年（小禧年）”庆祝活动。

17. 下文提到的“猪”是“污秽”、“蠢陋”之物，人不能“犯奸淫”，这些都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言论，故有此语。

18.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19. 多米提安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nus，51——96），罗马帝国第11代皇帝，81——96年在位。

20.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是其代表作。

21. 帕斯奎诺石雕像（Statua di Pasquino），位于罗马的一尊并无艺术性的石雕像，以其著名的讽刺作用而闻名，象征言论自由。传说这尊石雕像发现于一位因批评教皇出名、名叫帕斯奎诺的裁缝家附近，遂以命名。民众可以匿名方式在雕像上贴涉及诽谤、政治、宗教或只是抒发心情等内容的各种纸条。1509年起，这些评论被收集起来，整理后于来年年初加上插图出版，成为批评和讽刺社会的作品，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参考文献

缩略符号

ASI =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RIS =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关于四位教皇的历史记载

原始资料——当时的记录、年代记、历史著作

ALBERT, E., *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durante il secolo XVI*, Firenze, 1839-55.

BEMBO, P., *Opera historica*, Basel, 1567.

BURCHARDO, J., *Diarium sive rerum Urbanarum commentarii (1483-1506)*, Paris, 1883-85; *Liber notarum (1483-1506)*, 《RIS》 XXXII 2, Bologna, 1907-42.

CIACONIO, A., *Vitae et res gestae Pontificum Romanorum et 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Cardinalium*, Roma, 1667.

COMMYNES, Ph. de, *Memoires*, Paris, 1903.

CORIO, B., *Historia di Milano*, Padova, 1646.

DE GRASSIS, P., *Diarium*, Wien, 1882.

GIOVIO, P., *Vitae illustrium virorum*, Basel, 1576-77.

GUICCIARDINI, F., *Storie Fiorentine dal 1378 al 1509*, Novara, 1970; *Storia d'Italia*, Bari, 1967;『リコルディ——政治と人間をめぐる断章』永井三明訳, 東京, 昭和45年.

INFESSURA, S., *Diario della città di Roma*, Roma, 1890.

MACHIAVELLI, N., *Opere complete*, Milano, 1960-65;『マキアヴェリ（君主論・政略論)』会田雄次責任編集, 東京, 昭和41年.

NARDI, J., *Istorie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Firenze, 1888.

PRIULI, G., *I Diarii (1494-1512)*,《RIS》XXIV 3, Bologna, 1912-41.

SANUDO, M., *I Diarii*, Venezia, 1879-1903.

SIGISMONDO dé CONTI di FOLIGNO, *Le Storie de' suoi tempi dal 1475 al 1510*, Roma, 1883.

VARCHI, B., *Storia Fiorentina*, Torino, 1852.

VASARI, G.,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utori e architettori*, Firenze, 1927.

第二史料——后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庇护二世

多著者共作（TRECCANI 版），*Storia di Milano* vol. VII & VIII, Milano, 1956-57.

ADINOLFI, P., *Roma nell'età di mezzo*, Roma, 1881.

BASCHET, A., *La Diplomatie Vénétienne*, Paris, 1862.

BELLONCI, M., *Lucrezia Borgia*, Milano, 1960.

BURCKHARDT, J.,『ブルクハルト（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柴田治三郎責任編集，東京，昭和41年.

CIPOLLA, C., *Le Signorie dal 1300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 *Società e costume.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5.

COPPI, A., *Discorso sopra le finanze di Roma nei secoli di mezzo*, Roma, 1847.

ERCOLE, F., *Da Carlo VIII a Carlo V. La crisi della libertà italiana*, Firenze, 1932.

GREGOROVIUS, F.,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n V bis zum XVI Jahrhundert*, Stuttgart, 1886-96.

HEFELE, C.J., *Histoire des Conciles*, Paris, 1907.

HOLLIS, C., *Il Papato*, Milano, 1964.

MARCORA, C., *Storia dei Papi*, Milano, 1961-66.

MÜNTZ, E., *Les antiquités de la ville de Roma aux XIV, XV et XVI siècles*, Paris, 1886.

PASTOR, L. von, *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 Medio Evo*, vol. 1-4, Roma, 1950-61.

PIERI, P., *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 Torino, 1970.

RANKE, L. von, *Storia dei Papi*, Firenze, 1965.

REUMONT, A., *Della diplomazia italiana dal secolo XIII al XVI*, Firenze, 1857.

RODONACHI, E., *Rome au temps de Jules II et de Leon X*, Paris, 1912.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912-25.

SISMONDI, S. de, *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Paris, 1809-18.

VALERI, N., *L'Italia nell' età dei principati dal 1343 al 1516*, Milano, 1969.

VILLARI, P., *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 Milano, 1895-97.

ATIYA, A.S., *The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38.

BABINGER, F., *Maometto il conquistatore*, Torino, 1967.

BARONI, G.M., *Pio II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Roma, 1936.

CAMPANO, G.A., *Vita di Pio II*, 《RIS》 III 3, Bologna, 1964.

CARUSI, E., *Preventivi di spese per la spedizione contro il turco al tempo di Pio II*, 《Archivio Muratoriano》 16, Bologna, 1922.

CASANOVA, E., *Un anno della vita privata di Pio II*, Siena, 1931.

CASTELLINI, A., *I due grandi animatori della Crociata: S. Caterina da Siena e Pio II*, Siena, 1939.

CRIBELLI, L., *De expeditione Pii papae II adversus Turcos*, 《RIS》 XXIII 5, Bologna, 1950.

FRUGONI, A., *Incontri nel Rinascimento. Pagine di erudizione e di critica,* Brescia, 1954.

GAETA, F., *Il primo libro dei Commentarii di Pio II*, L'Aquila, 1966.

GIBBON, E.,『ローマ帝国衰亡史』村山勇三訳，東京，昭和26年.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ASI》 VII 1 & 2, Firenze, 1843.

MANFRONI, C.,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Milano, 1970.

PAPARELLI, V.G.,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Bari, 1950.

PICOTTI, G.B., *La dieta di Mantova e la politica dei veneziani*, Venezia, 1912.

PII II PONTIFICI MAXIMI, *Commentarii rerum memorabilium quae temporibus suis contigerunt*, Frankfurt, 1614; *Opera omnia*, Basel, 1551; *Lettera a Maometto II*, Napoli, 1953.

PLATINA, B., *Vita di Pio II*, 《RIS》 III 3, Bologna, 1964.

SCHIVENOGLIA, A., *Cronaca di Mantova dal 1445 al 1484*, 《Raccolta di cronisti e documenti storici lombardi inediti》 II 121-194, Milano, 1857.

VOIGT, G.,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als Papst Pius der Zweite und sein Zeitalter*, Berlin, 1856-63.

亚历山大六世

多著者共作（OISCHKI 版）, *La vita privata a Firenze nei secoli XIV e XV*, Firenze, 1966.

ACCADEMIA D'OROPA , *Alessandro VI e Savonarola*, Torino, 1950.

CAPPELLI, A.,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Modena, 1869.

CRIVELLUCCI, A., *Del governo popolare di Firenze (1494–1512) e del suo riordinamento secondo il Guicciardini*, Pisa, 1877.

DALL'ORO, I., *Papa Alessandro VI*, Milano, 1940.

DELABORDE, H.F., *L'expedition de Charles VIII en Italie*, Paris, 1888.

DE ROO, P., *Material of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 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s*, Bruges, 1924.

FERRARA, M., *Prediche e Scritti di Girolamo Savonarola con annesso saggio bibliografico*, Firenze, 1950; *Savonarola*, Firenze, 1952.

FERRARA, O., *Il Papa Borgia*, Novara, 1969.

GEIGER, L., *Alexander VI und sein Hof*, Stuttgart, 1920.

JOHNSTONE, M.A., *The life in Florence in the 15th century*, Firenze, 1968.

LANDUCCI, L., *Diario Fiorentino dal 1450 al 1516 continuato da un anonimo fino al 1542*, Firenze, 1969.

LEONETTI, A., *Papa Alessandro VI secondo documenti e carteggi del tempo*, Bologna, 1880.

LUOTTO, P., *Il vero Savonarola ed il Savonarola del Pastor*, Firenze, 1900.

MAGNI, V., *L'apostolo del Rinascimento*, Firenze, 1939.

MATARAZZO, F., *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 dal 1492 al 1503*, 《ASI》 XVI 2, Firenze, 1851.

OLSCHKI, L., *Bibliotheca Savonaroliana*, Firenze, 1898.

PEPE, G., *La politica dei Borgia*, Napoli, 1946.

PORTIGLIOTTI, G., *Un grande monomane: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Torino, 1902.

RIDOLFI, R., *Studi Savonaroliani*, Firenze, 1935; *Vit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Roma, 1952.

ROEDER, R., *Savonarola. A study in conscience*, New York, 1930.

SANUDO, M., *La spedizione di Carlo VIII in Italia*, Venezia, 1873-82.

SAVONAROLA, G., *Le lettere*, Firenze, 1933; *Prediche e scritti commentati*, Firenze, 1952; *Opere*, Roma, 1955.

SCHNITZER, J., *Savonarola. Ein Kulturbild aus der Zeit der Renaissance*, München, 1924.

SORANZO, G., *Il tempo di Alessandro VI Papa e di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Milano, 1960.

VILLARI, P., *La stori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e de' suoi tempi*, Firenze, 1930.

尤利乌斯二世

BALAN, P., *Gli assedi della Mirandola di Papa Giulio II nel 1511 e di Papa Giulio III nel 1551 e 1552 narrati secondo i più recenti documenti*, Mirandola, 1876.

BONARDI, A., *Venezia e la lega di Cambrai*, 《Nuovo Archivio Veneto》 VII, Venezia, 1904.

BROSCH, M., *Papst Julius II und die Gründung des Kirchenstaates*, Gotha, 1878.

CARDO, G., *La lega di Cambray*, Venezia, 1895.

DUMESNIL, A.J., *Histoire de Jules II*, Paris, 1873.

FANTI, J., *Imola sotto Giulio II*, Imola, 1882.

FRATI, L., *Le due spedizioni militari di Giulio II tratte dal diario di Paris de Crassis*, Bologna, 1886.

FUSERO, C., *Giulio II*, Milano, 1965.

GIUSTINIAN, A., *Dispacci (1502-05)*, Firenze, 1886.

HONIG, R., *Bologna e Giulio II*, Bologna, 1904.

LUZIO, A., *Isabella e Giulio II. 1503-05*, 《Rivista d'Italia》 XII 2, Roma, 1909; *I preliminari della lega di Cambray concordati a Milano ed a Mantova*, Milano, 1912; *Isabella d'Este di fronte a Giulio II negli ultimi tre anni del suo pontificato*, Milano, 1912.

RODONACHI, E., *Histoire de Rome: le pontificat de Jules II*, Paris, 1928.

VARALDO, O., *Sulla famiglia Della Rovere*, Savona, 1888.

利奥十世

ADEMOLLO, A., *Alessandro VI, Giulio II e Leone X nel Carnevale di Roma*, Roma, 1967.

BORGATTI, M., *Castel S. Angelo in Roma. Storia e descrizione*, Roma, 1890.

CHAMBERS, D.S., *Artists and patron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1970.

CLEMENTI, F., *Il Carnevale Romano nelle cronache contemporanee*, Città di Castello, 1938-39.

DANDOLO, T., *Il secolo di Leone X*, Milano, 1861.

DE GRASSIS. P., *Il diario di Leone X*, Roma, 1884.

DE ROOVER, 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 (Mass.), 1963.

FERRAJOLI, A., *La congiura contro Leone X*, Roma, 1919.

GNOLI, D., *La Roma di Leone X*, Milano, 1938.

GUALINO, L., *Storia medica dei Romani Pontefici*, Torino, 1934.

LUZIO, A., *Isabella d'Este e Leone X*, 《ASI》 XLIV, Firenze, 1909.

LUTERO, M., *Lettera a Leone X*, Torino, 1970;『ルター（キリスト者の自由、他)』松田智雄責任編集，東京，昭和44年.

MARINI, G.B., *Degli Archiatri pontifici*, Roma, 1784.

MONDOLFO, G.U., Pandolfo *Petrucci Signore di Siena*, Siena, 1899.

NITTI, F., *Leone X e la sua politica*, Firenze, 1892.

PICOTTI, G.B., *La giovinezza di Leone X*, Milano, 1927.

PIERACCINI, G., *La stirpe dei Medici di Cafaggiolo*, Firenze, 1924.

ROSCOE, W., *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Leo the Tenth*, London, 1806.

WINSPEARE, F., *La congiura dei Cardinali contro Leone X*, Firenze, 1957.

插图来源一览

图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2：当选庇护二世教皇的艾伊尼阿斯·皮科罗米尼（局部）平图里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3：韦基耶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Roger-Viollet,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4：詹蒂利·贝利尼画伦敦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ary, London

图5：基督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图里乔画梵蒂冈泥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6：芙拉·巴托洛梅奥画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7：引自萨伏那罗拉演讲集

图8：摄影：松藤庄平

图9：作者不详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0：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12：多索·多西画德斯特美术馆（摩德纳/意大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3：丢勒画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54

图14：作图：峰村胜子

图15：圣彼得镣铐教堂（罗马）© Scala, Firence

图16：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7：弗朗索瓦·克卢埃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8：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